

部定大學用書

隋 唐 五 代 史

---

上 編

藍 文 徵 著



國立編譯館印行  
商務印書館印行

M65  
K24  
1

書用大學部定

# 隋 唐 五 代 史

編 上  
著 徵 文 藍



行印館譯編立國  
行印館書印務商



3 2169 7612 0

# 目次

## 第一章 總敘

- 一 隋唐五代之年歷……………一二
- 二 隋唐五代之地理……………九
- 三 隋唐五代之民族……………一二

## 第二章 隋史紀事

- 一 隋之代周……………七二
- 二 隋平江南……………七四
- 三 開河與置倉……………七七
- 四 外征與通遠……………八一
- 五 隋之亂亡……………九五

## 第三章 唐史紀事(上)

- 一 唐之開國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- 二 貞觀之治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- 三 平東國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
四 高武之世……………二八

五 開元盛世……………三二

第四章 唐史紀事(下)……………二六

六 安史之亂……………三六

七 方鎮之禍……………四五

八 宦官之禍……………五四

九 唐之亂亡……………五七

第五章 五代史紀事……………六二

一 梁唐之爭……………六三

二 晉引契丹……………六三

三 周世宗之恢復……………六五

四 漢遼之同化……………六六

五 十國大略……………六七

# 隋唐五代史(上編)

## 第一章 總敘

中國之統一，在殷周已具雛形，至秦漢益備規模，雖其基礎之奠定，實實之完成，由於隋唐兩代。蓋殷周雖以封建之制化中國為一家，合天子諸侯為一族，形式上已告統一。然其區域未廣，諸侯則各君其國，各守其民，實仍為無數獨立之諸小邦。故東遷以後，春秋微殺，戰國力征，分崩離析，垂五百年（公元前七二二—二二一），始一于秦。秦漢雖以郡縣之制，完成統一之規模，疆土亦廓于前。然所有地理上、民族上、政治上、經濟上之諸種分裂因素，始終宛在。故自漢獻帝建安元年始亂，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（公元一九六—五八九）宇內分崩，凡三百九十餘年。洎隋唐混一區夏，舉其全力，從軍統一建設。交通則鑿山開道，穿河通航，南北分裂之地勢，遂聯貫為一矣；民族則華戎共軌，胡越一家，夏族因諸蕃之歸化，而血液益新矣；政體則中央集權，內重外輕，遠陬遐荒，靡不統攝矣；食貨則控馭全國資源，發展海陸貿易，經濟上之向心力，益加強固矣。舉凡國史上之諸種分裂因素，悉已剷除，統一之基礎，乃大奠定；統一之實績，澈底完成。自唐末迄今，千有餘年，除數度短期紛亂外，餘皆為長期統一之局，故隋唐兩代，洵國史上最重要之關鍵。

由史局言之：戰國紛爭，而秦平之；南北對峙，而隋一之；並結往開來，享祚短促，是二代頗相似也。（註一）漢以秦之驅除，厲其遺烈，採其法度，享四百年昇平之治；唐以隋之先導，承其洪緒，襲其經制，歷二百九十年昌盛之運，皆文物粲然，聲威遠暨，是二代略相侔也。從漢宋州牧，演變為三國；由唐季藩鎮，變為五代十國；戰亂頻繁，生民塗炭，是二代差相侔也。然而時代不同，事蹟殊雜重演，環循法則，非所論于歷史。若以秦、漢、三國與隋、唐、五代之史實相較，便可知後者確突過前代。取疆域：隋唐累代之成勢，

加以徵之恢廓，「職方所載，並入疆理，禹貢所圖，咸受正朔。」（隋書高祖紀）版圖之盛，不亞秦漢。有唐繼之，尤勤遠略，四征不戢，百蠻率服，拓土之廣，上軌秦漢，下逮宋明。衛國勢：隋靖寰區，威振八紘，人物殷阜，國計之富，曠古無儔。唐勵政理，海內晏如，長轡遠馭，威靈遐被，列諸蕃爲編戶，披絕域爲州府。「天可汗」爲華戎共戴之大君，中夏爲世界最大之帝國。史所謂：「冠帶百蠻，車書萬里。」（舊唐書）「振絕代之英聲，舉天下之能事」（舊唐書北狄傳）者，並非虛語。論文化：經學則兼綜南北，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天算、醫藥等皆極發達。政治法規，愈多良美；人民生活幽雅，物質建設進步，發明創造頗多可觀，宗教哲學，蔚然稱盛；周六十七里之大長安，宮闕之壯麗，城坊之修整，市街之繁榮，池館之幽勝，著使商胡咸集，各種宗教畢萃，尤爲全世界政經文化活動之中心。繁榮瓊瑋，形于詩人歌詠，「京城」之名，遠播于東羅馬。鄆涼州、洛陽、揚州、廣州諸地，亦商胡爭集，珍貨填溢，皆無愧於國際都市。故隋唐於國史上，誠一最光明最榮盛之時代。若觀歐洲此際，正盲風黑雨，苦度其黑暗生活，益感隋唐史之可貴矣。至五代十國，戰亂靡頓，而其社會之演變，文化之孟晉，政治經濟之蜕化，實衍晚唐之緒，導宋、遼、西夏之先，未可全以混亂時代目之也。故五代十國者，亦國史上不可闕少之一環。

茲續敘隋、唐、五代之年歷，地理及民族，爲全書之綱維。次分述隋、唐、五代之大事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文化，各自爲篇，著明史實之原委，究尋演進之跡相，略備此三百七十九年間之要錄云爾。

### 一 隋唐五代之年歷

隋、唐、五代之年歷，以中夏諸朝爲經，邊裔諸藩爲緯，起隋文帝開皇元年，訖周世宗顯德六年（公元五八一——九五九），凡三百七十九年，向之史家，喜爲正統之爭，雖殊無謂，然正統之皇室，可爲國家統一之象徵，自應以之代表當時之時間。至五代諸主，王夫之以其多爲盜賊夷狄，德不足爲正統（續通鑑二八），但以居天下之中，據地之廣，人口之衆言之，則五代終愈於十國，且其興亡相繼，承唐授宋，故仍可以之爲代

表彼一時期。至所有君主之廟諡，前史著之，學人習焉，茲仍存之，以便檢記。

(一)隋自文帝楊堅(五四一——六〇四)，在位五八——六〇四)於北周靜帝大象三年(陳宣帝大建十三年)後梁明帝天保二十年)，受禪國號隋，建元開皇。開皇七年(五八七)九月辛卯廢後梁國，九年(五八九)正月丙子平陳，宇內復歸於統一。傳：

煬帝廣(堅次子，五六九——六一八，以六〇四年七月嗣位，六一八年三月被害於江都)，至恭帝侑(廣孫，六〇五——六一九，在位六一七——六一八)，禪於唐。隋凡三傳，共三十八年(五一八——六一八)。

(二)唐自高祖李淵(五六六——六三五)於隋煬帝大業十三年(六一七)五月起兵太原，十一月入長安，立隋代王侑爲帝，改元義寧，遙尊煬帝爲太上皇。明年五月二十日受隋之禪，國號唐，建元武德(六一八——六二六)。傳：

太宗世明(淵次子，五九八——六四九，在位六二七——六四九)。

高宗治(世民第九子，六二八——六八三，在位六五〇——六八三)，至

中宗顯(後改名哲，治第七子，六五六——七一〇於六八三年十二月六日即位，皇太后武氏臨朝稱制)。爲

武后聖(六二四——七〇五)所廢(六八四年二月六日)。聖即帝位，故國號曰周(六九〇年九月九日)，及中宗復位(七〇五年正月二十三日)，復改國號曰唐。後爲韋后所弒(七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)，隆基討平之，奉

睿宗旦(治第八子，六六二——七一六)即位(七一〇——七一二)，歷傳：

玄宗隆基(旦第三子，六八五——七六二，在位七一二——七五六)。(天寶十五年七月肅宗即位)。  
肅宗亨(隆基第三子，七一——七六二，在位七五六——七六二)。

代宗儼（又名豫，序之長子，七二六——七七九，在位七六二——七七九）。

德宗适（椒之長子，七四二——八〇五，在位七七九——八〇五）。

順宗誦（适長子，七六一——八〇六，在位八〇五年正月——八月）。

憲宗純（誦長子，七七八——八二〇，在位八〇五——八二〇）。

穆宗恆（純第三子，七九五——八二四，在位八二〇——八二四）。

敬宗湛（恆長子，八〇九——八二六，在位八二四——八二六）。

文宗昂（恆第二子，八〇九——八四〇，在位八二六——八四〇）。

武宗炎（恆第五子，八一四——八四六，在位八四〇——八四六）。

宣宗忱（純第十三子，八一〇——八五九，在位八四六——八五九）。

懿宗漼（忱長子，八三三——八七三，在位八五九——八七三）。

僖宗儼（漼第五子，八六二——八八八，在位八七三——八八八）。

昭宗晔（漼第七子，八六七——九〇四，在位八八八——九〇四）。

哀帝祚（改名祝，晔第九子，八九二——九〇八，在位九〇四——九〇七）。禪位於梁。

總有唐一代，凡十四世，二十一主，二百九十年（六一八——九〇七）。其享國之久，雖遜於殷周及明，然較西漢、東漢、北宋、南宋、遼、金、清諸朝，皆已過之，其他各代，可無論矣。昔人分唐代爲初、盛、中、晚四期，於史殊無當。若以盛衰分之：自高祖武德元年，至玄宗天寶十四年（六一八——七五五），凡一百三十八年，國勢之隆，如日方中，爲唐最盛時期。自肅宗至德元年，至宣宗大中十三年（七五六——八五九）百四十年間，安史之亂甫平，方鎮之禍繼作，跋扈恣睢，不共王命，雖代有英主，朝多詭臣，屢挫強藩，幾致中興，然日中則昃，僅可謂爲小康時期。自懿宗咸通元年，至哀帝天祐四年（八六〇——九〇七），四十八年之間，委青始亂於浙東，龐勳勸禁於桂州，王仙芝、黃巢、朱溫、秦宗權等踵之，盜賊蠭起，唐社以



屋，爲亂亡時期。

(三)五代十國 唐之末祀，都門之外，盡是寺觀，競存並峙，相摩相盪，儼同周季。唐社既屋，遂蟬蛻爲五代十國，分裂天下，宰割河山，略似永嘉以後之史局。在中原代易者，有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五朝，共八姓，十三主，五十四年（九〇七——九六〇），史家以其爲唐宋傳統所繫，故總稱之曰「五代」。又爲別於前朝，代香冠以「後」字。在南北分峙者，尙有前蜀、吳、吳越、閩、南漢、南平、楚、南唐、後蜀、北漢等十國，與五代原無正閏之分，其傳世歷年，且皆永於五代，至吳越、南漢、南平、楚等之享國，則較五代合計爲久。惟五代地居中州，承唐禪末，合代表此一時代焉。

(1) 梁自太祖朱溫（八二五——九一二）代唐，至末帝友翼（八九八——九二三）爲後唐所滅，凡二主十七年（九〇七——九二三）。

(2) 唐自莊宗李存勖（沙陀李克用子，八八五——九二六）滅梁稱帝，歷明宗嗣源（代北狄人，李克用養子，八六七——九三三），閔帝從厚（嗣源第三子，九一四——九三四），至廢帝從珂（姓王氏，嗣源養子，八八五——九三六）亡於晉，凡三姓四主，十四年（九二三——九三六）。

(3) 晉自高祖石敬瑭（沙陀人，八九二——九四三）滅唐稱帝，至出帝重貴（敬瑭從子，九一四——九六四）爲契丹所執，凡二主十一年（九三六——九四六）。

(4) 漢自高祖劉志遠（沙陀人，八九五——九四八）繼晉稱帝，至隱帝承祐（志遠第二子，九三一——九五〇）亡於周，凡二主四年（九四七——九五〇）。

(5) 周自太祖郭威（九〇四——九五四）滅漢稱帝，傳世宗柴榮（威后之姪，九二二——九五九），至恭帝宗訓（榮第四子，九五三——九七三）禪位於宋，凡二姓三主三十年（九五——九六〇）。

(6) 前蜀自高祖王建（八四六——九一八）入據成都（八九一），唐封之爲蜀王（九〇三），朱溫篡唐，建乃稱帝。至後主衍（建幼子——九二六），爲唐莊宗所滅（九二五）。凡二主，三十五年（八九一——九二二）。

五)。

(7)吳(淮南)自太祖楊行密(八五二——九〇五)據揚州(八九二)，進爵吳王(九〇二)，傳烈祖(行密長子，八八七——九〇九)高祖隆演(行密第二子，八九七——九二〇)至睿帝溥(行密第四子，八九九——九三七)稱帝國號吳(九二七)，後禪位於李昇。凡四主，四十六年(八七二——九三七)。舊唐書及舊五代史皆誤為四十七年，新五代史據九國志正之是也。

(8)吳越自錢鏐(八五二——九三二)為鎮海鎮東節度(八九五)，後梁封之為吳越王(九〇七)。傳文德王元瓘(鏐第七子，八八六——九四一)，忠獻王佐(瓘第六子，九二八——九四七)，忠遜王俶(佐弟在位一年)，至忠懿王俶(佐弟，九二九——九八八)獻地於宋(九七八)，凡五主，八十四年(八九五——九七八)。

(9)閩自王潮(——八九七)據福州(八九二)，弟審知(八六二——九二五)代為節度。後梁封為閩王(九〇九)。傳國王近翰(審知長子，八二六)自稱大閩國王，至惠宗延鈞(審知次子——九三五)稱帝(九三三)，歷康宗昶(廷鈞子——九三九)景宗延義(審知少子，——九四四)，至天德帝延政(延義帝)獨立於建州，國號殷(九四三)，並滅於南唐(九四六)，凡七主，五十四年(八九二——九四五)。

(10)南漢自劉隱(八七四——九一一)為廣州節度(九〇五)，梁封為南平王(九〇九)。至弟高祖贇(初名巖，八八九——九四二)稱帝(九一七)國號大越，尋改稱漢(九一八)傳殤帝玢(贇第三子，九三〇——九四三)，中宗晟(玢弟，九二〇——九五八)，至後主鋠(晟長子，九四二——九八〇)降於宋(九七二)，凡五主，六十七年(九〇五——九七二)。

(11)楚自馬殷(八六二——九三〇)據湖南(八九六)，梁封楚王(貞明中)，唐賜諡武穆(九三〇)。傳子衡陽王希聲(——九三二)，文昭王希範(八九九——九四七)，廢王希廣(——九五〇)，恭孝王希壽，至希崇降南唐(九五二)，凡六主，五十六年(八九六——九五二)。

(12) 南平自武信王高季興(八五八—九二八)為荆南節度(九〇七)，傳文獻王從誨(季興長子，八九九—九四八)，後唐封為南平王(九三四)，歷貞懿王保融(從誨第三子，九二〇—九六〇)保勳(從誨第十子，九二四—九六二)，至繼沖(保融子，九四二—九七三)降宋(九六三)，凡五主，五十七年(九〇七—九六三)。

(13) 後蜀自高祖孟知祥(八七四—九三三)據成都(九二五)稱帝(九三四)，至後主昶(知祥第三子，九一七—九六五)降宋(九六五)，凡二主，四十一年(九二五—九六五)。

(14) 南唐自烈祖李昇(八八八—九四三)代吳稱帝(九三七)，歷元宗瑋(昇長子，九一六—九六一)至後主煜(瑋第六子，九三七—九七九)降宋(九七五)，凡三主，三十九年(九三七—九七五)。

(15) 北漢自世祖劉晏(知遠母弟，八九五—九五五)稱帝(九五五)，傳睿宗承鈞(晏次子，九二六—九五五)少主繼恩(承鈞養子，本姓薛，九三五—九六八)，至英武帝繼元(承鈞養子，本姓何，九六一—九五五)降宋(九七九)，凡三姓，四主，二十九年(九五五—九七九)。

此外若岐隴之李茂貞(本姓宋名文通，八五六—九二四)，僅得稱王(九〇七年稱岐王，九二三等稱後唐)，終未遂僭竊之志，若幽州之劉守光(仁恭子—九一四)，雖會稱(燕)帝(九一〇—九一三)，旋即亡於後唐，並祚短土狹，過去之史家皆擠諸十國之外，至楚亡後，劉言據武陵，周行逢據潭州，擘即夷澗，更不得開之國。其割據宇內，地醜德齊，備具國家規模者，唯五代與十國耳，茲就其間列國之形勢言之：後梁之際，有前蜀、吳、吳越、閩、南漢諸邦共為六國。後唐之初，荆南甫興，前蜀便亡，仍為六國，繼則楚興，未則後蜀肇建，共為八國，後晉之初，吳禪於南唐，仍為八國，未則閩亡，直迄漢末，仍為七國，後周之初，楚亡而北漢興，下歷周末，直迄宋初，宇內仍為七國，故五代之國數，始於六，中於八，終於七，與周秦相類似，論享國之修短，五代諸邦，長者十六年(後梁)，短者四年(後漢)，帝王相承，少者二代，多者三代，被弑與被廢而死者七君，至十國之最長者為八十四年(吳越)，最短短者亦二十九年(北漢)，與五代攸異。

(四)邊裔部族之興亡 國史所紀，向多內諸夏，外邊裔，鮮略之間，頗有軒輊，實則邊陲各族，在未見於紀錄之前，宿已有其活動，及與諸夏之交通，並非純爲空的時間，與空的空間也。自漢室通西域，征朔漠，拓遼鮮，開西南，九邊人民遂紛紛加入國史上之活動，至隋唐之提挈經營，五代之羈縻禦柔，確已八紘其軌，四海同風，近世邊區建省，邊民同化，殆於爾時肇其基，此述史者所不當遺也。茲撮隋唐五代時諸邊疆要部族之興亡，列之於左：

(1)突厥 突厥在公元第五世紀中，部落稍盛，至土門（突厥碑作「不民」）而始大，自驃伊利可汗（五五二）土門之弟室點密可汗，以土門平西域後，則留統其地（見舊唐書一九四下）。又闕特勤碑亦以不民與伊室點密對舉，已兆分立之端。至達頭時便正式分爲東西兩部（約在五八二年頃），隋文帝用長孫晟策以間之，俱來稱臣，後東突厥頡利可汗爲唐所擒（六三〇），地分種散，武后時雖頗復興，玄宗天寶初，終爲唐與回紇所滅，立國凡百九十四年（五五二——七四五），西突厥自立國至唐高宗顯慶二年（六五七），賀魯爲唐所擒，凡七十六年而亡（五八二——六五七），其別部沙陀突厥元和三年（八〇八）舉衆來附，唐置陰山府以處之，五代時唐、晉、漢及北漢皆此族所建。

(2)回紇 回紇與薛延陀，皆鐵勒之一部，至時德侯斤而始大（約當隋大業初），及薛延陀（六四六）與突厥相繼滅，奄有其地，國勢益盛，唐武宗會昌初（八四一），爲其北之黠戛斯所破，種落分散，徙居西域者，至五代，宋、遼仍號回鶻，元時曰畏兀兒，亦回鶻之轉音，計其在漠北時，約二百三十四年（六〇五——八四一）。

(3)渤海 自大祚榮建國（七二二），至哀王爲遼所滅（九二六），凡二百一十五年。

(4)契丹 契丹部落於隋開皇中款塞內附，唐擒頡利其酋窟哥舉部內屬（六四七），列其地爲松漠都督府，五代初其夫人蕭保機統一諸部，勢漸強大，遂建元稱帝（九一六），嗣主德光滅後晉改國號曰遼（九四六），與後漢後周相抗，至宋蔚爲大國，其史乘爲正史中之一部。

(5) 朝鮮 朝鮮半島自西漢中葉，新羅（公元前五七一—），高麗（公元前三七—），百濟（公元前二—）三國鼎立，歷魏、晉、南北朝至隋尙爾。唐高宗龍朔三年（六六三）滅百濟，總章元年（六六八）滅高麗，遼稱藩於唐，漸蠶食高麗百濟故地，至唐昭宗景福元年（八九二）「後百濟」興，後梁末帝貞明四年（九一四）高麗興，仍成鼎足之勢。後唐末帝清泰二年（九三五）高麗滅新羅，明年滅後百濟，朝鮮半島復告統一。

(6) 吐谷渾 吐谷渾國於晉永嘉（三〇七）時，齊永元二年（五〇〇）會夸呂稱可汗，後爲隋所破，煬帝初，又破其子優允可汗，唐貞觀九年（六三五）又大破之，自是衰微，龍朔三年（六六三）吐蕃盡取其地，凡三百五十餘年。

(7) 黨項 黨項於唐初內屬（六三四），以其地爲西戎州都督府，後爲吐蕃所逼，詔徙其部落於慶州（甘肅慶陽縣），中唐時又移之於銀州（陝西米脂縣）之北夏州（橫山縣）之東，唐末其酋長拓拔思恭以助討董集功授定難節度使，統夏、綏、銀、宥、靜五州，封夏國公，賜姓李，世據其地，五代各朝皆予封爵，後之西夏實孕育於此時。

(8) 吐蕃 吐蕃約興於南北朝時，其六世君主棄宗弄贊於唐貞觀八年（六三四）始來朝，其盛衰殆與唐相終始，五代時已分裂不復振（宋元仍呼吐蕃曰烏斯藏，清曰西藏）。

(9) 南詔 滇地自南北朝以來世爲爨氏所據，唐初，爨氏勃興，高宗時其第二代國王獨邏遣使入朝。開元末，其王皮邏聞一六詔，唐册爲雲南王，大中末（八五九）其酋龍稱帝，國號大禮，唐末，蒙氏爲鄭賈嗣所篡（九〇二—九九二），國號大長和，後唐時鄭氏爲趙善政所篡（九二八—九二九），國號大天興，趙氏尋爲楊千貞所篡（九二九—九三七），國號大義寧；泊楊氏爲段思平所篡（九三七—一〇九四），改號大理，而五代已欲未矣。

## 二 隋唐五代之地運

地理史觀雖非足全信，然地理爲歷史之一重要因素，則不可否認，蓋政治之措施，編戶之遷徙，風化之易移，邊疆之防戍，河渠之漕溉，食貨之調劑，皆以地理爲基準，故治史者亦宜究其時代之地理。隋唐五代之際地勢之遷移，疆宇之盈縮，州縣之劃分，邊防之虛實，皆與前代攸異而影響於史局，茲分述之。

(一)地勢 至國本部之地勢，北有黃河，中有長江，南有廣嶺，將中原之地形切爲數段，而西部之渭水流域及四川盆地，山嶽環匝，又各成一區，故在交通不發達時代甚易肇成割據之局，先秦以前，可無論矣，秦漢雖以關中富居天下十分之六之力量，(註三)南制巴蜀，東制山東，完成統一。然一屆江表益州相繼割據，便成鼎足之勢。洎魏滅蜀，晉代魏，挾渭水、黃河、四川三區域之人力以南伐，江表遂不得不亡。惜晉人於統一之後，不知用交通政策，以聯繫此四大富區，卽號稱有識者，亦僅知唱徒戎論，而又不能實行，故未逾三祀，中原復告分裂矣。東晉于偏安之餘，而桓溫劉裕猶能北克咸洛者，豈非以西定巴蜀，北據荆、襄、兩淮之故乎！南北朝對峙，南人雖謂：「彼騎我步，走不逮飛。」(宋書索虜傳)然「以強兵巨鎮，盡在淮南荆襄」。(註三)又以江南四川及新開發之嶺南之經濟力量之支持，故終能抗拒北朝。梁末「江北之地，殘於高齊，漢中蜀川沒於西魏」，(讀史方城紀要四)以北制南之局已成，陳人不知連齊拒周，又不肯釋齊，以爲緩衝，竟乘機規復淮南，旋亦不守，北朝既有率土四分之三，陳焉得不亡。

隋一窠區，不知其有鑑前代與否，第似「爲後人之利」，(註四)勤學交通建設，開廣通渠自大興城達於潼關；鑿通濟渠，由板渚(河南汜水縣北)引黃河歷淮水以抵揚州；穿江南河，自京口至餘杭；治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，北通涿郡，江河之貫穿既成，南北之溝通斯暢，打破橫斷地形，各財富區遂聯爲一。復鑿太行以通幽并，修御道，自榆林以達於薊，(註五)北方之交通益便，更拓西北商路，開海外航綫，國際之貿易彌盛。唐承隋緒，益重視南北大動脈之運河，而勤加修浚，又鑿廣嶺，遂交廣與北方之道，於是全國各財富區，悉連爲一，地理上之分裂因素以除，三百年統一之基礎，於以奠定。

就宅郡言之：秦漢二代，渭水黃河兩流域及四川盆地，開發頗佳。故建都關中，左制東夏，南控巴蜀，使

對於中央，咸生向心力焉。隋唐時期，江南以六代之經營，其開發之程度，足與上述三區媲美，有大運河以聯之，故關中，亦最相宜，度關中之形勝，田青稱其「帶河阻山……地勢便利，其以下兵子諸侯，猶居高屋之上，建瓴水也。」班固西都賦謂：「長安，左據函谷二嶺之阻，表以太華終南之山，右界崑崙之險，帶以洪河涇渭之川。」史記 王士性 五岳游草謂：「河流與潼關界其東，劍閣 梁山阻其南，諸番臂其西北，左渭右漢，終南爲宗。」顧炎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引 洵自然一都會也。顧祖禹亦謂：「陝西山川四塞，形勝甲於天下，爲歷代建都第一重地，雄長於茲者，誠足揮斥中原矣。」又謂「天下大勢莫強於秦……要以擅東南之財粟，用西北之甲兵，其所舉措必有洞中竅要者，而後可以濟，否則不足以厭觀望之心，而堅草澤之藪也。……千百年中，所見皆同，所由不異，大約循此必成，違此必亡。」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一及卷百故司馬遷獨往古之成敗，而曰，「夫作事者，必於東南，收功實者常於西北」史記 六國表序。呂祖謙 歸納天下得失之成例，亦稱：「併吞海內之形勢，關中爲重，河北次之。關中者，周、秦、漢用之，河北者，光武用之，以取天下也……隋唐以關中取天下，以此論之，用關中併天下者五，而不得者三（苻堅、西魏、北周）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，而不能者三，曹操、石勒、後魏則關中爲重，河北次之，顧不信乎。」天下郡國利病書 十三司 晉論下關中之形勢，在古代既重要，隋唐都之，大拓西北商路招致殊方賈胡，自蔥嶺以東，龜茲、西州、燉煌、涼州諸地皆極繁盛，益使長安爲國際之都會。近撫九有，遠滄萬邦，威外福中，盛愈往古。不寧唯是。其以巴蜀爲圖，以東南爲關，尤非都他處所能及。穀山筆塵云：「唐都長安，每有寇盜，輒爲出奔之舉，特有蜀也。所以再奔，而未至亡國，亦幸有蜀也。長安之地，天府四塞，譬如堂之室，譬如沃之土，處其關，譬如室之有與，風雨晦明，有所依而蔽焉。蓋自秦漢以來，巴蜀爲外府，而唐卒賴以不亡，斯其效矣。」天下郡國利病書二。論關中資源，以周人之開辟，秦漢之經營，水利極薄，物產豐饒。荀子謂爲「山林川谷美，天府之利多」。後世水利漸弛，氣候漸變，土壤漸瘠，即在盛唐，資源已感不敷，玄宗歲率百官及禁軍之幸洛陽，殆即覓食於關外也。故尹耕 幸嘗謂：「輿地大勢，東南日辟，而西北漸淪，人事大較，東南易樂，而西北難

魏（天下郡國利病書十一引尹耕幸地理考論）。蓋有西北之勤，以制東南之饒，亦用東南之饒，以養西北之勤。（天下郡國利病書二引劉侗語）。王夫之云：「自唐以上，財賦所自出，皆取之豫、兗、冀、雍而已足，未嘗求足於江淮也。恃江淮以爲資，自第五琦始，當其時賊據幽冀，陷兩都，山東雖未盡失，而隔絕不通，蜀賦既寡，又限以劍附淺道之險，所可資以贍軍者，唯江淮，故琦請督租庸，自漢水達洋州，以輸於扶風，一時不獲已之計也。乃自是以後，人視江淮爲腴土，劉晏因之，贛東南，以供西北，東南之民力殫矣！垂及千年，而未得稍紓。」又云：「安史作逆以後，河北亂，淄青亂，朔方亂，汴宋亂，山南亂，潁原亂，淮西亂，河東亂，澤潞亂，而唐終不傾者，東南爲之根本也。唐立國於西北，而植根本於東南，第五琦、劉晏、高湜皆藉是以紓天子之憂，以撫西北之士馬，而定其傾。」（續通鑑論二二及二七）。蓋東南開發既佳，關中生產低落，故河北鴟張，幽薊賦供不入，而東南之粟帛猶得藉運河以灌關中。及淄青、汴宋、淮西相繼叛亂，山東租調不至，而東南財賦，猶得溯江漢至山南，以轉餉畿輔。賴此經濟力量之支持，所以能延已傾之國祚，而未即亡也。又自中唐以還，河漣淪陷，四鎮不復，中西交通阻梗，極繁華之長安，已失其國際都市之條件。益以唐末之兵燹蕭條殘破，不復可都。而汴梁綿葢運河，鈐轄黃淮，雖乏形勝，第以有經濟的條件，故地勢之重要，乃由關中移於中州，朱溫以汴興，因卽都之，而以洛陽爲陪都，後唐由晉入汴而都洛，後晉後漢皆由晉入都汴，後周則由鄴入都汴，汴遂爲五代政治之中心，歷北宋至金末而始歇，至燕薊之地勢，在盛吳以前，原不甚重要，洎契丹滅海東盛國之渤海，而遷有其文物，得燕雲於石晉，移其勢力於塞南，幽都形勢，遂益增重。而五代時之東南，以楊行密、徐溫、李昇、錢鏐、王潮等，並有畏人之心，中原士庶，多往依之，遂奠後世當燕之基。

（二）疆宇 自晉氏失馭，海內分裂，僑置州郡莽如亂絲。沈約謂其：「遷徙百計，一郡分爲四五，一縣割成兩三。或昨屬荆豫，今隸司兗；朝爲零桂之士，夕爲廛九之民，去來分擾，無暫止息，版籍爲之混淆，疆方所不能記。」地理參差，其詳難舉，實由名號驟易，境土屢分，或一郡一縣，割爲四五，四五之中，亟有雜



舍，千回百改，巧歷不窮，尋校推求，未易精悉」(宋書志序及州郡志序)。至隋唐大加益益，疆理合序，復展開邊，版圖益廣，五代擾攘，州縣改割廢常。茲撮其要如次。

(1)隋 隋書卷二九地理志，述隋代之州縣戶口，及疆宇四至云：「高祖受終惟新朝政，開皇三年(五八三)，遂廢郡郡。泊於九穀(五八九)，廓定江表，尋以戶口滋多，析置州縣。煬帝嗣位，又平林邑，東置三州(廣州、農州、沖州，即今安南順化等處，五代稱爲占城)，既而併省諸州，尋即改州爲郡，乃置司隸刺史，分部巡察，五年(六〇九)平定土谷渾，更置四郡(鄜善、且末、西海、河源)。大凡郡一百九十，縣一千二百五十五，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，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，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(平均每人墾田百二十畝)，其邑居道路山河澗流沙磧鹹鹵丘陵阡陌，皆不預焉。東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，東南皆至於海，西至且末，北至五原，隋氏之盛，極於此也。」茲就隋書地理志所載之郡縣及戶數表於左：

隋郡縣戶數表

州	名今	郡	戶	後戶	後戶	後戶
雍	州 陝甘之大部及青海新疆之一部	二八	一一六	一、〇一八、一二五	後	後
梁	州 陝甘之南部及四川之全部	三二	二二二	六一、〇三四	山、鹽池、鹽池、鹽池	鹽池
豫	州 河南全部及中嶺之一部	一六	一三九	一、五九九、三〇〇	尚探陵	
兗	州 山東之西部	六	五七	七八五、四二一	後	
冀	州 河北山西之全部	三一	二二一	二、六七二、四一七	後、平、平、平	後
青	州 山東之東部及西北部	四	三六	四六二、四三九	後、平、平、平	後

縣	州	五	四〇	四九七、六〇二	務祿權
	江蘇之北端及山東之東南部				
揚	州	四四	二六九	一、〇四二、九四五	遼、遼、遼、遼
	蘇、桂、安南之一部				
荆	州	二二	一一三	一七九、六六二	同揚州
	兩海之全部				
總計		一八八	一、二三三	八、七六八、九四五	

右表中各州之戶數，以冀州最密，豫州次之，兗齊合計又次之，雍州戶數雖佔總戶數百分之十一，而河西隴右戶口頗稀。又鄯善、且末、西海、河源四郡無戶數，故關中實甚密，揚州戶數雖佔總戶數百分之十二，但其面積，包有今浙、閩、贛、粵與海南島之全部，及蘇、皖、桂與安南之一部，轄境遼闊，故其戶口實甚稀。

(2) 唐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，稱唐之疆宇四至及州縣戶口云：「高祖受命之初，改郡為州，太守並稱刺史；自隋季喪亂，郡盜初附，權置州郡，倍於開皇大業之間。貞觀元年，悉令併省，始於山河形便，分為十道；至十三年（六三九）定簿，凡州府三百五十八，縣一千五百五十一。至十四年平高昌，又增二州六縣。自北陲突厥頡利，西平高昌，北隴陰山，西抵大漠，其地東極海，西至焉耆，南盡林州南境，北接薛延陀界，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。高宗時平高麗百濟，遼海以東皆為州，俄而復叛，不入提封。景雲三年（七一二）分天下為十五道，置採訪使，檢察非法，如漢刺史之職；今舉天寶十一載（七五二）地理，唐土（七三三）分天下為十五道，置採訪使，檢察非法，如漢刺史之職；今舉天寶十一載（七五二）地理，唐土東至安東府，西至安西府，南至日南郡，北至單于府，南北如前漢之盛，東則不及西則過之。開元二十八年（七四〇）戶部計帳，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，縣千五百七十有三，羣州郡，不在此數，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，凡四千八百四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九，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（每人約受田三千畝）。雖盈兩漢之數，魏晉以來，斯為甚矣。永泰之後（七六三），河朔隴西論於寇盜。」及其未葉，方鏡相與於內地，關門以外，皆非王土矣。梁宋異分諸州為五品，以大小為牧守，高下之差，定升降之等。唐人本

之，其戶口多寡，以定州縣等，又有畿亦望緊之別第，廣會要卷七十：「武德令：三萬戶以上爲上州。永徽令：二萬戶以上爲上州。至顯慶元年（六五六）九月十二日敕：戶滿三萬以上爲上州，二萬以上爲中州，先已定爲上州中者，仍舊。至開元十八年（七三〇）三月十七日勅：太平時久，戶口日殷，宜以四萬戶以上爲上州，二萬五千戶爲中州，不滿二萬戶爲下州。其六雄（陝、懷、鄴、汴、魏、絳）十望（魏、汝、汾、晉、宋、齊、滑、衛、相、密）州三輔等，及別勅同上州都督，及畿內州，並同上州。緣邊州三萬戶已上爲上州，二萬戶以上爲中州……武德令：戶五千以上爲上縣，二千戶以上爲中縣，一千戶以上爲中下縣。至開元十八年三月七日：以六千戶以上爲上縣，三千戶以上爲中縣，不滿三千戶爲中下縣。其赤畿望緊等縣，不限戶數，並爲上縣，去京五百里內，並緣邊外縣，戶五千以上亦爲上縣，二千以上爲中縣，一千以上爲中下縣……迄於天寶而獨廢之州八百，京兆府尹有三（京兆、河南、太原），大都督府有五（滌、揚、益、荆、幽），都護府有六（單于、安西、安北、安南、安東、北庭），又有上中下都督府。」茲據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表唐之州縣戶口如下：

唐代州縣戶口表

河	東	古冀州今山西省	二二	一〇七	三、四五七、六一六	7.1%	開元十五年		治所今地
							百人口	比口	
關	內	古豎州今陝甘河套之一帶	二九	一三三	四、六〇七、〇八〇	9%	關內	京官衙	陝北及河套
河	南	古豫兗魯徐四州今山東河南二省	二九	一九一	一一、一三二、二八四	21%	河南	豫州	山東、河南、安徽
河	東	古冀州今山西省	二二	一〇七	三、四五七、六一六	7.1%	河東	蒲州	

河	北	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河北</u> 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河北</u>	二八	一六九	一〇、二三〇、五八四	20%	西	北	魏州	
山	南	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河北</u> 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河北</u>	三六	一六一	二、五七一、五四五	6%	山	南	魏州	河南、河北、淮南
臨	右	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甘肅</u> 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甘肅</u>	一九	一六〇	五四〇、四二五	6.1%	臨	右	魏州	臨南及四川
淮	南	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江蘇</u> 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江蘇</u>	一二	五三	二、二七五、三九六	5.4%	淮	南	魏州	江、浙、皖南、魯
江	南	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江西</u> 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江西</u>	四九	二三九	一〇、四九六、九〇六	20.5%	江	南	魏州	江西、湘東
劍	南	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四川</u> 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四川</u>	三八	一八九	四、一〇一、四一三	8%	劍	南	魏州	貴州、川南、湘西
嶺	南	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廣西</u> 古 <u>魏州</u> 今 <u>廣西</u>	七二	二九一	一、四三四、五六八	2.6%	嶺	南	魏州	
總	計		三三四	一五九三	五一、〇四七、八一九					

石表州府之數，包有郡縣府邑。其邊州僅有戶數而無口數者，每戶姑以八口計之。邈志地理略，述唐十道之四至云：「東距河西抵隴坂，南接終南，北邊沙漠，曰朔內道。東靈海，西距函谷，南濱淮，北薄於河，曰河朔道。東距常山，西據河，南抵首陽太行，北邊匈奴，曰河東道。東並海，南迫於河，西距太行常山，北遺滌關薊門，曰河北道。東接荆楚，西抵隴蜀，南控大江，北距商華之山，曰山南道。東據秦州，西臨流沙，南連蜀及吐蕃，北界沙漠，曰關右道。東臨海，西抵漢，南據江，北據淮，曰淮南道。東臨海，西抵蜀，南極嶺，北

帶江，曰元南道。東連群河，西界吐蕃，南接秦嶺，北通劍閣，曰劍南道。東南際海，西極葱嶺，北據五嶺，曰贛南道。」又自貞觀至開元，諸蕃內屬，輒卽其部落置爲羈縻州府，稽諸新唐書地理志統於各道及六都護者，數凡八百四十有六。茲表之於左：

唐羈縻州府表

道	內	外	名都	縣	府	名府	羈縻州	數
關	內		道	安北單于		二九		九〇
河	北		道	安東		一四		四七
關	右		道	安西北庭		四七		一九八
江	南		道					二六〇
江	南		道					五一
嶺	南		道	安南				一一〇
越	南		道					七五六
計								九〇

(3) 五代十國 新五代史卷六十職方考述五代十國之疆域云：「唐之盛時，雖名天下爲十道，而其勢未分。既衰也，置軍節度，號爲方鎮，鎮之大者，連州十餘，小者猶象三四，故其兵馬則悉歸，帥雖則叛上，土地爲三世有，干戈起而相侵，天下之勢，自茲而分。然唐自中世多故矣，其與契丹救難，常倚鎮兵扶持，而陵亂，亦終以此，豈其利害之理然歟！自僖昭以來，日益割裂，梁初，天下別爲十一國，南有吳、浙、荆、揚、閩、澠，西有岐、蜀，北有魏、晉，而朱氏所七十八州爲梁。梁蓋有河南境內諸州，又兼石碣內、河東、河北山南之幾。」(史略：「西至涇渭，南逾江漢，北據河東、濱海，皆梁境也。」) 莊宗初起并代，取幽、滑，有州三

十五。其後又取魏博等十有六州，合五十一州以爲魏。其後又取魏七。開元破蜀，已而復失，僅得秦、鳳、階、成四州。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。其後魏之州，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。（唐有河南、河北、河東、關內、隴右境內諸州，又兼有山南之境。史略：「魏實際於海，南至漢，西逾秦，北盡燕，代，皆唐境也。」）石戶入立，餘十有六州於奚丹，而蜀、秦州，又增置之州一，合百九州以爲晉（晉有唐之故地，而失燕、魏十六州）。劉武之初，秦、鳳、階、成，初入於蜀，隋帝時，增置之州一，合一百六州以爲漢。郭氏，代漢，十州入於劉曼，世宗取秦、鳳、階、成、瀘、嘉及隴南十四州，又增置之州五，而復者三，合一百十八州以爲周。至於周末，閻已先亡（閻盛時有州七），而在者七國：自南二十一州爲南唐。（南唐盛時，有州三十六，從周取去江北十五州。）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。（蜀盛時，有州五十四，後蜀盛時，有州五十二，後爲周取去四州，實四十八州。）自南北十州爲楚。（楚盛時，有州二十九，後爲南漢取其十四州，實有十五州。）自浙、京、西十三州爲吳越。自嶺、南、北四十七州爲南漢。（唐末嶺南道有州七十，南漢時，有十二州沒於安南，後入增置儋州，故宋志云：「南、廣、南，得州六十也。」）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。（即北漢）而荆、歸、峽三州爲南平。歐氏又證諸國之州名廢於職方考後，可資稽覈。

(三)國防 (一)隋邊防之虛實，與周等之隆替，相關甚切。隋初遼即注意邊防，自西北以迄榆，若夏、涼、靈、寧、銀、朔、代、雲、蔚、幽諸州，皆最綿密。（魏）以備寇軼。故隋書地理志謂：「平、涼、朔、方、靈、武、榆、林、五原地接邊荒，多尙武節，亦習俗然焉。河西諸郡，其風頗同，並有金方之氣矣。」太原……人性勁悍，習於戎馬，隄石、雁門、馬邑、定襄、樓、煩、落、郡、上、谷、滌、陽、北、平、安、樂、遼西皆連接邊郡，習尙與太原同俗，故自古言勇俠者，皆指幽、并云。」至其於歷代國防第一線之長城，修築尤勤。隋書稱：開皇五年「令廢丁三萬，於朔方置靈、武、鎮、長、城，東至黃、河，西距綏、州，南至勃、出、嶺，縣、互、七、百、里。明年，上復令仲方廢丁十五萬，於朔方已東，緣邊險要，築數十城，以遏胡寇。」（卷六十崔、仲、方、傳）開皇七年二月「廢丁男十萬餘，修築長城，二旬而罷。」（高、祖、紀、上）大業三年七月，「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，西

距榆林，東至紫河（大同西北塞外），一旬而罷，死者十五六，「皆所以限突厥也。明年七月，「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，自榆林谷（讀史方輿記要四）在西寧衛西」而東。一時吐谷渾未平，故城此也。煬帝更注意國防交通，於大業三年五月「發河北十餘郡丁男，鑿太行山達於并州（今懷慶北至太原之道），以通馳道。」明年正月，「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，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，北通涿郡。」（皆見煬帝紀上）又大業三年北巡時，「發榆林北境，至其牙，東達於薊，長三千里，廣百步，舉國就役開爲御道。」（通鑑隋紀四）此與征高麗，備北邊，並有重要之關係。

(2) 唐自貞觀迄天寶，國威遠播，百蠻率服。邊土遐舉，烽燧晏然，第安不忘危，置重國防，初以六都護府及諸邊州都督（武德時曰總管），統馭羈縻州府。繼「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，式遏四夷……安西節度使（治龜茲），撫寧西域，統龜茲、焉耆、于闐、疏勒四國。北庭節度使（治北庭），防制突騎施，暨昆斬，管瀚海、天山、伊吾三軍。河西節度使（治涼州），斷隔羌胡，統赤水、大斗、葱嶺、寧寇、玉門、墨離、豆盧、新泉等八軍，張掖、交城、白亭三守捉。朔方節度使（治鹽州），捍禦北狄，統經略、豐安、定遠、西受降城、東受降城、安北都護，振武等七軍府。河東節度使（治太原），犄角朔方，以禦北狄，統天兵、大同、橫野、蔚嵐等四軍，忻、代、嵐三州，雲中守捉。范陽節度使（治幽州），臨制奚、契丹，統經略、威武、清夷、靜塞、恆陽、北平、高陽、唐興、橫海等九軍，平盧軍節度使（治營州），鎮撫室韋、靺鞨，統平盧、盧龍二軍，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。隴右節度使（治鄯州）以禦羌戎，統臨洮、河源、白水、安人、振威、威戎、莫門、寧塞、積石、鐵西等九軍，綏和、合川、平夷、三守捉。劍南節度使（治成都），西抗土蕃，南撫蠻獠，統團結營及松、維、茂、恭、雅、黎、姚、悉等八州兵馬，天寶、平戎、昆明、寧遠、澄川、南江等六軍鎮。嶺南五府經略使（治廣州），綏靜夷獠，統經略、清海二軍，桂管、容管、安南、邕管四經略使。長樂經略使（在虜州），東萊守捉（在萊州），東牟守捉（在登州以上，三者皆以防海寇）。『舊唐書三八地理志』「唐初，兵之戍邊者，大曰軍，小曰守捉，曰城曰鎮，而總之者曰道。」（新唐書五十兵志）「凡天下軍有四

十，府有六百三十四，鎮有四百五十，戍五百九十，守役有三十五（兵四十九萬人）。」（唐會要七十）足覘其國防之雄厚矣。而李元帥龍三年（七〇七），朔方總管張仁愿之築三受降城，固壯功偉，尤足甄稱。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……時默啜悉兵西窺突騎施，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，於河北築三受降城，絕唐南寇路。唐休璟以爲兩邊以空，北守河，今築城，唐腹中，終爲所有。仁愿固請，中宗從之。（註七）表留歲滿兵以助功，咸陽兵二百人送歸，仁愿薦之，遂斬城下，軍中股餽，役者盡力，六旬而城就。以拂雲爲中城（今綏遠五原），南宜朔方，西城（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西北）南宜靈武，東城（在今綏遠托克托縣之西），南直榆林，三城相距，各四百餘里，其北省大磧也，斥地三百里而遠。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子八百所，自是突厥不敢臨山牧馬，朔方益無寇，歲損穀億計，減餉兵數萬。初建三城也，不置塞門，曲敵戰格。或曰：「邊城無守備可乎？」仁愿曰：「兵貴攻取，賤退守，寇至，當併力出拒，敢回塞城者斬，何事守備？退任其心哉！」後「常元楷代爲總管，始築塞門，譏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……後人思之，爲立祠受降城，出師輒享焉。」（新唐書三，魏仁愿傳）周宏祖兩：「仁愿此舉，壯志勃興，渡河置城，古跡須復……屯河北之戍以迎戰，謹沿河之機以屯田，無事則河南之耕，足以供三城之饑，有事則三城之戍，足以爲河南之守，可謂策之上也。」（天下郡國利病卷一一五引周氏降城論）唐既注重國防，故對於交通域外之要隘戍守尤嚴。新唐書地理志七下稱：「其入西夷之路，與關成走塞最要者七：一曰營州，入安東道；二曰登州，海行入高麗渤海；三曰夏州，塞外通大同、雲中遊；四曰中受降城，入回鶻道；五曰安西，入西域道；六曰安南，通天竺道；七曰廣州，通海夷道。」唐於以上七要地，皆駐軍兵。復詳其通諸蕃之經路，所有山川聚落封略之遠近，故出師奉使履絕域如腹地。至虎臣鼻將，師行萬里，窮討殊門，鷹揚遐荒，斥大封疆者，自貞觀至天寶尤難悉數。即阻塞降城之唐休璟本一儒者猶知兵事，「自碣石豎四鎮，其間綿地幾萬里，山川夷阻，障塞之要，皆能言之，故行師料敵未嘗敗。」（新唐書一一一休璟傳）其他名將更無訶矣。唐史之所以燦爛榮昌者，實國防力量雄厚，有以鑄之也。及安史之亂，安西兵入據，四鎮遂殘於吐蕃，河隴及山南，劍南計邊州，亦相繼淪陷，南詔更據雲南，以擾兩川，唐之國防斯



讓，邊患日熾矣。南方鐵州處於內通，嚴稱兵停命，外寇陸梁，理須新廷禦，此中唐以還之歷史，所以黯然而無光也。宣宗、懿宗、僖宗、昭宗，僅復河湟，然未幾而四方覆命，門以外，皆為敵敵，國防云乎哉！

(3) 五代 唐末國防雖壞，然邊防尚未大失。五代雲擾，陸事內爭，力分勢弱，邊陲漸淪。唐之嶺南道，本有州七十二，南漢時交、武、瓊、崖、儋、崖、古、愛、長、臨、崖、陽十二州設於安南，南服之土盡矣。又嘗一唐之盛時，河西隴右三十三州，涼州最大，土沃物繁而人富樂……西域三十六國，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，常以中國兵更戍……唐宗起靈武，悉召河西兵赴難，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、隴右，華人百萬皆陷於虜……至五代時，吐蕃已微弱，回鶻党項諸羌夷，分侵其地，而不有其人民，值中國衰亂，不能撫有。(新五代史四夷附錄)而夏綏諸州復為拓跋氏所有，則西北之封豕失矣。契丹起自臨潢，北擊室韋女真，西滅奚，取突厥故地，東並渤海，南取營平二州，北方之強，未可輕易，而石晉復賂以燕雲十六州，遂移其勢力於塞南馮陵中夏矣。故五代時東北常以棗州、常山、雁門為重鎮，西北常以鄜、延、環、慶、原、渭等州為重鎮。周世宗北征，取瀛、莫二州，恢復三關（瓦橋、益津、高陽）以南地，而五代已終矣。

### 三 隋唐五代之民族

吾國在春秋戰國時代，雜居內地之夷、蠻、戎、狄諸族，盡被番夏所同化，結為一種新民族，肇成秦漢之弘規，是為華族初度大融合，歷年既久，血液漸陳，文化停滯，武力衰微。永嘉以還，塞外之匈奴、羯、鮮卑、氐、羌諸族，紛入中原，經二百餘年之接觸摩盪，界限漸泯，血統漸混，釀為一種新民族，鑄成隋唐之隆盛，是為華族再度大融合，其族系之繁，數量之巨，區域之廣，血液之賡，遠非前度所能及，隋唐時代之中華民族既為晉（北）魏以來蕃戎混合之結晶，故其品質英拔，同化力強，宛如吸引諸華之磁石，鑄鑄異族之洪鐘。舉凡：北方之突厥、鐵勒、回紇、奚、契丹；西方之西域、沙陀、党項、吐蕃以及更西之波斯印度；東夷之渤海、高麗、新羅、百濟、日本；南方之南詔、南越諸國族；或嘉善內附，或寧都奉降，或集團入徙，或被誘

變化，解辮髮為冠帶，易蕃性為華心。洎乎顛輪似我，渾然無間，遂各奮其材力，竭其忠貞，聳聲明時，匡扶傾危，揚大唐之聲威，弘華夏之文化，恢廓發皇，於斯為盛，茲將隋唐五代之基本民族，構成之由來，及其新增之分子，同化之原委，分述於次：

(一)基本民族 晉(北)魏以還，諸塞外民族，入據中原，與漢族血胤融合，凝為一種新漢族，實即隋、唐五代時代民族之基幹。蓋自漢武置玉門關，以處降胡；漢宣置金城屬國，以處降羌；諸異族始居塞下，漸沾漢化。漢末邊民內徙之禁漸弛，(註八)異族徙處內地者寔衆；魏嘉平三年(二五一)鄠艾「陝沔胡與民同處者，宜以漸出之，使居民表。」(三國志二八鄠艾傳)可見漢人已感其威脅矣。晉初，異族歸化者益衆。據晉書三武帝紀所載，自咸寧二年至太康十年(二七六——二八九)，「京夷」歸化者共四十八國。據資治通鑑晉紀所載，自晉武咸寧三年至太康十年，匈奴、鮮卑、奚、契丹之歸化者，四十四萬餘口。(註九)晉太康元年(二八〇)全國總人口為千六百餘萬(晉書地理志上)，為晉極盛時代。以通鑑所載異族歸化之口數比之，已占三分之一；若加以晉書所載歸化之四十八國，比例當更大矣。江統謂：「關中之人，百餘萬口，率其多少，戎狄居半。」(徙戎論)關中一隅尚如此，遑論其他。郭欽江統輩，不知使漢族返老還童，徒唱其徒戎之論。(註一〇)揆諸當日情勢，殊難實行。故永嘉以後，塞外諸族，遂據中原。與漢族接觸久，漸被同化。五胡十六國中諸君長酋豪，多「襁髀裘，髮冠帶。」(晉書載記釋石勒語)躬染中國文學。(註一一)轉政多引用漢人，立國多仿中國風教，創制多效中國法意。(註一二)甚至石勒引石楨為宗室，侯景託侯瑛為宗族，開同姓通譜之風，氏族已混淆，而衣冠語言，亦漸趨一致。魏冉閔之誅胡羯，「死者二十餘萬……於時高鼻多鬚，至有濫死者半。」(晉書載記七石季龍下)，可知除體貌之外，漢胡已渾然無別矣。及魏孝文帝遷洛，益勵行漢化，改北姓，斷北語，禁胡服，重文學，婚名族。(註一三)崇經術，斗秤悉依同體之制。(註一四)革代北之舊風，從中夏之禮俗，不及數紀，皆同化於漢矣。至漢族之留居北土者，一部分別篤守華風，第其門閥，保其族姓，惟事以夏變夷，不肯以夷變夏，故其時家譜、家傳、家訓之作特盛(見隋書三三經籍志)，然民族相互同化之偉力，本非少數人

所能抗，最後亦終不免消化於夷。晉鮮卑語，以事北人。晉之於夷，亦猶漢之於匈奴也。《鮮卑語》之書至夥。顏氏家訓及北齊書所載北方漢人沾染胡俗之事頗多。《通鑑》北方之漢胡，既已互化，漢族由文弱變為剛健，再造其新生命；胡族由武勇變為秀雅，改進其舊品質；長短既相調劑，血液繁複，民族乃益優秀。北朝本以漢人任耕稼，鮮卑人事戰守；及其欲末，「周武帝建德二年（五七三），改軍士為侍官，募百姓充之，除其縣籍，是後漢人半為兵矣。」（隋書食貨志）周既以漢人為兵，師旅益壯，故四年滅齊，又四年禪於隋，更九年隋平，江南造成統一之大帝國，後三十年有唐受命，文治武功，俱臻極盛，詎非民族新生之故乎！

永嘉之亂，中原陸沉，北方甲姓巨族，不甘陷胡，多舉宗南遷，純漢族之血液，及中原文化，由東渡之運動，移植於江表。若琅邪王也，陳國謝氏，范陽祖氏，隸國桓氏，太原溫氏，郭氏，平原陸氏，潁川庾氏，汝南周氏等（晉書各傳），皆挈其子姓，去故適遠，備歷艱辛與淘汰，最合於「自然選擇」之原則，與江南之士著民族（顧陸姚舒等）相結合，血胤益良。其所出之人物，多優於北人。締造漢族正統之國於南方，歷二百七十餘年。此僑寄江南之漢族政府，力紹中國舊貫。偽文仲子云：「江東中國之舊也，衣冠禮樂之所就也。」（述史篇第七）唐杜佑云：「永嘉之後，帝室東遷，衣冠避難，多所萃止，藝文備術，斯之為盛。今雖閩閩越品，處力役之際，吟詠不輟，蓋因顏（延之）、謝（靈運）、徐（陵）、庾（信）之風扇焉。」（通典一二八）流寓南土之中州人士，初頗自負族望，凌蔑南人（晉書周庾傳）……久而相安，漸從土斷，與吳越之俗相染，遂亦為南人，風尚禮俗，與北多殊。魏楊元慎嘲梁使陳慶之曰：「吳人之鬼，居住健康，小作冠帽，矮製衣裳。自呼阿儂，語則阿旁。菰稗為飯，茗飲作漿，呻嘍醜羹，嗟嘲蟹黃。手把豆蔻，口嚼檳榔。乍至中土，思憶本鄉；急急遽去！還爾丹陽。」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）顏之推亦謂：「南染吳越」。彼等由吳越，更推至越閩，唐林謂閩中記：「永嘉之亂，中原北族，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。」（陳振孫書錄解題八引）明何喬遠閩書一五二：「晉永嘉二年，中原板蕩，衣冠始入閩者八族：所謂：林、黃、陳、詹、丘、何、胡、鄭是也。」諸族至今猶為閩中著姓。但南遷之北人，亦有一部分保持其血統語言風習，自成一集團，歷久不渝者。

廣漢縣永嘉行：「北人避胡多在南，南人至今能晉語。」（全唐詩十四）今廣東潮、梅等邑之客家，據中外學者之研究，即係中州之人，於永嘉後，遷至江南，後更徙於徽南。（註一六）恐即純漢人之頓果僅存者。捷足江南之漢族自侯景降後，已略混有故族血液。及陳之亡，「後主與王公百官司，同發自建鄴之長安，隋文帝遣使迎勞之，陳人謳詠，忘其亡焉。使還奏言，自後主以下，大小在路，五百里繁不絕。」（南史陳本紀）是陳之亡，血統較純之漢族，又有一小部分，由南入北，與北方之漢胡混血之民族，復相融合，同為隋唐民族之基幹焉。

自晉魏以來，漢胡混合之新民族 既為構成隋唐帝國之主要成分，則其歷史活動當然以此新民族為主體。由帝室言之：隋文帝（堅）北史雖稱為「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」，然其五世祖元壽「魏初為武川鎮司馬，因字於神武樹額焉，」與北周唐二代之祖，同出一地；（註一七）堅父忠「美鬚髯……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氏」（隋書紀），是堅之先，亦胡化漢人也。堅小名那羅延，娶鮮卑族獨孤信第七女（高長女為周明帝后。生廢太子勇，煬帝廣，秦王俊，越王秀及漢王諒，是隋文之後裔，皆漢胡混血種也。至李唐之族系，雖唐太宗自稱：「朕系出老聃，東周隱德，末葉承嗣，起自隴西。」（註一八）新舊兩唐書高祖紀，亦皆謂：「隴西成紀人」。李淵「七世祖嵩，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。」但淵之高祖熙，為「金門鎮戍於武川，因家焉。」淵之祖突虎，「西魏時，賜姓大野氏。」既與周隋之先世，同與於一地，同受胡姓，亦似為胡化漢人。而淵之母為獨孤信第四女，即元貞皇后，是淵已為漢胡混血種。淵妻竇毅之女，生：建威、世民、玄霸、元吉等四人。竇毅先世，為匈奴一部落大人，當魏南徙，子孫因家代，賜姓竇豆陵氏……毅尙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，毅第二女，即大唐太極皇后。（北史竇毅傳）太宗娶鮮卑長孫晟女，生：廢太子承乾，高宗治，魏王泰。睿宗娶突厥孝禮（毅之三從祖孫）女，生：文宗、隆慶及金剛、玉真二公主。代宗娶獨孤氏女，生：韓王迴，華陽公主。是唐之帝室，亦多漢胡混血也。李唐之帝室，生之李唐氏族之推測，肇發見五端，吾友劉師遠先生之李唐為蕃姓考，李唐自稱西涼李唐十贊，（註一九）則李唐實出自代北鮮卑族，拓拔悉闐，殆成定讞矣。

由隋代開人言之：據隋書列傳所載，系出蕃族者：若：李穆（三七卷下仿此）之先，「代居北狄，其後隨魏南遷。」源雄（註三）「祖漢父穆，俱爲魏隴西王。」豆盧勣（58）「昌黎徙河人也，本姓慕容，燕北魏王精之後也。中山敗，歸魏，北人謂歸變爲豆盧，因氏焉。」虞慶則（40）「本姓魚，其先仕於赫連氏，遂家靈武，代爲北邊豪族……（慶則）善鮮卑語。」高顯（41）「自云渤海裔人……其夫人賀拔氏」與北齊帝室（註二）同姓同地，蓋其宗也。魏德王（43）「高祖族子也，父納仕周……賜姓叱呂引氏。」牛弘（49）「安定鶉觚人也，本姓察……父允，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，賜姓爲牛氏。」是揚雄、牛弘亦皆胡化漢人也。李衍遼東襄平人……弟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。（54）伊婁謙（54）「本鮮卑人也」。高邁（55）「渤海裔人也，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。」爾朱儼（55）「秀容契胡人爾朱榮之族子也」。周搖（55）「其先與後魏同源，初爲普乃氏，及居洛陽，改爲周氏。」伏乞慧（55）「馬邑鮮卑人也」。侯莫陳穎（55）「代人也，與魏南遷。」楊義臣（68）「代人也，本姓尉遲氏」。吐萬緒（65）「代郡鮮卑人也」。唐狄士文（78）「代人也」。餘若：元景山（39）元諧（40）元胄（40）元輝（46）元孝矩及弟襄（50）元亨（54）元巖（62）元壽（63）元文都（71）元弘嗣（74）元善（76）元密光（80）等，皆元魏之胄也。宇文忻（40）宇文慶（50）宇文述（61）宇文愷（68）宇文敷（56）等，皆北周之胤也。長孫平（46）長孫覽（51）及從子熾、晟等；獨孤盛（71）獨孤楷（55）獨孤信（86）獨孤羅及弟陀等；以及令狐熙、達奚長儒（58）賀婁子幹（58）慕容三藏（65）等鮮卑後裔，並能簽名清時，功業炳炳，昭在簡冊。隋末韋、楊並起，李密（70）有項羽之目，其先本遼東襄平人，曾祖阿，魏賜姓徒河氏，是亦東北之族也。其僅見於隋書本紀，而無專傳者，則有：注國元、上國柱叱李長叉，大將軍元契，散騎常侍豆盧寶，許國公宇文善（以上皆見隋紀一），并州刺史豆盧暹，通事舍人若干洽，左衛將軍元旻，涼州總管獨孤羅雲，原州刺史獨孤楷（以上皆見隋紀二）等，其附見於列傳者，則有：烏丸軌（58）鄧譯（傳），烏丸尼（39）豆盧毓，賀蘭暉（39）元景山，統軍，茹茄天保，侯莫陳惠（45）庶人諒（傳），代人盧狄（開皇名尙書，46）張暉（傳），「陳永貴臨右胡人，本姓白，以勇烈知名。」「房兆代人也，本姓屋引氏，剛毅有武略。」（58）劉方（傳附）總管元壽（賀蘭志）（60）于仲文（傳）等。至刑部侍郎骨儀，





白居易、白行簡(166)、獨孤及、獨孤郁、宇文耀(160)、尙可孤(144)、高瑀(162)、高崇文(155)、高沐(忠義傳)、豆慮臻(177)、長孫阿德(58)、獨孤懷恩、寶德明、長孫傲、寶觀(183)等，皆明著其先世，出自塞外。至林寶，元和苑籙所載漢北族姓，隨魏南徙，因居中土者，如：河南于氏(卷二十虞)，洛陽元氏，紇骨元氏，是云元氏，源氏(卷四二三元)，洛陽宇文氏，瀋陽宇文氏，中山宇文氏(卷六九虞)，長孫氏(卷七二六卷)，慕容氏(卷八十一慕容)，寶氏，豆慮氏(卷九五十侯)，洛陽陸氏，河南程氏，獨孤氏(卷十一屋)，拓跋氏(卷十九錄)等族在隋唐兩代，並著世譜，代有聞人，繩繩緝緝，宗支貴盛，可無論矣。卽其餘漢北諸姓，隨魏南遷，其後裔發於唐者更覺難數。如：河南蘇氏：「志拔略氏改爲蘇氏……沙羅(隋昂州刺史)生康唐右武衛將軍襄城男，生守忠、守儉，守忠爲都郎中。」(卷三十一機)河南陳氏：「官氏志侯莫陳氏，改爲陳……弘唐泉州刺史龍川公。陳賀略，端州首領也。」(三、十七真)河南關氏：「官氏志改爲桓氏爲關，唐右武衛將軍長恭，吳州刺史順火，其子合與，並其後。」(四、二十五卷)河南潘氏：「官氏志改爲潘氏改姓潘氏……唐監禦御史潘玢……生玢，潘部侍郎，炭生孟陽(潘書一百六十二卷有傳)，高陽、孟陽，戶部侍郎。高陽晉州刺史。」(四二六類)河南田氏：「官氏志吐離氏改爲田氏……穎，唐左武衛將軍。」(四二八山)河南周氏：「官氏志帝次兄管氏改爲周氏……虔智，唐右十牛將軍生思亮、思敏。」(東郡劉氏：「其先匈奴貴族」；河南劉氏：「代爲部落大人」；「魏劉氏：「晉右賢王，豹之後梁州代爲會盟。」河南邱氏：「後魏獻帝，七分國人，以弟豆真新爲邱敬氏……孝文改爲邱氏……行恭首從義旗，以殊功，左右武侯大將軍……生神智、神威、神福、神鼎、神廣左金吾大將軍鄧公神福陸州刺史。」(卷五十八尤)河南婁氏：「官氏志匹婁氏改爲婁氏……武散唐崇道帝統軍武安公。」侯莫陳氏：「虔會(穎子)唐考功郎中……子闕忠。」(五十九侯)河南關氏：「代人……魏(隋考少監)生立德、立行、立本，立德唐工部尙書生遂司農少卿；遷生知微巨源；知微秦官尙書。」(五二四盧)吐突氏：「代人，今中官右監大將軍吐突承瓘。(六、十姓)可朱暉氏：「出自代北……定遠，唐右領軍……生凌嚴，懷敏。」(六、十二蟹)河南尉氏：「官氏志北方尉



邈部，如中華諸侯也，純孝文改爲尉氏……（迴綱）耆弱唐庫部員外。（八、八末）素和氏：「鮮卑檀石槐之支裔……大曆太子左學士素和顏。」步大汗氏：「出自塞北，遷中土河南（北齊善步大汗隨爾朱榮入洛）……咸唐蔚州刺史安邑男。」破六韓氏：「其先代人，隨南徙河南……金藏，唐岐州別駕……善唐宋州刺史。（八、八、十一暮）遼西段氏：「鮮卑檀石槐之後……確，唐御史大夫，生孝機中書舍人，孝徽洛州刺史……機生粹，徽，粹化州刺史，徽殿前侍御史，綸（確弟）工部尚書駙馬都尉紀國公。」（九、二十九換）賀拔氏：「與後魏同出陰山代爲酋長，北人謂地爲拔……後魏有賀拔爾頭自武川爲河南人……儂唐右監門將軍，孫延嗣，度支郎中，……一云，給事中；元正司門郎中；長慶進士賀拔惠。（案唐檢言賀拔其心與白敏中友善，恐「惠」卽「其心」之誤。）賀蘭氏：「代居元朔，隨魏南遷河洛……懷唐禮部郎中，懷默穀州刺史，杞公……孝義唐尚書左丞，生景嗣……景約祀王司馬生憚，憚；憚生庭芝，憚生誕，誕生察，給事中。」賀婁氏：「代人，本居漠北，以國爲氏，孝文改爲房氏……行本唐鳳州刺史……子幹隋鉅鹿公，生積唐太子舍人。」賀達氏：「本居元朔，隨魏南徙，孝文改爲房氏。唐引仁府統軍，賀達豐生封，滑源縣公。」（案魏書官氏志：犀引氏改爲房氏。姓氏精諳屋引條：唐雲庭將軍屋引弘生統軍豐，豐生滑南郡公封是也。）（九、二十八個）屋引氏：「代人隨魏南徙河南……永達唐梁王府統軍。」河南叔孫氏：「後魏獻帝命叔父之後爲乙游氏，後改爲叔孫氏……文信，唐瀛州刺史。」河南斛落氏：「代人代爲部落統帥，號斛落部，因爲氏焉……禮備唐吏部員外，生觀國，禮文秦州司馬，生貽慶，唐部郎中。」河南斛落氏：「其先居廣漢（？）代龔莫弗大人，號斛落部，則氏焉……延仲唐滑州刺史。」（十、一屋）乙氏：「今襄陽有乙氏……皆代北種類也。」（官氏志）乙弗氏改爲乙氏。（乙勞氏：「……武荆州刺史。」乙遠孤氏：「代人，隨魏南徙河南……神慶，唐衛率左領將軍，神慶生行均，行均，行方，皆貴顯。（十五贊）屈突氏：「本居元朔，徙區黎。」其子孫多顯於隋唐。（十、八物）河南乾干氏：「代人孝文帝改爲干氏，貞觀有乾干承基，貞元僕寺承乾干遂其後也，生俞滑南尉。」河南乾干氏「後魏獻帝兄爲乾滑氏……乾骨大唐利州（？）侍中。」統單氏：「今有日

者紇瑊。」(十、十一沒) 薛孤氏：「代人隨魏南徙河南……吳仁唐左金吾將軍朔方公，生知素、知敏、知機、知福，……知福靈州都督生元運、元憲。」(十、十七薛) 河南 若干氏：「出自代北以國爲氏……唐左武衛將軍。」河南 石氏：「宣氏志爲石蘭氏，改姓石……士濟唐原州總管……金剛(士濟從弟)左司衛率……抱忠天官侍郎，今居饒州。」(十、二十二普) 河南 万俟氏：「後魏獻帝李弟之後……元道唐秦府率，車騎將軍靈公，生肅，殿中監，饒州刺史。」(十、二十五德) 上列諸人，固亦見於唐書，惟不詳其氏族。幸林寶彙其譜狀，序其昭穆，使後世曉其系窳外，寧非快事！又北朝末，稽胡來降者多處之汾、并，隋時屢叛，李雄等曾討之。虞慶則石州總管，稽胡慕義而歸者，八千餘戶(附書四十四及四十六)，至唐則不聞其叛附，蓋皆同化矣。

五代之際，去魏周已遠，北族與夏族，融合既久，跡殊難尋。然見於五代史者：元行欽(新二五) 烏籠(新二五) 豆盧革(新二八)之徒，一見而知代北之裔也。而安金全(新二五)，張延節(新六五)，劉岳(新六八)，皇甫立(舊一〇六)等，皆明著其爲代北之胤。

元胡三省曰：「嗚呼！自隋以後，名稱於隋者，代北之子孫，十居六七矣！氏族之辨果何益哉？」(通鑑晉紀州，太原二十一年注)吾人若稽隋、唐、五代人物之譜系，便知胡氏斯言，絕非稍過。正惟隋、唐、五代之民族，爲前代漢胡融合之結晶，故其血液最新，品質優秀：所產生之文物政教，皆係攝漢制之精英，探蕃俗之特長，揉合而成者。王船山讀通鑑論歷數隋唐之文豈(卷八)，治道(卷九)，府兵(卷九)，租庸均田(卷十一)等制，多淵源於魏周。餘若：官制(唐六典及新唐書、百官志)，法律(新唐書刑法志、沈家本重刻唐律疏議序及程樹德朝律考)，儀衛輿服(新唐書儀衛志、車服志及遼史儀衛志)，造像刻經(葉昌燾滌石，丁觀金石室書)，風俗禮尚(新唐書禮樂志)等，亦多沿自北朝，發輝光大，放一異彩。

(二)新歸化之民族。由南北朝以來，漢胡血胤融合，所釀成隋、唐、五代之基本民族，既衆庶而優秀，吸引及同化力並極強，絕殊方之人，紛紛慕義附化，區夏之內，又不添無數新份子焉。溯漢一時，西域人漸

有入中國者。及周武帝娶突厥公主爲后，金方之樂舞人，來者亦衆（舊唐書二九音樂志）。隋煬帝更委迺招致西域人，除天竺柁祿二國外，無不至者。（註三四）故當時之京兆，「俗具五方人物混淆，華戎雜錯」（註三五）隋恭帝義寧元年（六一七），「西域商胡何潘仁，入河竹園（隋志云京兆豎屋縣）爲盜，有衆數萬（通鑑隋紀。）」以一長安羈旅商胡，竟能擁衆如許，殆必有多數胡人在內。至其散居內地及邊境者，數尤夥顯。唐平隋亂，國內秩序恢復，異域人來者益衆。貞觀三年（六二九），「戶部奏：中國人自塞外歸，及四夷前後降附者，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。」即突厥部落之來降，其人居長安者，近且萬家。首領皆拜將軍中郎將，布列朝右，五品以上百餘人，殆與朝士相半（通鑑唐紀），則其他部落之歸化者，數亦不鮮。一時蕃將布軍鎮蕃使充鴻臚，賈胡徇州郡，夷藥盈太常，蕃僧塞寺觀，侍子填太學，胡姬、胡奴、胡風，多載於說部，「胡越一家」洋洋稱盛。三公三師，乃人才之精英，臣工之最尊者。據新唐書七五下宰相世系表：「唐三公三師七十一人。」注云：「以軍功進者二十人」。而歸化之蕃人，竟居其半數。（註三六）至異域人之散居各地者，數亦可驚。「肅宗至德二年（七五七）九月，元帥廣平王領朔方、安西、迴紇、大食兵十五萬，以收京師。」（冊府元龜九七三），此十五萬人中，朔方軍數殊有限，餘悉爲外兵也。上元元年（七六〇）劉展作亂揚州，長史淮南節度鄧景山，引平盧副使田神功助討，神功至揚州大掠商胡波斯，被殺者數千人（註三七），德宗元貞三年（七八七）七月，檢括留長安之西域王子使者，仰給鴻臚禮賓者，悉「授以朝位，給薪祿爲唐臣。」「凡得四千六。」（註三八）武宗會昌五年（八四五）「勒大秦（景教徒）摩尼教徒）祇三千餘人還俗，不雜中華之風。」（唐會要四七）僖宗乾符六年（八七九）五月，黃巢陷廣州，殺尤太、大猷、回回、甚得諸異國教徒，達十二萬人之多。（註三九）總上所述，足徵異域人留唐者衆，其歸化者數當不鮮。卽五代時，西北之回鶻，東北之契丹亦多附化，交廣俱通河舶，海外諸蕃屬集南漢主劉龔「每對北人，自言家本咸秦，恥爲蠻夷之主。」（舊五代史一三五）其意不僅指百粵之族，海南諸蕃，當亦包括在內。近人向達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（燕京大學出版），日人桑原隱藏之隋唐時代往來中國之西域人（內藤還厝祝賀支那學論叢），於隋唐時歸化之異域人皆

隋所論列。茲將隋、唐、五代時歸化之異域人，分國述之。

(一)突厥 隋書謂：突厥之先，平涼雜胡也，「姓阿史那氏」(隋書突厥傳)。周書及北史皆謂爲：「匈奴之別種」(突厥傳)。至土門可汗，部落稍盛，始至塞上示繒綵，求婚於西魏，大統十七年(五一)六月，以長樂公主妻之。周武帝天和三年(五六)三月，娶木杆可汗女爲皇后，周書九武帝阿史那皇后傳，中風既與之和親，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，突厥在京師者，又待以優禮，衣錦食肉，常以千數。此豈欲沾漢化，遂爲爾後內附之媒介。隋既代周，用長孫晟策，東聯奚霫，西結達頭可汗，沙鉢略勢孤，乃上表稱臣(隋書五一奚霫傳)。其部落慕義，遂紛紛附化。「開皇四年(五八四)二月丁未，突厥蘇尼部，男女萬餘人來降。庚戌突厥可汗史那玷率其屬來降。」(隋書高祖紀)開皇十九年(五九九)，「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(卽啓民)內附。」仁壽元年(六〇一)「五月己丑，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。」(隋書高祖下)「隋末亂離，中國人歸之者無數，遂大強盛，勢陵中夏。迎(隋帝)肅皇后置於定襄(今歸化城附近)，薛舉、竇建德、王世充、劉武周、梁師都、李軌、高開道之徒，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，受其可汗之號，使者往來，相望於道也。」(隋書突厥傳)唐初突厥頡利可汗立處羅(俟利弗)子什鉢苾爲突厥可汗，妻隋淮南公主。頡利凌虐突利，突利奔唐，太宗置頡利都督府，以突利爲都督。貞觀四年(六三〇)太宗乘突厥內亂使李靖總諸軍討之，二月，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，俘男女十餘萬。頡利率萬餘人欲度磧，李世勣軍於磧口，頡利至，不得度，其大酋長，皆帥衆降，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。三月張寶相俘頡利送京師，蘇尼設(啓民可汗母弟始畢以爲沙鉢略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隸州西北)，舉衆來降，漠南之地遂空。四月突厥既亡，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，或西奔西域，其降唐者尙十萬口。太宗用溫彥博策，處突厥降衆，東至幽州，西至靈州，分頡利故所統之地，置順、祐、化、長四州都督府。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，左置定襄都督府，右置雲中都督府，以統其衆。頡利之亡也，諸部落酋長來降者，皆拜將軍中郎將，布列朝廷，五品以上百餘人，殆與朝士相半，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。十年(六三六)正月，突厥拓跋阿史那社爾擊薛延陀於磧北大敗，走保高昌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，又畏西突厥之逼，遂

帥衆來降，敏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。高宗永淳元年（六八二），突厥餘黨阿史德元珍招集亡散，入寇并州，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靈州，捕虜二萬餘人，玄宗開元三年（七一五），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，制皆以河南地處之。天寶元年（七四二）八月突厥西殺葛臘摩，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，率部衆千餘帳來降，突厥遂微。四載（七四五）正月，突厥毗伽可敦，率衆來降，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（通鑑唐紀九至十一）。總之，突厥經隋唐數度之征討與招撫，因被虜來降而同化者，實繁有徒，其登仕受職著有勞勳，見於新唐書者如：「阿史那社爾，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……率衆內屬，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，處其部於靈州，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，典衛屯兵。十四年（六〇四）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……封畢國公。從征遼東中流矢，擢去復職，所部奮厲，皆有功還擢榮鴻臚卿。二十一年（六四七）以盧丘道行軍大總管，與契苾何力、郭孝恪、樓弘禮、李海輝等五將軍，發戰勳十三部及突厥十萬騎討龜茲……攻凡六十日，入之，擒其王，并下五大城……降者七十餘城，宣諭威信，莫不獻服，刻石紀功而還……帝崩請以身殉，衛陵驍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。永徽六年（六五五）卒，贈輔國大將軍，并州都督陪葬昭陵，治冢象蔥山，諡曰元。子道真歷左衛大將軍。」

「阿史那忠者，字義節，蘇尼失子也。資請謹，以功授左衛將軍，尚宗室女定襲縣主，始詔姓獨審吏，居父喪，哀慕過人。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，以忠爲左賢王，及出塞不樂，見使者必泣請入侍，許焉。封薛國公授右驍大將軍，宿衛四十八年，無纖隙，人比之金日磾。卒贈鎮國大將軍，諡曰貞，陪葬昭陵。」

「執失思力厥厥會長也，貞觀中詔送隋蕭后入朝，授左領軍將軍，會頡利敗，太宗令諱降解薩部落……及討遼東，詔思力，屯金山道領突厥，打薛延陀……後從夏王、道宗，破延陀餘衆，與平吐谷渾。詔尚九江公主，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。坐交房嬖愛，高宗以其職功多，故不誅，流嶺州。主請削封邑前往。主前卒，龍朔中，以思力爲歸州刺史（思元和姓九十四韻：「舍利北蕃酋帥，有吐通志作解」）衛支頡利，俗姓執失氏，生思力……生紹德紹宗師仁歸真也。」

「薛元年復公主封也，思力州都督諡曰景。」（皆見一一〇卷）

「白元光字元光，其先突厥人。父道生，……安祿山反，思力從方兵東討元光，領所部結義營，驅從光獨出士

門，累遷太子詹事，封南陽郡王，爲兩都游奕使。長安平，率兵清宮鑿餘寇，身被數創，肅宗躬身傅藥……  
史思明，河陽光祿詔主騎軍。其後歷武留後，定遠城使。貞元二年（七八六）卒，贈越州都督。」（卷一三六）  
天竺之屬首，安祿山與史思明兩人共鄉里，一爲「父胡，母突厥」（本姓康，阿史德爲親突厥中），一爲寧夏州突厥種，其黨大將阿史那承慶、阿史那從禮、阿史那玉（維三）亦皆突厥種也。據唐林寶元和姓纂五七歌部：「阿史那……至處羅蘇尼失等歸化，號阿史那，開元改爲史長安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，左驍騎大將軍阿史那大節，上貞元神策將軍兼御史大夫阿史那思諫，並其支族。」阿史德突厥如善可汗之裔，別號阿史德。通大（六九六）司賓卿幹海侯阿史德元璽右武衛大將軍，阿史德多覽並其後也。」卷六，六止部：「似和，貞觀左屯衛穀州刺史似和泥熟，亦北蕃諸化也。」卷七，三十四果部：「火拔，北蕃會領也。」鄭樵通志氏族略五：「似和氏開元左屯衛大將軍，赤水軍副使，武威公似和符除以上突厥歸化之諸名人外，其部曲亦頗佐唐征討。」見於新唐書西域傳者：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率突厥契苾兵擊吐谷渾；十三年命侯君集契苾何力等率突厥契苾萬騎討高昌是也。見於通鑑者：貞觀十五年，李世勣擊薛延陀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，自直道逐之；十九年太宗征高麗，命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敵；使執天恩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，以備薛延陀是也。時至五代突厥同化於中國者既久，種族界限漸泯，然張萬進（舊五代史八八）郭金海（九四）張彥澤（新五代史五二）等史，猶明著其爲突厥人也。

(2) 西突厥 西突厥人之最初歸化者爲其可汗泥厥處羅及其特勒婆實、火奈等，隋書八四西突厥傳稱「泥利可汗卒，子達漫立號泥厥處羅可汗。其母向氏本中國人，生達漫而泥利卒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（勤之誤）。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，遇達頭亂，遂留京師，每舍之鴻臚寺……射匿（處羅之叔父）聞而大喜，與兵襲處羅，處羅大敗，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，在路又被劫掠，遁於高昌，東保時羅漫山，高昌王麹伯雅上狀，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營昌城，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，丁零曉諭之，（大業六年）遂入朝……詔留其累弱萬餘口，令其弟達度關（闕之誤）牧畜會寧郡。處羅從征高麗，賜號曷薩那可汗，

賈贖甚厚，十年正月，以信義公主嫁焉……每從巡幸，江都之亂隨（宇文）化及至河北，化及將敗，奔歸京師（唐武德二年八月），爲北蕃突厥（使者）所害。」新唐書（一一〇）史大奈傳：稱其爲西突厥特勤「與處羅可汗入隋，楊帝從伐達積勞爲金紫光祿大夫……高祖與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……從平長安，以功多賞帛五千匹，賜姓史。從秦王平薛舉、王世充、竇建德、劉黑闥、功殊等……貞觀十二年幸贈輔國大將軍。」大奈之後裔多貴顯，據元和姓纂六六止部：「河南史氏本姓阿史那，突厥科羅次汗子蘇尼失，入隋封唐國公。懷德郡王生次奈子仁表駙馬。生忠左驍衛大將軍薛國公，忠生隋宋州刺史，生思元左金吾大將軍。思元生震、傑、泰。震右監門將軍，生弘、寧、寂、容。寧寂生備容，冀王傅巽光祿少卿，秦蜀州刺史生寅、容。審吉州刺史。」永徽以還，西突厥之歸化者，則有賀魯、彌射、步真等，其子孫亦多通顯，據新唐書二一五下西突厥傳高宗顯慶二年（六五七）蘇定方、李嗣業等俘賀魯至長安赦之，四年（六五九）死葬頡利家旁。阿史那彌射不能國即舉所都處月、處密等入朝，拜右監門衛大將軍。其族兄步真，亦與族人來朝，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高宗征高麗有功封平壤伯，遷右武衛大將軍，步真死乾封時垂拱元年擢彌射子元慶爲左玉鈴衛將軍，步真子步利設、斛瑟羅爲右玉鈴衛將軍；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。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，元壽中爲宋俊臣所誣死，子獻流於振州，聖曆二年（六九九）以斛瑟羅爲左衛大將軍兼平西軍大總管，令鎮撫國人，是時烏質勒（突騎施酋）兵張甚，斛瑟羅不敢歸，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，死長安，擢子懷道爲右武衛將軍。長安中，以阿史那獻爲右驍衛大將軍北庭大都護，未幾擢破西節度，死長安。懷道子昕，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濠池都護，昕子忠孝左領軍衛員外將軍。

(3) 突騎施 突騎施西突厥之別種。其部人之歸化於唐者：以哥舒、蒙刺二氏爲最著。元和姓纂五，七歌部：「突騎施大號西突厥，首領有哥舒部氏焉。唐有清道率哥舒沮，代居安西，生道元，安西副都尉，生翰天寶右僕射平章事，西平王東討先鋒兵馬副元帥。生曜、晃、暉。」新唐書一三五哥舒翰傳：「子曜字子明……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，贈幽州大都督，子七人，俱以儒聞。韋茂才高第，有節概、嘯、配，皆明經擢

第。元和姓慕十，十七歲都：「擊刺長突騎首領，開元左武侯大將軍燕山王擊刺右失畢。子歸仁與燕山王突厥首領。長安中司僕卿同正檢校伯陵刺燕真。生元崇，左衛將軍同正禮頗男。生懷，尚衣奉御。」又執哥舒翰以降祿山之大投歸仁，據通志氏族略五，乃突騎施首領開元左武衛大將軍燕山王火拔石失卑之子。册府元龜九六四卷「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城西節度使善嘉運俘吐火仙可汗來獻，帝特宥之，授以官爵，曰：「突騎施吐火仙可汗骨噠……可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，仍封爲循善士。」（弟）頡阿波可右武衛員外大將軍將。」

（4）沙陀突厥 新唐書二一八沙陀傳：「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……龍朔初，以虜月會沙陀金山，從武衛將軍，薛仁貴討黠勒，授墨離軍討擊使。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，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；輔國累爵永壽郡王。初避吐蕃徙都北庭，率其下入朝。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，封其母鼠尼施爲鄯國夫人；輔國累爵永壽郡王。死，子骨咄支嗣，天寶初回紇內附，以骨咄支兼回紇副都護，從肅宗平安祿山，拜特進驍衛上將軍。死，子盡忠嗣，累遷金吾衛大將軍，酒泉縣公……盡忠與朱邪執官謀曰：我世爲唐臣，不幸陷汚，今若走歸關自歸，不愈於絕種乎？盡忠曰，善！元和三年（八〇八）悉衆三萬落，循烏德驪山而東。吐蕃追之，行且戰，旁洮水，石門轉門不解，部衆殆盡，盡忠死之。執宜哀救傷士裁二千，騎七百，雜畜橐它千計，款靈州塞。節度使范希朝以聞，詔處其部鹽州，置陰山府，以執宜爲府兵馬使……其童著自鳳翔、興元、太原道歸者，皆還其部。盡忠弟葛勒阿波率殘部七百，叩振武降，授左武衛大將軍，兼陰山府都督。執宜朝長安，賜金幣袍馬萬計，授特進金吾衛將軍……（從征王承宗吳元濟有殊勳）。執宜（新五代史四，謂執宜爲盡忠之子）死，子亦心嗣……始沙陀臣吐蕃，其左老右壯，潤男女，略與同，而馳射靈澤過之，虜倚其兵，常苦邊，及歸國，吐蕃由此亦衰……（禦回紇征劉稷皆有功。與弟亦夷助平龐勳）進大同軍節度使，賜氏李，名國昌，預鄭王屬籍……子克用（中和三年破黃巢），收京師，功第一，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隴西郡公，國昌爲代北軍節度使。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……（光啓）三年（八八七）國昌卒，俄而昭宗即位，進克用檢校太師兼侍中……（乾寧三年，討平王行瑜），賜號忠貞平難功臣，進封晉王……是歲（天祐四年）克用有疾，明年卒。」按傳中復有「沙陀都



齊李友金，「稱國昌曰：『吾兄司徒父子，材而雄，』則亦國昌之弟也。克用卽後唐太祖，其苗裔具見新五代史一四唐太祖家人傳，克用子存勳，滅梁建後唐帝國於中原。克用養子邈佶烈爲五代僅有之明君。故新五代史唐本紀四贊稱：『至盡忠孫，始賜姓李，李氏後大，而夷狄之人，遂以沙陀爲貴種云。』至初唐歸化之沙陀人，據元和姓纂五：（七歌）則有龍朔中右威衛大將軍沙陀阿贊，曾孫葛旃，兼御史大夫，賜姓李氏，名奉國。從兄（通志氏族略五作父）弟澄武衛大將軍。及神龍驍衛大將軍邕國公沙陀忠儀（通志作沙陀儀，通鑑作沙吒忠義，景龍元年與太子重俊起兵誅韋氏兵敗死。）繼後唐而建國者，爲沙陀人，石敬瑭氏舊五代史七五稱：『敬瑭太原人也，本衛大夫礪，漢丞相奮之後，漢袁閼輔亂，子孫流汎西裔，故有居甘州者焉。』此明係誤據彼族假託之詞，而「四代祖環以唐元和中，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，自靈武入附」則係事實。新五代史八，已明指其爲臬振鷓氏之子，本出於西夷，從朱邪入居陰山承修晉而帝者，則爲沙陀部人，劉知遠氏石劉之事蹟及後裔，具見新五代史晉漢本紀及晉漢家傳。以蓋爾之沙陀部落，迭相稱帝於黃河流域，竟居五代之三。與昔之劉、石、拓跋，後先映輝，雖曰金方之勁，亦漢化有以啓之也。餘若：唐明宗之昭武節度康思立，靖難節度藥彥稠（訖）、唐莊宗之保義節度康延孝（44）、昭武節度安叔千（48）。晉之平章事安從進（祖父皆唐騎將）及平東王楊光遠（父阿啞）等，歐史皆明謂其出自沙突。至克用掠地代北所得之李存孝（卽安敬忠），與明數指出自北狄之馬重績，殆皆有沙陀人之嫌。

（五）回紇 回紇亦匈奴之別部，漢時曰「丁令」，（註三）匈奴之衰，丁令嘗與漢及鮮卑夾攻之。（註三）及鮮卑入塞下，丁零亦南徙，苻堅灑水之役，丁零翟斌嘗反於河南，其後又屢叛燕。後太祖嘗大破之，徙其衆於漠南，名曰高車。（齊書七〇）高車傳，記其風俗狀況頗詳。按突厥語「高車」之本音爲「康里」，具「車」之意義，唐書上之康籍利（始畢可汗之特勤），元初之康里，語源仍可尋。其留居漠北之一部，中史則稱之爲：敕勒、特勒、鐵勒，皆「丁零」之音轉，爲其種族之總稱。今蒙古語之「得勒結」意爲「土地」，或與「鐵勒」語義有關。突厥有回東西征討，皆責其（鐵勒）用以制「北荒」。（北史九九）大業時，怨處羅篡竊，誅

軍寇帥，遂叛突厥而自立。其部落曰：「袁紇、薛延陀、契苾羽、都播、骨利幹、多寔葛、僕骨、拔野古、同羅、渾、思結、斛薛、奚結、回跌、白雲，凡十有五種，皆散處漠北。袁紇著亦曰烏護，曰烏紇，至隋曰韋紇……韋紇乃并僕骨、同羅、拔野古叛去，自爲俟斤，稱回紇。」（新唐書二一七上回鶻傳）鐵勒諸部獨立後，以薛延陀爲最強，與回紇助唐夾攻突厥，突厥亡後，回紇又助唐滅薛延陀，統一鐵勒諸部。德宗貞元五年，請易「回紇」曰「回鶻」，新唐書謂「捷爲猶鶻然」，殆保望文生義，恐係「烏護」之音轉，張說文有「烏鶻」（註三三）康子元（開元總書少監）文西川「遂鶻子」（註三四）足以證之。回鶻雄視漠北，震赫一世，西遷後乃奉回紇至元曰「畏兀兒」，今新疆之回人，皆其苗裔，故以之爲鐵勒諸部之代表。鐵勒部人爲唐所虜而歸化者，據通鑑貞觀二十年正月夏州都督喬師望等奏薛延陀，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，六月李世勣總兵討擊，前後虜男女三萬餘人（本舊唐書一九九下）。貞觀二十一年（六七四）鐵勒來降，諸部酋率，多人居中國，其後裔多顯達。見於新唐書者：契苾部則有唐初名將契苾何力、鐵勒、哥論易勿施莫質可汗之孫，父葛隋末爲莫賀咄、特勤。以地近吐谷渾，險阻多虜喝，徙去熱海上。何力九歲而孤，號大俟利發。貞觀六年與母率衆數千餘詣沙州內屬，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，張何力左領軍將軍……尙隨洮縣主……（平高昌征高麗有殊勳）卒贈輔國大將軍，并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諡曰「毅」……子明，字若水……征吐蕃……以戰功多，進左威衛將軍……再遷鐵勒道大總管……卒年四十六，贈涼州刺史，諡曰「靖」，明性淹厚，喜學長辯論，子發，襲爵。何力之討高昌（貞觀十三年），帥契苾騎數萬，討龜茲（二十一年）帥鐵勒十三部兵十萬；（西域傳）可見其部人爲唐服兵役之多也。武宗時，有契苾通管沙陀退渾馬軍，李德裕稱其是蕃人（李文饒集一四）。李義山有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詩，則中唐時，契苾尙有顯者（〇〇）。僕骨部則有中興名將侯國懷恩鐵勒部人……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（安祿山）雲中，破之…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，北掠朔方，子儀率懷恩迎擊，懷恩子勝戰敗降虜，已而自拔歸，懷恩怒叱斬之，將士股慄……又詔與燉煌王承宗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……以復兩京有殊功，詔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……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，進封太寧郡王……子端亦善鬪，以儀同三司將兵，每探

入多殺，賊憚其勇，號猛將……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，又爲少子請婚，故以懷恩女妻之。少子立號登里可汗，而懷恩女爲可敦……河北平……以功遷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……未幾，加太子少師，增戶五百……廣德初，進拜太保……始懷恩立功，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。及拒命，士不弛甲，凡三年，帝憐忍，數下詔，未嘗聲其反。及死，爲之惻然曰：「懷恩不反，爲左右所誤耳！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，大曆四年（七六九），册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，嫁回紇云。」（282）渾部則有：渾之及奉天定難功臣城「渾城，本鐵勒九姓之回部也，世爲單都督。父釋之，有才武，從朔方軍積戰多遷，累開府儀同三司，試太常卿，寧朔郡王。廣德中，與吐蕃戰沒……批平，論功，以城兼侍中，實封戶八百……河中同、陝、鐵行營副元帥，羅樓郡王徙咸寧……懷光平檢校司空……貞元四年，虜入涇、邠，授邠寧慶副元帥，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。十五年卒，年六十四，郡臣奉慰延英，贈太師，諡曰武……城好書，通春秋漢書，嘗募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，其辭一不舛大，天性忠謹，功高而志益下……世方之金日磾……君子賢之。本名日進，稍顯改焉。五子鎮、爲、遂、官。」（155）阿跌部則有元和功臣「開元初陝跌思泰自突厥默曷所來降，其後光進、光顏皆以戰功至大官。」（217）回鶻傳下）光進檢校工部尙書振武軍節度使，卒贈尙書左僕射。光顏從李愬入蔡，敬宗初，真拜司徒，河樂節度使，卒贈太尉，諡曰「忠」（171）。元和姓纂五部：「阿陝光進元和二年賜姓李氏……弟光嗣，洛州刺史。」（七歌）回紇部則有開元三年，九姓首領阿布思爲突厥默曷敗於磧北，率衆來降，（舊唐書一九四突厥傳上）王庭湊、李茂勳等，皆其後裔。新唐書稱王庭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，曾祖五哥之，王武俊養爲子，故冒姓王。穆宗時，庭湊殺節度田弘正，據成德叛，子元逵、孫紹鼎、紹懿、曾孫景崇、玄孫鎔相繼據幽州（正定）者百年。（211）李茂勳亦阿布思之裔，子可舉，皆據幽州，爲盧龍節度使，後滅於李克用（112），肅宗之遺嬖皇王承宗（肅宗從兄）如回紇請師也，葛勒可汗喜以可敦妹妻承宗，肅宗封之爲毗伽公主，尋册爲王妃。可汗亦封承宗爲葉護給四節，令與其葉護共將。代、德時，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，往往留京師，至千人，居費殖產甚厚。李德裕謂回紇之「在京師也，瑤祠雲構，甲第棋布，棟宇輪奐，衣冠縞紫，交利者風

假，挾邪者景附。其翎侯貴種，則被我文績，帶我金犀，悅和音，厭珍膳，蝸蠶上國，百有餘年。」（註三五）前非  
盧語。會昌初，回鶻爲黠戛斯所破，部衆或西竄或南奔。其王子嗚沒斯密約天德戍將田牟斬回鶻大相赤心，赤  
心衆七千張東走振武，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，悉得其衆。而特勒龐俱遜、阿敦等凡四部及將軍曹勝衆  
三萬，因仲武降。嗚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。（李文集二，莫城歸忠傳序，會昌二年四  
月甲申，回鶻大特勒嗚沒斯，率其國特勒宰相尙書將軍凡十九人，大酋領三十七人，騎士二千六百一十八人內  
附。）唐乃以天德爲歸義軍，拜嗚沒斯爲歸義軍使，以統回鶻降衆。天德行營副使石雄糾勁騎及沙陀、契苾等  
兵，破回鶻烏介可汗，奉太和公主還，降特勒以下衆數萬。（新唐書二二七下回鶻傳下）據會昌名相李德裕  
文，回鶻衰破時，「可汗（烏介）欲得投安西，其部落百姓，皆云骨肉盡在向南，願投國家（唐）。又云與室  
韋已不得所。」（註三六）因其人心向南，故歸唐者極多，天德振武諸軍亦時促得回鶻生口及降人，「皆遞送太  
原，令配在諸州安置。」（註三七）張仲武曾以回鶻生口駝馬餽德裕，德裕表請却還。（註三八）詔「在京外宅及東都  
修功德回鶻，並勒冠帶，各配諸道收管。」（註三九）武宗嘉嗚沒斯等歸化，詔德裕「集秦漢以來至聖朝，去絕  
域，歸中國，獲名節自若，功業保終者三十人，」爲異域歸忠傳二卷，以寵賜之。嗚沒斯請族太原，李昆弟爲  
唐捍邊。乃詔劉沔於靈朔等州揀空閑城邊，造壯淨屋宇，安置嗚沒斯一家口；又博造土屋，以居其軍人家屬，  
並月給糧食，令漢兵勾當防護。（註四〇）嗚沒斯等既朝，會昌二年八月制：歸義軍使特進，檢校工部尙書兼右金  
吾衛大將軍同正德化郡王嗚沒斯賜姓李名思忠。冠軍大將軍，左衛大將軍同正寧遠郡公嚴支賜姓李名思正。冠  
軍大將軍，左衛大將軍同正，昌化郡公習開，賜姓李名思義。冠軍大將軍左衛大將軍同正，寧朔郡公烏羅思  
賜姓李名思禮。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，寧塞郡公受邪勿：充歸義軍副使，仍賜姓李名宏順，制李思正弟冠  
軍大將軍，右驍衛大將軍同正。昌化郡公李思義，母可封雁門郡君。李思忠男，封中散大夫，檢校殿中少監，  
仍賜金魚袋，賜名翽美。（註四一）及回鶻亂定，嗚沒斯等入朝，請留京師，充宿衛，乃敕傳歸義軍，以其兵  
健工騎射，分配諸道節度使訓練收管，軍旅用壯。（註四二）太和公主之長安，日南亂亡，親且隨公主來，回鶻

人，乃留置城外。(註四三)總管昌朝回鶻之歸化者，數最甚巨。五代時，有李克用之養子李存信者，本姓隔氏，其父君政，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。存信能四夷語，通六蕃音，爲後唐馬步軍都指揮使(新五代史三六)。至徙居西域之回鶻，因唐兩以公主下嫁，世稱中國爲「舅」，中國答詔，亦呼之曰「外甥」，五代之後皆因之。元時回鶻又變爲委吾、畏兀、畏吾兒、暾和爾等音，其主亦都兀惕者降成吉思汗(元秘史)，今其族遂與突厥族同爲中華民族之一部，而總稱之曰回鶻。洪鈞元史譯文增補云：「回鶻之後突厥最盛，突厥既滅，回鶻乃興。今日者玉關以西，天山南北，悉爲回部，無所謂突厥也。而突厥之稱，乃獨流傳於西土……今法人稱土耳其國，音如突而克月，稱其人類，曰突而克，英人稱其國曰突而克以，皆爲突厥轉音。」又云：「回紇之盛，威令未行於鹹海裏海之間，其衰播越，未越於德嶺金山以外。突厥盛時，東自遼海以西，至西海萬里，南自沙漠以北，至北海五六千里。極西之部可薩，亦曰曷薩。西國古籍稱此部名哈薩克，即曷薩轉音；亦曰喀薩克，即可薩轉音，裏海、黑海之北，皆其種落屯集。又東羅馬古書載與突厥通使東羅馬，即唐書之拂菻國也。種類繁多，輻員遼闊，匈奴而後，實維突厥。而散居西土，亦惟突厥舊部爲多。回紇突厥之稱誠不敢謂己是而人非。」是則突厥與回鶻，原爲一族，皆係匈奴之別種。西人因此族之一支，中古時進攻歐洲後成立土耳其帝國，故稱之爲突厥或土耳其也。中國因此族之又一支盛於唐時，與漢族接觸久，故稱之曰回鶻也。

(6) 奚 奚族出於東胡。(註四四)北魏時自驪庫莫奚，居鮮卑故地(西刺木倫河及老哈河流域)。隋時但稱奚。其地東接契丹，西接突厥，南臨白狼河(今大凌河)，北隣靺鞨。唐初其酋可度內附，其地爲饒樂府(即元魏之弱洛水，今之西刺木倫河)，以可度爲郡督，賜姓李。開元二十年(七三二)河北副元帥信安王禕討叛奚，奚酋李詩、鼠高等率部落五千襲迎降，詔以其地爲歸善州，拜詩爲郡督。徙其部落於幽州之傍，於是奚人始南徙河北，北部雜有多數奚人矣。天寶三年安祿山誘殺奚王李日進，俘其驍壯戍雲南，於是中國西南部，亦雜有奚人矣。懿宗以後學部役屬於契丹，不堪其虐，會去諸別部內附，保渤海州(懷柔縣)之北山是爲西奚，唐末皆已漢化。東奚仍屬於契丹，後亦隨遼人同被漢化矣(新唐書二一九奚傳)。中唐時奚人之通顯者，若德宗建

中功臣張孝忠「本奚種，世爲乙失活會長，父諱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，孝忠始名阿勞……累加左金吾衛將軍，賜今名……（討李惟岳有功），詔定州置軍，名義武，以孝忠爲節度使，定、滄等州觀察使……（王武俊朱滔誘之叛不從），佐（李）晟赴難，收京師。與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貞元二年河北蝗，民餓死如積，孝忠與其下同粗淡，日膳裁豆臛而已，人服其儉，推爲賢將，明年檢校司空，詔其子茂宗尙義章公主……卒年六十二，追封上谷郡王，贈太師，諡曰貞武。子茂昭，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，後拜兼中書令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）茂宗（寶曆初遷交海節度使，終左龍虎軍。）茂和（左武衛將軍）孫克讓克勤。」（新唐書一四八本傳）成德叛將李寶臣，「字爲輔，本范陽內園奚也。善騎射，范陽將張鎮高畜爲假子，故冒其姓，名忠志。後更爲安祿山假子，史思明死不肯事朝，乃降賜姓及名爲成德軍節度使，封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德宗立拜司空。子惟岳、惟誠、惟簡。惟岳自爲留後拒命，爲王武俊所誅。惟誠尙儒術，謙裕，復故姓爲李納營田副使。惟簡從德宗幸山南，還封武安郡王魏元從功臣，圖形凌煙閣賜鐵券。子元本銖。銖好學多識，有儒者風。（新唐書二一一本傳）穆宗時魏博叛將史憲誠其先亦奚人，三世署魏博將，祖及父爵皆爲王，憲誠爲魏博節度使，陰結幽鏡以自固。滄景平，憲誠不自安，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，徙河中，封子乘郡公。太和三年爲亂軍所殺，贈太尉。弟憲忠頗有智謀（新唐書二一〇本傳）。

（7）契丹 契丹與奚「同種而異類」。（魏書隋書契丹傳）居鮮卑舊地，東接高麗，西接奚，南接營州，北接室韋，元魏時自號契丹。其一別部會帥孫敖曹初仕隋，爲金紫光祿大夫。武德四年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內附。詔令於營州城傍安置授雲麾將軍，行遼州總管。「孫敖曹即其孫也（舊唐書一九九下本傳）。貞觀二十一年，契丹酋長窟哥來朝，請內屬。明年，即其地置松漠府以窟哥爲都督，賜姓李。武后時裴師德等誅契丹，獲何阿，降別將李楷固、駱務整，孫萬榮爲其下所殺，后爲改元神功。開元中，其酋吐干與可突干有隙，不能定其下，搆燕郡公主來奔，封遼陽郡王，留宿衛。二十二年十二月契丹衛官李迺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，率餘衆來降，拜遼北平郡王爲松漠都督。拜其子刺乾左驍衛將軍。天寶四年，更封其酋李楷洛爲恭仁王。代

松瀋都督(新唐書二一九契丹傳)。楷洛與子光弼、光進並登聲唐史。新唐書謂楷洛爲營州柳城人，本契丹酋長，武后時入朝，累官左羽林大將軍，封衛郡公。吐蕃寇河源，楷洛率精兵擊走之，卒贈營州都督，諡曰忠烈。光弼平安史之亂，封隨州王，卒贈太保，諡曰武穆，子寔，涇原節度使。光弼弟光進，邠寧節度使，永泰初封武成郡王，累遷太子太保。自是李氏，世爲唐臣，與國同休戚。此外若成德藩鎮王武俊，亦出自契丹怒皆部。父路俱，開元中，與驍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，來襲冠帶，武俊爲鎮翼節度，卒贈太師，諡忠烈。子士真，士則；孫承宗、承元，皆世於鎮。武俊從子怡，怡子元伯，並知名。盧龍節度李懷仙亦柳城人，世襲契丹，守營州。初爲安祿山將，自拔歸國。祿山將孫孝哲亦契丹人。(註四五)五代時契丹爲後唐所敗，降其將赫遜等，明宗遷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「契丹直」。及阿保機死，次子德光立，其長子東丹王突欲不稱立，乃於長興元年(九三〇)自扶餘泛海奔後唐，其部曲來歸者甚衆。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，名慕華。因其來自遼東，乃以瑞州爲懷化軍，拜慕華爲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。其部曲五人，皆賜姓名。罕只曰罕友通，穆高曰穆順義，撒讓曰羅賓德，具密曰易師仁，蓋禮曰萬來賓，以爲歸化歸德郎將。又賜前所獲赫遜姓名曰狄拔思，羅列曰列知恩，前賊曰原知感，福郎曰服懷造，竭失記曰乙懷看，其餘爲契丹直者，起賜姓名。二年，免賜突欲姓李，名贊華。突欲喜賓客，好飲酒，工畫，頗知書，其自契丹歸中國，載書千卷，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書畫經，皆中國所無者。(新五代史七二四夷附錄二)。契丹出兵助石敬瑭時，突欲雖爲唐廢帝所殺，而其種衆之部曲，則已化於漢矣。

(8) 靺鞨 靺鞨之族，元魏曰勿吉，隋曰靺鞨。其境東至海，西接突厥，南界高麗，北隣室韋，部落數十，其黑水部，最處北方尤勁健。有酋突地稽者，隋末，率其部千餘家內屬，處之於營州。煬帝授突地稽金紫光祿大夫，滋潤太守。唐初以戰功，封着國公，又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。會高開通引突厥來攻幽州，突地稽率兵邀擊大破之。貞觀初，拜右衛將軍，賜姓李氏，尋卒。子儻行，麟德中歷遼營州都督，其部落家值數千人，以財力雄邊，爲夷人所憚。累拜右領軍大將軍，爲積石道經略大使。屢破吐蕃，疆宇勞勉，累授鎮國大

將軍，行右衛大將軍，封燕國公。永淳元年卒，贈幽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謹行之攻高麗也，留妻劉守伐奴城，虜攻之，劉瑒甲勒兵守，賊引去，高宗嘉之，封燕郡夫人。其白山部，素附高麗，唐收平壤之後，部衆多入中國。其粟末部於睿宗末，建國曰渤海。其王大武藝之母弟大門藝，曾充質子至京師，開元中，以諫武藝莫肯唐，不聽，遂間道來奔，詔授左驍衛將軍。益武藝之舅任雅相，已先歸唐，顯慶初，為燕然都護，從蘇定方討賀魯有功，龍朔，元年以兵尚書為潢江道行軍大總管，率三十五軍征高麗，平壤，卒於軍。(註四七)中宗時有李多祚其先隸靺鞨酋長，號「黃頭都督」，後入中國，世系涇遠。多祚驍勇善射，以軍功累右鷹揚大將軍。討破黑水靺鞨，室韋及孫萬榮以勞改右羽林大將軍，領北門衛兵者三十年。後與張柬之等誅二張，中宗復位，封遼陽郡王，子承訓為衛尉少卿，塔野等利為羽林中郎將。多祚後以誅武三思被殺，景雲初，復其官爵。德宗時有李愬光亦渤海靺鞨人，本姓茹，其先徙於幽州。父常為朔方列將，以戰功賜氏，更名嘉慶。懷光為郭子儀朔方軍都虞侯紀綱用肅。建中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，單于鎮北大都護郭寧節度使，討朱滔，王武俊戰最力。建中天之難，屢敗朱泚，功尤烈。尋為盧杞所譏，叛歸河中，為朔方將牛勣所斬，子璠、璣皆死。德宗念其功，賜其外孫燕八姓李名承緒，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，以承懷光之後。(註四八)

(9) 高麗、百濟、新羅 高麗在朝鮮半島北部，百濟在西南部皆扶餘別種，新羅在東南部，為弁韓苗裔。隋樂都有：高麗伎，百濟伎，新羅伎，恐皆來自其國者。高麗人之被虜及來歸者，貞觀十九年四月，李勣攻蓋牟城，獲口二萬，以其城置蓋州，程名振攻沙卑西城，虜其口八千，勣等破遼東城獲勝兵萬，戶四萬，以其地為遼州。破白崖城，俘男女萬，兵二千，以其地為蔚州。進攻安市城高麗北部樞薩高延壽，南部高惠真，戰敗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降，太宗以其酋首三千五百人，授以戎祿，遷之內地。九月班師，凡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內地，前後七萬餘人。故房元齡表云：「陛下……親統六軍，問罪遼，未幾旬日，即滅遼，前後虜寇，數十萬計，分配諸州，無處不滿」也。(唐吳兢貞觀政要九征伐條)。乾封初，蓋蘇文子泉男生，代為莫離支，男勇男德，男國不協，乃率蘇威等來降。三年李勣破男建於陸賈水上，俘口三萬。悉帥國兵，九月其



至高麗遺民產率首領百人，縶素降。唐以藏爲司平太常伯，男廬司宰少卿投男建貽州，獻誠爲司衛卿，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，男生右衛大將軍置安東都護府，報會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，令與華官參治。顯慶二年，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。儀鳳二年，廝其人於河南隴右（新唐書二〇〇高麗傳），於是多數之高麗遺民，雜居中國內地矣。其仕宦之顯達者，泉男生後遷遼東大都督，監營公賜第京師。獻誠天授中，以右衛大將軍兼材幹衛。武后出金幣，命率巨舉善射者，張光輔舉獻誠，獻誠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吐摩支，摩支固辭。獻誠曰：「陛下擇善射者，然若非華人，臣恐唐官以射爲恥，不如罷之。」后嘉納。高仙芝亦高麗人，父舍鷄，初以將軍隸河西軍，爲四鎮校將。仙芝年二十餘，徙至安西，以父功補游擊將軍，後事夫蒙靈督（四鎮節度使），乃善遇之。開元末，表爲安西副都護，破小勃律，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懼降附。王忠禮亦高麗人，入居營州，父爲朔方軍將，思禮從郭，李破賊有功，累遷河東節度副大使。上元元年，加司空，自武德以來，三公不居幸輔，唯思禮而已。二年薨，贈太尉諡曰武烈。王毛仲，遼東善射，玄宗爲臨淄王時，常侍御左右，後超拜將軍，本高麗也（通鑑）。李正己高麗人，本名懷玉，永泰元年，代侯希逸爲淄青節度使。子嗣，孫師古，師道，世襲其地，五十餘年（七六八—八一九）。又侯希逸史不詳其世系，但謂爲李正己姑子，恐亦高麗人也。大曆未進封滑州郡王，建中二年遷司空。百濟人之歸化者，以開慶五年（六六〇），蘇定方平百濟，虜其王義慈及太子隆，小王孝演，會長五十八人送于京師。徙其豪族於除竟嵩諸州，其遺民遂雜居內地，皆被同化矣。其附入，若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，爲百濟遠奚，兼風遼郡將，猶唐刺史云。蘇定方平百濟，常之與沙吒相如以所部降，飛將兵欲吐蕃突厥，封燕國公，爲燕察道大總管。（註四九隋書八一）新羅傳，謂：「其人雜有華夏……文字申兵同於中國……物產略與華同。」故雖遠隔海邦，而其漢化程度甚深，內附之人亦多。其最著者：「金仁問，字仁壽，太宗（金春秋）大王第二子也。幼而就學，多讀儒家之書，兼涉老莊浮圖之說，又善隸書射御鄉俗。行藝精熟，禮量宏弘，時人推許。永徽二年，仁問年二十三歲，受任命入大唐宿衛。高宗謂涉海來朝，忠誠可尚，特授左領軍衛將軍……載初元年授輔國大將軍，上柱國，臨海郡開國公左翊林軍將軍。延載元年，薨於

帝都，享年六十六。仁問七入大唐，在朝宿衛，計月日凡二十二年。〔金富軾三國史記四四〕高宗上元元年，以新羅王金法敏使百濟故地，遣劉仁軌討之，詔仁問歸國代其兄。仁問行至中陸，聞新羅降乃還。開元二十年新羅王眞德王遣從姪志廉入朝，授鴻臚少卿同正，留宿衛。又有新羅之行人金思蘭者，恭而有禮，因留宿衛授太僕卿同正。二十一年，委以出疆之任，使於新羅元和十一年，新羅飢其衆百七十人，求食於浙東，〔唐會要九五新羅條〕悉亦歸化矣。會昌中有李元佐，亦新羅人，爲左神策軍押衙，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，殿中監察侍御史，上柱國。爲左軍中尉〔仇士良〕親信，敬信佛法，有宅在永昌坊。日僧圓仁，深得其資助。又有崔臺第十二郎曾爲清海鎮兵馬使在登州赤山院〔新羅人所建〕，與圓仁相植後，又歸新羅。遇門難逃至漣水住。圓仁歸時又遇之。〔註五〕唐末有崔致遠者，字孤雲，王京沙梁部人也。少精做少學，至年五十二，將隨海舶，入唐求學，其父謂曰：十年不第，即非吾子也；行矣勉之！致遠至唐，追師學問無怠。乾符元年甲午，禮部侍郎裴瓌下一舉及第。調授宣州溧水縣尉，考績爲承務郎侍御史，內供奉，賜紫金魚袋。時黃巢叛，高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，辟志遠爲從事，以委書記之任，其表狀書啓，傳之至今……始西遊時，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……又與顧雲友善，將歸，顧雲以詩送別，略曰……十二乘船渡海來，文章感動中華國。十八橫行戰詞苑，一箭射破金門策。新唐書藝文志云：「崔致遠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〔多佐高駢幕時，所作書表〕」。〔註六〕崔致遠高麗人，質貢及第，爲高駢從事，其名聞上國如此。又有文集三十卷，行於世。〔見三國史記四六〕新羅於唐初，即遣侍子來入國學，開元十六年，又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，許之。爾後留學長安者日衆。開皇五年，鴻臚寺奏新羅質子及年滿合歸國學生等共一百五人，並放還。〔註五〕新唐書百官志新羅日本傳，入朝學問。九年不歸者，編諸籍。一數當不少。唐與新羅交通頻繁，沿海各地多置有新羅坊館。據日僧圓仁所見，登州城南街東有新羅館，〔註五〕楚州有新羅坊，其總管當州同十將薩大使新羅譯語人劉慎言；泗州有新羅坊；文登縣東界有新羅所。平盧軍節度同十將兼登州諸軍事押衙張詠勾當文登縣新羅人戶。〔註五〕又長安大善福寺有新羅僧。會昌禁佛，華僧多冒新羅僧名字，初得住寺。繼被逐向新羅。〔註五〕宋黃休復茅亭客

話九：五代時，唐明宗晏駕，有新羅僧攜莊宗諸子爲僧，入蜀投孟主（莊宗妹福慶公主嫁孟知祥）。唐時海盜多掠新羅人民，賣爲奴婢，「高麗婢」，時見於詭部。穆宗「長慶元年（一六六二）三月，平盧軍節度使薛平奏：「應有海賊掠新羅良口，將到當管登萊州界，及緣海諸道，賣爲奴婢者。伏以新羅國雖是外夷，常稟正朔，朝貢不絕，與內地無殊。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賊掠賣，於理實難。先有制勅，禁斷緣管，管久陷賊中，承前不守法度，自收已來道路無阻，遞相販鬻，其弊尤深。伏乞德降明勅，起今已後，緣海諸道，應有上件賊掠新羅良人等，請所在觀察使，嚴加捉搦。如有違犯，便準法斷。」勅旨，宜依。」雖其此勅，終未能禁絕。文宗太和二年（一六六九）十月勅：「禁絕掠賣餉遺良口，前後制勅，處分重疊，非不明白：雖云買致，數實過多……遂管各差判官奏：「其新羅奴婢，伏准長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勅，「應有海賊掠新羅良口，將到緣海諸道，賣爲奴婢，並禁絕者。雖有明勅，尚未止絕，伏請申明前勅，更下諸道，切加禁止。勅旨，宜依。」（唐會要八六卷）故久遊唐土之張保舉：「歸新羅謁其王曰：「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，願得鎮清海，使賊不得掠人西去。」清海每路之要也。王與保舉萬人守之。自太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。」（唐國既有多數之新羅奴婢，「據要典及令文有免賤從良條」（新唐書二二〇新羅傳）。徐放爲良人，則多數之新羅人雜於內地之齊民矣。

(10)吐谷渾、党項、吐蕃 吐谷渾故地在今青海北部，党項在今青海南部，吐蕃在今西藏。三國之王室雖有出自鮮卑者，而其所統之部落則皆係羌族。吐谷渾自開皇初，元諧擊其主呂夸，破走之，其名王十三人，各率部落來降。煬帝時，爲隋所破，「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」。唐貞觀九年（六三五），遣李靖等破之，李大亮俘其名王二十人，侯君集獲其明王，梁屈忽。伏允可汗死其子大寧王，順初爲侍子於隋，拜金紫光祿大夫，至是稱臣內附。高宗時爲吐蕃所破，其主諸葛鉢以親信鐵千帳來內屬。咸亨三年，詔徙其部衆於靈州，置安樂州以處之，處皆被同化。元和姓纂十（十一沒）：「吐谷渾（金靈字義音「突欲魂」）歸化，因氏焉。（河南）唐右衛將軍吐谷渾景順。」武宗時有退渾馬軍（李文鏡集一四）五代時，有李嗣恩本姓駱，吐谷渾部人，爲後唐太祖養子，振武軍節度使，李金全，其先出於吐谷渾，爲後唐安遠軍節度使，後奔南唐。慕容彥超，吐谷渾部



爲，生質倫，唐與國別將。」卷八（十二番）「蕩非，西羌種類也。隋有蕩非維涇州人。唐彭州刺史唐弄口，生質倫度蕩非元禮。」卷十（八物）「不蒙，西羌人，後漢不蒙使內附。」天寶有四鎮節度夫蒙靈贊，「夫」不音近，恐卽「不蒙」氏之後也。卷十（十九譯）「莫折，本羌姓，代居涇州襄城縣……捍隴貝州刺史，漢生讒直，監門校尉。」林寶於以上諸氏，皆推稱其爲羌姓，恐不外乎吐谷渾覺項二部。蓋元和時此二部已式微，諸氏又同化久，固不易辨其出於何部也。「吐蕃」之語源，漸唐書二二六卷，有二說。一謂：「有發羌居析支水西，祖曰鴉提勃悉野，健武多智，稍并諸羌境其地。」善「發」聲近，故其子孫曰「吐蕃」，而姓「勃察野。」一謂：「唐曰「南涼，秃髮利鹿孤之後……樊尼率兵西濟河，逾積石，遂撫有羣羌」云。」蒙古源流考謂：印度「巴特沙拉國烏迪雅納汗生一子……是爲尼雅特贊博汗，勝四方部，爲八十八萬土伯特國王。」按「發」與「蕃」，「秃髮」與「吐蕃」，聲皆相近。又西藏之地與青清交通較易，而與印度山嶺阻隔，交通較難，故新唐書之說，似較可信。吐蕃歷魏及隋，未嘗通中國。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下降，漸慕華風，遣酋蒙子弟請入國學，以習詩書，又請中國識文字之人，與其共疏。武后聖歷二年（六九九）吐蕃大將論贊婆，率所部千餘人，論弓仁以所統七千帳來降，多數吐蕃人開始歸化。安史亂後，陷河、隴、川、西及安西北庭，於是甘肅新與及川西皆有吐蕃雜居。及宣宗大中三年吐蕃衰亂，其三州（秦、原、安樂。）七關（本峽、石門、驛驛、側勝、石峽、六盤、蕭關）守將，相繼來降，朝廷出兵接應。隴人張議潮又結豪傑，逐吐蕃守將，恢復瓜沙諸州。西川節度，又遣兵取維州（理番縣），於是甘肅及川西境內之吐蕃道民，皆同化於漢矣。又自大曆以後，吐蕃陷河隴諸州，聘使節紛致，皆留之不遣；邊上每俘獲其人，亦令中官部統，徙之江嶺，於是江表嶺南，皆有吐蕃之人。德宗初即位（建中元年），務以德綏遠方歸其俘囚，達五百人之多。大中三年八月勅：「有投降吐蕃到邊上收取，本道長史奏取進止……一切配在十處收管。」五年二月勅：「邊上諸州鎮，送到投降降蕃回鶻奴婢等，今後所司勘問了，宜並配嶺外，不得隸內地。」（唐會要八六奴婢條）唐人於蕃口配江嶺之令，執行極嚴。白居易長慶集三，有縛戎人一詩，述一涼人大曆中陷蕃四十載，背棄蕃中妻子逃入邊，游騎

不應其能漢語，竟縛作養生口，配向江南，殊堪發噱。據杜佑之言：「今潼關之西，隴山之東，鄜坊之南，終南之北，十餘州之地，已數十萬家吐蕃。」（新唐書三五突厥傳序引）是雜居關內道者，數亦不鮮。至吐蕃將士之被俘者：永泰初，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台，破吐蕃，生禽萬人（新唐書二七回紇傳）。貞元八年，西川節度韋皋破吐蕃之維州，獲大將軍論贊普以獻。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嚴震，破吐蕃於芳州及黑

堡，獻俘京師。十年三月，韋皋奏：雲南蠻王異牟尋破吐蕃，收鐵橋以來城邑一十六，禽吐蕃王五人，歸降百姓一十二萬，約計三萬餘戶，十一年正月勅：「應投蕃蕃官，前承未置，今蕃人向化，近日漸多，名位高卑，須有等級。」五月，以歸降吐蕃論乞聿，賜諡號，悉諸蕃歸降將軍。十二年二月，韋皋使巂州刺史曹高任破吐蕃，生擒大節（弄）官七人於陣上。十八年正月，吐蕃又破吐蕃，生擒大首領論奉獻來獻。（註五）此輩殆皆歸化無疑。論氏一家名尤顯赫。新唐書：「稱：『弓仁，本吐蕃族也。父欽陵，世其國。聖曆二年（六九〇），弓仁以所統吐蕃七千帳自歸……異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……卒贈檢校郡王，諡曰忠。孫惟貞……光弼病，表以自代，擢左領軍衛大將軍。』元和姓纂九（二六鳳）：論氏「吐蕃大姓……弓仁生成節。成節生惟貞、惟明、惟賢。惟貞右金吾大將軍，生慘、偕、伉。惟明檢校工部尚書，鄜坊節度。惟賢右羽林大將軍。」通志氏族略四夷狄大姓條所述西羌著姓：「惟貞」唐初有傍金，本北地羌酋，辭舉將來降。」口氏，今同州有此姓。」也氏，「蕃姓也，今秦隴多此姓。」

（11）西域 漢西域三十六國，元魏時逐漸兼併，至隋唐止餘高昌、龜茲、疏勒、于闐、等數國，悉併於唐。其人之歸化者，隋前已然，後周太祖「輔」之時，高昌款附，乃得其伎，教習以備饗宴之禮……（武）帝娶皇后於北狄，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，更雜以高昌之伎。」（隋書音樂志中）高昌（新疆吐魯番）王室之寇氏，雖為中國金城榆中人，然頗與突厥通婚。註五七「隋高祖十年突厥破其四城，有二千人來歸中國。」唐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拔其田地城（漢之柳中，唐之柳中縣，今之魯克沁），虜七千餘人。進拔其都交河城（今雅爾和屯，在吐魯番西二十里），徙高昌黎傑於中國。（王）智盛拜左武衛將軍，金城郡公。弟智湛，右武衛中

蘇特。天山郡公……  
中金徽曰：何愛此！不使子有異聞乎？盡持易之。留驛司驛卿，頗能詞章。第崇裕，有武藝，永徽中，爲右武衛翊府中郎將，封交河郡王。龜茲（今庫車縣）居伊羅盧城，北依可喝田，亦曰白山（西域。道記卷二謂卽額什克巴汗山），其王姓白氏，自漢至南北朝以來，龜茲人歸化者頗多。漢書地理志下上郡有龜茲系（今米脂縣）。顏師古注：「龜茲國人來降附者，處之於此，故以名云。」有蘇祇婆者，本龜茲樂人，從突厥皇后入周，隋初曾佐鄧譯定樂（隋書音樂志中）。「隋有西國龜茲，齊朝龜茲等凡三部。開皇中，其器大盛於闕國。」（隋書音樂志下）。隋唐之際，以白明達爲最著。隋書一五音樂志釋：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，帝悅之無已。因諱明達云：「齊氏情偶，曹妙達猶自封王，我今天下大同，欲貴汝，宜自修謹。」明達入唐，爲太宗所寵。貞觀六年，馬周上疏諫曰：白明達本自樂工……縱使術驗僭衆，材能可取，止可厚賜錢帛，以富其家。豈得列在生流，超授官爵！遂使朝官之位，萬國來庭，鄒子伶人，鳴玉曳綬，朝賢君子，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，臣竊恥之。」（唐會要三四論樂條。前條注云：「太常卿竇延又奏用音樂博士，皆爲太常鼓吹官僚。」玄宗時有白孝順，開元六年吐火羅王子僕羅上書曰：「龜茲王子白孝順等，皆數改轉，位至諸衛將軍。」）（册府元龜九九）中唐時，有白孝德，舊唐書一〇九稱其爲「安西胡人」，當爲龜茲人無疑。乾元中，爲李光弼偏將，累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，徙邪常永泰，初破吐蕃，封昌化郡王，歷太子少傅。肅中元年卒贈太保。疏勒（今疏勒縣）隋有疏勒（隋書音樂志下），其樂人數當不少。其國王姓婁氏，歸化於唐者，有婁綽、婁分等。舊唐書一四六稱：「婁分京兆人。五世祖疏勒國王緯（新唐書一一一作糾），武德中來朝，授威揚大將軍，封天山郡公，因留闕下，遂爲京兆人。初爲金吾將軍……歷二鎮邪寧及山南西道節度，頗以公清苦節爲政，不交權倖，不務貢獻，蔬食弊衣，居處纔避風雨，而廩庫飽實，三軍百姓安業，近代將帥無比焉。」元貞七年卒，年六十五，贈尚書左僕射，諡曰節。又沙門羅婆亦姓婁，疏勒人，作大義疏義自奉（宋高僧傳六），頗多貢獻。貞觀中有太常樂工婁神符，後又有婁良奴（與曹闢同時），藝並絕倫。近年洛陽出土沙婁志：沙會祖施，



祖支，父澄，系出疏勒。子閻闔（今閻闔）王姓尉遲，疑與鮮卑之尉遲部有因。天下郡國利病書六四謂石堡城東，故振軍西有尉遲川。其歸化之閻人。周隋之際，有尉遲迥及弟綱，迥爲周州刺史，隋文圖篡，迥率子惇祐及姪勣起兵討之，兵敗自殺。從孫善福，武德庫部員外郎。綱爲周大司空，陝西總管，子述、安、勣，並貴顯，據韋述兩京新記三，迥有孫名大師，開皇六年，爲其祖立樂善寺於金墪坊。唐鄂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及子衛尉卿寶琳，兩唐書本傳，雖不言其世系。然其先，實於魏周時歸化。元和姓纂十（八物）：「河南、洛陽，尉遲氏……安，隋鴻臚卿。生善壽……羅隋代州西鎮將軍生蓮，蓮生紹宗，左屯田將軍，油江伯，孫瓌邗州刺史。伽（羅弟），隋烏程鎮將軍，生敬德……（敬德）生寶林……右衛將軍，生修寂修微。」貞觀壹家，有尉遲跋質那及子乙僧，乙僧尤著名，當時與閻立本並稱。宣和畫譜卷一謂其爲吐火羅胡人，實誤。印度發法傳於于闐，故乙僧作風，以陰影表現凸凹，清末恭親王藏有乙僧所作釋迦圖，線細色澁，異於中土。釋迦基，祖尉遲羅迦，曾祖孟都。中宗時釋知嚴，卽尉遲樂。玄宗時有尉遲勝（本王子閻闔，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，玄宗以宗室女妻之……祿山反，勝使弟囉攝國事，身率兵五千赴難……因請留宿衛，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，實封百戶。勝請授國於隴詔可。勝既留，乃穿築池觀，厚賓客，士大夫多從之游……貞元初，隨上言國中以嫡承嗣，今勝讓國，請立其子銳。帝欲遣銳襲王。勝固辭，以隴久行國事，人安之，銳生京華，不習其俗，不可道。嘗是時，兄弟讓國，人莫不賢之……卒贈涼州都督。」（新唐書一一〇本傳）據安節樂府雜錄，代德時，有尉遲尙，善騎射，官至將軍。太和中有尉遲章善笙，並于闐人之歸化者也。此外若鄯氏，本出鄯善，近年洛陽出土之鄯昭墓志，昭卒於咸亨二年，祖官於周，求官於隋。

（12）昭武諸國。唐居故地（今布哈拉），在隋唐時有昭武諸國，新唐書二二一下康國傳「唐者……元魏所謂「悉萬斤」者。其南距史百五十里，西北距西曹百餘里，東南屬米百里，北距曹五十里，在那密水南……君姓溫，本月氏人。始居祁連山北昭武城（李兆洛地理編謂昭武城在今甘州西北），爲突厥所破，稍南依蔥嶺，卽有其地。枝庶分王：曰安、曰曹、曰石、曰米、曰何、曰火尋、曰戊地（亦作戊地，卽西域記之伐地）、曰





滿首安祿山生父性康，蓋即唐書國祿之康人。(註五九)此康國部族有康泥師(唐書卷一百九十五)金吾神道碑，康阿  
 義屈遠干爲金吾將軍，有四子沒野波、突後、屈阿思、莫正。(官軍部將有康元寶(唐書卷一百九十五)及三七)。  
 釋賢者大師康法藏，佐多裴羅(宋高僧傳五)。(法藏父證隨左傳中；弟寶藏，中宗朝將軍(閩朝隱康法藏  
 師碑)。代宗時有康洽，李錡時有康。官書時有康，善弄婆羅門。近年洛陽出土碑，有：康欽，康達口、  
 康武通、康納等，皆西域人。又有康留，康留賢兄弟：康留會祖威，涼州刺史；祖德，安西都護府吳毅；  
 父洛，唐上柱國；子阿壽，留賢有子傳慶(康摩伽志)。復有康延嗣，卒於開元二十八年，會祖慶，祖寧，  
 父頡陀(康延嗣墓志)。安國人之歸化者，隋有安國歌詠，又有安進貴，善龜茲樂(隋書音樂志下)。又有胡  
 人安遜伽，煬帝時一有方士安伽陀。自言騰國，詔帝曰，當有李氏，應列天子，「帝問李真(金才)等。  
 (隋書三七)傳)唐初，有功臣安真貴，安修仁兄弟。據元和姓纂四(二五卷)稱涼州安真，「出自安國……  
 後魏安難陀至孫盤婆羅(唐書宰相世系表作「盤婆羅」)，代居涼州爲薩寶。生真貴，都李軌送京師，以功拜  
 右武衛大將軍，歸國公。生源安(?)生晟(世系表作「成文」)，成生忠敬，右屯兵將軍。忠敬生抱玉，賜  
 姓李氏，兵部尚書平章事，涼國公。抱玉生自正，兵部郎中。自正生繼。繼口左驍衛大將軍，鄜國公。生永  
 壽、永達、永昌。永壽右領軍府軍。永達不仕，生懷俗，驍騎將軍。生齊營、生抱真(世系表永壽生齊營，懷俗  
 生抱真)，檢校司空平章事。生繼，少府少監。永昌生元暉，殿中御史，貝州刺史。生義深、義仲。義深生  
 丕明，義仲閣門府果毅。「唐書七五下宰相世系表附會安難陀於安同(唐書三十)，殊不足採。而難陀祖孫  
 既爲「薩寶」，則係祿教徒無疑。李抱玉本名安重璋，以平安史功，封涼國公。爲避與安祿山同姓，賜姓名。  
 其族弟抱真，代德時，迭著忠勤，拜司空，封襄陽郡王(一三八)繼(一三二)兩唐書俱有傳。史臣(劉  
 煦)評其昆仲，「以武勇之材，兼忠義之行，有唐之良將也。安重璋爲高，以人，特寵見帝戲謔不恭，爲權傾  
 恩所杖。」(新書二王懷恩傳)李光弼之部將李國臣新唐書(一二三)稱其爲河西人，本姓「安」，爲朔方  
 將，積勞，擢靈武大將軍，賜姓「李」，從光弼守河陽，累封臨川郡王。蓋徙河西之安國人也。(西安出土安

令節墓志：祖麟，父生。子如岳、國臣、武臣等。恐令節即李國臣之父，生河西，葬長安者也。又有駱元光者，舊書吐蕃傳稱其為貞元中河中流節度，因將與吐蕃會盟，詔其經略鹽夏。通鑑唐紀建中四年（七八三）條稱：「其先安息人（宦者略）奉先養以為子，」是亦安國人也。至安國之樂舞人輩聲於唐者，則有安叱奴、安金藏等。唐會要三十四稱武德元年十月，「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，既在朝列，禮部尚書李綱諫曰：……齊末高緯（北齊後主），封曹妙達為王，授安馬駒為開府，有國家者宜為殷鑑。今新定天下之業，起義功臣行實未徧；高才碩學，尤滯草萊，而先令舞胡，致位五品，鳴玉曳組，趨馳廊廟，恐非創規模，貽子孫之道也。」（新唐書九十九李綱傳所記略同）綱以叱奴與北齊之曹妙達，安馬駒對比，則其為安國人無疑。安金藏為太常樂工，武后時，有巫皇嗣睿宗者，金藏割腹腸出，以明皇嗣之不及。武后聞大驚，命高醫內腸，桑瑒紮之（通鑑唐紀二十一）以桑皮線縫之。」閏夕而蘇。子承思，廬州長史；遠孫敬則，太子右諭德。新唐書一九一忠義傳雖舉其為長安人，然唐代樂工十九出自西方，恐金藏之「安」，非中夏產。此外有安墨，田悅將（新唐書一五五）。有「九姓商胡安門物等，殺節度使周祿。」（通鑑唐紀三五，至德二年）有「胡國人安如寶」，天寶十二載十月隨釋鑑真東渡（日本書紀類從第四輯六九卷唐大和尙東征傳）有善吹羯樂之安萬壽（李頎有聽安萬善樂歌）見於碑志者，唐安延，祖真健，周郁督，父比失，隨平南將軍（安延墓志）。安神儼，祖格，隨永寧府廐揚父德，左屯衛別將，神儼，嗣子敬忠（安神儼墓志）。安附，祖烏喚，厥突頡利吐發，父朮汗，貞觀維州刺史；附國長子思祇，次子思恭（李至遠唐維州刺史侯神道碑）。武宗時，有「安義節，管沙陀兵馬三十餘年。」（李文饒集一六）斯，曾皆出安國。五代時，李克用部下名將，有安金全、安全俊、安敬忠、安元信等。史雖漫稱其為代北人，然其受姓得氏，或與安國有關。曹國人之歸化，遠自魏齊。曹婆羅門僧奴父子俱善琵琶，僧奴子妙達，齊後主時開關封王，僧奴女為齊後主昭儀。（註五九）妙達於隋初於太樂教習清廟歌辭。（隋書音樂志下）唐貞元中有曹僧子善才、孫綱，並以琵琶妙天下（樂府雜錄及琵琶錄）。唐末有曹獨新善弄婆羅門。又有曹者素為南唐李煜樂工（陳陽樂書一七三及一八三條），當俱係曹妙達之裔，而能世傳其業者。據長安出土之雞郡夫

人曹明照墓志，伊亦系出曹國。石國人歸化者，據煇煌文書（光啓元年寫本伊州都督府國經殘卷）伊吾城主石萬年，以貞觀四年舉爲內附。中書時有石演芬。新唐書一九三神武傳稱其本西域胡人，李義光嘗爲其子。穆光將與失批連和，頗其使人白宗，事泄，被害，贈兵部尚書。釋神會，宋高僧，傳稱其俗姓石氏，本西域人。貞元十年坐鼓於成。文鏡秘府論一四書中書，唐人狀中之石誠直，第十五卷論神圖八狀有石佛處，皆九姓胡人之石國人，素附回鶻者也。劉禹史王中丞（武俊）宅夜觀舞胡謠詩（唐詩類苑六四），「石國胡兒人見少……織成蕃帽頂頭尖，細羅胡衫雙袖小，手中拋下葡萄盞，西顧忽思鄉路遠。」蓋亦石國舞工之一，樂府雜錄稱大中初，有石寶山，善弄婆娑門，殆亦石國樂工也。長安出土唐石佛崇慕志稱：崇後祖寧芬，父思景，子清，系出西域。五代時，有石君和，爲李克用部將。至後晉帝姓之石氏，薛史稱其爲衛大夫隨之後，固屬極復族之附胄，不足置信。歐史雖謂其「本出於西夷」，然亦「不知其得姓之始」，續通志氏族譜則明記其爲「西域人」，觀其曾祖母安氏，祖母米氏，母何氏，皆係昭武姓，則昭武之石，或卽出自石國。米國人，中國石唐以前無米姓，米國人來附，姓「米」者始見於唐人記載，至宋始著於姓譜。南史稱，釋名世古一姓氏書證二四卷「米」姓條：「西域米國胡人，入中國者，因以爲姓。」王應麟姓氏急就篇上卷，亦以「米氏」爲「胡姓」。爾後所有姓氏書皆無異辭。（南宋蔡肇米公墓志，謂米甫出於楚辛姓，乃係僞託。）米國人之歸化者新唐書五九藝文志子類明堂經脈韻有米遂，明堂論一卷，爲針灸醫法之名者。元和中有供奉歌者米嘉榮，及其子相。全唐載劉禹錫與歌者米嘉榮詩云：「唱得涼州意外聲，舊人唯數米嘉榮。近來時世輕前輩，好染髭鬚爭後生。」又一本云：「一別嘉榮三十載，禹錫八〇五年謫外八二八年還京，忽聞舊曲尚依然。如今世俗輕前輩，好染髭鬚爭少年。」唐盧簡言雜說（太平廣記一〇四卷）謂：「歌曲之妙，其來久矣！元和中，國樂（音樂國手）有米嘉榮，何賊。近有陳不嫌，不嫌于意奴。一二十年來絕不聞善唱。」盧氏雜說又載劉禹錫贈嘉榮詩云：「三朝（憲宗）供奉米嘉榮，能變新聲作舊聲，於今後輩最先輩，好染髭鬚爭後生。」米前一名萊加，又名和耶（古今姓氏書證二四），亦竟世名手。樂府雜錄謂：「咸通（懿宗）中卽有米和，卽樂家子，中亦尤妙。」

又太祖初，謬弄「婆羅門」人有米本，米者通，通者歸之於魯，魯人。五代時有米都知（一郡知）為樂工首領，其名不傳。北宋初，錢易兩部所著《西蜀雜記》有通之士，故西樞王公朴嘗愛其饗策云：「小村旗店酒，微雨野塘花。梁簡開封贈以詩云：『供奉二朝四十年，皇時流落髮衰殘。貪將樂府歌明代，不把清吟換好官。』」武宗時有米鏗，兩唐書皆不著其名，惟通鑑唐紀六四：「會昌六年二月庚辰，以（明凌迪知）今萬姓統緒七九誤列為振武。」夏州節度使米鏗為東北道招討党項使。」胡三省註云：「米姓出於西域，康居枝庶，分為米國，復入中國，子孫遂以為姓。」又有米亮，溫廷尚高麗子稱其工於斲玉。近年長安出土唐放米國大青銀米八葉志銘，米公名「隨寶」，恐係米國之厥後也。新唐書二一八沙陀傳載，李克用部將有米海高。北宋路振九國志二，記有米志誠善騎射事，吳錫行密為秦寧軍節度使。（亦見通鑑唐紀七七乾寧四年條）。何國人，自北朝，即有歸化者。（註六〇）隋時，有大儒何妥及從子哲匠河朔。隋書七五儒林傳云：「何妥字栖鳳西域人也。父細胡（北史八二作「細脚胡」。）通商入蜀遂家郫縣。車梁武妻王祀去金帛，因致巨富，時西州大賈。」是妥確為胡人之子，隋初除授國子博士，加通直散騎常侍，進爵為公。開皇十二年，令妥考定律令。與蘇威不協。以國子祭酒卒官。諡曰肅。地理易疏十三卷，孝經義疏三卷，莊子疏四卷，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等大義九卷，封禪書一卷，樂要一卷，文集十卷，並行於世。子蔚，祕書郎。隋書六八何綽傳，「何綽字桂林……安之兄子也。父通，善斲玉。綽性絕巧，有智思，用意精微……仕周，御飾下士……兼掌細作署。開皇初授都督，累遷御府監，歷太府丞。綽博覽古圖，多識舊物。波斯嘗獻金日錦，綽細織殊麗，上命綽為之錦，既成，賜獻者……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，匠人無敢厝意，綽以綠瓷為之，與真不異……仁壽初，文獻皇后崩，與宇文暉參與山陵制度……大業初拜太府少卿，綽於是營貢廳三萬六千人，仗及車輿輦轝，皇后函籍，百官儀服，依其所就送於都，所役工十萬餘人，用金銀錢鉅億計。帝使兵部侍郎開雅，選部郎薛道等勾稽之，數年方訖，毫無舛舛。綽參會古，多所改創……餘歷幢文物，增損極多，事見感懷志。帝復令綽造或高萬乘，鈎陳八百道……濟京之役……綽造橋二日而就。初綽行展及六合城……遲明而畢，高麗望見，

謂若神功……歸於大唐，授將作少監卒。」史臣評其「巧思過人，頗習舊事，稽前王之采章，成二代之文物，雖失之於華盛，亦有可傳於後焉。」何遜仁，入司竹園爲盜，有衆數萬，劫前向言右丞李綱爲長史，李氏（淵女樂紹妻）使其奴馬三保說遜仁，與之就神道（淵從弟）合勢，攻樗縣下之……（隋）西京留守虞遣兵，討遜仁等，皆爲所殺。潘仁後熱唐太宗麾下，頗有微勞。唐貞觀五年傳法穆護何祿，以祿教入長安，作穆護子歌，以祀祿神。（姚寬西溪叢話下，論牧謠歌）蓋祿教徒也。高宗時有僧伽大師，太平廣記九六卷稱其爲西域人，俗姓「何」氏，龍朔初（六六一）來中國，中宗景龍四年（七一〇）入寂長安。武宗時，有何清朝，李德裕稱其是蕃人，令管沙陀退還馬軍一廂。（李文饒文集一四）五代時有何重建，寧石晉，入擁旄節。晉亡，斬契丹之使，以秦、成、階三州降後蜀。九國志七謂「重建其先西統之別部，殆亦何國人也。」近年洛陽出土之何摩訶墓志，長安出土之何如猛墓志（有拓片），皆西域人也。史國人，自北齊時卽有歸化者。（北史，恩倖傳胡小兒中有史醜多），唐末有史懷恩者，爲汴州祿祝，歷五代至宋，約二百年間，世守其職。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：「東京城北有祿廟，祿神本出西域，蓋胡神也。與大秦、穆護同入中國，俗以火神祠之，京師人畏其威靈，甚冀之。其廟祝姓史，名世爽。自云：「家世爲祝累代矣，藏先世補授之牒凡三：有曰懷恩者，其牒唐咸通三年（八六二）宣武節度使令狐（綽）給；有曰溫者，周顯德三年（九五六）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（朴）所給；有曰貴者，其牒亦唐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（朴）所給。」近人陳垣火祿教入中國考（國學季刊一卷一號）以懷恩之「史」視同史大秦、史恩明等之一史。但據慧超（新羅人）往五天竺傳所記史國，於唐之中葉，與康國、安國同爲祿教流行之地。則奉祿教之史懷恩一族，其爲史國人無疑。五代時有史敬思，史建瓚，並李克用之部將。此外若「畢」「羅」諸姓，亦與「昭武諸國」有關。唐末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五云：「唐自大中至咸通，白中令（敏中）入拜相次畢相、曹相、羅相、劬權，使相也。繼升岩廊，崔相、馮獻，曰：「可以歸矣！近日中書盡是蕃人！」蓋以畢、白、曹、羅爲蕃姓也。」「白」「曹」皆蕃姓，已見於前。「畢」「羅」雖爲鮮卑姓，（魏書一一三官氏志，「叱羅氏，後改爲羅氏；出蓮氏，後改爲畢氏。」）然其

同化久，已難分辨。嶺南「羅」爲蕃姓者，實指其爲西域。按北起九七西域傳安「國」西百餘里，有畢國，可千餘家，其國無君長，安國統之。則畢爲安之屬國，附屬昭武明矣。畢誠維漢人（新唐書七五下宰相世系表），而其姓同蕃姓，故慎就得以此設之也。九姓胡來唐貿易傳教者甚多，姚寬西溪叢語上，引四夷朝貢圖「畢國有火祿祠」，則其人之歸化者，數不鮮，惜無顯著，見於記錄耳！至唐代蕃八姓「羅」者，亦不渺，如天寶十一載，册珂咄羅（即骨咄）國王羅金節爲葉護（新唐書二二一下骨咄傳及册府元龜九六五册封骨咄國王文），即其一列。羅勳權新舊唐書記傳皆不載；又以其爲使相，新唐書宰相表亦不之及。既爲慎所設，不無西域人之嫌。

(13) 波斯大食 自北魏至唐初，波斯人往來中國者不渺。元和姓摩五（八歌）有「波斯」姓，稱其爲「西域國人」，即波斯人之歸化者也。大食既興，歸化中國者，因姓「大食」。南宋初鄧名世之古今姓氏書辨證三十一，有「大食」姓，其記事明引新唐書西域傳，蓋即唐時大食人之歸化者。唐初，以卑路斯及阿羅憾兩父子尤知名。舊唐書一九八卷波斯傳稱波斯璽王朝最末之君伊嗣候（新唐書侯倕侯），爲大食所殺，「其子卑路斯又投吐火羅葉護，獲免。……咸亨中卑路斯自來入朝，高宗甚加恩賜，拜右武衛將軍。儀鳳三年，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册送卑路斯爲波斯王。行儉以其路遠，至安西碎葉而還。卑路斯獨返不得入，其國漸爲大食所侵，客於吐火羅國二十餘年，有部落數千人，後漸離散。至景龍二年，又來入朝，拜爲左威衛將軍。無何病卒。」韋述兩京新記三：「朱雀街西九坊，醴泉坊十字南之東波斯胡寺，儀鳳二年，波斯王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。」舊唐書十中宗紀：「景龍三年十二月乙酉，令諸司長官，向醴泉坊看潑胡王乞疑戲。」若其歸化者無幾焉得特爲置寺；並舉行潑胡戲耶！卑路斯之子泥里師（通鑑考異十：或作泥涅師泥涅師）。調露元年，返西域圖恢復部下，猶有數千人。然卒無功。景龍二年復來歸，客死長安。與泥涅師約略同時歸化之阿羅憾，據波斯國酋長阿羅憾丘銘：本波斯之大酋長，仕唐後曾充「拂菻國諸蕃招慰大使」，官右屯衛將軍，金城郡開國公，景雲元年，死於洛陽。阿羅憾之子俱羅，據日本羽田亨波斯國酋長阿羅憾丘銘。（載於日本大正二十年十

一月號東洋學報。此碑原爲端方所藏，箸錄於陶齋藏石記二一卷，今歸日本東京博物館。所考「俱羅」卽梵語「俱律陀」，與「俱羅」之音同，認其爲猶太教人。中唐時靈武人程俱靈（以至孝聞，見新唐書孝友傳）之命名，恐亦與猶太教有關，景教自貞觀九年入唐，其僧侶若阿羅本，始來布教，與佛教徒諍辯力；若「大德」及烈，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建立有關；若景淨，宣教亦最力，皆波斯產也。又有李密歸者，亦波斯人，公元七三七年，曾送日本使唐使中臣名代東渡（續日本紀卷一二）。日本佐伯好景教碑又所考，疑密歸爲景教徒。書末，有李氏兄妹：黃休復孝客語卷二：「李四郎名玄，字廷儀，其先波斯人。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。兄且有詩名，預寶賈焉。其舉止溫雅，頗有節行，以鬻香藥爲業，善弈棋，好棋養，以金丹延駐爲務。」蜀故：「梓州李珣有詩名，其先波斯人。尋蜀主衍，以鬻香藥爲業，善弈棋，好棋養，以金丹延駐爲務。」珣秀才，預寶賈，國亡不仕，有感傷之音。周軍聽曰：「李珣輩俱蜀人，各製南鄉子數首，以志風土，竹枝體也。」（三台縣志二十六卷引）全唐詩載李珣詩五十四首，舜弦詩三首，並極上，足覘其歸化之久也。大食以兵助唐平安少衛，適吐蕃遮斷西域路，恐其人無由西歸，大抵皆附化矣。貞元三年所歸化之西域王子使者四千人，其中之波斯大食人，爲數頗夥。貞元十七年（八〇一），唐與南詔諸軍破吐蕃，延吐蕃薩摩之康國及大食之兵，當皆依例配於雲南。田神功在揚州，黃巢陷廣府所殺之商胡及異教徒，大半爲波斯大食人。宣宗時之李彥昇，竟樂進士。田神功心書云：「大中初年，大梁連帥范陽公（宣武節度盧勣），得大食國人李彥昇，薦於闕下。天子詔春司（禮部）才其才。二年（八四八）以進士第名顯，然常所資與者不得振。勣曰：梁大都也，帥，預賢也；受命於華君，仰祿於華民，其薦人也，則求於夷。豈華不足稱也耶？夷人獨可用也耶？若終有感於帥也。」曰：「帥真薦才而不私其人也……今彥昇也，來從海外，能以道新知於帥，帥故異而薦之，以激夫戎狄，俾日月所燭，皆歸於文明之化。蓋華其心，而不以其地也，而又異焉作華心。」（金唐文七六七）按盧勣前曾爲嶺南節度使，彥昇實從海道來廣州，故得識而薦之也。五代時，有石炭溫者，北平人，九國志卷七，稱其爲萬國人，本波斯種，仕前蜀及後蜀。後蜀時爲節度使，檢校司空。恐其家於唐已歸化，而移居臨川



也。

(14) 印度 自穆護以還，天竺僧侶來華者日衆。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卷四永明寺條：「時佛法經衆，盛於洛陽。異國沙門，咸來輻輳……百國沙門，三千餘人。西域遠者，乃至大秦國。」所謂大秦也者，不過極言其遠，而諸蕃僧中，印度人實居主要地位。隋唐時代，沙門之外，其俗人亦多歸化者。元和姓纂卷十（一屋）云：「竺氏，本天竺胡人，後漢入中國而稱竺氏。」通志氏族略二云：「或言後漢竺曇本姓竹，避仇加二，」此謬論也。」隋文時「胡僧告（元）諧（王）誼謀反，」隋書四〇王誼傳）此胡僧恐亦天竺人也。隋有天竺樂，其樂工亦當不少（音樂志下），其歸化之人，蜚聲於隋者：佩文齋書詁譜卷四五有釋迦佛陀與曇摩拙義皆出自印度之劉家也。隋書卷三九：「骨儀……性剛毅，有不可奪之志。開皇初爲侍御史，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回。煬帝嗣位遷尙書右司郎。於是朝政漸亂，濁貨公行，凡當樞要之職，無問貴賤，並家累金寶，天下士大夫，莫不變節，而儀勵志守常，介然獨立。帝嘉其清苦，起拜京兆郡丞，公方彌著。」唐師入關，儀擁代王，固守長安，城陷被殺。隋書稱其爲「京兆長安人」，北史卷七三則明謂其爲「天竺胡人」。古今姓氏書辯卷三七及通志氏族略五皆謂：「官氏志紇骨氏改爲骨氏」，實不足據。蓋魏書官氏志明謂「紇骨氏，後改爲胡氏」，故骨儀實出自天竺，而非鮮卑之裔也。唐代印度高僧，來華譯經者極衆，其俗人佐譯專者，數亦夥頤。幻景龍四年（七一〇）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耶卷一（縮板大藏經寒峽卷五）載：

（中天竺國）右曉街翊府中郎將，員外置宿衛，李釋迦諱梵本。

東天竺國左屯衛翊府中郎將，員外置同正疊覆（開元釋教錄九作「嬰曇」）金剛證義。

東天竺國大首領伊金（開元釋教錄卷九作「舍」）羅證梵本。

右領軍衛中郎將，迦濕彌羅國王子何順（開元釋教錄九作「阿順一」）證義。

東天竺國左領軍右執戟，直中書省顯具（開元釋教錄九作「唐顯多」）梵卒。

以上諸印度人皆宦游於唐，以闡梵文，故退食自公，便佐釋疑也。隋唐之際，印度之天文學及醫學，盛行於中

也，隋書史藝文志著錄頗夥。唐書帝多旃丹藥。（廿二史劄記一九）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王玄夔使中印度，俘其阿羅羅順以歸。並得方士那羅迦婆娑（或作那羅迦婆娑麻），自言壽二百歲，云：「有長生之術」。太宗深加禮敬，館之於金鷄門內，造延年之藥，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。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，不可稱數。延隆歲月，藥反，服竟不交效。太宗之葬昭陵刻石峽阿羅那臘之形，列於玄闕之下（新唐書一九八天竺傳）。高宗時迎東天竺之盧迦多（一作迦多）拜爲懷化大將軍，遣使求長生之藥於四方。玄昭一往而天竺之經茶。（大唐書法高僧傳上）顯慶元年（六五六）敕那提，往剋特諸國，採取異藥。（開元釋教錄九）自高宗迄玄宗八十年間，印度天文家之來唐者，有矩摩羅、迦葉、瞿曇三家。通志藝文略六，有西門俱摩羅秘術占一卷，西門「即「西天婆羅門」之簡稱，古代天文學恆與「占星術」相混，尤以印度爲然。「俱摩羅」即「秘術占」之作者，或即天文家矩摩羅之族也。迦葉志忠，唐官右驍衛將軍，知太史專，景龍二年（七〇八）曾進桑韋歌表（全唐文二七六），以迎合韋后。元和姓纂五（九麻）：「迦葉氏，西域天竺人，貞元涇原大將，試太常侍，魏迦葉濟。」或卽志忠之族也。武后初命瞿曇羅（玉海十誤作瞿曇羅）作「光字曆」（兩唐書曆志）。唐書要卷四二云：「太史（令）瞿曇羅，經緯曆法九卷，詔麟德曆（麟德二年卽公元六六五年）李淳風參用印度曆法作麟德曆」相參行。開元六年（七一八）太史監瞿曇羅送瞿曇羅元占經緯印度九執曆置於其中。其書今已佚，四庫全書提要百八卷稱其：「徵引占籍極爲浩博，如隋志所稱繪書八十一篇，此書中存其七八，尤爲罕覯，然則其術可廢其書則可換也。」又有瞿曇羅者（通志星海省誤作瞿曇羅），作唐甲子元辰曆一卷，著錄於通志藝文略六。時僧一行之大衍曆成，瞿曇先反對之。新唐書二七卷上曆志云：「時善瞿曇羅，怨不得預改曆事，（開元）二十一年（七三三）與（陳）玄景大術（曆）寫九執曆，其術未盡。太子右司御率南宮說亦非之。」瞿之言雖不見用，然肅宗寶曆元年（七六二）卒任瞿爲司天少監（見唐書要四四太史局條）。瞿子曇，見通志星海略五，不知能傳其術否？又新唐書藝文志有都利術斯經二卷注：「貞元中，都利術士李彌乾，傳自西天竺，有都利術書其文。」玉海卷五云：「大衍曆五卷唐正（貞元）元初，有都利術士李彌乾，弗至京師，

推十一星行曆，知人命貴賤。一謂高麗公爲印人，抑華人，雖不得知，但中亞之占星術，從此入中國，則無可疑。中唐時印度眼科醫生，曾療馬錫自疾。馬錫贈嚴醫或羅門詩：「三秋陽望眼，終日哭途窮。兩目令先暗，中年似老翁。看朱漸成碧，羞日不禁風。師有金篦術，如何爲發蒙。」僧鑑真東渡之前，天寶七載在嶺南韶州，頻經炎熱，眼光暗昧，爰有胡人，言能治目，遂加療治。」（書云和尙東征傳）此輩西醫名雖不傳，但已消南北矣。又據貞元新定尋常目錄卷一七：設考三藏會譯六波羅密多經，爲日本弘法大師之師。其表兄弟，好心即西天竺俱摩羅人，德宗朝爲右神策馬軍十將，奉天定難功臣，開府儀同三司，檢校太子詹事，上柱國新平郡王。貞元四年（七八八）好心上表云：「臣家西蕃，得居中國，名參戎禁，禁及私門，父子相歡，實參天地。」是其舉家歸化也。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，開成五年九月六日條所記，當時長安西國解法僧甚多。會昌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條：載有青龍寺南天竺三藏寶月等五人，與等寺北天竺三藏難陀一人，慈恩寺師子國僧一人。唐末靈寂有空元，見法苑珠林卷九，亦天竺之裔也。又有孝女育英秀新唐書一九五孝友傳：「唐時，黃巖著本草拾遺，謂人肉治羸疾，自是民間以父母疾，多割股肉而進；虞卿（今山西虞卿縣）……得英秀……或給帛，或植髮門閭，皆名在國史。」馬令南唐書二馬延已傳及通志氏族略五：「南唐有欽州刺史骨青，檢出邱陽。」恐皆骨骸之胤也。

(15) 吐火羅 吐火羅國，即古月支之地，故唐高宗龍朔元年，即其地置「月氏都督府」也。其人之歸化者，多姓「支」。智昇開元釋教錄二：謂支謙「大月氏人也，祖父法度以寶靈帝世，率國人數百歸化，拜率中郎將。」古今姓氏書證三：「支氏其先月支胡人後爲氏。百勤十八騎中，有支固六（有支雄爲勒司空），隋有感化軍節度使支祥。」齊唐之際，逐鹿中原，雄視東都之王世充，亦月支之裔。隋書八五充傳「王（世）先字行滿，本西域人也。祖支頽釋，徙居新豐……父收，幼孤，隨母嫁王（榮）榮愛而養之，因姓王氏，官至領汴二州長史。充捲髮封鮮，沉猜多詭詐，頗窺警傳，尤好兵法，曉龜策，推步盈虛。」楊帝遺獄，世充爲東都留守，奉越王侗爲主，自爲鄭王，辟相國，受九錫。尋廢侗即皇帝位，建元開明，國號「鄭」，後隸於

唐。有兄憚、偉，及子玄、應。盛唐時，有僕羅者，爲吐火羅葉護那都泥利之弟，神龍元年入朝留宿衛，開元六年十一月上書訴曰：「……僕身特勤（特勤之誤）本蕃位與親王一種比類，大小與諸國子懸殊，却授僕羅四品中郎。但在蕃王子弟發門，親爲金剛龜茲王子白孝順等，皆數改轉，位至諸衛將軍。唯僕羅是大蕃，去神龍元年蒙恩敕授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至今經一十四年，久被淪屈，不蒙准例授職，不甚苦屈之甚。」（冊府元龜卷九九九）又有吐火羅葉護支汗那，獻解天文人表云：「獻解天文人大慕闐，其人智慧幽深，問無不知。伏乞天恩喚取慕闐（據九姓回鶻可汗碑摩尼傳教師謂之慕闐）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。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，望令其供奉並置一法堂，依本教供養。」（冊府元龜卷九九七及全唐文九九九）按唐會要卷九九，此表乃開元七年所上，則大慕闐自亦歸化矣。

（16）西南 安史之亂，南詔遣兵入援，事已，恐其兵多以歸化。唐時，南詔極強，屢侵川南，取劍南道所屬各羈靡州，壞旣相接，其人之歸化者史雖不載，想數當不少。德宗時，廢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，與南山兵合，大敗蠻南王異牟尋，禽生，捕傷甚衆。貞元十二年，劍南節度章彝奏：於雅州會野路招受投降降蠻首領高萬唐等六十九人，蠻約七千戶，二萬口（唐會要九九），貞元十五年，異牟尋請以大臣子弟質於章彝，彝辭，面請乃盡舍成都，咸遣就學。乾符初，南詔遣清平官會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八入朝乞盟。凡此，恐皆已歸化。蠻族自六朝時王南寧，至隋開皇初以兵臨之，屢震盪懼而入朝，文帝誅之，諸子沒爲奴。唐高祖即位，以其子弘達爲賓州刺史（新唐書二二二卷）。武后時有右監門衛中郎將樊寶璧（新唐書突厥傳上）者，恐亦南寧之變也。南越人之歸化者，以馮氏洗氏爲最。隋書卷八十譙國夫人傳：「譙國夫人者，高涼（今廣東茂名縣）洗氏之女也。世爲南越首領，跨據山洞，部落十餘萬家。夫人幼賢明，多籌略，在父母家，撫循部衆，能行軍用師，壓服諸越……（梁大同初）高涼太守（馮）寶璠以爲妻……寶卒，嶺表大亂，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……後遇陳國亡，嶺表未有所附，數郡共奉夫人璠爲聖母，保境安民。（隋）高祖遣總管章流安撫嶺表……番禺人王仲宣反……夫人親被甲乘介馬，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。裴炬巡撫諸州，其倉籍首領陳坦，岡州馮岑翁，梁

化，鄧馬頭，藤州李光略，羅州龐靖等，皆來參謁，還合統其部落，嶺表遂定。高祖吳之，拜（沈氏孫）焜爲高州刺史。……册夫人爲譙國夫人。……仁壽初卒。……證爲誠警夫人。……新唐書卷一〇諸夷蕃將傳：「馮盎，字明遠。……潮、成等五州叛，盎馳至京師，請討之。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，素奇之曰：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！即詔盎發江嶺兵，擊賊，平之，拜漢陽太守。從楊帝伐遼東，遷左武衛大將軍。隋亡奔嶺南，嘯署台領，有衆五萬。……克平二十餘州，地數千里。……武德五年，始以地降。……授盎上柱國，高州總管，封越國公，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，智陵爲東合州刺史。盎……卒贈左驍衛大將軍，荊州都督，子三十人。……盎族太子猷，以豪俠聞，貞觀中入朝，載金一斛自隨。」斯皆西南人歸化之最著者。舊唐書八二許敬宗傳稱：「敬宗嫁女於蠻酋馮盎之子，多納金寶，爲有司所劾。」則朝臣且與之通婚也。至嶺南海上交通之廣州，蕃舶雲集，外人來居者尤衆。新唐書王鐔傳稱：「德宗時，鐔遷嶺南節度使，廣人與蠻雜處。」舊唐書一七七盧鈞傳稱：「開成元年，鈞爲嶺南節度使。……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，請立生詞，銘功頌德。先是士人與蠻雜居，婚娶相通，吏或撓之，相誘爲亂。鈞至，立法，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，蠻人不得立田宅。」又日稱元開唐大和上東征記（日本羣書類從四輯六九卷），天寶七年春鑿良「至萬安州（今海南島北瓊萬寧縣），州大首領馮若芳請住其家，三日供養。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船二三艘，取物爲己貨，掠人爲奴婢。其奴婢居處，南北三日行，東西五年行，村村相次，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。」又天寶九年「端州太守迎引，送至廣州。……開元寺有胡人造白檀華嚴經九會。……又有婆羅門寺三所，並梵僧居住。……江中有婆羅門、波斯、昆侖等船，不知其數。並載香藥珍寶，積載如山。其船深六七丈，師子國、大石國、骨、唐國、白蠻、赤蠻等，往來居住，種類極多。」又據日稱修祭南天竺婆羅門僧正碑並序：「僧正諱菩提仙那，姓婆羅，婆羅門種也。……冒險經遠，遂到大唐，唐國道俗，仰其徽猷，崇敬甚厚。於是聖朝通好，發使唐國，使人多治比，真人廣成，與僧理鏡，仰其芳譽，要令東歸。僧正感其懇志，無所辭請。以大唐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，與同伴林邑，僧佛微，唐國僧道瑤隨船泛海。……以天平八年（七三六）五月十八日得到筑紫太宰府。」綜上諸證，則唐代之廣州，波

斯、印度、南洋諸國人之雜居，或貿易，或傳教，或與華人通婚，或爲華人奴婢，其歸化者當極繁，歷唐宋而五代而益盛。唐末劉昫著《資治通鑑》記：「隋於番會衆，食自其本國，將來之波斯菓，色類沙糖，皮肉軟爛。天下國利海運百四卷云：自唐設特使（市舶使之別稱）於廣州，自是商人立戶，迄不絕。詭服蕃音，自流寓海濱灣泊之地，築石聯城，以長子孫；禁錮疏闊，夷人隨商，錮錮城市，至有蠻媼賣藥（太平廣記四八三引）投燈錄謂賣媚男樂（）」「崑崙奴婢」之異稱。若：「僧奴」（新唐書南蠻傳）、「鬼奴」，「野人」，「蕃婦」（宋歐陽州可談二）、「黑小斯」（異域錄）、「番小斯」（南越筆記七）、「蕃奴」（嶺外代答三）、「波斯婦」（神異記）、「波斯女」等，類見於唐宋人之記載。李昉所謂「室有蕃兒，承化發謫」（唐文粹二西都賦）者，固不獨長安爲然也。至五代南漢王之劉氏劉巖（音嚴），雖「自言家本咸秦，取王蠻夷。」（五代史記六五秦南漢世家）然據當時人之記載，實有可疑。五代時孫元憲北夢瑣言云：「丞相章公宙出鎮南海，有小劉謙者，職級甚卑，氣宇殊異，乃以從猶女妻之。其內以非我族類，慮拾物議，諷諸幕僚，請諫止之。丞相曰：此人非常人也，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。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。章天人生子曰隱，曰巖（即巖，實爲氏生，章養爲己子），隱爲廣帥嚴嗣之，奄有嶺表四府之地，自建號曰漢；即京兆知人之謬非謬也。」舊五代史亦稱：「唐咸通中，宰相章宙，出鎮南海，謙時爲牙校，職級甚卑，然氣貌殊常，宙以猶女妻之。妻以非其類堅止之。宙曰：此人非常流也，他日無子孫或可依之。」是劉氏族類，原殊於華也。按南漢後主劉鋹之相貌，宋史四八二南漢世家稱：「後主體質豐碩，眉目俱爽。」恭嚴札記稱：「元妙觀西院功德林有僞南漢主劉鋹及二子（守節守正）銅鑄像，狀貌惡可憎，俗稱番鬼。」（伍崇曜吳園修南漢金石志跋所引）南海百詠：「昔鑿及二子各範銅爲像，少不肯即殺治工，凡再三乃成，今尙在天壽院中東廡。」是鑿父子鑄像極肖，俗有一番鬼之稱，則其貌亦殊於華也。日本藤田豐八疑南漢劉比或系出番人，（東西交步史之研究關於南漢劉氏之祖先）不爲無因。又據陶穀清異錄：「劉鋹昏縱，角出衙，波斯女年破瓜，黑睛，善淫曲盡其妙，銀髮之，賜號媚豬。」歐陽南漢世家亦稱：「鑿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。是鑿宮中尙雜有南漢之

波斯人」(本系原隴藏浦壽庚之學蹟及法人費那南海中之波斯說)也。洎銀亡國入汴，其裔遂蕃於中州。後世留居廣州之伊斯蘭教徒及諸番人，多姓劉氏。如著天方典禮釋要解與天方理性及天方至聖實錄年譜之劉智，著回回來源之劉三傑，著寰宇述要之劉發祥及萍洲可談二：「元祐間，廣州番坊劉姓人，娶宗女，官至左班殿直……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」等，劉姓人恐皆南漢所賜之國姓也。

此外若海東日本，於隋唐兩代來華之使者與留學生及學問僧，據日本書紀及大日本史諸書所載實繁有徒。按新唐書百官志：崇玄署「掌京都諸觀名數，與道士帳籍齋醮之事。新羅日本僧入朝學問，九年不歸者，編諸籍。」則若登淹留不歸，因而附化者，數當不鮮。尤以阿倍仲麻呂(即朝衡)，藤原清河為最知名。)見新唐書日本傳及大日本史一一六卷)詩人李白、王維、趙麟、包佶、徐凝、錢起、劉禹錫、吳均、林寬、韋莊之徒，贈日人之篇什尤夥。

總之，中國在隋唐之世，漢族血液既新，人口衆庶，文化極高，國威遠播，吸收外族之力最強，對所有外人，皆一視同仁，保護援助，無微不至，惟知安遠，毫不排外，遂使「蕃情似此水，長願向南流。」(唐張喬謫邊事詩句)絕域殊方之人，慕義懷化，紛紛來附，樂為編氓。其固有之文化，隨之移入，使隋唐民族之血液，日新又新，其文化亦呈多方面之偉觀。鄭漁仲謂唐「安氏、杜氏、胡氏、弘氏……張氏、阿布氏、阿跌氏、舍利氏、董氏、羅氏、朱邪氏，並以立功，從唐國姓為李氏。」(通志民族略四)若以部族分之，則姓李者實有：渤海、奚、契丹、高麗、突厥、回紇、党項、黠戛斯、安、印度、波斯、大食諸血統。今日中華民族中之滿、蒙、回、苗、藏等，得以與漢族融合為一者，在唐時皆已肇其基矣。

(註一)隋書七〇李密傳論及陰洪道齊臨華四案隋之運祚。

(註二)史記貨殖傳「故關中之地，於天下三分之二，而人衆不過什三，然量其富，什居其六」。

(註三)瀛寰訪輿編卷四：「王氏曰：『江左大鎮，莫過荆揚，揚為京畿所資，荆為關外甲兵所聚，時謂荆為陝西。二州戶口，居江南之半，以揚州為根本，委荊州以圖外，此立國之大要也。』李忠定有言：『六朝能保江左者，以強兵巨鎮，盡在淮南荆襄耳！』卷三。







(註二八)新唐書正傳及通鑑皆記四八。  
 (註二九)九世紀時，阿剌伯人 (Arab) 曾聯合各海峽之酋，等成一帶，志友一人於阿歷二六四年(公元八七七—八七八)在廣州府，親自親集廣州、韶州、大庾、回回、君教等異國教徒共者十二萬人。持新舊儒宗案，舉師廣州，事在乾符六年(八七九)五月，阿剌伯人在回回二六四年者，較中史早一年，自是回回之說。詳中西通記卷四。阿剌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國回回。

(註三〇)安史及阿那都承慶從歸等見新唐書二三五上，河東郭元二二二李懷仙傳。

(註三一)史記匈奴傳：「冒頓……北服鮮卑、風射、丁零、靺鞨、苦狹之國。」漢書匈奴傳：「多支……西辟堅昆，毳毼丁令。」蓋武  
 傳：「徙武北海上無人處……丁令盜賊牛幸。」

(註三二)漢書：「丁零寇其後鮮卑逐其左。」

(註三三)魏書之集一五，唐敬夏州都督太原王公(方翼)造道碑「走烏鷲十萬於城外。」

(註三四)全唐文三五，麻子元對參軍麻子判序。

(註三五)通志卷三十一李德裕文集二，泗州志功碑序。

(註三六)李德裕文集一七回回事宜狀。

(註三七)粹文彙編一三論天德軍捉到回回生口傳狀。

(註三八)李德裕文集一三三件式回回生口馬駝狀。

(註三九)前卷三，討回回制。

(註四〇)前卷一三，論回回生口傳狀。

(註四一)唐會要卷百，論回回生口傳狀及李德裕集八，詰回。

(註四二)粹文彙編八，特論回回生口傳狀。

(註四三)日本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三，會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條。

(註四四)通鑑卷百庫裏突厥傳，附唐八四突厥傳，北史九四突厥傳，新唐書二一九突厥傳，皆以突厥為東胡。唐書一九九下突厥傳及唐會要九

六，以突厥為匈奴。

(註四五)新唐書一三六光祿傳，二一一王武俊傳，二一二李懷仙傳，二二五安祿山傳。

(註四六)舊唐書一九九下海國志海林篇及新唐書二二〇高麗傳。

(註四七)舊唐書一九四下突厥傳，新唐書二一五下突厥傳，及唐會要九五高句麗傳。

(註四八)舊唐書一〇九李多辟傳，一一一李靈光傳。

〔註四九〕新唐書一〇〇：對當之傳及泉男生傳，一三五高僧之傳，一四五王德信傳，二一三李正己傳。

〔註五〇〕入唐求法錄卷四，會昌三年八月十三日條及五年七月條。

〔註五一〕唐書林爽傳，唐書一九九上新羅傳，唐書卷九五新羅錄。

〔註五二〕入唐求法錄卷四，開成五年三月二日條。

〔註五三〕前書卷四會昌五年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條。

〔註五四〕前書卷四會昌五年五月十六日條。

〔註五五〕行成錄卷三六，對當傳，四八：金全傳，五三：蘇彥博傳。

〔註五六〕唐書卷九七，一〇〇：官位，蘇及九九前羅羅。

〔註五七〕附書八三高僧傳：麴融妻突厥可汗女，厭死子伯雅嗣，為突厥所迫，依俗妻之。悲傳二：女病見養護可汗，其長子恆慶感會

葬伯雅之女為妻。

〔註五八〕舊唐書一八五下宋慶傳：「開元五年，招釋羅胡，為立店肆，數年間壽州倉廩頗實，唐人漸殷。」姚汝能安祿山事錄謂其弊

九等語，為齊魯五市牙郎。

〔註五九〕北史九二四釋尊：僧奴子妙超以能誦胡語，甚被寵遇，俱開府封王。北史一四言如傳下：僧奴之女，亦善胡語，為後主

高緯之嬪。舊唐書二九音樂志：「魏有胡僧胡，名龜茲，遷居於商人，世傳其業，至孫妙超，為北齊高洋所重，當自胡胡鼓以和之。」

〔註六〇〕北齊書文宣帝胡小兒：「又有柯梅及子洪珍，開府封王，尤為親愛，洪珍每持杖勢，臨窺寶宮。」

## 第二章 隋史紀事

### 一 隋之代周

(1) 代周之原因 隋移周祚之原因，約有三端 一曰：鮮卑與漢人武力之消長也。元魏本以鮮卑任職圖，漢人事耕稼，故得久維其統治權。洎乎末葉，鮮卑人已化於漢，漸就文弱；漢人亦塞外剛勁之氣，漸形武勇。故齊文宣（高洋）受禪（五五〇）「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，謂之勇夫，以備邊要。」周武帝（宇文邕）「建德二年（五七三），改軍士爲侍官，募百姓充之，除其縣籍，是後復人半爲兵矣。」（隋書食貨志）齊周既皆以漢人爲兵，鮮卑之武力於以漸消，周末諸將帥亦大半爲漢人，軍權又漸移矣。二曰：周政之漸移於漢人也。自晉以還，人民視禪代爲常事。周立國不久，恩德未洽，宣帝政刑苛酷，羣心崩駭，咸望戴一漢人爲主，悉反鮮卑之所爲。適內外政柄多入於漢人之手，居中任事之御正大夫劉昉與楊堅，「有同學之舊」，內史上大夫鄭靜素知堅，遂遷以周政與堅。而楊惠、李德林、皇甫績、柳裘、蘇威、高穎、崔仲方等翼之於內，韋孝寬、李穆、崔弘度、梁睿、楊素、李詢等助之於外，此所以取周祚若拾芥也。三曰：社會心理所釀成也。南北朝紛亂既久，人民渴望命世者出，而又迷信相術，偶見楊堅儀表奇異，（註一）遂皆歸心，陰相結納，天命在隋已成爲社會的心理矣。綜此三因，堅自可取其國若掇。王夫之以爲「堅雖有后父之親，未嘗久執國柄，如王莽之小惠徧施也，抑未有大功於宇文，如劉裕之再造晉室滅廢儼敵也。且未嘗如蕭道成僅存於誅殺之餘，人代爲不平而思逞也。堅女雖尸位中宮，而失寵天元（周宣帝），不能如元后之以國母久秉朝權也。然而人之去宇文也，如恐不速。豈骨未冷，而宗社已移，……鳥有盛德如斯，不三歲而爲權姦所奪，臣民崩角以恐後者乎！……宇文氏之亡，虜運之衰已訖也。」（讀通鑑論一八）殊不知堅移國之資格雖不足，其如周之大勢已去何！

(2) 得國之原委 楊堅小名那羅延，史稱其先世「本弘農華陰人漢太尉儋之十四世孫也。儋八世孫肅，北平太守，儋子元壽，初爲武川鎮（今綏遠武川縣）司馬，因家於神武樹頹焉。元壽生太原太守惠，蝦生平原太守，烈生寧遠將軍肅。」（北史一一一隋記上）肅生堅父忠，忠從周太祖（宇文泰）起義關西，賜姓普六茹氏，位至柱國大司空，封隋國公，莫（五六八）贈太保，諡曰「桓」。堅母呂氏以西魏文帝大統七年（五四一）六月癸丑夜生堅於馮翊般若寺。周明帝（毓）即位，授堅右小宮伯，進封大興郡公。武帝（邕）天和三年（五六八）七月，魏僭隋國公。建德二年（五七三）九月聘堅長女，爲皇太子贊妃，益加禮重。宣帝即位，以後父徽拜上柱國大司馬。大象初（五七九）遷大後丞，俄轉大前疑（與大左輔，大右弼，共爲周四輔宮），每巡幸，恆晏居守。然宣帝有四幸姬（司馬消離女，陳山提女，元晟女及朱氏），並爲皇后，諸家爭寵，數相毀譖，帝每忿怒，欲殺堅而喪。大象二年（六八〇）五月乙未，宣帝崩。靜帝（閔）幼沖，未能親政，內史上大夫鄭譯，御正大夫劉昉，以堅爲皇后之父，衆望所歸，遂矯詔引堅入總朝政，都督內外諸軍事，政權遂移於楊氏。周室諸王在藩者，堅恐其生變，以趙王招將嫁女（千金公主）於突厥爲詞，徵之赴京。庚戌，周靜帝拜堅假黃鉞左大丞相，百官悉已而聽焉。六月，相州（今河南安陽縣）總官尉遲迥，以堅將不利於周，遂奉趙王招之少子，而舉兵東夏，趙魏之士，從者若流，旬日之間，衆至十餘萬。宇文弼以黎州，石悉以建州，席毗以沛，毗弟又羅以齊州，尉遲勤（迥弟之子）以青州，皆應於迥。迥遣子質於陳，以請援。而鄜州（今湖北鄜縣）總管司馬消離，亦據州響應，淮南州縣多同之。上柱國益州總管王謙，亦起巴蜀之衆，以匡復爲辭，進兵屯劍閣，陷始州。三方並起，席捲周境四分之三。堅乃置巴蜀，專導東方，命上柱國鄜國公章存寬討趙，涇州（今湖北襄陽縣）總管王誼討消離。尉遲迥雖屬貴戚舊將，然昏耄已甚，智量庸淺，子弟輕佻貪而少惠，消離反覆，輕薄無謀，王謙忌憚，素無籌略，俱「常人之下者，非有匡合之才。山東唐蜀從化日近，周室之恩未洽，在朝將相，多爲身計，競効節於楊。」（隋書宇文護傳及柳莊傳）加以堅篡逆尙未露，挾天子保京都，仗大義以致討，名正而勢順。八月辛寬破迥於相州，傳首闕下，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，餘黨悉平。王

亦破陷，消滅奔陳。東夏由南統平，乃命行軍元帥陸贄討平，贄苦閻下。悉如堅及柳莊所料。三方底定，宗嘗將王（趙）王招，王王盛，陳王純，畢王賢，代王達，陸王道）相繼封豐所謀。內無磐石之宗，外無繩勒之藩，周室已同遺器。堅乃於大象二年（五八〇）十二月自稱隋王，加九駕，履行前代禪讓之故事。於閻靜帝大定元年（五八一）二月甲子，實行代周即皇帝位於臨光殿，改元開皇，國號隋。堅自為大丞相，至踐祚首尾才十閱月，古今得國之易，除宋廢祖外，殆無有如堅者。

開皇初政，亦頗可觀。如元年二月「易周比官儀，依漢魏之舊。」六月，易服色。又詔「高頌等定新律，魏北朝之舊法。二年六月，詔營新都。三年三月，詔購求遺書於天下。」十一月發使巡省風俗。內外官皆給職分田，省府州縣皆給公廩田，以供公用。四年八月遣十使巡省天下。五年正月，詔行新禮。四月詔徵山東馬樂伯等六儒。五月置常平倉以備水旱。十三年二月「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」。十七年四月頒新曆。此皆足以敷治更化，一新人民之耳目。

## 二 隋平江南

(1) 南北朝末期之大勢 梁末巴蜀（五五三）江陵（五五四）相繼淪於西魏，尋梁禪於陳，西魏禪於周（晉五七七），故南北朝欲末，陳、周、齊鼎足而峙，周據雍益其勢最強，陳失江漢上游及淮南之地，其勢最弱。設陳人師蕭亮吳拒魏之策，與齊犄角以抗周，徐圖規復，則雖不可為而猶可為也。韋孝寬謂：「齊自長淮之南，悉為陳所取，與陳共為犄角，必當所向摧殄。」蓋即懼陳齊之合縱也。顧陳皇帝計不出此，遣吳明徵伐齊，徒與齊交敵於淮上，掣齊人之肘，而利周人之舌。迨齊既滅，陳北矢屏蔽，適當周衝，猶去狐狸而隣豺虎。周御東夏，無後顧之憂，地廣兵衆，乘上流下巴荆，直搗建業，旁無所撓，是助周滅齊，適所以自滅也。「故吳明徵一隕於彭城，而江東有必亡之勢，其幸而延之十年者，宇文邕殞，宇文賢無道，楊氏謀篡而不暇及也……而江東之生氣，齊涸之，梁焚之，侯景摧之，蕭管王琳中起而滅裂之。……陳氏儉存而銷鑠之……」



煥及女學士狎客等，歌其玉樹後庭花，燕巢危幕，吾不知懼。於是后妃閹宦及諸便佞之徒，內外交結，弄權亂政，賄賂公行，綱紀齊亂。（見陳書七后妃傳）傅縡、章惇諫其失政（陳書卅），竟皆見殺。舉國陰險，如日將暮。開皇七年八月隋徵梁主蕭琮入朝。九月梁安平王暕（琮之叔父）及襄與王瓌（琮兄）率江陵文武男女十餘萬口，濟江奔陳，陳納之，隋遂廢後梁國。時晉州刺史京甫續言陳有三可滅：「大吞小一也；以有道伐無道二也；納叛臣蕭，三也。」（三八續傳）隋文乃決意南伐，以陳納叛爲詞。

（3）平陳崖略 開皇八年三月戊寅，下詔伐陳。九月丁丑，宴南征諸將，頒賜各有差。十月己未，置淮南行台省於壽春，以晉王賢爲尙書令。甲子命晉王廣，秦王俊，清河公楊素，並爲行軍元帥以伐陳。於是晉三廣出六合，秦王俊出襄陽，楊素出信州，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，宜陽公王世積出斬春，新義公韓擒虎出廬江，襄邑公賀若弼出吳州，落葉公燕榮出東海，合總管九十，兵五十一萬八千，皆受晉王節度，東接滄海，西拒巴蜀，旌旗舟楫，橫亙數千里，數十道俱入。陳綠江鎮戍，相繼奏聞。時施文處，沈客卿掌機密用事並抑而不言，故無備。開皇九年（五八九）正月乙丑朔，霧氣四塞，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，陳人不覺。韓擒虎將五百人自廣江宵濟采石，守者皆醉，遂克之。廣帥大軍屯六合鎮葉山。庚午賀若弼拔京口，軍令嚴肅，秋毫無犯。所至風靡。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，半日拔之，江南父老聞擒虎威信，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。於是弼自北道，擒虎自南道並進，綠江諸戍望風盡走。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，卒未進據鍾山，頓白土岡之東。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，步騎二萬，屯於新林。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，破陳將紀瓌於斬口，陳人大駭，降者相繼。丙子弼敗陳於鍾山，盡其將蕭學訶。擒虎自新林進軍，陳將任忠迎降，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。陳人欲戰，忠揮之曰：「老夫尙降！諸君何辜！」衆皆散走，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。陳叔寶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投於井，隨軍人引出之。陳將魯廣濬督餘兵苦戰不息，會日暮，乃解甲面台再拜稽顙，謂衆曰：「我生不能救國，負罪深矣！」士卒皆涕泣歎，遂就擒，諸門衛乃走。陳夜燒北掖門入，聞擒虎已得叔寶甚憤。丙戌，廣入建康，斬施文處，沈客卿，以壽三吳。使高穎、裴矩收圖籍，封府庫，財寶一無所取，天



下皆稱廣，以爲賢。初陳大軍都督周羅暉與鄧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，秦王俊嘗三十六圍之，水陸十餘萬，屯漢口不得進，相持踰月。陳刺史陳慧與南康內史起蕭扼楊素，劉仁恩等於巫峽、荆門、公安諸地。陳慧紀帥師沿江而下，欲入捷，爲秦王俊軍所拒，不得前。至是廣命叔寶手督瑄上江諸將，諸城皆解甲，周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，放兵散然，後詣俊降。陳憲紀亦降，上江皆平。王世積守荊口，陳已亡，移營江南諸郡，亦皆投降。陳吳州刺史蕭瑒，東揚州（會稽）刺史蕭巖，並爲宇文述、燕榮所破，執送長安斬之。陳湖州刺史岳陽王叔慎與長史謝基會衆圍吳復，數日之中得五千人，衡陽太守樊通，武州刺史鄧居業，皆舉兵助之。爲劉仁恩所敗，俱執送俊所，斬於漢口。許善心使隋未返，聞國亡，羸服以臨，任瓌勸王勇求陳後立之不聽，棄官以隱。斯皆於國破之餘，仗義植節，猶以降爲恥，蓋江東數百年風範廉隅之所養成，非暴君篡主所能銷鑠也。時嶺南諸郡未有所附，共奉高涼郡太夫人冼氏爲主，保境拒守，隋遣章沈等安撫，嶺表不得進。廣遣叔寶遣冼氏，諭以國亡，使歸隋，冼氏遣其孫馮魂，帥衆迎冼入廣州，領南悉定。凡平陳得州三十，郡百，縣四百。詔建庶城邑宮室，並平蕩耕墾。三月己巳，遷陳文武衣冠百工雜伎及乘輿服御天文圖書法物等於長安，大小在路，五百里不絕。中國自永嘉（三〇七）之亂以來，南北對峙，垂三百年，北族迭據中原，中原之衣冠文物，多遷於江南，若長此分裂，殊非中國之福。幸隋人能完成此統一之大業，混同久分之車書，克服歷史上之危機，厥功良偉。

### 三 開河與置倉

有隋一代，新建設頗多，如開皇二年之營大興城，十三年之營仁壽宮，十九年之置行宮十二所。大業元年之建東都營顯仁宮，築西苑。繼營晉陽汾陽諸宮，又自長安至江都而置離宮四十餘所，大業末，又築迷樓。（見本紀食貨志大業雜記、海山記、漢書及隋遺錄）此皆供奢主之遊幸，雖極侈麗，終無足道，其貢獻最大者，惟開河與置倉。開河則打破南北橫斷之地形，調節各地之資源與文化，永奠後世長期統一之基礎。置倉避



河。其南段，卽吳子沂開之邵溝也。又據通鑑一一八劉裕平姚泓，「發長安自洛入河，開汴梁而歸。」是隋通濟渠北段之連河洛，乃踵劉裕之舊也。

(3) 江南河 大業六年十二月「勅穿江南河，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，廣十餘丈。」(通鑑隋紀五)卽今之南運河也。此河不僅聯絡蘇浙，且可北通通濟廣通二渠，將東南與西北，綴而爲一。

(4) 水濟渠 大業四年正月(大業雜記繫此事於三年六月沁水作汾水)。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水濟渠，引沁水南達於河，北通涿郡(煬帝紀上及食貨志)。以將有事於高麗，涿郡爲大軍徵集地，故開此渠溝通黃河與北河，卽今之衛河也。此外對於水災亦時疏治。如開皇中以「山東頻年霖雨，杞、宋、陳、亳、曹、戴、譙、潁等諸州達於滄海，皆因水災，所在沉溺。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，相視高下，發隨近丁以疏導之……自是頻有年矣。」(食貨志)

(二) 置倉 (1) 官倉：隋都關中厲行積穀政策，以裕國用。隋書食貨志稱：「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粟尙虛，議爲水旱之備。於是詔：於蒲、陝、虢、熊、伊、洛、鄭、懷、汝等水次十三州，置運米丁。又於衛州置黎陽倉，洛州置河陽倉，陝州置常平倉，華州置廣通倉，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，以給京師。」沿渠置倉，以次遞遞，法至善也。煬帝卽位又置興洛迴洛及洛口諸倉。大業雜記謂：東都右掖門街「有子羅倉，倉有鹽二十萬石。子羅倉西有糧米六十餘窖，窖別受八千石……(良醴)署西至糧米窖坊。」(通鑑隋紀四稱：「大業二年十月，置洛口倉於鞏京南原上築倉城，周回二十餘里，穿三千窖，窖容八千石(二億四千萬石)。十二月，置回羅倉於洛陽北七里，倉城周圍十里，穿三百窖。」唐貞觀十一年(六三七)，馬周疏云：「隋家貯洛口倉，而李密因之。東都積布帛，而世充據之。西京府庫，亦爲國家之用，至今未盡。」)(唐書七十四周傳)用之至三十餘年尙未竭，則其儲積之富可知。隋之官倉，雖云國儲，然亦時以振民。如開皇四年「諸州水旱凶飢之處，亦便開倉振給。」五年(據高祖紀)「關中連年大旱。而青、兗、汴、許、曹、亳、陳、仁、臨、豫、鄭、洛、伊、潁、邳等州大水，百姓飢餓，高祖乃命崔威等分道開倉振給。又命司農丞王暉」

發隋通之粟三百餘萬石，以拯國中。」（食貨志）開皇末年頗惜粟，倉政遂病民。故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：「隋開皇十四年大旱，人多飢乏。是時倉充溢，竟不許振給，乃令百姓逐糶。隋文不憐百姓，而惜倉庫，比至末年，計天下儲積，得供五六十年。煬帝恃此富饒，所以奢無道，遂致滅亡。」（貞觀政要八）大業末，倉儲愈富，人民愈貧，坐視其死而不救，遂至於亡。隋書食貨志云：「是時百姓……無以自給，然所存倉猶大充物，吏皆懼法，莫肯振救，由是益困。初皆剝樹皮以食之，漸及於葉皮皆盡，乃糞土或擗蕪為末而食之，其後人乃相食。十二年帝幸江都，是時李密據洛口倉，聚粟百萬，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，東都城內糧盡，布帛山積，乃以絹為浣練然布以鬻。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，百姓飢餓亦不能救。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，百姓蘇息矣。」此乃末流之弊，其剝削之善，則未可非。王夫之論之云：「置倉置遞運者通一歲以輸一歲之儲，合穀歲以終一歲之舉。源源相因不見有轉輸之富，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。在民者易登於倉，在倉者不覺而已致於內。無明曾促迫之苦，而可養失業之民，廣馬牛之畜。雖無近功，而可經久行遠……隋沿河置倉避害險，取其惠，唐仍之，宋又仍之，至成和而始廢，其利之久可見矣……隋無德而有政，故不能守天下，而固可一天下，以立法而施及唐宋，其亡而法不亡也。」（讀通鑑論一九）

(2) 義倉 開皇五年五月，工部尚書長孫平「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，共立義倉。收穫之日，隨其所得，勸課出粟及麥，於社倉貯之。即委社司執帳檢校，每年收積勿使損散。若時或不熟，當社有飢饉者，即以此穀賑給。自是諸州時委積……是時，義倉貯在人間，多有損損。十五年二月詔曰：本置義倉，止防水旱，百姓之徒，不思久計，輒爾費損，於後乏絕。又北境諸州，異於餘處，雲、夏、長、靈、鹽、蘭、豐、鄯、涼、甘、瓜等州，所有義倉雜種，並納本州。若人有旱儉少糶，先給雜糧及遠年粟。十六年正月，又詔秦、成、咸、武、文、芳、宥、旭、洮、岷、紀、河、廓、緄、隴、涇、寧、原、敷、丹、延、銀、銀、扶等州社倉，並於當縣安儲。二月，又詔：社倉唯上中下三等，上戶不過一石，中戶不過七斗，下戶不過四斗。」（食貨志）長孫倉之設，倡自長孫平，諸邊州皆有，則腹地更無論矣。宋朱熹師其意，創社倉，

後世行之頗久，亦社會救濟之良制也。王夫之謂其「有美名而非政之善者」(讀通鑑論一九)，豈其然歟。

#### 四 外征與通遠

南北朝末內戰頻繁，惟以互市，招致異域開邊服遠，力尙未遑。隋一字內始思對外，耀兵遐荒，交通絕域，聲威遠聲，迥異前代。

(一)服突厥 突厥佗鉢可汗時「控弦數十萬，中國憚之，周齊爭結姻好，傾府藏以事之。佗鉢益驕，每謂其下曰：『我在南兩兒常孝順，何憂貧也。』佗鉢卒，攝圖(逸可汗子本杆任)立號沙鉢路，治都斤山(丁讓周書異域傳地理考證謂：「在鄂爾坤河東，土謝圖汗旗北，今日都蘭哈拉山。其西五百里，高山迥出，卽杭愛山南行正幹。)」菴羅(佗鉢子)降居獨洛水(外蒙土拉河)稱第二可汗。大邏便(本杆子)爲阿波可汗，還鎮所部(金山)玷厥(沙鉢路之從父)居千泉(特穆爾圖泊傍號達頭可汗。四可汗並立，勢分力弱。隋文受禪，遂採強硬政策，突厥在京帥者以萬數皆罷遣之，突厥大怒。會營州刺史高寶寧(齊之疏屬見隋書陰壽傳)叛，沙鉢路與之合軍，攻陷薩淪鎮。千金公主自偽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，日夜勸沙鉢路南侵，沙鉢路乃以四十萬衆，自大碛「固原西商」石門「固原北」兩道來寇，武威、天水、安定、金城、上郡、弘化、延安、六畜咸盡。隋文震怒，下詔曰：「往者魏道衰弊，禍難相尋，周齊抗衡，分割諸夏，突厥之虜，俱通二國。周人東望，悲若好之深；齊人西虞，懼周交之厚，謂虜意輕重圖遂安危。非徒並有大敵之憂，思緘一邊之防，竭生民之力，供具來往，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，實爲勞擾。猶復規烽制戍殺害吏民，無歲而不有也……朕……愍臣下之勞，除旣任之弊，以爲厚賦兆庶，多惠豺狼，未嘗感恩，資而竭賊……因人賊之物，加賜將士；息邊路之民，務於耕織；消異制勝戢氣在心，凶醜愚闇，未知深旨。將大定之日，比戰國之時，乘昔世之驕，結今時之恨……故遣將治兵鳳翔聚甲，義士奮發，壯夫肆憤，願取名王之首，思拯平子之首……」(隋書八四突厥傳)於是以河南王弘，上柱國豆盧勤，竇榮定，左僕射高穎，右僕射虞慶則，並爲行軍元帥，出塞擊之。沙鉢

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遁去。長孫晟於周末曾使突厥，「知攝圖、玷厥、阿波、突利等叔侄兄弟，各統強兵，俱號可汗，分居四面，內懷猜忌，外示和同，難以力征，易可離間。」因上書曰：「……玷厥之於攝圖，兵強而位下，名相相屬，內隙已彰，鼓動其情，必將自戰。又處羅侯者，攝圖之弟……因爲攝圖所忌，其心殊不自安……又阿波首鼠，介在其間……今宜遠交而近攻，離強而合弱。遣使玷厥說令阿波，則攝圖退兵，自防右地。又引處羅遣使說阿波，則攝圖分衆，設備左方。首尾猜嫌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，承襲討之，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。」（隋書五一）攝圖文帝用其策，「反間既行，果相猜貳。」凡爲沙鉢路所攻敗者，若阿波貪汗及地勤察（沙鉢路從弟）等皆歸西面可汗達頭。突厥之分東西雖萌於室點密時，至是遂正式分立矣。東西突厥，旣連兵不已，各遣使詣國請和求援，隋皆不許。會千金公主上書，請爲一子之例。沙鉢路於開皇四年，亦上表稱臣。又西擊阿波破擒之。時阿波國部落，乘虛掠其妻子，隋軍爲擊阿波拔敗之。所獲悉與沙鉢路，沙鉢路大喜，乃立約以爲界。隋賜千金公主姓楊氏，編之屬籍，改封大義公主。沙鉢路卒，子雍虞闕立爲都藍可汗，隋平陳以陳叔寶屏風賜之義公主，公主因奢屏風，爲詩以寄感。又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，乃使裴矩說，都藍殺大義於帳中。開皇十七年隋以宗女安義公主妻突利可汗（名染干沙鉢路之子）都藍以求婚不得，乃與玷厥共攻突利，突利兵敗，借長孫晟歸隋，隋封之爲啓民可汗於湖州築大利城以居之。安義卒，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。煬帝大業三年四月，幸榆林，啓民及義成來朝行宮表請鮮卑冠帶不許。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而東北，幸啓民所居。明年朝於東都。是歲卒。子毗吉立，是爲始畢可汗，仍尚義成。十一年來朝於東都。煬帝避暑汾陽宮，八月，始畢帥其種落，圍帝於雁門，援軍至始畢引去，由是朝貢遂絕，而隋亦施亡矣。西突厥自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，其國立鞅鞞特勤之子是爲泥利可汗。卒，子達漫立號泥厥處羅可汗。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，聞其國亂，復知處羅思其母（向氏），因奏之煬帝使遣君庸書慰諭之。處羅遂受詔遣使朝貢。會其酋長射匿（都六之子達頭之孫）遣使求婚，隋用裴矩策，使襲處羅然後許之爲大可汗，並許婚。射匿聞而大喜，與兵襲處羅，處羅大敗，走高昌。高昌王麴伯雅上狀隋遣裴矩將向其虜至玉門言昌城招之，大業七年冬處羅乃

入朝，因留中國。

(2) 平吐渾 西晉末，遼西鮮卑徒河涉歸之庶長子吐谷渾氏，西遷青海，乃始建國。魏周之際，始稱「可汗」，都伏俟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。隋開皇初，其主呂苟，以兵侵弘州（丁謙云：在今河州境），上柱國元諧破走之。後復寇旭州（今邠州西南舊洮州地），刺史皮子信敗死，洮州總管梁遠擊走之。俄寇廓州（在西寧西南黃德縣境），州兵擊走之。平陳之後，呂苟不敢為寇，十一年死。子伏立，十六年隋以光化公主妻之，明年國人殺伏，立其弟伏允。依俗尚主。朝貢歲至，而常訪中國消息，煬帝即位，遣裴矩諭，鐵勒擊吐谷渾自効，鐵勒襲破之，伏允東走，保西平（西寧）境，大業五年遣觀王雄出澗河（後涼澗河郡在今青海省循化黃德縣境），并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拉之，大破其衆，部落皆降，伏允南遁山谷間。自西平寧羌城以西，且末以東，祁連（山在甘州南）以南，雪山（指川北岷山）以北，東西四千里，南北二千里，皆為隋有，置郡縣鎮戍，發天下輕罪徒居之（隋書八三吐谷渾傳）。

(3) 破契丹 契丹之先，真莫奚（亦簡釋奚東部宇文之別種）異種而同類，並為慕容氏（讎）所破，俱竄於松漠之間。（丁謙魏書外傳考證）「松漠間謂松山西沙漠東，中間之地，今克什克騰旗西南地也。松山為潢水發源處，遼史所謂平地松林是也。其山之西，正多倫諾爾北磧齒之地，故曰松漠之間。」後魏時為高麗所侵，部落萬餘口求內附，止於白龍河。其後為突厥所逼，又以萬家寄於高麗，開皇五年悉衆款塞，隋文納之，踞居其故地。後契丹別部背高麗內附，開皇末其別部背突厥來降，部落始漸衆（隋書四八契丹傳）。煬帝即位入寇營州（治今熱河兩陽），詔通事謂者韋雲起，譏突厥討之，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。雲起分為二十營，四道俱進，大破之，獲其男女四萬口，以八畜之半賜突厥餘將入朝（舊唐書七五雲起傳）。

(4) 討林邑 仁壽中，交州徠人李佛子作亂，據越王故城。詔劉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，統二十七營以討之，佛子降。尋授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，經略林邑。大業元年，正月軍至海口，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，方擊走之。師次闍黎江，其徒乘巨象而至，力戰破之，俘馘萬計。頻戰皆捷，進至其國都，梵志奔海，方入城，獲其廟

主十八枚，皆鑄金爲之，寬式有國十八葉矣。方班師卒於道。誌志復其故地，遣使謝罪，於是朝貢不絕（隋書三五劉方傳，八二林邑傳）。

(5) 代流求（即流求）

隋書八一一流求傳云：「流求國居海島中，當建安郡（福州）東，水行五日而至。七多山洞，其王姓歐斯氏，名高刺兒，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……（物產）同於江表，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。俗舉山海之神，祭以酒肴……大業元年海師河蠻等，每春就二時，天清風靜，東望依希，似有煙霧之氣，亦不知幾千里。三年煬帝命尉尉來寬入海求訪異俗，何發言之，遂與蠻俱往，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，掠一人而返。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，流求不從，寬取其布甲而還。時倭（音臘又音爰）國——（即倭國）使來朝，見之曰：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。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瑊州率兵自義安（潮州）浮海擊之。至高華嶼（澎湖之南）又東行二日至流求國（澎湖之北，丁謙疑此二地即八重山與宮古島之古名）。又一日便至流求。勿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，有喜而人頗解其語，遣人慰諭之，流求不從拒逆官軍。稜擊走之進至其都，頓戰皆敗，焚其宮室，燔其男女數千人（煬帝紀作萬七千口），載軍實而還，自爾遂絕。」陳稜傳謂：大業六年，稜進至流求，斃其小王款斯表，破其都，斬其王馮，獲其子烏槌，按流求古未嘗通中國，其名始見於隋書。以其方位及海程推之，即今之台灣，非日本之沖繩也。蓋中國古率以流求名台灣，今台灣東南有一小島猶曰「小流求」，宋史謂：「流求國在泉之東，有海島曰澎湖類火相望。」元史稱：「流求在南海之東，漳、泉、福、興四州界內，澎湖諸島與流求相對。」是皆指今之台灣也。明史稱萬曆十四年（一五八六）日本謀取台灣，流求遣使以聞。至此始不以流求名台灣，而以中山、山南、山北爲流求也。（馮承鈞譯希勒格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一九五流求國考）。

(6) 通域外

(1) 西域：西域自漢後，或絕或通。「隋開皇仁壽之間，尙未云經略。煬帝時，乃遣侍御史龔那，司緣校尉杜行滿，使於西蕃諸國，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，史國得十餘女，師子皮，火鼠毛而還。帝復令開高公裴矩於西域披問往來以引致之。其有君長者，四十回國。類因其使者入朝，嚙以厚利，令



韓相論。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，四十餘國。帝因遣西戎被尉以慰接之。」（北史九七西域傳序）「煬帝勤略，諸南胡至者，短誇今言其國谷山川險易，撰西域圖記三卷，入朝奏之。其序曰：……臣既因撫納，暨聞關市等計，嘗傳訪探胡人。或有所疑，卽譯衆口，俟其本國服飾儀形，王及庶人，各顯容止，卽丹青模寫，爲西域圖記，共成三卷，合四十四國。仍別造地圖，寫其要害。從西頃以去，北海之南，縱橫所互，將二萬里。諒由富饒大賈，周遊經涉，故諸國之事，罔不徧知……發自燉煌，至於西海，凡爲三道，各有襟帶……不有<sup>之</sup>，<sup>以</sup>表威化之遠也。」（隋書六七類傳）「煬帝又以西域多珍寶物，令矩往張掖，暨諸商胡互市，賅之以利，勸令人朝。自是西域諸蕃，往來相繼，所經州郡，疲於送迎，餽費以萬萬計……大業五年，西巡河右，西域諸胡，佩金玉，被錦罽，焚香奏樂迎候道左。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，盛飾縱觀，衣服車馬不鮮者，州縣督課以誇示之。」（食貨志）李復吐谷渾，置河源、西海、鄯善、且末諸郡，隨天下罪人，配爲戍卒，大開屯田，以保護中西商路，時西域諸國，除波斯、天竺外，無不至者。大業六年正月，帝以諸蕃酋長，畢集洛陽。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，戲場周圍五千步，執絲竹者萬八千人，擊鼓數十里。自昏達旦，燈火光燭天地，終月而罷。所費鉅萬，自是歲以爲常。諸蕃者又與關市交易，帝許之，令裝飾店肆，簷宇如一，盛設帷帳，珍貨充積，人物等盛。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。胡客，每過酒食店，悉令遷延就坐，醉飽而散，不取其直。給之曰：中國豐饒，酒食例不取直。胡客皆驚歎，其甚者頗覺之。見以緝吊繩樹曰：中國亦有貧者，衣不蓋形，何如此物與之，纏樹何爲？市人慚不能答。」（通鑑隋記五）（2）南海：中國與南洋交通，昉於兩漢，盛於南朝，隋大業中朝貢者十餘國，以赤土、罽臘、婆利爲最者。據隋書八二南蠻傳所記：「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。在南海中，水行百餘日，而達……煬帝卽位，募能通絕域者。大業三年，屯田主事常駿廣都主事王君政等使赤土……齎物五千段，以賜赤土王……至於赤土之王，其王遣婆羅門婆羅以船三十艘來迎，吹鼗擊鼓，以樂隋使。進金饌以饗駁船。月餘至其都，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覲見……禮道甚厚，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，並獻金芙蓉冠，龍腦香，以鉢爲多羅葉，隱起成文以爲表，金函封之……駿以六年春，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……那邪迦等官賞各有

差。丁謙謂此四處皆屬海嶼：「按周史：越裳諸國古亦不國，誤甚，其國當在馬來半島巴大年，古閩外，丁時奴等能。此謂赤土門在南嶼中，安知越裳門等國，不皆諸島地？曰：否！……赤土所部，當在今麻刺加地。」日本白鳥著古史考（日本史學雜誌三六卷五期）考證其為蘇門答刺之東南部。說雖後起，終無以易丁氏也。「越裳國在林邑西南，本扶南之屬國也。去日南郡，舟行六十日而至……多奉佛法，尤信道士，佛及道士，並立像於館。大曆十三年，遣使貢獻，帝禮之甚厚，其後亦絕。」丁謙謂：「越裳在越南西南今東埔峇及法屬西貢六省地。」婆利國自交廣浮海南渡亦土丹丹，乃至其國……大曆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，於時丹丹經婆利二國，亦夾貢方物。」丁謙云：「婆利始見梁書，唐書作婆羅，宋史作渤泥，明史作渤尼，皆譯音而定字故也……其為今婆羅島地，無可疑者……丹丹在赤土南，即今吉蘭丹地盤盤，宋書作婆羅，梁書同。郭地在暹羅西，稍南與馬來半島連接處。」日本：隋書八一倭國傳：「倭國漢光武時，遣使入朝……自魏至於齊梁，代與中國相通。皇皇二十年，倭王姓阿每，字多利思比孤，號阿羅鷄（即推古女皇），遣使詣闕。上令所司，訪其風俗……大業三年，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。使者曰：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，故遣朝拜，兼沙門十人，求學佛法……明年，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，度百濟行至首島（即珍島，在朝鮮全羅道東南海中），南望羅國（濟州島），都部斯麻（對馬島），迴在大海中。又東至一支國（壹岐島），又至竹斯國（紫雲山即志所謂伊都國地），又東至秦王國（日本國志：秦人弓月以應神帝十四年，晉武太康四年，公元二八三年）自百濟來歸，自言是秦始皇後，弓月即太子扶蘇，扶蘇被殺，其子陸率徒屬渡遼若其地（即振韓，韓國沿革史謂辰韓言語似秦人故亦稱秦韓後為新羅所滅）至弓月為旁鄒侵掠屬於百濟，遂合部衆來此。日本處之竹斯國東號秦王國。其人同於華夏……既至彼部，其王與清相見……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。」

（7）征高麗 朝鮮自箕子傳封，燕秦之際，隸遼東徼外。漢武元封三年（公元前〇八），滅衛氏拔其地為輿、臨屯、元菟、巨濟四郡，戶籍登於天府，版圖在職方，遣官敷治，已隸疆索。泊朱蒙南奔建高句麗國（漢元建昭二年，公元前三七），漸殘遼郡。漢末遼欲窺遼東，為公孫氏所抑。魏正始三年（二四二）寇西

安平縣七年（二四六）母丘儉破之，陷其凡郡城（其詳已要云在宣川縣劍山，韓國沿革史云在寧遠郡劍山），西侵之勢遂挫。西晉末，中原鼎沸，乘機屢寇遼左。東晉成帝咸康八年，前燕慕容皝以兵入高句麗，毀其丸都而還。至安帝元興三年（四〇四），其廣開土境平安好大王（中史簡稱曰「安」遼寧詳安縣有好大王碑）侵後燕，卒掠遼東，驅中國勢力於遼東之外，始結怨於中國，其長壽王十五年（四二七）移都平壤。北齊廢帝封其王陽（五五九），始簡稱高麗。

隋征高麗之意義 一曰：復雪國恥也。朝鮮本箕子封地，號晉郡縣。遼東又為中國故壤，淪陷垂二百年。隋一宇內，兵強財足，復前代之舊疆，雪昔人之仇恥，亦當時所有事。觀裴矩之奏云：「高麗之地，本孤竹國也。周代以之封箕子，漢世分為四郡，晉氏亦統遼東。今乃不臣，別為外域，故先帝疾焉，欲征之久矣！但以秘諒不肖，師出無功。當陛下之時，安得不事，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！」（六七短傳）大業八年正月，高麗小醜，迷昏不恭，崇聚勃碣之間，荐食遼徼之境。雖復漢魏，誅戮巢窟暫傾，亂離多阻，種落還繁。幸川藪於任代，播實繁以迄今，瞻彼華壤，剪為夷類（煬紀下），意在復土雪恥昭然若揭。二曰：為後除患也。高麗雖朝貢於周隋，然潛通使梁陳。一平陳之後（高麗王）隋（隋書誤作湯）大懼，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。開皇末又率蘇韜寇邊。大業三年密遣使於突厥（見煬紀表矩傳及突厥傳）。若不早剪之，待其連和坐，大則契丹南唐相結以擾中原，宋金海上之盟以覆遼，恐即早見於隋世。觀開皇十七年文帝賜高麗王陽璽書曰：「……雞稱藩附，誠節未盡，王既人臣，須同朕德。而乃驅逼蘇韜圍禁契丹，諸藩頓頽，為我臣妾，忿善人之慕義，何毒害之情深乎！太府工人，其數不少，王必須之，自可開奏。昔年潛行財貨，利動小人，私將弩手逃竄下國，豈非修理兵器，意欲不虞！恐有外聞，故為盜竊。時命使者，撫慰王藩，本欲問彼人情，教彼政術。王乃坐之空館，嚴加防守，使其閉目塞耳，永無聞見。有何陰惡！非欲人知！禁制官司，畏其訪察。又數遣馬駒，殺害邊人，屢聘姦謀，動作邪說。心在不賓……恆自猜疑，常遣使人空覘消息，純臣之義，豈若是也……王謂遼水之廣，河如長江，高麗之人，多少陳國。」（高麗傳）大業八年正月詔有云：「誘納亡叛，不知紀極，充

斥邊垂，亟勞烽候，關折以之不詳，生人爲之廢業。在昔海伐已滿天網……乃兼契丹之黨，度劉海戍習蘇羈之服，侵轍遼西。又靑丘之來，咸修職貢碧海之濱，同稟正朔。遂復寇攘琛寶，遏絕往來，虐及弗辜，誠而遇禍。翰軒奉使，爰暨海東，旌節所次，途經藩境，而擁塞道路拒絕王人，無事君之心，豈爲臣之禮，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？（煬紀下）可證當時不取，必爲後世之憂，故隋人東征之意義，至深且巨，並非好大喜功，侵凌弱小，貪其寶貨，侈勤遠略也。

隋征高麗文一煬三凡四出師。其意義之深遠，動機之純正，俱無可議。至東征之經過，無功之原因，亦難略述。

第一次之東征（開皇十八年）隋文開皇九年，高麗既治兵積穀，爲守拒之策。擁貢窺邊，漸形不賓。十七年曩書責之，高麗王陽惶恐表謝。尋卒，子元嗣，請封許之。十八年春二月，高麗王元帥蘇羯之衆萬餘，寇遼西營州，總管韋冲擊走之。上聞而大怒，乙巳，以漢王諒、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，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。以尙書左僕射高穎爲漢王長史，周羅喉爲水軍總管。……夏六月丙寅，下詔勦高麗王元官爵。漢王諒軍出渝關，值水潦飢餓不繼，軍中之食，復得疾疫。（高麗傳稱諒「及次遼水，元亦惶懼，遣使謝罪。」王世積傳稱「世積至柳城，遇疾疫而還。」）周羅喉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，船多漂沒。秋九月己丑，師還，死者什八九。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，上表稱遼東箕土臣元上。上於是罷兵，待之如初。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。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，朕已赦之，不可致伐，厚其使而遣之。高麗頗知其事，以兵侵掠其境（通鑑一七八卷，採自高祖紀及王世積周羅喉高麗各傳），此役之所以師出旋罷者，雖曰陸軍乏食疾疫，水軍遭風船沒，高麗惶懼謝罪；亦由於隋文年暮，倦於遠略也。

第二次之東征（大業八年）「開皇之末，國家殷盛，朝野皆以遼東爲意，（劉）炫以爲遼東不可伐，作撫夷論以諷焉，當時莫有悟者。」（炫傳）大業三年，「帝巡塞北，幸啓民帳。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，啓民不敢略，引之見帝……（裴）矩曰：請面詔其使，放還本國遺語其王，令速朝覲，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。帝納

焉，高元不用命，始建征遼之策。」（矩簿）洎永濟渠既開，榆林長城築竣，啓民保塞，高昌來賓，吐屯設，獻伊再數千里之地，吐谷酒既破，處羅入朝，朔漠靖謐，西陲晏然，乃得以全國之人力物力，開遼碣。煬帝爲籌備軍事方便計，於七年二月，親幸涿郡，「下詔討高麗。敕幽州總管元弘嗣，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。官史督役，晝夜立水中，略不敢息，自屢以下皆生蛆，死者什三四……先是詔徵天下之兵，無間遠近，俱會於涿，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，擊手三萬人，嶺南排練（小稍也音竄）手三萬人，於是四遠奔赴如流。五月，敘河南、淮南、江南造戎車五萬乘，送高陽，共載衣甲饗幕，命兵士自挽之。發河南北民夫，以供軍須。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，舳舻相次千餘里。載兵甲及攻取之具，往還之道，常數十萬人，填咽於道，晝夜不絕。」（通鑑）隋書楊紀下：「八年春正月辛巳，大軍集於涿郡……壬午，下詔曰：「……甲人間罪無俟再駕，於是親總六師，用申九伐，拯厥陪危，協從天意；殄茲通穢，克嗣先謨。今宜授律啓行，分蹙脣路，掩勃澌而雷震，歷夫餘以電掃……左第一軍可鑿方道，第二軍可長岑道，第三軍可海冥道，第四軍可蓋馬道，第五軍可建安道，第六軍可南蘇道，第七軍可遼東道，第八軍可玄菟道，第九軍可夫餘道，第十軍可朝鮮道，第十一軍可沃沮道，第十二軍可樂浪道，右第一軍可黏蟬道，第二軍可含資道，第三軍可河彌道，第四軍可屯屯道，第五軍可候城道，第六軍可提奚道，第七軍可踏頓道，第八軍可肅慎道，第九軍可渴石道，第十軍可東陶道，第十一軍可帶方道，第十二軍可襄平道。凡此衆軍，先奉南路絡驛引途，總集平壤……朕躬取戎，爲其節度。涉遼而東循海之右。解倒懸於遼，着問疾苦於遼黎。其小輕齎遊閱，隨纜赴蔚，卷甲銜枚，出其不意。又滄海道軍，舟楫千里，高懸電遊，巨雲飛，橫滄江，遙造平嶼島嶼之望所絕，坎井之路已窮。其餘被髮左衽之人，控符符發，徵、虜、彭、濮之旅，不謀同辭……兩加曉示，解朕意焉。」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，號二百萬。其餽運者倍之。癸未，第一軍發終四十日，引師乃發。旌旗亙千里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也。」此百餘萬之大軍，悉已度遼否，史雖弗詳，但考各道軍將，亦可略窺其概。據

宇文述傳：「……出長岑道，後以宿衛不行。」

裴子業傳：「遼東之役，……出長岑道，後以宿衛不行。」

裴業臣傳：「征遼東，以軍將指鹿嶺道。」

裴鐵柱傳：「除右屯衛大將軍……遼東之役請爲前鋒。」

李弼傳：「一八年出涇陽道。」

薛世雄傳：「遼東之役，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。」

王仁恭傳：「遼東之役，以仁恭爲軍將。」

吐萬緒傳：「遼東之役，請爲先鋒……指蓋馬道。」

趙才傳：「遼東之役，再出碣石道。」

于仲文傳：「遼東之役，仲文率軍指樂浪道。」

殷文府傳：「遼東之役……出南蘇道。」

又據通鑑一八一卷所載：

左屯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。

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。

右屯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。

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遼城道。

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，出增地道。

上列軍將十六人，除長岑道之樊子業未行，麥鐵杖秩高懷忠，合將一道，及王仁恭未載道名外，尙有十三道之軍將可得考見。至通鑑所載增地二道乃煬帝紀中詔書所無，非諸道中之改稱，卽屬新增。宇文述傳所謂：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」者，乃指已渡鴨綠水者而言。（傳明開「述與九軍至鴨綠水……遂進東濟水去

平壤三十里……遠至鴨綠水。就上所列之十六軍將，及來護兒之滄海水師，則度遼者絕不止九軍三十萬五千人，而其餘十五軍皆未出，徒列虛名已也。又詔營所謂，其軍可某道者，當係某軍所假之稱號，以壯聲威，非指其進兵時，某軍出某道也。蓋各軍所繫之道名，多汲漢魏之舊。如遼東、樂浪、臨屯、玄菟、帶方皆漢郡，而饒方、長岑、海冥、黏蟬、含資、潤彌、提奚、東曠、遼城、增地，皆樂浪郡之屬縣，至隋時地名已多改易，轄境亦有伸縮，焉能令各軍繫古道出今地乎？其不合一也。肅慎、夫餘、朝鮮，皆古國族之名，故壤遼闊，非一軍所能盡，蹋頓乃古烏桓大人之號，非有地可出，其不合二也。樂浪在南，沃沮在北，詎可並隸左軍？襄平縣在遼東郡附郭，寧能分爲兩道？其不合三也。臨屯帶方，皆須渡海而往，陸軍焉能由此而趣平壤？沃沮乃高麗東北部濱海之地，隋軍何必東迂至其處，而後西指平壤耶？其不合四也。總此四證，可知諸道原爲各軍之番號，非如通鑑所謂左十二軍出某某道，右十二軍出某某道也。至東征軍之組織，隋書禮儀志三：「大業七年征遼東…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，騎兵四十隊，隊百人置一纛，十隊爲團，團有偏將一人……又步卒八十隊，分爲四團，團有偏將一人。（其騎步兵鎧胄纓拂旛，每團異色。）……受降使者一人……承詔慰撫，不受大將節制。輜重戎車散兵等，亦有四團……（使步卒）夾以行。（進止立營，皆有次鉞儀法）……每日遣一軍發，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。二十四日續發而盡，首尾相繼，鼓角相聞，旌旗互九百六十里。天子六軍次發……又互八十里。通諸道，合三十軍，互一千四十里。諸軍各以帛爲帶，長尺五寸闊二寸，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，合十二衛，三台，五省九寺，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，亦各題其軍號，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丁厮隸，悉以帛爲帶，綴於衣領，名軍記帶。」總上所述二十四軍及天子六軍，合三十軍，共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及宇文述傳，已渡鴨綠江之「九軍三十萬五千八」，則每軍人數當在三萬四千人左右，禮儀志雖未明言步卒及輜重散兵每隊人數。設其每隊倍於騎兵隊之人數，則每軍爲三萬六千人，數亦略等。海軍數雖不詳，但據來護兒傳：「遼東之役，護兒率樓船，指滄海入自浪水（大同江），去平壤六十里。」通鑑稱：「護兒率江淮水軍舳舻數百里浮海先進。」則其兵數當亦不少。用兵之概況，八年二月癸未，第一軍始發，三月癸巳，「上始御師，進

至遼水，衆軍總會，臨水爲大陣，高麗兵阻水拒守，隋軍不得濟。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：丈夫性命，自有所在，豈能然艾爰額，瓜蒂歎鼻，治黃不差，而以死兒女手中乎？乃自請爲前鋒。謂其三子曰：吾荷國恩，今爲死日……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于遼水西岸，旣成，引橋趣東岸，橋不及斥丈餘。高麗兵大至，隋兵驍勇者，爭赴水接戰，高麗兵乘高擊之，隋兵不得登岸，死者甚衆。麥鐵杖躍登岸，與虎賁郎 饒士雄、孟叉等皆戰死。乃斂兵，引橋復就西岸……更命少府監 何稠接橋，二日而成。諸軍相次進，大戰於東岸，高麗兵大敗，死者萬計，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，卽漢之襄平城也。車駕度遼，引曷羅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攝彈之。因下詔赦天下，命刑部尚書衛文昇，尚書左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，給復十年，建靑郡縣以相統攝。諸將之東下也，帝戒之曰：今者弔民伐罪，非爲功名……公等進軍，當分爲三道，有所攻擊，必三道不知，毋得輕軍獨進，以致失亡。又凡軍事進止，皆須奏聞待報，毋得專擅。遼東數出戰不利，乃嬰城固守，帝命諸軍攻之，又敕諸將，高麗若降，卽宜撫納，不得縱兵。遼東城將陷，城中人輒言請降，諸將奉旨，不敢赴機，先令馳奏。比報至城中，守禦亦備，隨出拒戰，如此再三，帝終不悟。旣而城久不下……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。右屯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艘艦數百里浮海先進，入自溟水（大同江），去平壤六十里，與高麗相遇，進擊大破之。護兒乘勝趣其城，副總管周法尙止之，請俟諸軍至俱進。護兒不聽，簡精甲四萬，直造城下，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，出兵與護兒戰而僞敗，護兒逐之，入城縱兵俘掠，無復部伍，伏兵發，護兒大敗，僅而獲免，士卒遺者不過數千人。高麗追至船所，周法尙整陳待之，高麗乃退。護兒引兵還屯海浦，不敢復留，接應諸軍……

（宇文述、宇文仲文等九軍）皆會于鴨綠水西。述等兵自遼河以遠（皆在遼河西）二鎮，人馬皆給百日糧，又給排甲槍稍並衣資戎具火幕，人別三石已上，重莫能勝。致下令軍中，遺粟米粟者斬，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，縱行及中路，糧已將盡，高麗遣大臣乙文、文德詣其營詐降，欲覩虛實。于仲文先奉密旨，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，必擒之。仲文將執之，尙書右丞劉士龍慰撫使，固止之，仲文遂聽文德……仲文與述等旣失文德，內不自安。述以糧盡欲還……仲文怒曰，將軍仗十萬之衆，不能破小賊，何顏見帝？且仲文此行，固知無功。



何也！古之良將能成功者，軍中之事決在一人，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！時帝以仲文有計劃，令諸軍節度，故有此言。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，與諸將度水追文德，文德見述軍有飢色，故欲疲之，每戰輒走。述一日之中，七戰皆捷，既恃驍勝，又逼羣議，於是遂進，東濟薩水（唐川），水去平壤城三十里，因山爲營。文德復遣使詐降，請於述曰：若旋師者，當奉高元朝行在所。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，又平壤城險固，度難猝拔，遂因其詐而還。述等爲方陳而行，高麗四面鈔擊，述等且戰且行。秋七月壬寅，至薩水，軍半濟，高麗自後擊其後軍。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，於是諸軍盡潰，不可禁止，將士奔還，一日一夜，至鴨綠水，行四百五十里。將軍天 王仁爲將，擊高麗劫之。來護兒聞述等敗，亦引還，唯衛文昇一軍獨全。初九軍度遼，凡三十萬五千，及還至遼東城，唯二千七百人，資儲器械巨萬計，失亡蕩盡。帝大怒，鎖繫述等，癸卯引還。初：百濟亦陳兵境上，聲言助隋，實持兩端。是行也，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，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。八月救遼黎、洛口、太原等倉毀，向望海嘖。使民部尙書盧 王 樊子蓋留守涿郡。九月庚寅東駕至東郡：甲申，（述）于 仲 文等皆除名爲民，斬劉士龍以謝天下：諸將皆委罪於于 仲 文，帝既釋諸將，獨繫仲 文，仲 文憂恚發病，乃出之，卒於家。（通鑑一八一）是役也，一以未立總帥，事權不一；二以楊 帝遙爲指授，稽誤戎機；三以水師輕進，未能接應陸軍，宇文述老邁，路遠糧盡，遂致無功。

第三次東征（大九年）「九年春正月丁丑，詔徵天下兵募涿郡始募民爲驍果修遼東古城（乃遼水西新遼東郡之古城，似在今遼濱塔城。蓋遼水以東，時尙爲高麗有也。）以貯糧，：：：帝謂侍臣曰：高麗小虜，侮慢上國，今拔山移海轉猶望克舉，况此虜乎！乃復議伐高麗：：：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。壬申遣宇文 述與大 將 軍 楊 發 臣 趣 平 壤，左 光 祿 大夫 王 仁 恭 出 扶 餘 道。仁 恭 進 軍 至 新 城，高 麗 兵 數 萬 拒 戰，仁 恭 帥 勁 騎 一 千 擊 破 之。高 麗 城 守，帝 命 諸 將 攻 遼 東，聽以便宜從事。飛樓檣雲梯地道四面俱進，晝夜不息，而高 麗 應 變 拒 之，二十餘日，拔，主客死者甚衆：：：遼東城久久不拔，帝遣造布靈百餘萬口滿貯土，欲積爲魚梁大道，關三十步，高與城齊，使戰士登而攻之。又作八輪樓車，高出於城夾魚梁進，欲俯射城內。指期將攻，城內危蹙。會楊 玄 感 反

書至，帝大懼。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……內不自安，戊辰，亡奔高麗，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，使引軍還。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，營壘嚴密，案堵不動，皆棄之而去。衆心惶懼，無復部分，諸道分散。高麗即時覺之，然不敢出，但於城內鼓譟，至來日午時，方漸出外，四遠覘偵，猶疑隋軍詐之。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臨，畏隋軍之衆，不敢逼，常相去八九十里。將至遼水，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。時後軍猶數萬人，高麗隨而抄擊，最後羸弱數千人，爲所殺略。」（通鑑一八二）此役許諸將便宜從事，各得赴機，而又盛治攻具行拔遼東，惟以楊玄感反，宋護兒本出陰道，次東萊而還討，唐遼諸軍亦皆反旆，致功敗垂成耳！

## 第四次東征（大業十年）

「十年春二月辛未。詔百寮議伐高麗，數日無敢言者。戊子詔復徵天下兵，百

道俱進。三月壬子，帝行幸涿郡，士卒在道，亡者相繼……斬判軍者以鼙鼓，亡者亦不止。夏四月甲午，車駕至北平。秋七月癸丑，車駕至懷遠鎮。時天下已亂，所徵兵多失期不至，高麗亦困弊。」（通鑑一八二）「來護兒帥師度海，至早奢城，高麗舉國來戰，護兒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將趨平壤，高元震懼，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，上表請降，帝許之，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。護兒集衆曰：三度出兵未能平賊，此還也，不可重來。今高麗困弊，野無青草，以我衆戰不日寇之，吾欲進兵遼圍平壤，取其僞主，獻捷而歸。答表請行，不肯奉詔。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……君肅告衆曰：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，皆獲罪也。諸將懼，盡勸還，方始奉詔。」（六四護兒傳）「八月己巳，帝自懷遠鎮（熱河朝陽縣西）班師邯鄲，賊帥松公帥其黨八千人，抄襲後第八隊，得飛黃上虜馬四十二匹而去。冬月丁卯，上至東郡。己丑還西京。以高麗使者斛斯政告太廟。仍徵高麗王元入朝，元竟不至。敕將帥嚴裝，更圖後舉，竟不果行。」（通鑑）是役水師欲直搗平壤，似可制勝，惜以天下已大亂，遂因高麗乞降而罷兵焉。

綜有隋一代，北服突厥，契丹，西破吐谷渾，南平林邑，東殄流求（即台灣），遠逼絕域，其國勢之盛，爲漢後所僅見。惟對高麗，文帝遣將一征，煬帝三駕遼左，以空國大舉之勢，卒難克蓋葺之小邦者，非全由戰略之不滅，而高麗實有其不亡之原因在。蓋高麗自好大王以還，疆土廣拓，戶口殷蕃，儼然海東勝國，就實力

論，亦足以負隅。況與中國結二百年之仇怨，開隋滅陳，益懷祗懼，遂力鞏國防，固結人心，選將練兵，積穀修械，日兢兢以保邦爲事。故擅於九年之前，機發於九年之後（開皇十八年），效著於二十四年之餘下及五十餘年之久，猶能抗唐，斯皆懼亡圖存之效也。

## 五 隋之亂亡

隋能一天下而不能守天下，三十八年優曇之運，徒爲唐作驅除，釋其原因，亦有多端：

（一）易儲之失 國祚之修短，非全繫開基之英辟，尤在乎守成之令主。故元良國本固體綦重，隋文易儲實鑄大錯。初堅與獨孤后甚相愛重，誓無異生之子，嘗謂羣臣曰：「前世天子溺於嬖幸，嫡庶分爭，遂有廢立，或至亡國。朕旁無姬侍，五子同母，可謂真兄弟，豈有此憂邪？」堅長子勇，乃布素時所生，及堅輔政，立爲世子，出爲雒州總管，東京小總宰，總統舊齊之地。及受禪，立爲皇太子，軍國政事，及尙書奏死罪以下，皆令勇參決之。每上諫疏，恆被嘉納，時政不便，多所損益。勇頗好學，解屬詞，賦性寬仁和厚，率意任情，無矯飾之行。堅性儉約，「獨孤后妒及臣子。」（二十二史劄記一五）勇則奢侈，多內寵，遂失親歡，漸生疑阻。堅次子廣，出鎮大藩，又有平陳之功，重臣宿將，多曾隸其麾下。陰知帝后之意，彌自矯飾，姬妾但備員數，車馬侍從，皆爲儉素，敬接朝臣，禮極卑屈，聲名籍甚，冠於諸王，獨孤益薄勇而稱廣，廣見獨孤意移，乃構奪宗之計，與張衡、宇文述、楊素、楊約、郭衍等定策，伺覘東宮，譏謔媒藥，構成其罪。堅內制於悍妻，外惑於邪議，卒於開皇二十年十皆乙丑，廢勇及其諸子並爲庶人，十一月戊子，立廣爲太子。勇於見廢之日，僅泣下流襟，旣而舞蹈而去，左右莫不惘然。「終不認廣之誣構，而識其隱憂，洵一仁厚長者。使得嗣立，亦成康、文、景之流亞，當有深仁厚澤，沛洽天下，隋或不至卽亡。藉令不然，亦不至如廣之弑父屠兄，逞其暴戾之凶，滅絕人性也。觀元旻、楊孝政之所諫，李綱、裴肅之所陳，足證勇廢非其罪。卽堅亦「知勇之黜也，不允天下之情。」及仁壽四年七月堅「寢疾於仁壽宮，徵皇太子入侍醫藥，而姦亂宮闈。」事聞於

堅，堅「悲抵床曰：『畜生何足付大事！獨孤親我！』乃呼柳述、元巖曰：『召我兒！』述等將呼太子。上曰：『勇也！』述嚴詰問爲救奪，謀害聞之，以白太子，矯詔執述嚴，繫大理獄。追東宮兵士，結上臺宿衛，門禁出入，並取宇文述、郭衍節度。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。盡遣後宮，出就別室，俄而上崩（衛死時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），故中外頗有議論。」（通鑑）是堅悔已晚矣。故「史臣曰高祖之子五（勇廣及秦王俊，蜀王秀清王諒）人，九月終其天命異哉！房陵（廣善勇後，追封房陵王。）資於骨肉之親，篤以君臣之義，經綸締構，契闊夷險，撫軍監國，凡二十年。雖三善未稱（禮文王世子「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，唯世子而已」）謂親親尊君長也。）而視瞻無闕，恩寵旣變，讒言聞之頗復之慈。顛隔於人理，父子之誼遂滅於天性。隋室將亡之效，衆庶皆知之矣。……房陵分定久矣！高祖一朝易之，開逆亂之源，長覬覦之望。……後以愛卒。……尺布斗粟莫肯相容。秀寬眼目之阻，諒起晉陽之甲，成茲亂常之疊，蓋亦有以勸之也。棠棣之詩徒賦，有鼻之封無期。或幽囚於囹圄，或顛隕於煬毒，本根旣絕，枝葉畢剪。十有餘年，宗社淪陷。自古廢嫡立庶，覆族傾宗者多矣！考其亂亡之禍，未若有隋之酷。」（四五文子四傳）

（二）政刑之失 隋文不學無術，乏經國遠猷，燕翼令謨。雖頗重吏治，躬持儉約，然性實慘毒忌刻，好任小敬，弗達大體。故徒逢大有爲之時，終不能大有爲也。誅戮大臣，唯恐不勝。如梁士彥、宇文忻、劉昉、鄭譯、盧贄、柳彥等並開國功臣，或黜或死。史萬歲、王世積、虞慶則等，則統一之名將皆膏鐵頭。至賀若弼、高穎、李德林輩，素倚爲心膂，而弼下吏幾死，頌除名德林終廢。卽宗室懿親，亦所不免。「勝穆（名瓚，堅母弟）暴薨，人皆竊議。秦王（名智積，堅之姪）將沒，自以爲幸。唯衛王（名爽，堅異母弟）養於獻后（獨孤氏），故任遇特隆，而諸子遷流，莫知死所。」（四四滕衛諸王傳）廣之忤忍，果於殺戮，若高穎、賀若弼、蕭瑀、薛道衡、王胄等，或以舊憾被害，或以疑忌見殺，盤石盡剪，長城自壞，故逢顛危，扶持無人。堅之任法，尤爲慘急。盜羨糧一升以上者皆死，家沒官。令民能糾告盜者，沒賊家產以賞之。無賴之徒，至候富人子弟出路者，而故遺物於其前，偶拾取則輸以送官，而取其資，被陷者甚衆。又令盜一錢以上者皆棄市，行

加皆晏起早宿，理固長懼。甚至四人共盜一棧椅，三人同竊一瓜，事發即斬。廣之輕視民命，尤爲致盜之媒。政治方面，則厲行中央集權，不能與賢者同理。萬里之外，莫不箝制「六品以下官吏，咸吏部所掌。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，州縣無復辟署矣。」（通典選舉二）唐太宗謂：「隋日內外庶官，政以依違，而致亂亂。」（貞觀政要一）又謂：「隋一政刻刑煩，上懷猜阻，下無和暢，故使友朋游好，慶弔不通，鄉士聯官，請問斯絕。」（劉肅大唐新語十）信如葉適所謂：「萬里之遠，嘯呻動息，上皆知之；雖然無所委任，天下泛泛焉而已；百年之憂，一朝之患，皆上所獨嘗，而羣臣不與也」之弊。上察察以自聾，下師師以取容，賄賂公行，綱紀廢弛，「年逾二紀（文帝），人不見德。」「世道交喪（指煬帝時），一人一物，掃地將盡。」（李百藥書貞觀政要三）焉得不相挺爲亂。

（三）賦役繁重 堅廣父子，取民無藝，役民極酷。如「開皇十三年，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，造仁壽宮……使役嚴急，丁夫多死。疲敝頗仆者，推填坑坎，覆以土石，因而築爲平地，死者以萬數。宮成帝行幸焉，時方暑月，而死人相次於道，素一切焚除之……煬帝卽位……始建東都……每月役丁二百萬人……新置輿洛及迴洛倉。又於阜桐營顯仁宮。苑圍連接，北至新安，南及飛山。西至澗池，周圍數百里，課天下諸州，各貢草木花菓奇禽異獸於其中……又命黃門侍郎王弘，上議同於士澄，往江南諸州採大木，引至東都，所經州縣遞送往返，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。而東都役使迫促，僮仆而斃者十四五焉。每月載死丁，東至城皋，北至河陽，車相窒於道。時帝將專遼碣，增置軍府，掃地爲兵，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。又造龍舟……以幸江都……舳舻相接二百餘里。所經州縣，並令供頓……又盛修車輿輦轎旌旗羽儀之飾，課天下州縣，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，可飾器用，堪爲樂器者皆責焉。徵發倉卒，朝命夕辦，百姓求捕網罟楛野，水陸禽獸殆盡，猶不能給。而買於豪富積蓄之家其價騰踊，是歲雀雉尾一，直十緡，白鷺鮮半之……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，犯獐獮饑疾而死者十八九……西域諸蕃往來相繼，所經州縣，疲於送迎，靡費以萬萬計。明年帝北巡狩，又與衆百萬，北築長城……死者大半。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，引沁水，南達於河，北通涿郡，自是丁男不供，始以婦人從

殺。五年西巡河右……親征吐谷渾……士卒死者十三三焉，馬驢十八九……六年，將征高麗，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。詔又課天下富人，量其資產出饒市武馬。填元數，限令取足。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，濫惡則使人便斬……所在皆以徵徵供張軍旅所資爲務，百姓雖困，而弗之恤也。每急徭卒賦，有所徵求，長吏必先賤買之，然後宣下，乃貴賣與人，且暮之間，價盈數倍，莫敢徵欲，取辦一時，強者聚而爲盜，弱者自賣爲奴婢。九年，鄒又課關中富人，計其資產出鹽，往伊吾、河源、且末運糧，多者至數百頭，每頭價值萬餘……是時百姓廢業，屯集城堡，無以自給，然所在倉庫，猶大充物，吏皆權法，莫賞振救，由是益困……其後人乃相食。《食貨志》廣之窮奢極侈，前古罕比。史稱其「無日不治宮室，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，久而益厭。每遊幸，左右顧闕，無可意者，不知所適。乃備實天下山川之圖，躬自歷覽，以求勝地，可置宮苑者。」四年九月辛未，徵天下鷹師，悉集東京，至者萬餘人。《通鑑》可見其豪侈之一斑矣。唐太宗云：「往昔初平京師，宮中徵博士弟子以相傳授，樂工至三萬餘人。」《通鑑》可見其豪侈之一斑矣。唐太宗云：「往昔初平京師，宮中美女珍玩，無院不滿，煬帝意猶不足，徵求無已。象東征西討窮兵黷武，百姓不堪，遂致滅亡，此皆朕所目見。」又謂：「饑人自食其肉，肉盡必死，人君賦斂不已，百姓既弊，其君亦亡。」《貞觀政要一及八》又倉儲所以備國用，振民乏，必待民有餘而後儲之，焉可盡一斂民之粟，積之窳窮鬱爲麴塵，化爲蠅蝗，使三旬九食者，茹草木而咽絳糝，睨高廩大庾以餓死，非至不仁，其忍爲此哉！……斂天下之口食，貯之無用之地。於是粟窮比屋，一遇凶年，則流亡殍死，而盜以之極起，雖死而不恤，旋撲旋興，不亡隋而不止。」《通鑑論九》。

隋既政乖刑濫，役重斂暴，戕民之命，破人之產，「罄南山之竹，書罪無窮；決東海之波，流惡難盡。」《趙君彥爲李密討楊帝十罪徵》毒溲四海，怨結兆庶，故人人自危，家家思亂，欲「殪商辛於牧野，執子嬰於咸陽。」《趙君彥爲李密與李淵書》者，比屋皆是。通鑑述讎賊之起，及亂之慘：大業七年二月條云：「帝自去歲討高麗……士卒死亡過半，耕稼失時，田疇多荒。加之饑饉，穀價踊貴，東北遠尤甚……又發鹿車夫六

十餘萬。二人共推米三石，迨途儉遠，不足充饋。至鎮無可慮，皆懼罪亡命。重以官吏貪殘，因緣侵漁，百姓窮困，財力俱竭。安后則不勝其餒。死期交急，剽掠則猶得延生，於是相聚而華盜。鄆平氏王薄擁衆聚長白山（在山東長山縣）剽掠齊濟之郊，自稱知世郎，言世可知矣。又作無向遼東浪死狀，以相感勸，避征役者，多往歸之。平原東有豆子疏，負海帶河，地形深阻，自高齊以來，羣盜多隱其中。有劉霸道者，家於其旁，累世仕宦，資產富厚，霸道喜遊俠，食客常數百人。及羣盜起，遠近多往依之，有衆十餘萬，號阿舅賊。遼南人竇建德，同縣孫安祖，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鷄泊中爲羣盜。自是所在羣盜蜂起，不可勝數，徒衆多者至餘萬人，攻陷城邑。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，隨獲斬決，然莫能禁止。九年三月條：「濟陰孟海公起爲盜，保聚周橋衆至數萬。時所在盜起，齊郡王薄、孟讓，北海郭方預，清河張全稱，平原郝孝德，河間格謙，勃海孫宣雅，各聚衆攻剽，多者十餘萬，少者數萬人，山東苦之。天下承平日久，人不習兵，郡縣吏每與賊戰，望風沮敗。」七月條：「癸未，餘杭民劉元進起兵，以應玄感。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，三吳兵皆相謂曰：往歲天下全盛，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，今已罷弊，復爲此行，吾屬無道類矣！由是多亡命，僉縣捕之急，聞元進舉兵，亡命者雲集，旬日間衆至數萬。」八月條：「癸卯，吳郡朱燮、晉陵管宗，聚衆寇掠江左……（燮）爲崑山縣博士，與數十學生起兵，民苦役者，赴之如歸。」十月條：「據吳郡稱天子，燮與俱爲尙書僕射，署置百官。毗陵、東陽、會稽、建安豪傑，多執長吏以應之。」十月條：「唐縣人宋子賢，幼術，能變佛形，自稱彌勒出世，遠近信惑，遂謀因無遮大會，舉兵襲乘輿，事泄伏誅，並誅其黨與千餘家。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，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，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，因舉兵反，衆至數萬……是歲，詔爲盜者，籍沒其家，時羣盜所在皆滿，郡縣官囚之，各專威福，生殺任情矣。」十五年五月庚申條：「延安賊帥劉迦論……有衆十萬。與稽胡相表裏爲寇。」十一年條：「帝以戶口逃亡，盜賊繁多。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，田隨近給，郡縣驛亭村坊皆築城。上谷賊帥王須拔，自號漫天王，國號燕，賊帥劉力兒，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。北連突厥，南寇燕趙。」十月條：「朱榮……衆至十餘萬，引兵轉掠荆浩及山南郡縣所遇唯類



無道。」十二月庚寅條：「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敬賊羅陀等，子蓋不分賊否，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，賊有降者皆坑之，百姓怨憤，益相聚為盜。」十二年條：「正月朔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，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，發兵討捕盜賊。」三月條：「張金稱陷平恩，一朝殺男女萬餘口。又陷武安、鉅鹿、清河縣。金稱比諸賊尤殘暴，所過民無孑遺。」十月條：「阜城翟讓亡命於瓦崗（河南滑縣東）為羣盜……李密亡命，往來諸帥間，說以取天下之策。」恭帝讓元年三月條：「郭子和……北隋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，始舉以劉武周為定揚天子，梁師都為唐天子，子和為平揚天子。子和固辭不敢當，乃更於屋利設。」就這所紀，則羣盜之起，始於山東，漸及關中，末則波及江南。蓋與征高麗及車駕南幸，關中空虛，有直接關係。至其數蓋之多，殺戮之慘，及北連突厥以擾中國，則又為秦末漢季所未有。溯其亂因，止為救死，弄戈潢池，原無遠志。故王船山云：「隋氏之亡，民自相殘而不已……自王莽、張金稱起於淄濟，竇建德、劉元進、朱爰、管崇、杜伏威、劉苗王、王德仁、孟讓、王須陁、魏刀兒、李子通、翟讓，攘臂相仍，凡六年矣，無有以帝王自號者。其尤妖狂者，則有知世郎、龐天德、漫天王、迦樓羅王之號，非徒無定天下之心，而抑無草竊割據之志；非徒不為四海所推奉，而抑不欲為其類之雄長。於是而淫掠屠割，舉山東、河北、淮左、關右之民，互相吞齧。而恩弱者縮伏以枕藉，流血於郊原，其慘也，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。至大業十二年，而後林士宏始稱帝於江南，竇建德、李密繼之，自命為王公，署官僚，置守令，雖皆盜也，民且依之以延喘息。」（讀通鑑論一九）是時隋武力尚強，設剿捕及時，安輯宜，則盜亦未嘗不可弭。惜其始則輕視羣盜，繼則惡聞多盜，故卒底於亡耳！何以言其輕視羣盜也？虞世基以盜賊充斥，請發兵屯洛口倉，帝曰：「卿是書生，定猶懼怯。」（通鑑繫此專於十二年七月）又當百餘萬東征大軍，「會於涿郡，而王薄擁衆於長山，劉霸道集黨於平原，張金稱、高士達、竇建德羣起於漳南、清河之間，去涿數百里耳，平蕪相屬，曾無險隘之阻。此諸豪者，不願百萬之師，逼隨眉睫，而糾烏合之衆，竄立於其旌麾相耀金鼓相聞之地……豈諸豪之勇絕倫，而智不測乎……視盜賊為疥癬，而自倚其強。若是者乘其所忽，面回翔其間，進可以微功，退固有餘地以自蔽，而又何備焉！」



廣君臣直視不足畏，而姑聽之。」（讀通鑑論一九）此盜之所以益橫也。何以言其惡聞多盜也？史稱：煬帝一聞侍臣盜賊，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：「漸少。」帝曰：「比從來少幾何？」對曰：「不能什一。」納言蘇威引身隱柱，帝呼前問之，對曰：「臣非所司，不委多少，但患漸近。」帝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威曰：「他日賊據長白山，今近在汜水。且往日租賦丁役，今皆何在？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？比見奏賊，皆不以實，遂使失於支計，不時剪除。又昔在雁門，許罷征遼，今復征發賊何由息！」帝不悅而罷。」（通鑑繫此事於十二年四月）又「內史侍郎廣世基，以帝惡聞賊盜，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，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。但云：「鼠竊狗盜，郡縣捕逐，行營殄盡，願陛下無以介懷。」帝良以爲然，或杖其使者，以爲妄言。由是盜賊遍海內，陷沒郡縣，帝皆弗之知也。楊諤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，列狀上聞，帝歎曰：「我初不知賊頓如此！義臣降賊何多也！」世基曰：「小竊雖多，未足爲慮，義臣克之，擁兵不少，久在關外，此最非宜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遼追義臣放散其兵，賊由是復盛。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，職典樞職，維持內外，四方告變，不爲奏聞，賊數實多，裁減言少。陛下既聞賊少，發兵不多，衆寡懸殊，往皆不克，故使官軍失利，賊黨日滋。」（通鑑繫此事於十二年十二月）又「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，間行賊中，詣江都奏事稱：「李密有衆百萬，圍逼京都，賊據洛口倉，城內無食。若陛下速還，烏合必散，不然者，東都決沒。」因獻獻鳴咽，帝爲之改容。世基見帝色憂，進曰：「越王年小，此輩誑之，若如所言，善達何緣來至？」帝乃勃然怒曰：「善達小人！敢延辱我！」因使經賊中，向東陽催運，善達遂爲羣盜所殺。此後人人杜口，莫敢以賊聞矣。」（六七世基傳，通鑑繫此事於義寧元年四月）又「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，威不願帝復行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，乃詭答曰：「今者之役，不願發兵，但詔赦羣盜，自可得數十萬。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、張金稱等頭，別爲一軍，出遼西道。諸河南賊王薄、孟讓等十餘頭，並及舟楫，浮滄海道。必喜於免罪，競務立功，一歲之間，可滅高麗矣。」帝不懌曰：「我去尚猶未克，鼠竊安能濟乎！」威出後，繼奏曰：「此大不遜，天下何處有許多賊！」帝悟曰：「老革多姦，將賊脅我，欲搭其口，但慙忍之，誠極難耐。」（六七世基傳）

煬帝始既輕視羣盜，繼則惡聞多盜，不思根本安撫之策，乃一味借天下人多。『帝遣（裴）蘊推真（楊玄感）黨與，謂蘊曰：「玄感一呼，而從者十萬，益知天下人不欲多，多即相聚為盜耳！不盡加誅，則後無以勸。」』蘊由是乃峻法治之，所戮者數萬人，皆罄沒其家。』（裴蘊傳）十一年十月壬戌，帝至東都，顧街衢，謂侍臣曰：「猶大有人在！」蓋謂結日平楊玄感，殺人尚少故也。』（通鑑）此蓋之所以益熾也。使能早納蘇威、王愛仁、李才、李桐客等管，與還西京，深根固本，修政息民，或尚可為也。乃「見中原已亂，無心北歸，欲都丹陽，保據江東……時江都無盜，從駕果，多關中人，久客思鄉里，見帝無西意，多謀叛歸……遣騎追斬之，而亡者猶不止。……」（字文化及同馬德載、裴虔通、宇文智及趙行樞、孟貴、元敏等謀以驩果作亂），恭帝壽寧二年（即大業十四年，唐武德元年）三月乙卯，德載等引兵自玄武門入……以所為，皆曰：「唯將軍命！」……是夕……三更柳掖於東城集兵，得數萬人……德載等引兵自玄武門入……以所為，皆曰：「唯將軍命！」……帝歎曰：「我何罪至此！」（馬）文學曰：「陛下違棄宗廟，巡遊不息，外勤征討，內極奢淫，使丁壯盡於矢刃，女弱填於溝壑，四民喪業，盜賊蜂起，專任佞諛，飾非拒諫，何謂無罪！」帝曰：「我實負百姓，至於爾輩，榮祿傘極，何乃如是，今日之事，孰為首邪？」德載曰：「溥天同怨，何止一人！」……經殺之。』（通鑑一八五唐紀一）是年（六一八）三月，煬帝被弑，字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。五月恭帝侑禪於唐，王世充立越王侗於東都，改元皇泰。八月化及殺秦王浩。明年五月，王世充殺恭帝侑。隋自文帝代周，至恭帝禪唐，享國凡三十七年。隋書論文楊二帝云：「文帝「自強不息，朝夕孜孜，人庶殷繁，卒歲充實，雖未能臻於至治，亦足稱近代之良主。然天性沉猜，素無學術，好為小數，不達大體，故忠臣義士，莫得盡心竭辭，其草創立勳，及有功諸將，誅夷罪退，罕有存者。又不悅詩書，廢除學校，唯婦言是用，廢黜諸子，逮於暮年，持法尤峻，喜怒不常，過於殺戮……諛者以此少之。」（高祖紀下）煬帝「負其富強之資，思逞無厭之欲，狹殷周之制度，尚秦漢之規摹。恃才矜己，傲狠明德，內懷險惡，外示疑簡，盛威服以飾其姦，除諛言以掩其過。淫荒無度，法令滋章，數絕四維，刑參五虐，鋤誅骨肉，屠勳忠良，受贊者莫見其功，為戮者不知其罪。驕怒之兵屢勳，土木

之功不息，頻出朔方，三駕遼左，旌旗萬里，徵稅百端，猾吏侵漁，人不堪命。乃急令暴條以擾之，嚴刑峻法以臨之，甲兵威武以董之，自是海內騷然，無聊生矣。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，匈奴有雁門之圍。天子方乘中土，遠之揚越，姦宄乘機，強弱相陵，關梁閉而不通，皇輿往而不返……四方萬里，簡書相續，猶謂鼠竊狗盜，不足爲虞，上下相蒙，莫肯念亂。振蜚螭之羽，窮長夜之樂，土崩魚爛，貫盈惡稔。普天之下，莫匪仇讎，左右之人，皆爲敵國。終然不悟，同彼望夷，遂以萬乘之尊，死於一夫之手，億兆靡感恩之士，九牧無勤王之師。子弟同就誅夷，骸骨棄而莫掩，社稷顛隕，本枝殄絕。自肇有書契，以迄於茲，宇宙崩離，生靈塗炭，喪身滅國，未有若斯之甚也。」（揚紀下）

（註一）隋書高祖紀：「開皇三年十一月，陳主知上之貌異世人，使（袁）滂畫像持去。」鄭譯傳：「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，傾心相結。」盧賁傳：「賁知高祖爲非常人，深自推結。」竇榮定傳：「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，尤相推結。」李諤傳：「諤見高祖有奇表，深自結納。」韋鼎傳：「鼎謂高祖曰：觀公容貌，故非常人，而神聖深遠，亦非尋常所逮也。不久必大富貴，則天下一家。」梁和傳：「昔陛下（堅）……謂臣曰：我聞有行壽，即論其人。臣當時即言：公眼如曙星，無所不照，當王有天下，願忍誅戮。建德四年五月間，武帝在雲陽宮，謂臣曰：諸公皆汝所識，隋公相素何如？臣報武帝曰：隋公正是守節人，可鎮一方，若爲將領，陣無不破……明年烏丸執言于武帝曰：隋公非人臣。帝遂以問臣，臣知帝有疑，臣跪報曰：是節臣，更無異相……道士張寶、焦子願、藍門人、雷子舉此三人，當高祖龍潛時，並私謂高祖曰：公當爲天子，當自愛。」

（註二）隋書高祖紀作楚州，按寶若彌傳改爲吳州。

## 第三章 唐史紀事(上)

## 一 唐之開國

(1) 起兵建國 隋場既窮修極虐，不恤民命，政刑弛紊，貨賄公行，天下愁怨，道路以目，「加之以師旋，困之以饑饉，流離道路，轉死溝壑，十八九焉。於是相集蘊藟，蝟毛而起，大則跨州連郡，稱帝稱王；小則千百爲羣，攻城剽邑；流血成川澤，死人如亂麻，炊者不及析骸，食者不遑易子。茫茫九土，並爲麋鹿之場。漢雲黔黎，俱充蛇豕之餌。」（煬記下）赤眉徧地，黃巾塞途，禍亂之烈，遠過前代。諸盜渠帥之名，見於隋書煬紀及各列傳南齊書高祖紀及各列傳，與通鑑所紀者，無慮百三四十人。雖多竊名僭號，割據自雄，然皆凶殘嗜殺，終未脫草寇本色。幸李淵奮興義師，削平大難，解民倒懸，使瓜剖之寰區，復歸於統一焉。史稱淵之先，隴西狄道人，其高祖熙鎮武川，因家焉。祖虎與宇文泰（周文帝）李弼獨孤信等同仕西魏，當時稱爲「八柱國家」，仍賜姓「大野」氏，官至太尉，周受禪追封唐國公。淵之昉，隋安州總管，柱國大將軍，襲封唐公。淵從母即隋文獨孤皇后，故淵與隋文親愛，隋文相親。復姓李氏，襲封唐公。大業十三年拜太原留守。時天下已亂。淵次子世民知隋必亡，陰結豪傑，乃與晉陽令劉文靜，謀舉大事。世民說淵順民心，與義兵。淵初不從，繼乃歛口：「吾一夕思汝言，亦大有理，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！化家爲國亦由汝矣！」裴寂、呂德、許世、褚、武士、饒、唐、意及弟、儉等，共勸淵，淵意亦決。會劉武周攻汾陽宮，遂藉口而募兵，旬日間得衆一萬。留守王威，虎才郎將高善雅，見兵大集，疑有變欲留淵，淵以威、若雅連突厥爲詞，執而殺之，十三年六月己卯，起義兵，傳檄諸郡。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，資其馬，以益兵勢。淵從之，自爲手啓，卑詞厚禮，遣始畢可汗。始畢答書云：「苟唐公自爲天子，我當不避盛暑，以兵馬助之。」使者七日而返，將佐皆

喜。突厥尋遣康鞘利送馬千匹，淵擇其馬之善者，止市其半。淵乃命劉文靜使突厥請兵戒之曰：「胡騎入中國，生民之大蠹也。吾所以欲得之者，恐劉武周引之，共爲邊患。又胡馬行牧，不費芻粟，欲藉之以爲聲勢耳。數百人之外，無所用之。」秋七月壬子，淵以第三子元吉爲太原太守，留守晉陽宮，後事並委之。癸丑，淵帥甲士三萬，發晉陽，立軍門誓衆，並移檄郡縣，輸以尊立代王（楊侑）之意。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。乙丑，劉文靜至突厥，見始畢請兵，且與之約曰：「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，金玉繒帛歸突厥。」始畢大喜，遣其叔失特勤先至渭軍，告以兵已上道。八月辛巳，敗隋虎牙郎將宋老生於靈州，斬之。淵賞靈州之功，軍吏疑奴應募者，不得與良人同。淵曰：「矢石之間，不辨貴賤，論勛之際，何有等差，宜並從本勛授，並勞賞靈州吏民選其丁壯從軍。或諫以官太濫，淵曰：「隋氏吝情勛賞，此所以失人心也，奈何效之？且收衆以官，不勝於用兵乎。」癸巳，淵進至龍門，劉文靜、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，馬二千匹來至。己亥，淵遣軍壺口河濱之民，獻舟者日以百數，九月庚申，淵帥諸軍濟河，甲子至朝邑，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。丙寅，淵遣長子建成，司馬劉文靜帥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，守潼關，以備它方兵。使世民帥劉弘基將數萬人循渭北。淵女李氏（榮紹妻）與淵從弟神通及長安大俠史萬寶等共起兵應淵。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降羣盜何潘仁、李仲文、向善志、丘師利等，衆至七萬。淵嬖段綸（文振子）亦聚徒關田，得萬餘人，各遣使迎淵，淵悉使之受世民節度。世民所至，吏民及羣盜，歸之如流，世民收其豪俊，以備僚屬，營於涇陽，勝兵九萬。李淵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榮紹各置幕府，號「娘子軍」。十月辛巳，淵至長安，營於春明門之西北，有衆二十餘萬。隋留守衛文昇奉代王侑守京城，淵遣使諭以尊隋之意，不報乃圍城，十一月丙寅，克京城，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國籍，約法十二條，悉除隋苛禁。癸亥，遣尊煬帝爲太上皇，立代王（時年十三）爲皇帝，大赦，改元義寧（六一七年大業十三年）。甲子，淵入京，隋帝授淵假黃鉞使持節都督內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，進封唐王。以武德殿爲丞相府。義寧二年（六一八）三月丙辰，字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。五月戊午，隋恭帝遜於位。甲子，淵乃即皇帝位於太極殿，郊天大赦，改元武德（六一八），國號唐。六月，秦隋恭帝爲魯國公。綜淵自大業十三年六月起兵，



部，越郡王孝恭詣荆州。五月世民破竇建德於武牢擒之，河北悉平。王世充力盡，舉東都降，河南亦平。三河底定，關東之形勢益固。四年七月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反，號漢東王。五年三月破之，黑闥亡奔突厥，尋引突厥寇出塞，六年二月斬蓋蘇，山東平。徐世勳亦破徐圓朗，魯南平。又唐兵之南也，武德四年十月，孝恭破蕭瑄獲之，兩湖平。李靖南進，下嶺表九十六州。五年七月杜伏威來朝，淮南悉入唐。馮盎以高羅八州降。六年三月，苗海潮以嘉降，梅知巖以宣城降。八月輔公孫據丹陽反，稱宋帝，七年三月孝恭破擒之，丹陽東海悉平。七年（六二四）二月，高開道爲部將張金舉所殺，以北平漁陽未降。至是諸僭僞敗亡殆盡，天下已大貞定。唯餘一梁節都盜據關方，時引突厥寇邊，及貞觀二年，詔右衛大將軍柴紹討之，節都從弟洛仕殺之以降。番定武功，完成統一，匪惟「民亦勞止，迄可小康」，「更可」「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」云。

## 二 貞觀之治

(一) 靖內難 隋文違常法而易儲，遂亡其宗；神堯局常法而立長，因釀內難；蓋「時平則先嫡長，世難則歸有功。」宋王憲譏太子之言，因萬世不易之論也。「初高祖起太原，非其本意，而舉出太宗。及取天下，破宋金剛，王世充，竇建德等，太宗功益高，而高祖屢許以爲太子。太子建成懼，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，未發。」（新唐書 太宗紀）是時高祖既「初有天下，而創制由己，以賢以功，爲天下而待之，作君師以佑下民。」詎可守嗣有天下，立子以嫡長之成法（讀通鑑論二〇）而仍立建成。「時太宗功業日盛，高祖私許立建成太子，建成密知之。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……高祖晚生諸王，諸母擅寵椒房，親戚並分事諸府，競求恩惠。太宗每總戎律，惟以撫養賢才爲務，至於妾請妃嬪，寮所不行……妃嬪等因奏言：「王尊高祖後，秦王得志，母子定爲子道，固非立建成。」又云：「東宮……慈厚，必能養育養母子。」高祖憫信久之，自是太宗恩漸薄。廢立之心，亦以此定。建成、元吉轉蒙寵……建成、元吉又外結小人，內連嬖幸，高祖所寵妃嬪好，尹德妃，皆與之淫亂……高祖幸仁智宮，建成令慶州總管楊文幹爲亂，太宗討平之。高祖徵立太宗爲太子，廢

建威爲蜀王，然亦未果。太宗心毒痛，吐血數升……高祖幸弟問疾……乃謂太宗曰：「發迹賢，本是汝計，勉平內宇，是汝大功，非儲位，汝固讓不受，以成汝美志。建威自居東宮，多歷年所，今復不忍奪之。觀汝兄弟是不和，同在京邑，必有忿競。汝還行台，居於洛陽，自陝以東，悉歸之。仍令汝建天子旌旗，如孫季王故事。」……建威、元吉如令人一封學問之，遂停。是後日夜陰與元吉通結，後宮譖訴益切，高祖惑之。太宗懼，不知所爲。李靖、李勣等數言：「大王以功高被疑，請等請申犬馬之力。」封倫亦潛勸太宗圖之，並不許……元吉因聚兵，將與建威期舉事。長孫無忌、房玄齡、杜如晦、尉遲敬德、侯君集等日夜固爭，曰：「事急矣！若不行，社稷必危……」太宗然其計。（武德九年）六月三日，密遣建威、元吉淫亂後宮，因自陳曰：「臣於兄弟兼絲毫所負，今欲殺臣，似爲世充陸德報仇……」高祖省之，愕然報曰：「明日當勘問，汝宜早參！」四日太宗將左右（無忌、敬德、張公謹、劉師立、公孫武達、獨孤彥雲、杜君綽、鄧仁泰、李孟嘗）九人至玄武門自衛……建威、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，卽迴馬，將東歸宮府……太宗乃射之，建威應弦而斃，元吉中流矢而走，尉遲敬德殺之……高祖大驚，謂裴寂等曰：「今日之事如何？」蕭瑀、陳叔進曰：「……建威、元吉發旗草創之際，並不預謀，建立以來，又無功德，常自懷憂，相濟爲惡。豈起蕭瑀，遂有今日之事。陛下如釋重負，蒼生自然乂安。」高祖曰：「善，此亦吾之夙志也。」（舊唐書）高祖太子傅補以同卷巢王元吉傳及六八尉遲敬德傳）六月「甲子，立（世民）爲太子，庶政皆斷決……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，太宗卽位於東宮德殿。」（舊唐書）太宗紀上）貞觀十七年，房玄齡許敬宗等劾高祖太宗起居注，「爲高祖今上寶錄，癸巳書成上之。上見書六月四日事，語多微隱，謂玄齡曰：「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，季友仇叔牙以存魯，朕之所爲，亦類是耳！史官何諱焉！卽命削去浮詞，直書其事。」」（貞觀政要）（通鑑）孫甫亦謂：「秦王功德之大，海內所屬望，其勢可終爲人臣乎！建威自舉義以來，無一事可稱道，但以年長，使居聖子之上，至愚者，亦知其不可也。雖秦王以常禮讓，胡不虛其位，待天命之歸乎！况受禪之初，天下未定，何汲汲於立太子也。」（唐史斷）司馬光云：「立嫡以長，禮之正也。然高祖所以有天下，皆太宗之



功。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，地嫌勢逼，必不相容。愚使高祖有文王之明，隱太子有泰伯之賢，太宗有子臧之節，則亂何自而生矣！」

(2) 成郭治 唐高祖爲人平庸，嘗嘗於私暱狎比之徒，其大臣若：僕射裴寂，乃斗筲之役。中書令封德彝，侍中裴矩，皆隋之佞臣；故武德之政，無足觀者。太宗即位，勵精圖治，革祗獨弊，立綱陳記，制度美備。其最要者：一、知人善任：太宗英挺明睿，愛才禮賢，旣建創業之勛，復饒守成之略，其將相風諫，文學侍從之臣，並一時之選。前期有房玄齡、杜如晦、李靖、魏徵、王珪、溫彥博、戴胄等。「杜之能斷大事」，「房之善建嘉謀」(舊唐書六房杜傳論)，王珪之「標譽通晤」，並不世之才。王珪嘗對太宗曰：「孜孜奉國，知無不爲，臣不如玄齡；兼資文武，出將入相，臣不如李靖；敷奏詳明，出納惟允，臣不如彥博；濟繁治劇，衆務必舉，臣不如胄；以諫諍爲心恥，君不見堯舜，臣不如徵；至激濁揚清，疾惡好善，臣於數子，有一日之長。」帝稱善。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，謂之確論。(貞觀政要二及新書九八王珪傳)後期賢輔，則有長孫無忌、高士廉、唐儉、楊師道、岑文本、劉洎、馬周、褚遂良等。太宗嘗謂：「無忌善避嫌疑，應劭敏速，決斷事理，古人不過。士廉涉獵古今，心術明達，臨難不改節，當官無朋黨。唐儉詞辯捷，善和解人事。師道性行純和，自無愆違。文本性質敦厚，文章華靡。劉洎性最堅貞。馬周見事敏速。遂良學問稍長，性亦堅正。」(貞觀政要)餘若：孔穎達、虞世南、蕭瑀等，亦各有所長。武臣則有李勣、尉遲敬德、張亮、張公謹、程知節、秦叔寶、侯君集等，並所向有功。貞觀十七年詔曰：孫思邈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。得人之盛過於前古，唐代多能臣，貞觀時已啓之矣。二、孜孜求治：太宗聘用賢者，從諫如流，勤政求治，孜孜不倦，其經國之遠猷，康民之設施，垂世立教之美，典謨陳奏之詞，都兪咄咄，郁郁赫赫。長安(七〇一——七〇五)史臣吳兢纂爲貞觀政要十卷，備綴其事，極有可觀。不但廟廊之英盡出楮簡，即牧守之任亦由妙選。如「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：『朕每夜復思百姓間事，或至夜半不寐，惟恐都督刺史、縣令百姓以否！故於屏上錄其姓名，坐臥恆看，在官如有善事，亦具列於名下。朕居深宮之中，視聽不能及，所委者，唯都督刺史，此輩實理亂所繫，尤須得人。』」

十一年馬周之疏，乃曰：「刺史朕當自簡選，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，各舉一人。」（政要三）縣民之任，既「簡自帝心」，故「不得其人，民去怨惡。」（新書一九七循吏傳序）時世遺說，巡察四方，黜陟官吏，省民疾苦，故其治績最著。貞觀四年「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，歲刑刑措。」十六年「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，其尤賤處，計斗直三錢。因謂侍臣曰：……朕爲億兆人父母，唯欲躬稼餼，必不輒爲奢侈。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。今省徭賦，不奪農時，使比屋之人悉養耕稼，此則富矣。敦行禮讓，使鄉閭之間，少敬長，寡傲夫，此則貴矣。」（政要八）自貞觀四年以後，宇內安謐，「東至於海，南至於嶺，皆外戶不閉，行旅不齟齬。」（舊唐書太宗紀下）此後世論治者，所以必稱貞觀也。

（3）定武功 昔漢高不能移滅楚之睡以伐匈奴，遼勞武帝之征討，晉武不能用平吳之計，以徒攻，因肇永嘉之亂，非不爲也，力不逮也。隋氏四征不庭，諸蕃率服，及末葉盜起，海內士崩，乃授塞外諸族以復興之機會，各輯其種落，還其故土，中原人民，復多往歸之，力強勢張，遂輕諸夏，而交侵中國。太宗三縱神武，統一之後，不假休息，卽事外征。貞觀四年擒突厥頡利，八年破吐谷渾，十四年平高昌，十九年平焉耆，二十年破薛延陀，二十二年破龜茲天竺，服契丹，絕域遐荒，莫不來賓，武功之盛，可謂空前。突厥在隋未控弦百萬，志輕中國，竇德、薛舉、劉武周、梁師都、李軌、王世充等，偪起虎視，悉臣尊之。唐之初起，亦引以爲援，特功顯踞，類爲邊患（兩唐書突厥傳）武德七年，遣「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，卽欲移都」以避之。（舊唐書太宗紀上）太宗乃聞頡利與突利一部既分，於貞觀四年（六三〇）遣李靖、李勣、柴紹、任城、王道宗、衛孝節、薛萬徹六總管，帥師十萬討突厥，擒頡利，東突厥平。吐谷渾伏允可汗，於隋未復其故地，類寇邊，郡縣不能禦，唐初尙爾。貞觀八年十二月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，帥侯君集、李道宗、李道彥、李大亮、高甌生、薛萬均等六總管討之。明年破之於庫山，（丁謙云：「青海東北，和碩特東上旂境。」）伏允西走。靖分軍爲二：自與李大亮薛萬均趨北路出莫右，君集與道宗趨南路出其左。靖率諸將擊曼都山（和碩特南右後旂境），牛心堆（丹噶爾西南）；亦水源（烏蘭紅也）烏蘇（水也）河發源處，赤海（達布遜泊）皆破之。次且末之



挺身走吐蕃部，徵召鄰國兵，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，混婆羅以七千騎來。玄策部分進藏茶譯和羅城（即中天竺部，西域記作竭荼羅國，又名女城，今印度西北尼普爾西北百三十里。）三日破之，斬首三十級，溺死者萬人。阿羅城既委而去，合散兵復陣，師仁擒之，斬俘千計。餘衆奉王妻息，同乾陀衛江（即迦毗黎河，一名臨伽河，爲恆河五源之一。）師仁擊之大潰，獲其妃王子，虜男女萬二千人，雜畜二萬，降城邑五百八十所。東天竺送牛馬三萬餽軍。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庚子，玄策俘阿羅那噠及妃王子等獻於闕下。一介行人，檄發蕃兵，轉戰絕域，奏此奇捷，足徵華夏聲威，無遠弗屆矣。契丹與奚，唐初嘗奉朝貢。太宗伐高麗，發其兵從征有功。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，契丹酋長窟哥，奚酋長可度，並帥所部內屬。乃以契丹部置松漠（蒙古游牧記：「翁牛特左翼旗北，有唐松漠府故壘。」日本滿鐵會社之滿州歷史地理謂：「今內蒙東部之地，向經爲「遼海」及「東戈壁」者，即契丹之「平地松林」，「松漠」一詞，即指是地。」當在今熱河松嶺附近。）都督府以奚部置饒樂（契丹國志云：「有水曰「泉羅簡波里」，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，直東流，華言所謂「黃河」也。」胡驕陷北記：「潢水石橋旁有饒州，唐於契丹嘗置饒樂府。」按「泉樂」音同，「黃河」「潢水」，義同，實皆一水，即今之西喇木倫河也。蒙古游牧記謂：唐饒樂府在今翁牛特左翼旗地）都督府。

貞觀之世，糧兵絕域，宣威遐荒，辟土服遠，凌駕秦漢。征高麗之役，以涉後事，容專篇述之。綜太宗生平，十九歲起兵，二十四歲滅滅薛雄，二十九歲君臨天下，五十二歲而崩。（註一）才略之偉，曠古無儔，喋血玄武雖有慚德，而管蔡之誅，亦非獲已。至其勤政愛民，創制意多良美，惠中馭外，威著於四夷，文治武功，俱臻極盛。而學問辭翰之佳，藝術書法之精，猶其餘事。史稱貞觀三年十二月，「遠方諸國來朝表甚衆，服裝詭異，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，作王會圖。」（通鑑唐紀九）四年三月，「諸蕃君長詣闕，請太宗爲「天可汗」。乃下制，今後靈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，皆稱「皇帝天可汗」。蕃渠帥有死亡者，必下詔册立其後嗣焉。統制四夷，自此始也。」（唐會要卷百）百蕃侍子宿衛於殿陛，四夷世子填咽於國學；不借爲中邦之大君，皆乃世界之共主。房玄齡謂：太宗「仁風被於率土，孝德彰於配天。觀夷狄之將亡，則指期滅之；授將帥

之節度，則泯機萬里。屈臣歸降，視景而歸，符號皆神，遂遷遼東。……五之甲，取士崇凡庸之末。遠莫單使，一見不忘，小臣之名，未嘗得聞。箭穿七札，弓貫六鈞。加以留精積學，屬意篇什，窮遠鉅張，詞窮賈馱，文旣旣振，則宮徵自諧，輕翰暫飛，則志德灑放。撫萬姓以慈，遇羣臣以禮。」（政要九）吳兢稱：太宗政化，良足可觀，振古而來，未之有也（文要序）。劉昫稱其：「發迹多奇，聰明神武。挾八物則不私於黨，負志業則咸盡其才。所以屈突尉遲，由仇敵而願傾心膂；馬周劉洎，自疏遠而卒委鈞衡。終平秦階，諒由斯道……迹其聽斷不惑，從諫如流，千載可稱一人而已！」（太宗紀贊）歐陽修謂：「甚矣，至治之君，不世出也。……唐有天下，傳世二十，其可稱者三君，玄宗憲宗，皆不克終盛哉！太宗之烈也！其餘隋之亂，比迹湯武，致治之美，庶幾成康。自古功德兼隆，由漢以來，未之有也。」（太宗紀贊）

### 三 平定東國

唐太宗高宗之世，並勦遼路，羅兵海東，卒平高麗。雪歷代之仇恥，大破百濟，挫倭人之兵鋒。樹大唐之聲威，解海嶠之倒懸，使朝鮮半島，復隸疆索，中夏文化，於以東流；其意義及功績，並有足述。

#### （一）征高麗

（1）征高麗之起因 唐征高麗之原因，與隋略有異同。一曰爲敬華人也：高麗之據遼東，居民無刀內從者，皆陷沒於高麗。洎開皇十八年之東征，太宗始生之歲，追楊帝征遼時，太宗年逾弱冠，親聞見戰士陷彼者多，能無動心？隋末之亂，華人多亡入塞外，唐初，流入突厥者已贖歸，高麗雖爲送還少許，然多數流客，仍被抑留，比太宗所以毅然伐之，高宗所以繼武致討也。舊唐高麗傳：「高祖既隋末戰士，多陷其地，（武德）五年，唐建武（前高麗王元異母弟）書曰：「……隋氏季年，連兵備難，攻戰之所，各失其民，遂使骨肉乖離，室家分析，多歷年歲，怨曠不申。今二國通和，宜無阻異，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遣括，尋即遣送，彼處有此國人者，王可放還。務盡撫育之方，共弘仁恕之道。」於建武悉搜括華人，以禮賓送，前後至者高數。」通鑑武德

五年條：唐「亦使州縣募高麗人入內，士者遣歸其國」。貞觀十五年條：秋七月，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。八月己亥，自高麗還。大德初入其境，欲知山川風俗，所至城邑以綾遺其守者，曰：「吾雅好山水，此有勝處，吾欲觀之。」守者喜導之游，無所不至，往往見中國人，自云：「家在某郡，隋末從軍，沒於高麗，高麗妻以游女，與高麗錯居，殆將半矣。」因問親戚存沒，大德給之曰：「皆無恙」。咸陽泣相告，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，徧於郊野。以隋師之陷於高麗，隋民之亡入海東者，數之移頤，絕非建武送還萬人所可盡。故太宗一再曰：「朕今東征，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。」（通鑑繫此語於貞觀十九三年月）也。二曰「收復漢疆也：遼東本中國故境，而高麗又為箕子舊封漢晉之郡縣，隋人未蕩之志，唐人焉能銘忘。」故武德七年，高祖欲拒其稱臣，侍中凌煙中書侍郎溫彥博等慨然諫曰：「遼東之地，周為箕子之國，漢家玄菟郡耳，魏晉以前，近在提封之內，不可許以不臣。且中國之於夷狄，猶太陽之對列星，理無降尊，俯同藩服。」高祖乃止（舊唐書高麗傳）。太宗時，「新羅遣使者上書，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……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英以璽書讓高麗，且使上勿攻。使未至，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，玄英諭帝旨，答曰：「往隋見侵，新羅乘釁，奪我地五百里，今非盡反地，兵不止。」玄英曰：「往事烏足論邪？遼東故中國郡縣，天子且不取，高麗焉得違詔！」不從……於是帝欲自將討之。召長安考老婦曰：「遼東故中國地，而莫離支賊殺其主，朕將自行經略之。」（新唐書高麗傳）帝又謂侍臣曰：「洛東本中國之地，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。朕今東征，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。」（通鑑一九七）三曰討高麗也：唐太宗為華夷共戴之大君，嘗謂：「我在天下，四境有不安，安之；有不樂，樂之！」（新唐書延壽傳）君君臣臣，愛民睦隣，實為「天可汗」統治中外之新秩序。凡百藩服，亟應共遠。乃貞觀十六年十一月高麗蓋蘇文弑其君建武，更立建武弟之子臧為王，自為「莫離支」（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），營州都督張儉奏其事。太宗謂侍臣曰：「蓋蘇文弑其主，而奪其國政，誠不可忍；今日國無兵力，取之不難。」太宗以高麗莫離支，賊其君主，殘虐其下，議將討之。（政要九）「帝聞建武為下所殺，憫然，遣使者持節弔祭。或勸帝可遣討之，帝不欲因喪伐罪……曰：『蓋蘇文殺君攘國，朕取之易耳……』」新羅遣使者上書，

言：「……命天子。」帝曰：「若河而危！一渡若曰：『許焉！惟陛下哀憐！』……帝怒，質（高麗）使者，帝曰：『莫離文殺君，虐用其下，如殘宰，怨痛溢道，我出師無名哉！』……帝怒，質（高麗）使者，帝曰：『高麗文弑君，而不伏節死義，又爲逆子謀，不可赦！』悉下之獄……（蓋蘇文弑君，又戮大臣以逞，國之人延頸待斃，議者顧未亮耳！）」（新書高麗傳）是蓋蘇文之弑君虐民，侵略隣國，實作唐之亞洲新秩序，而得弗討，焉得謂之「天可汗」耶！房玄齡直奏討高麗爲「坐煩中國，內爲善主（高武）雪怨，外爲節制，豈非所存者小，所損者大！」（政要九）非但不足以尼太宗，且足味於陳叔弑其君，孔子沐浴請討之旨矣。

（2）討高麗之延誤 唐高麗雖義應致討，顧延臣之議，尚多紛歧（貞觀之要九）。十七年條：「房玄齡言：……今陛下撫養蒼生，將士勇銳，力有餘而不取之，所謂止戈爲武者也。昔漢武屢伐匈奴，隋主三征遼左，人貧國敗，實此之由。惟陛下詳察。」十八年條：「褚遂良進曰：……今則陛下將伐高麗（羣臣）意皆榮感。然陛下神武英雄，不比周隋之主，兵若渡遼，事須剋捷，一不捷，無以示威遠方，必更發怒，再動兵衆。古語如此，安危所關。」十九年條：「尉遲敬德奏言：車駕若自往遼東，皇太子監國定州東西二京，府庫所資，雖有鎮守，終是空虛，遼東路遙，恐有玄感之變。且遼東小國，不足親勞萬衆。若克勝，不足爲武；僞不勝，尚爲所笑。伏請委之良將，自可應時摧滅。」新書高麗傳謂：「長孫無忌曰：『高麗無一介告難，宜賜書告虜之，隱其患，撫其存，彼當聽命。』……兵部尚書李勣曰：『不然，曩薛延陀遠遊，陛下欲追擊，魏徵苦諫而止。向若擊之，一馬不生返，後復畔援，至今爲恨。』帝曰：『誠然！』……羣臣皆勸帝毋行，帝曰：『吾知之矣！去本而就末，捨高以卽下，釋近而之遠，三者爲不祥，伐高麗是也。然蓋蘇文弑君……議者顧未亮耳！』……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：『今天下大定，唯遼東未賓，後嗣因士馬強盛，謀臣導以征討，夷亂方始，朕故自取之，不遺後世憂也。』是魏自朝議，惟以李勣力贊，房玄齡定。

（3）伐高麗之經過 「太宗已擒突厥頡利，建武遣使者賀，並上封狐圖。帝謂廣州司馬長孫師德廢隋士戰

器，毀高麗所立京觀，建武耀，乃築長城千里，東北百扶餘西南屬之海。」是貞觀初高麗已備戰也。貞觀十八年七月甲午，「新羅遣使請援，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。詔營州都督張儉等，發幽營兵及契丹、奚、靺鞨等出討，會遼溢（註三）師還。」（唐書高麗傳）「太宗將征遼東，遣儉率蕃兵，先行鈔掠。儉軍至遼西為遼水汎漲，久而未渡。太宗以為畏懦召還，儉詐落陽謁見，面陳利害，因說水草美惡，山川險易，太宗甚悅。仍拜行軍總管，兼領諸蕃騎卒，為六軍前鋒。」（舊唐書八三儉傳）是為東征之序幕。爾後二十四年之間，唐師凡八出。

唐師東征次數表

出師及旋師之年月	唐師	主帥	將	戰	果
貞觀十九年（六四五）二月——九月	太宗親征			克善牟、沙卑、遼東、白巖等城，圍安市城。	
貞觀二十一年（六四六）三月——七月	李勣統陸軍、牛道衡統水軍			克前蘇、木底城、敏利城。	
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七）正月——九月	薛萬徹統水陸軍			敗之於泊約城。	
永徽六年（六五五）二月——五月	程名振、薛定方			敗之於貴端水、楚新城。	
顯慶三年（六五八）六月——	程名振、薛仁貴			敗之於貴端城、赤峰鎮。	
顯慶四年（六五九）十一月——	薛仁貴			敗之於黃山。	
總武元年（六六一）正月——二年二月	裴世矩			敗之於鴨綠水。	
咸亨元年（六六六）六月——	裴世矩			滅高麗	

至永徽五年十月，松濱都督李窟哥大敗高麗韃靼之衆於新城，（註三）尚不與焉。茲分述歷次之戰績如下：

第一次（貞觀十九年）太宗東征之意既決，乃詔諭天下，並命「總粟營州東，儲粟古大人城。」（十八年十一月壬申）帝幸遼陽，乃以高麗不遠遠行軍大聽管，常伺，左難當副之，冉仁德、劉興行、張文幹、龐暉



秦、程名振爲總管，帥江、吳、京、洛募兵，凡四萬，吳裒五百，泛海趨平壤。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，江夏王道宗副之，張士貴、張儉、執失思力、契苾何力、阿史那彌射、姜德本、趙智盛、吳黑闥爲行軍總管錄之，帥騎士六萬（通鑑謂勣所統復有閩河二州降虜）趨遼東……又發契丹、奚、新羅、百濟諸君長兵悉會。（新書高麗傳）（水陸）「兩軍」，合勢並進。十一月庚子，諸軍大集於幽州。遣行軍總管姜行本，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，造梯衝於安羅山。時遠近勇士應募，及獻攻城器械者，不可勝數。上皆親加損益，取其便易。又手詔諭天下，以高麗蓋蘇文弑君虐民，情何可忍，今欲巡幸幽州，問罪遼碣，所過營頓，無爲勞費；且言：昔隋煬帝殘暴其下，高麗王仁愛其民，以思亂之軍，擊安和之衆，故不能成功。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：一曰以大擊小，二曰以順討逆，三曰以治乘亂，四曰以逸敵勞，五曰以悅當怨，則憂不克，布告元元，勿爲疑懼。……十九年，春二月庚戌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，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留守。乙卯，詔……令皇太子監國（於定州）……三月壬辰，車駕發定州……李勣車發柳州，多形勢，皆不出遼東（在今北鎮縣之東近於遼）金時之梁魚者。而潘師之趣甬通，出高麗不意，夏四月戊戌朔，世勣自遼東（遼名，即今新民縣境之遼）洛，在瀋陽西北百里，瀕遼河西岸，遠於此遼遼州，明稱爲「舊遼陽。」濟遼水，至遼（即漢代最後所徙之處，距遼東城北二百里，在今瀋陽鐵嶺之間。）高麗大駭，城邑皆閉門自守。壬寅，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（今撫順附近），折衝尉曹三良引千餘騎，直擊遼門，城中驚擾，無敢出者。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萬餘，追遼水，趨遼安（今蓋平附近），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。……丁巳，車駕至北平。癸亥，李勣等授營平城（即「舊馬」之異譯，亦稱「西善馬」，原爲玄菟屬縣，在今遼東，後徙於遼之間），獲二萬餘口，糧十餘萬石（以五地爲營州）。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，襲車沙城（車，遼）女城四面環逼，惟西門可上。名振引兵夜至，副總管王大度先登。五月己巳拔之，獲男女八千口。分遣總管丘孝忠等隨兵於鴨綠水。李勣進至遼東城（今遼陽）下。庚午，車駕至遼澤（今遼河以西柳河繞遼澤河下游百餘里沮洳之地），泥淖二百餘里，人馬不可通。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，軍不留行。壬申，度遼澤。乙亥，高麗騎四萬救遼東，

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。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，不若深溝高壘，以俟車駕之至。道宗曰：「賊恃衆有輕我心，遠必疲頓擊之，必敗。」（政要九：道宗云，昔政余不以賊遺君父）且吾屬爲前軍，當清道以待乘輿，乃更以賊遺君父乎！李世勣以爲然，與馬文舉曰：「不若勸敵，何以顯壯士策馬擣敵，所向皆靡，衆心稍安。既合戰，行軍總管張君勱走，唐兵不利。道宗敗散卒，尋高而望見高麗陣亂，與驍騎數十衝，左右出入。李世勣引兵助之，高麗大敗，斬首千餘級。丁未，直隸府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，軍於馬首山（今遼陽城西南十里之首山）。勞賜 夏 王道宗，起拜 爲 交 際 中 郎 將，斬 振 君 義，上 自 將 數 百 騎 至 遼 東 城 下，見 士 卒 負 土 填 壘，上 分 其 尤 重 者，於 馬 上 持 之，從 官 守 土 壘 下。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，旬有二日，上引精兵會之，圍其城數百重，鼓譟震天地。甲申南風急，上遣辛 登 竹 竿 之 末，燕 其 西 南 樓，延 燒 城 中，因 變 將 士 城，高 麗 力 戰，不 能 敵，悉 克 之。所遺軍餘人，得勝兵萬餘人，男女四萬口，以其城爲遼 州。乙未，進 至 白 巖 城（丁 誰 謂 卽 今 岫 巖 非 也。地當在遼 陽 城 東 五 十 餘 里 北 岸，至 今 居 人 猶 呼 爲 「 巖 州 城 」。）：六月（丁酉）受其降，得男女萬餘口：以白 巖 城 爲 巖 州，以（城 」）孫 代 音 爲 刺 史：丁未，車 駕 幸 遼 東，丙辰，至 安 市 城（今 海 城 南 之 營 城 子）進 兵 攻 之。丁巳，高 麗 北 齊 高 麗 傳：「大 城 置 海 薩 一，比 郡 督。」延 壽 惠 真 帥 高 麗 歸 鞮 兵 十五 萬 救 安 市：上悉詔諸將問計，長 孫 無 忌 對 曰：臣聞臨 敵 將 戰，必先觀士卒之情。臣適行經諸營，見士卒開高麗至，皆執刀結旆，喜形於色，此必勝之兵也。陛下未冠，身親行陣，凡出奇制勝，皆上策聖謀，諸將奉威算而已；今日之事，請陛下指蹤。上笑曰：諸公以此見讓，朕當爲諸商度：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，戊午延 壽 等 獨 見 世 勣 布 陣，勦 兵 欲 戰。上望見無忌軍塵起，命作鼓角，曳旗幟，諸軍共譟並進，延 壽 等 大 懼 欲 公 兵 禦 之，而其陣已亂。會有雷電，龍 門 人 薛 仁 貴（安 郡 六 世 孫）著 奇 服 大 呼 陷 陣，所向無敵，高 麗 披 靡，大 軍 乘 之，高 麗 兵 大 潰，斬 首 二 萬 餘 級：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。上命諸軍圍之，長 孫 無 忌 悉 搆 橋 樑 斷 歸 路。己未，何 德 惠 真 帥 其 衆 三 萬 六 千 八 百 人 請 降，入 軍 門，膝 行 而 前，拜 伏 請 命。上語之曰：高麗少年陸 梁 海 曲，至於摧堅決勝，故當不及老人！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！皆伏地不能對。上簡「韓

敵」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，授以戎秩，遷之內地，餘皆縱之，使還平壤，皆雙舉手，以頰頰叩地呼開數十里外。收蘇鶴一千三百人，悉隨之。獲馬五萬匹，牛五萬頭，鐵甲萬領。它器械稱是。高麗舉國大駭，黃城、鐵城皆自拔遁去，數百里無復人煙。上驛書報太子，仍與高士廉等書曰：「朕爲將如此，如何？更名所幸山爲駐蹕山（即營城子東北之山）。秋七月辛未，上徙營安市城東嶺，已卯詔標識戰死者尸，俟軍還與之俱歸。戊子以高延壽、高延平、高延壽爲司農卿。張亮軍過安城（在今善平附近），壁壘未固，士卒多出樵牧，高麗兵奄至軍中，賊極亮怯，渡胡床直視不言，將士見之，更以爲勇，總管張金剛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。……八月丙午徙營安市城南。上在遠外，凡諸營，但期斥候，不爲壘壘，雖逼其城，高麗終不敢爲寇抄，軍士單行野宿，如中國焉。九月……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，浸逼其城，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，士卒分番交戰，日六七合，箭車礮石，壞其樓櫓，城中隨立木柵，以塞其缺道……築山晝夜不息，凡六旬，用功五十萬，山頂去城數丈，下臨城中……命諸將攻之，三日不能克……上以遼左早寒，草枯水凍，士馬難久留，且糧食將盡。癸未，勅班師。先攻遼蓋三州戶口遼，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。城中皆屏息不出，城主登城拜辭。上嘉其固守，賜練百匹，以勵軍容。命李世勣、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爲殿。乙酉，至濟東，丙戌，渡遼水……凡征高麗，拔：玄菟、橫山、蓋牟、磨米、遼東、白巖、卑沙、麥谷、銀川、後黃十城。從遼、蓋、巖三州戶口，入中國者七萬人。新、建、安、駐蹕三大戰，斬首四萬級，戰士死者幾二千人，戰馬死者什七八……丙辰，上聞太子奉迎將至，從飛騎三千人，馳入臨榆……十一月卒未，車駕至幽州……丙戌，車駕至定州……戊申至并州……二十年春……三月己巳，車駕還京師。」（通鑑一九七及一九八卷）按隋人東征之戰略，陸軍渡遼水後，便分爲二：一爲煬帝自將之大軍，留攻遼東城，一爲宇文述所帥之偏師南渡鴨綠、晴川二江，以襲平壤。水師則由來護兒統之，自京乘泛海，至大同江口，直造平壤城下，以接應陸軍。特遼東不下，則平壤難覆，此所以無功也。唐鑑隋代之失，乃先略定遼東，撤其屏障，然後始渡鴨綠，搗其巢穴。故其陸軍，度遼之初卽分：中、左、右三路。太宗自將中路軍由懷遠經遼澤，渡遼水，造遼東城下，以會左路之師。李世勣帥左

路軍自通定鎮（新民之渡濱塔）濟遼水，南破玄菟，下蓋牟，會師遼東城下。張儉統右軍，自今海城之牛莊，渡遼水下游，直趨遼寧以捕安市之背。至張亮所統之水軍，渡海後不東指大同江，而北趨今之旅順，下卑沙，圍遼安，以接應會攻安市之師。永陸合勢以定全遼，實為萬全之策。此頃兵安市之日，李道宗、高延壽、高惠等皆請遷為平壤，而高太宗無忌所不取也。征高麗之基本策略既已確立，所得城邑，皆設官置戍為續征高麗之憑藉。厥後驅敵以西之地，次第收復，然後始一鼓而下平壤。故勇滅高麗之基業，皆由此役奠之也。

第二次（二十一年）貞觀二十一年，太宗將復伐高麗，朝議以為高麗城固難猝拔，大駕不宜親征。但「數遣偏師，更選其驍場，使彼疲於奔命，糧未入堡，數年之間千里蕭條，則人心自離，鴨綠之北，可不戰而取矣！」（通鑑）高麗東無督探此策。是年「三月，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高麗軍大總管，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，自遼州渡海，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，右武衛將軍孫武明，右屯衛大將軍鄧二副之，李密州都督兵，由新城以運。（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）次南蘇（遼河上游有蘇子河，南蘇或即在此一帶），木底（或即今興京之木奇站），虜兵戰不勝，焚其郛。七月，進達等（入高麗境，凡百餘戰無不捷）取石城，進攻積利城，斬級數千，乃皆還。」（新齊高麗傳）

第三次（二十二年）「二十二年（正月丙午）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，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（將兵三萬餘人），自海道入。（四月甲子）部（烏胡鎮）將古神威與虜戰曷山，虜潰。虜乘暇襲裴舟，伏兵破之。萬徹渡鴨綠，次泊約城（今寬甸之大浦）西河入鴨綠江處曰「泊約口」，城曰「泊約城」，元於此地置裴速府。」拒四十里而舍。虜懼皆棄邑居去，大會所夫孫拒戰，萬徹擊斬之，遂圍城，破其援兵三萬乃還。」帝以高麗困窮，欲於明年以長孫無忌將三十萬衆，一舉而滅之，乃詔劍南大治船，巴蜀大騷。又詔「陝州刺史孫伏伽，萊州刺史李道裕備糧械於三山浦、烏胡島，越州都督治大偶纜筋（千一百艘）以待。」（新齊高麗傳）充容徐惠上表諫，司空房玄齡隨終遣疏（政要九），太宗雖善之而不聽。明年五月太宗崩，始暫罷東征之役。



李謹行殿而行。九月同善破高麗兵，男生率師來會，詔拜男生（註五）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。（十二月己酉）又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，與契苾何力龐同善並力。詔獨孤卿雲由鴨綠道，郭待封積利道，劉仁願畢列道，金待問海谷道，並為行軍總管，受勣節度。轉燕趙食隋遼東。明年（乾封二年）正月，勣引道索新城……城人縛成會投降，勣進拔城十有六。郭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。（通鑑載待封軍乏食欲作書與勣，恐為虜所得，知其虛實，乃作離合書與勣，元萬頃為釋其義，勣乃遺糧以赴之。）三年（即總章元年公元六六八）勣率仁貴拔扶餘城（丁謙謂即本扶餘今咸川郡是也。或謂在今昌圖北三十里之四面城恐失之偏北）。它城三十，皆納款。同善備守新城，男生遣兵襲之，仁貴救溫戰金山（丁謙云：在今安州東南）不勝，高麗鼓而進銳甚，仁貴橫擊大破之，斬首五萬級，拔南薛、木底、蒼岩三城，引兵賂地，與勣會……男生以兵五萬襲扶餘，勣破之，獲寶水（今咸川江）上斬首五千級，俘口三萬，器械牛馬稱之。進拔大行城……契苾何力會勣軍於鴨綠，拔辱夷城，悉歸回平壤。九月遣男生率首領百人討濟州，且請入朝，勣以禮見。而男生猶固守，出戰數北……執賊男建等。收凡五部，百七十六城，戶六十九萬。（十月）詔勣便道獻俘昭陵（太宗陵）凱而還。十二月（丁巳）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俘於廷……割其地為都督府者九，州四十二，縣百。復置安東都護府，擢臺省有功者授都督刺史，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為都護總兵鎮之。高麗有國凡七百餘年（公前三七年——）至是（六六八）始亡。後徙其民三萬於江淮、山南，又屬其人於河南隴右。其遺民亦往往散徙新羅 突厥 蘇羯。雖間有圖恢復者，然終難殲已死之灰也。

(二)滅百濟

百濟扶餘別種也。國於高麗之西南，新羅之西，與新羅世為仇敵，數相侵伐，貞觀元年太宗賜其王扶餘璋璽書以和之，璋雖奉表陳謝，外稱順命，內實相仇如故。十五年璋卒，來告哀，遣使册其世子義慈為帶方郡王百濟王。十六年義慈與百濟新羅四十餘城，又發兵以守之。與高麗結親通好，謀欲取棠項城以絕新羅入朝之路。新羅遣使告急請救。及太宗征高麗，百濟懷二乘虛襲破新羅十城，二十二年又破其十餘城，數年之中，朝貢遂絕。水徹

二年，高宗降璽書諭議慈曰：「去歲，王攻高麗，新羅等使，並來入朝……（新羅）大城軍鎮並爲百濟所併；昔齊和列士諸侯，尚存亡國，况朕萬國之主，豈可不卹危難，王所兼新羅之城並宜還其本國。」（舊書百濟傳）「武敏六年新羅王金春秋又表稱百濟與高麗驍騎侵其北界，已沒三十餘城。顯慶五年（六六〇）乃詔左衛大將軍薛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，率左衛將軍劉伯英，右武衛將軍馮士貴，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等，水陸十萬以討之。以金春秋爲朔方軍總管，將新羅之衆（金庚信率師自今連山南七里之炭峴入。）與之合勢。秋八月定方等引軍，自城山（山東營縣東）濟海，百濟守熊津口（熊津江今曰錦江，其入海之口，在忠清道舒川縣西），定方出左涯，乘山而陣，與之戰，賊敗，死者數千。王節乘潮而上，舳艫銜尾進，鼓而譟，定方將步騎夾引，直趨熊津城（今扶餘城，亦曰泗泚城，北濱熊津江爾時稱南扶餘），賊領國來，酣戰破之，殺虜萬人，乘勝入其郛。」（新書薛定方傳）「拔其城，義慈挾太子隆，走北鄙（卽溫麻建國所居之慰禮城，今稷山縣），定方圍之，次子泰自立爲王，率衆固守，義慈孫文思曰：王太子固在，叔乃自若，若唐兵解去，如我父子何！與左右鮑而出，民皆從之，泰不能止。定方令士超堞立（唐）幟，泰開門降。定方執義慈及小王孝演倉長五十八人，送京師，平其國五部，三十七郡，二百城，戶七十六萬。乃析置熊津（今忠清道公州）馬韓（今全羅道益山郡）東明、金漣、德安五都督府，擢會渠長治之。命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，左衛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。九月定方以所俘見，詔釋不誅……文度濟海卒，以劉仁軌代之。璋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（丁韞謂卽清州府城）反，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，立爲王，西部皆應，引兵圍仁願。」（新書百濟傳）龍朔元年（六六一）詔「劉仁軌檢校帶方州（今黃海道開城府地）刺史，統文度之衆，並發新羅兵爲援，仁軌將兵嚴整，轉圍陷陣，所向無前，信等釋仁願之圍，退保存城。旣而福信殺道琛，並其衆，招還叛亡，勢張甚。仁軌與仁願合，則解甲休士。時定方伐高麗，圍平壤不克（二年七月）。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，與金法敏議去留計。將士咸欲還，仁軌曰：「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，得專之。今天子欲滅高麗，先誅百濟，留兵鎮守，制其腹心……今平壤不勝，熊津又拔，則百濟之燼復炎，高麗之滅無期。吾等雖入新羅，正似

坐容，有不如志，海可得邪。決餘糧備貳，表合內務，勢不支久，宜堅守伺隙以圖之，不可輕動。」衆從其議，乃遣兵。時賊守白江（今濟州），仁軌夜督新募兵，薄城掘堦，比明入之，遂通薪器饋道。而黑魯遣使至高麗（倭人遣大將奈田來津帥五千援之）丐援。會（三年秋九月）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（騎軍七千）浮海而至，士氣振；於是仁師、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，仁軌與杜爽，決餘山（津）白江（今錦江）下游）會之。遇倭人白江口（在今義縣西南即東津江流入熊津江處）四戰皆克，焚其船（奈田來津戰死），海水爲丹，扶餘覺脫身走，獲其寶劍。僞王子扶餘忠勝、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；百濟酋領沙叱相如、黑齒當之……至是皆降；百濟餘黨悉守，仁師等振旅還，詔劉仁軌統兵鎮守；始仁軌許方，謂人曰：「天將富貴此翁邪！」乃請所願曆及宗廟諱，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嘗創平遼海示本朝正朔」。卒皆如言。及封泰山，仁軌乃率新羅、百濟（僧羅（今濟州島）、倭四國會長赴會。）（新羅劉仁軌傳）其後地皆入於新羅、渤海、百濟遂絕。按白江口之役，不惟擊六百八十餘年（公前一八一——公元六六三年）之百濟一朝更滅，尊高麗之外援，促其速亡；且揮斥倭人之勢力於半島之外，歷數百餘年猶不敢問津焉。不特此也，倭更懼唐兵威立於對馬、壹岐、筑紫、長門諸地，列烽設防，築水城於筑前，備備以唐師渡海是懼，而勤修其職貢，力學中國文化，則「天皇」（高宗神龜）大帝之威稜，良將（劉仁軌）服遠之功烈爲何如乎！

蘇定方之平百濟，會刻石紀功，兩唐書本傳及百濟傳，皆不之載。今其碑尚存於朝鮮忠清南道扶餘縣內東南，朝鮮現存古刻中除慶州之新羅芬皇塔（千三百餘年前，新羅善德女王三年建）外，當以此碑爲最古。碑爲五層花崗之石塔，高凡三十五尺，第一層方十二尺，四角有巨柱，故俗呼爲「平濟塔」。碑文即鐫於塔之第一層，高四尺五寸，寬七尺二分，第一面二十四行，第二面二十九行，第三面二十八行，第四面三十六行，字爲楷書，徑一寸五分，題額爲篆書，字徑三寸八分，氣象雄渾奇拔而嫺雅。文爲賀遂亮之手筆，權懷素之法書，尤稱饒絕。定方以顯慶五年七月十八日拔扶餘城，以八月十五日癸未建此碑，於二十六七日之短期中，居然能成此傑構，唐軍中哲匠之多，殊堪驚異。參加斯役之諸將，爲唐史所不載者，幸賴此碑，猶可考見，則其







殺氣嚴。逸足與流電爭飛。疊鼓共「奔雷競震。命豐隆而後殿。控列缺（□）以前驅。」涂（涉）（涉）氣駭（妖）（惑）氛。掃之以戈戟。崇墉峻堞。碎之（□）（以）（以）衝（□）（棚）（棚）。左（□）軍總管右屯衛郎（朔）將上柱國（□）（祝）（祝）河帥（□）（□）（□）右一軍總管使持節滑州刺（刺）（刺）史上柱（國）於（□）（允）（允）調。地處關河。材包文武。挾山西之「壯氣。乘冀北之浮雲。呼吸則江海停波。嘯（叱）（叱）則風雷絕響。隅夷道副總管右武侯中」郎將上柱國曹繼叔。久預經綸。備嘗艱險。異廉頗之強飯。同充國之老臣。行軍長「史岐州司馬杜爽（爽）（爽）貨（貨）羅瑤峯。芳流桂晚。追「風鶴（鶴）（箭）電。騁逸轡於西海。排雲擊水。搏勁鬪於南溟。曠（麒）足既申（伸）（伸）（伸）風（風）池可奪。右一軍總管一宣威將軍行左驍衛郎（朗）將上柱國劉仁顯。「資孝爲忠。自家形（刑）（刑）國。早開周孔之教。晚習「孫吳之書。既負英勇之才。仍（乃）兼文史（武）之道。邢國公奉緣「聖旨。委以班（班）（班）條。欲令金如粟而不窺。馬如羊（□）（□）（□）而莫顧慮（顧）右武衛中郎（朗）將金良圖。左一軍「總管使持節沂州刺（刺）（刺）史上柱國馬延壽（鄉）俱（□）（懷）（懷）鐵石之心。各勵鷓鴣之志。擁三河之勁卒。總六郡之良家。邢國公上率「神謀。□（下）（下）專節度。或中（□）（權）（權）陷陣。或後勁先鋒。出天入地」之奇。千變萬化。致遠鉤（□）（深）（深）之妙。電發風行。星（□）（□）（□）英聲載路。邢國公仁同轉（□）（□）扇。恩甚投醪。逆命者。則「肅之以秋霜。口順者。則誦之以斧露。一舉平九種。「再捷而定三韓。降劉（謝）（謝）弘之尺書。則千城仰德。發魯連「之飛箭。則萬里銜恩。其王扶餘義慈及太子隆。自外「王德孝一十三人。並大（有）首領大佐平沙略（略）千福國「成以下七千餘人。既入重關。（閩）並就擒殺。捨之馬革。禁「以牛車（馬）。佇存留勸。式獻「清廟。仍變斯蠻俗。令沐（浴）玄猷。露冕衮帷。先擇忠款。烹「鑄裂錦。必選賢良。庶使剖符綬造於襲黃（□）（□）鳴絃名高「於京魯。凡置五都督。卅七州。二百五十縣。戶廿四萬。口六百廿萬。各濟編戶。咸變夷風。夫睿東流紀南宮。「所以旌其善。勒碑鼎銘景（景）（景）鍾。所以表其功。陵州長史。「制（判）（判）兵曹賀憲亮。濼以庸才。謬司文翰。學輕俎豆。氣稟風雲。職號將軍。願與廉頗（□）（並）（並）列。官稱博士。羞其賈（□）（直）（直）（直）（直）衡。不以衰容。



突厥，禽車鼻可汗。顯慶二年（六五七）十二月，蘇定方破西突厥於金山，擒其沙鉢羅可汗賀魯獻於闕下。又以洛陽宮爲東都。龍朔二年（六六二）三月，鄭仁泰敗鐵勒於天山，九姓皆平。三年九月，滅百濟。總章元年（六六八）滅高麗，晉安東都護府於平壤。上元二年（六七五）劉仁軌大破新羅，調露元年（六七九）裴行儉敗西突厥，執其可汗都支，明年，又敗之於黑山。開耀元年（六八一）裴行儉敗突厥俘其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。永淳元年（六八二）王方翼敗突厥車海麴咽於熱海（伊斯色克庫爾）。兵威所屆，諸蕃震服，乃遣使絕域，分置都督府。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遣置州縣，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，並請「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，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，縣一百一十，軍府一百二十六。仍以吐火羅國立碑，以記聖德。」詔從之，以吐火羅國葉護居邊換城置月氏都督府。波斯王居疾陵城，置波斯都督府。各置縣及折衝府，並隸安西都督府。」（唐會要七三）爾後西北西南及海南諸蕃，多遣使來貢（見新舊西域傳及南蠻傳），是時唐威所屆，東逾遼海，北越大磧，西被遼昌水（底格里斯河），南包海南，國勢之盛，遠過秦漢。乃各「卽其部落，列置州縣，其大者爲都督府，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，皆得世襲。雖貢賦版籍，多不上戶部，然聲教所暨，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。若於令式，其突厥、回紇、党項、吐谷渾、鐵關內道者，爲府二十九，州九十。突厥之北部及奚、契丹、靺鞨、高麗隸河北者，爲府十四，州四十六。突厥、回紇、党項、吐谷渾之別，爲龜茲、于闐、焉耆、疏勒、河西內屬諸胡，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，爲府五十一，州百九十八（據下文有縣一）。羌蠻隸劍南者，爲州二百六十。（唐本作「二百六十一」誤）蠻隸江南者，爲州五十一；隸嶺南者，州九十二（唐本作「九十三」誤）。又有覺項州二十四，不知其隸屬。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，號爲羈縻云。」（新舊地理志）新舊地理志於此類羈縻府州，除有數十州失載外，餘皆一一備列其名，並於每府所領之州及府州所隸屬之邊州都督與都護府有建置可考者，悉註於下，「錄招降開置之府，以見其盛」云。至其制取諸蕃之六都護府，其設置及所統治，備著於新舊地理志及唐會要七十三卷，其府之組織，則詳於唐六典。

### 唐六都護府表

府	名	治	屬	縣	沿革
安	北大門	內金山(今多布多)	北平州	天寶二年改爲安北大都護府，天寶七年初方置之。	
單	于天(關)	府中(今...)	鎮北州府	天寶二年置，天寶七年改爲單于大都護府。	
安	軍河	北平懷	高陽、百濟、新羅	天寶五年置安北都護府，天寶七年改爲單于大都護府。	
安	西池	右遮蓋(庫車)	西域諸州	天寶四年置，天寶七年改爲安北都護府。	
安	南池	南交州(越南中部)	交趾及海州	天寶元年置安南都護府，天寶七年改爲安南都護府。	
北	陸	庭州(迪化)	天山北諸州	天寶十四年置，天寶十七年改爲北庭都護府。	

時有龜陵濠池二都護，後俱廢罷，且不在沿邊，故不與於六都護府之數。又自秦漢以來，世主多尙封禪，雖跡近瀛滄自矜，然必須德厚功高，中外又安，而後始備儀物，稱輿情，登岳告成也。故封禪者，實隆隆治平之象，徵，亦可以觀國勢也。唐太宗時，羣臣屢請封禪，卒未舉行。高宗席其盛烈，年穀屢登，八紘一域，乃展禮名山，有事於岱宗。「麟德二年(六六五)十月丁卯，帝發東都，赴東岳，從駕文武兵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，列營置幕，彌互郊原。突厥、于闐、波斯、天竺國、鬪賓、烏菴、倭國及新羅、百濟、高麗等諸蕃酋長各率其屬，穹廬毳帳，及牛羊駝馬，填候道路。是時頻歲豐稔，斗米至五錢，豆麥不列於市，議者以爲古來帝王封禪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。十二月...丙辰...至於泰岳之下。」(《冊府元龜》)「乾封元年(六六六)正月戊辰，封於泰山，庚午，禪於社首。」(《新書高紀》)其禮文之隆，儀式之盛，舊書禮儀志，新書禮樂志及冊府元龜，載之甚詳，平樂之況，概可想見。弘道元年(六八三)十月己酉，高宗崩於東都真觀殿，年五十六，在位凡三十四年，政在中宮者二十五年。據宋趙楷所記：「乾陵(陝西乾縣)之葬，諸蕃來助者衆，武后欲張大器示來世，於是錄其酋長六十一人，各肖其形(《金石萃編六十引)》，此石像在一千二百餘年後之今日，東

列會長猶存二十四，西列會長猶存二十九（據民國八、九年日人桑原隲麿之調查，見東洋史叢考（弘法）大師之入唐）。當時萬國來同之盛，可見一斑。

永徽初政頗有可觀，後乃制於悍妻，委以政事，貞觀之風替，遂啓武后移祚之漸。武后并州文水人，荊州都督士彞女。生於武德七年（六二四）年。舊書本紀作年八十三，唐會要三及新書后紀爲並作八十一。惟通鑑綜各書之說，定爲年八十二，較爲近是，茲從之。長高宗四歲。貞觀十一年（六三七）年十四，太宗聞其美，召入宮爲才人。年二十六，太宗崩，出爲尼，居感業寺。高宗如寺見之復召入宮，拜昭儀，時年三十一。徽六年（六五五），廢王皇后立武氏，時年三十二。顯慶五年（六六〇），委以政事，後漸爲所制，帝不能平。麟德元年（六六四），帝密召上官儀謀廢之，未果。咸亨五年（六七四）八月十五日高宗稱「天皇」，武后亦稱「天后」，時號「二聖」。高宗崩太子智即位，是爲中宗，尊爲皇太后，臨朝攝政，明年（六八四）二月，后廢中宗爲廬陵王，遷之房州。立中宗弟旦爲帝，是爲睿宗，居別殿，不得與聞政事，后臨朝稱制。徐敬業等起兵揚州討之，不克而死。垂拱四年（六八八），高宗弟越王貞起兵豫州討之，亦敗死。自是用酷吏索元禮（胡人）周興來俊臣等羅織誣陷，唐之宗室諸王及大臣相繼誅殺殆盡。破家數百，戮人數千，株聯流竄者尤衆，百官皆重足立，入朝時先與家人訣，盛以威殘制天下。載初元年（六八九）年六十七，九月九日，革唐命改國號曰「周」（武士彞始封國）改元天授降睿宗爲皇嗣，賜姓武氏，立武氏七廟，封諸武十二人爲郡王。武后姪承嗣三思屢求爲太子，以宰相李昭德諫而未許。尋以宰相狄仁傑勸於聖歷元年（六九八）復立中宗爲太子，明年賜姓武氏。神龍元年（七〇五）正月二十三日，張柬之、桓彥範、崔玄暉、敬暉、元恕已及李滿、李多祚、楊元琰、岑敬則、王同皎等率左右羽林兵，誅用事者張易之、張昌宗、張昌期等廢武后（舊書謂武后傳位於中宗，蓋史官諱之也。按桓彥範傳「武三思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，常深憤怒」。又武后實錄「彥範請太后復辟臥不語」實廢之也。）丙午，中宗復辟。復唐國號。二十六日丁未，徙武氏於上陽宮，上號曰「則天大聖皇帝」。十一月丙寅崩，年八十二。綜計武后稱制七年，稱帝十五年，專國政前後凡四十七年。當其代唐之際，改官





重俊積不能平，於景德元年（七九七）與李多祚沙吒忠義等起兵誅三思，重俊兵敗被害，皇后益橫。四年（八一〇）六月，后與主澁毒於餅膩帝，立溫王重茂，自爲皇太后攝政。睿宗子壽潘王隆基與鍾紹京劉幽求等起兵討平之，奉睿宗即位，立隆基爲太子。武后女太平公主，沈敏多權略，張易之韋后之誅，公主皆與有力焉。功大地尊，滿持朝政，憚太子英武，累搖之而未果。延和元年（七一一）八月，睿宗以星變傳於太子，是爲玄宗。開元元年（七二二）太平之權勢益熾，宰相七人，五出其門，朝士大半附之，隙既深，太平乃與岑羲、蕭至忠、竇懷貞等謀逆，以兵犯闕，帝親與岐王範、薛王業、鄭元振、王毛仲、姜皎等定計誅之。乃始聽政，發周武天樞及拜洛受圖壇，滌蕩異穢，庶政一新。

玄宗英斷非常。勤政任賢。姚崇、宋璟、張說、張九齡、韓休、杜暹、蕭嵩等賢相，翔發於廊廟。張守珪、王峻、信安王緯、蓋嘉運、王忠嗣、哥舒翰、高仙芝、封常清諸名將戮力於邊疆。故開元之治平及武威，俱足度越前古，比縱貞觀開元十三年冬，封禪東岳，「文武百寮二王孔子後，諸方朝集使，岳牧率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。戎、狄、夷、蠻、羌胡獻之國；突厥頡利發契丹等王，大食、謝國、五天十姓，遠裔、日本、新羅、蘇徧之侍子及使。內臣之番；高麗、朝鮮王、百濟、帶方王、十姓摩阿史那，與昔可汗，三十姓左右賢王，日南、西竺、鬱齒、雕題、胖柯、烏濟之酋長，咸在位；；播告羣岳於是中，令張說撰封祀壇頌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，禮部尚書張頤撰開元壇頌，以紀聖德。」（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）其僉仗扈從之盛，士民歡娛之情，遠愈於乾封。「是時，海內富實，米斗之價錢十三，青齊間斗糶三錢，絹一匹錢二百。道路列肆，具酒食以待行人，店有驛驢，行千里不持尺兵。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，粟九百八十餘萬斛，唐調絹七百四十萬匹，綿百八十餘萬屯，布千三十五萬餘端。」（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）「承平日久，財貨山積。」「二十三年正月乙亥，赦天下，都城舖三日。上御鳳樓，醮宴，觀者踰陸，樂不得奏，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過。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，各帥所部音樂，集於樓下，各較勝負。」二十八年，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，銅匹亦如之。海內富安，行著雖萬里不持寸兵。「中國強盛，自安遠門（長安城西面極北之門）西盡唐境萬二千里，閭閻相望，



見於開元者矣。年雖三紀，可謂太平。」

(註一)兩漢書皆謂：貞觀二十三年(六四九)五月己巳，崩於翠微宮含風殿，蓋唐書與唐會要皆謂：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(五九八)十二月戊午，生於武功之開館，年五十二。新唐書作年五十三者非也。

(註二)按新唐書之「遼寇」，即舊唐書所謂「遼水汎濫」也。丁德新唐書東夷傳考證謂：「遼寇」漢地理志在遼陰，三國志水滸注作「遼陰」，在今牛莊西北遼河濱，地爲東西要津，故公孫淵曾據此而寇遼，而魏錄亦於此會師也。附會「遼寇」爲地名之「遼陰」非也。

(註三)新城，東魏魏書謂：平安道有二新城，一在安州境，一在寧遠縣山(安州新城，內有兵使營，爲彼國屯重兵處)，失之在高麗。遼軍行都志謂：新城即齊州(濟陽)，方輿要謂在金州西北，是俱失之他西。近年日人渡邊三三在撫順舊城北山上發見一古城址，周五六里，南北皆有門，謂即高麗之新城。按通志所謂：「新城」蓋撫順境，最爲要害，若不先圖，餘城未易取」云：恐即是也。

(註四)卑沙城有三說：一、通史以今海城高卑沙城。二、丁惟謂：在今復州。三、遼志謂：金州城東十五里之大黑山(今和尙山)原有古城，四面懸絕，惟南一門可上(史無惟南門可上)，唐武德所攻即此。前後兩說俱非，第二說似爲近是。

(註五)新唐高麗傳作「同善」非也，茲據梁男生墓志及通鑑改爲「男生」。

### 第四章 唐史紀事(下)

#### 六 安史之亂

唐自開國，迄天寶末（六八八—七五五）百五十八年間，治隆政和，宇溥物阜，文物粲然，聲威遠震，國勢之盛，遙邁秦漢。洎安史亂，動地忽來，繁華夢散，公私塗炭。雖賴中外協力，削平大難，而流毒未消，貽患累葉，府庫之衰，實始於此。

(一) 安史之亂之原因 玄宗性本英邁，七歲時，面叱諸武（舊唐書本紀），二十六歲起兵討不韋氏之亂，二十九歲受內禪，任賢納諫，勵精求治，一貞觀之風，一朝復振。〔舊唐書本紀論〕御宇既久，侈心漸生，流於怠荒，遂釀禍亂。

(二) 亂於宮府 玄宗初政，「發後庭珠翠之玩，戒其奢也；禁女樂而出宮嬪，明其教也。」〔舊唐書本紀論〕故「開元之治，幾致太平。」〔新唐書本紀贊〕若能長此「持盈守成」則六紀御宇，必不使清聖祖高宗擅美於後。惜晚年燕私，禍胎宮掖，史稱楊妃「始為壽王（名琬，玄宗第十八子，武惠妃生）妃，開元二十四年（舊唐書本紀）及武惠妃傳皆作二十五年十二月），武惠妃薨，後庭無當帝意者。或言妃妾質天挺，宜充掖庭，遂召內禁中，異之。即為自出妃意者，丐籍女官（即女冠），號「太真」。更為壽王聘章昭訓女。」〔新唐書楊妃傳〕按妃為道士，乃開元二十八年事（新唐書本紀）。陳鴻謂：「此即入宮之始」〔長恨歌傳〕。以舊唐書本紀，妃死時「年三十八」推之，則妃入宮時，年二十二，玄宗年五十六。天寶四載（七四五）八月，册太真為貴妃（新唐書本紀同）。史稱妃與其姊妹兄弟盡感亂，曰：「太真妾質豐豔，善歌舞，通音律，智算過人。每情盼承迎，動移上意。宮中呼為「娘子」，禮敬實同皇后。有姊三人，皆有才貌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。長曰大姨封韓氏，



奉秋高，「聽斷稍怠，賦納微，重接對大臣，及得林甫，任之不疑。林甫善養君欲，自是帝深居燕適，沉纒在席，主德衰矣。公卿不由其門而進，必被罪徒，附離者，雖小人，且爲引重。同時相若九齡、李適之，皆逐逐，至楊慎矜、張瑄、盧幼勳、柳升等，綠坐數百人，並相繼誅。以王玘、羅香奩、爪牙，數與大獄，衣冠爲累息……林甫居位凡十九年，因龍市權欺蔽天子耳目……貞觀以來，任蕃將者，如阿史那忠節、契苾何力，皆以忠力奮，終猶不爲上將，皆大臣所制之，故上有餘權，以制於下。先天開元中，大臣若許謫、郭元振、張嘉貞、李嶷、李適等，自節度使入相天子，林甫嫉大臣以方略積邊功，且大任，欲杜其本，以又已暮。即說帝曰：『以陛下雄才，國家富強，而夷狄未滅者，繇文吏爲將，憚有矢，不身先，不如用蕃將。彼生而雄，養馬上長行陳，天性然也。若陛下感而用之，使必死，夷狄不足圖也。』帝然之，因以安思順代林甫節度（朔方），而擢安祿山、高仙芝、哥舒翰等爲大將。林甫利其廢也，無入朝之資，故祿山得專三瀆野兵處十四年不徙，天子安林甫策，不疑也，卒稱兵蕩覆天下，王室遂微。」（新唐書臣傳）楊國忠則利祿山反，而促其速發，「專徇帝嗜欲，不顧天下成敗……安祿山方有寵，總重兵於邊，僭不奉法，帝護之，下莫敢言。國忠知終不出己下，又恃內援，獨暴發反狀，帝疑以位相媚，不之信。祿山雖逆，久以帝遇之厚，故隱忍，伺帝一旦晏駕則稱兵。及見帝愛國忠，甚長不利己，故謀日急……祿山還幽州，覺國忠圖己，反謀遂決。國忠令客何盈、寔昂刺求反狀，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，捕祿山所善李超……祿山上書自陳，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。帝歸述於觀，貶零陵太守，以慰祿山意。國忠寡謀躁躐，謂祿山跋扈不足圖，故激怒之，使必反，以取信於帝，帝卒不悟……祿山反，以誅國忠爲名……（陳）玄亂懼亂，召諸將曰：「今天子震蕩，社稷不守，使生人肝腦塗地，豈非國忠所致，欲誅之，以謝天下，云何？」衆曰：「念之久矣！寧行身死，固所願。」是安史之矩，林甫然之，國忠煽之，斷喪唐室，俱一時疹氣也。

（2）軍政失措 安史之亂，雖釀自宮府，而軍政不臧亦足以啓之。（一）由府兵之壞也。府兵之制，殷自北周，唐初承之，太宗斟酌損益，彌摠美備。「凡天下十道，置府六百三十四，而關內二百六十一。」（新唐書兵

志)中央幾居其半數，內重外輕，故尾控制地方，清王夫之讀通鑑論(二十)謂：「貞觀十年定府兵之制，大氏與秦隋銷兵，宋罷方鎮之管略同，府兵者，猶之乎縣兵也；而徒勞天下之農民於番土中；非玄宗罷府兵，改軍制，則安、史、朱泚之起，唐久爲秦隋續；……府兵之制，散處天下，不論其風氣之剛柔，任爲兵也與否。多者二百人，少者百人，星羅密布於隴畝，乃至白首而不知有行陳。季冬習戰，呼號周折，一優人之戲而已。」王氏不明府兵之真正意義，誤以爲「銷兵」，詆爲「優人之戲」，殊非確論。清孫承澤云：「此府兵唐初所以興，由兵寓於農也。至開元中，承平日久，府兵法壞，限說李林甫始募長征兵，謂之彘騎，卒啓方鎮跋扈之禍，李泌謂其兵不土著，又無宗族，不自重惜，忘身徇利，禍亂遂生。」(春明夢餘錄四二)府兵之法本善，玄宗不能矯其末流之弊，而擅改爲彘騎，已每下愈況。史稱：「自天寶以後，彘騎之法，又稍變廢，士皆失指循。八載(七四九)，折衝諸府，至無兵可交。……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，京師人恥之，至相罵辱，必曰「侍官」。而六軍宿衛皆市人，富者緝販採食果肉，壯者鬻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。及祿山反，皆不能投甲矣。」(新唐書五十兵志)(二)由邊軍之重也。玄宗變軍制，勤遠略，重兵猛將，皆置塞上，致肇成中央軍少而弱，邊兵多而強之現象，天寶元年，「天下健兒團結彘騎等，總五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」(通鑑考異十三)，而「鎮兵四十九萬」(唐書兵志)，是當時邊鎮兵數，竟占全國兵額十分之八強，外重內輕之勢已成矣。舊唐書(三十八)地理志一，紀天寶時各地軍府，並詳注各府之兵數(通鑑唐紀三十一所言即本此)。若以地域統計之，則南方軍府之數，不及北方十分之一，鎮兵之數，不及北方十分之一。北方既擁此龐大軍額，隸軍籍者，皆爲北人與降胡。祿山發三鎮，占全國節鎮三分之一而弱；兵凡十五萬(新唐書祿山傳)，占全北方兵數八分之三，焉能不反。「祿山反，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，遂陷兩京」(新唐書兵志)此亦必然之勢。爾後藩鎮之跋扈，五季之紛爭，皆由盛唐北重南輕之所致也。

(3)軍閥水火 玄宗既偏任蕃將，而蕃亦異嚙，黨牴同進，因相水火。史載哥舒翰與安祿山之積不相能云：「(天寶)十一載，(翰)加開府儀同三司。翰素與安祿山(安)思願不協，上每和解之爲兄弟。其冬祿

山、思順、翰並來朝，上使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，翰母尉遲氏子闔之族也，祿山以思順惡翰，常銜之。至是忽謂翰曰：「我父是胡，母是突厥，公父是突厥，母是胡，族類同，何不相親乎！」翰應之曰：「古人云：野狐向窟嗥，不祥，以其忘本也，敢不盡心焉。」祿山以爲譏其胡（狐）也，大怒，罵翰曰：「突厥敢如此耶！」翰欲應之，高力士目翰，翰遂止……時楊國忠有隙於祿山，類奏其反狀，故厚賞翰之親結之。（舊唐一〇四翰本傳）。可證翰與祿山怨隙之深，天子爲解之而不得。蕃將中，若高仙芝（高麗人），曾爲安西副都護。王思禮（高麗）曾隨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爲押衙，翰討祿山，每事獨與思禮決之。僕固懷恩（鐵勒），曾事節度王忠嗣，亦翰之同列。餘若：渾惟明、渾釋之（鐵勒）、荔非元禮（西羌），論惟明（吐蕃），自孝德（龜茲），李抱真、李抱玉（安息）等，官軍討祿山時，或爲大將，或爲僮穉，皆西北軍閥也。封常清雖爲汗人，但長自胡城，宣勞西域，後與高仙芝、哥舒翰同受命討賊，亦翰黨也。翰爲「突厥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」（本傳）實西北軍閥之代表，祿山犯京師，安西河西軍皆入援。李泌所謂：「我所恃者，積西，突騎（施），西北諸戎耳。」（新唐本傳）即指西北系諸軍也。至安祿山本營州雜胡，爲押衙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。其部下大將若：史思明（寧夏州人，祿山同鄉）、阿史那承慶、阿史那從禮，皆突厥種也；孫孝哲、李林仙，皆契丹人也；安忠志、張孝忠，皆奚人也；達奚珣、鮮卑人，獨孤問俗何人，皆東北系軍閥也。宋樂史太平寰宇記（七一）云：「自燕州以下十七州，皆東北蕃降胡，散處幽州營州界內，以州名稱廢之，無所役屬。祿山爲亂，一切驅之爲寇，遂擾中原。」是祿山之兵，亦皆東北蕃人也。西北東北兩軍閥，派別雖然，翰與祿山爲之魁，而又相仇，楊國忠更挑撥之，遂爲釁端。

（二）樛亂之經過 自開元末年以來，宮中府中，並甚瀟灑，兵制失綱，外重內輕，軍閥衝突，不可終日，如許年之腐敗矛盾瘴毒不安之種種積滓壅極而潰，遂肇安史之亂。茲述其原委：

（一）祿山之蓄異志 祿山一伎多智，善臆測人情，通六蕃語，爲互市郎……時宰相李林甫嫌武臣以戰功進奪權間己，乃請顯用蕃將，故帝寵祿山益牢，羣賊不能軌，卒亂天下，林甫啓之也……祿山請爲（楊）妃養





帝方在華清宮，中外失色，車駕返京師……下詔切責祿山，許自歸。祿山答書慢甚，匡可忍，賊遣高邁、臧均  
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，劫取尹楊光殺之，以張獻誠守定州……賊兵暴起。州縣發官鎧仗，皆穿朽鈍折不可  
用，持挺闖弗能亢。吏皆棄城匿，或自殺不能就禽日不絕。禁衛皆市井徒，既受甲，不能脫弓櫛劍繫，乃發  
左藏庫絹帛，大募兵。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，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大使……以榮王爲元帥，  
高仙芝副之，馳驛討賊。祿山至鉅鹿，欲止，驚曰「鹿吾名」，去之沙河……濟河陷鹽昌郡，又三日下陳留。蔡  
陽，次蠡子谷。將軍荔非守瑜邀之，殺數百人，流矢及祿山輿，乃不敢前，更出谷南，守瑜矢盡，死於河。  
敗封常清，取東都（玄紀「十二月丁酉」）常清奔陝。殺留守李澄，御史中丞盧奕，河南尹 達奚珣臣於賊。時高  
仙芝屯陝，聞常清敗，秦甲保潼關，太守竇廷芝奔河東。於是趙郡、鉅鹿、廣平、清河、河間、景城六郡，皆  
爲國守。祿山所有，才盧龍、密雲、漁陽、汲郡、陳留、滎陽、陝郡、臨汝而已。賊之據宋京，見宮闕尊雄銳  
稍儂，故兵久不西，而諸道兵得稍集，尹子奇屯陳留，欲東略，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，尉賈賁濮陽人尙衡，  
東平太守嗣吳王祗，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，旬日衆驚萬，尹子奇至襄邑而還。明年（天寶十五年）肅宗至德元  
年）四月，僭稱雄武皇帝，國號燕，建元聖武……署拜百官。復取常山，殺顏杲卿（杲卿死節壯烈，事具新唐）  
九二忠義傳）……郭子儀自靈中引兵與光弼合，敗思明於九門，李立節死，（蔡）思德奔鉅趙，思明奔趙郡，  
……河南諸郡，皆嚴兵守潼關不開，祿山懼欲還范陽，召嚴莊、高尙書曰：「我起，爾曹謂萬全，今四方兵日  
盛，自關以西，不踵步進，爾謀何在？尙見我爲！」……即遣孫孝哲、安神威西攻長安，會高仙芝等死，哥舒  
翰守潼關，爲（崔）乾祐所敗，囚之。賊不謂天子能遠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，時行在已至扶風……祿山未至  
長安，士人皆逃入山谷，東西絡繹二百里，宮嬖散匿行哭，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費，羣不逞爭取之，累日不能  
盡。又剽左藏大盈庫，百司督藏竭，乃火其餘，祿山至，怒，乃大索三日，民間財貨盡掠之，府縣因株根牽  
連，句剝苛急，百姓愈蹙……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，人益不附……郡縣相與殺守將，迎王師，前後反覆十數  
城邑盡矣。」

守，京師大駭……甲午，將謀幸蜀，乃下詔親征，俛下從士庶，恐駭奔走於路。（甲午百官朝者，千無一二，逆御勸政樓，下制云：欲親征。聞者皆莫之信。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……託以劍節節度大使頭王徽將赴鎮，令本道設儲備。是日上移仗北內，既夕，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，厚賜錢帛。選閑廐馬九百餘匹，外人皆莫之知。）乙未凌晨，自延秋門出，微雨霑纓，扈從惟宰相楊國忠、韋見素，內侍高力士，及太子親王妃主，皇孫以下，多從之不及。平明渡便橋……是夕，次金城……丙辰次馬嵬驛……誅國忠……驛貴妃自盡……丁酉將發馬嵬驛……百姓遮路，乞留皇太子，願截力破賊，收復京城；因留太子……七月庚辰，車駕全蜀郡。」（玄宗時年七十五）舊唐書十肅宗紀：「車駕將發（馬嵬驛）留上在後宣諭百姓，衆泣而言曰：「……請從太子收復長安。」玄宗聞之曰：「此天啓也」。乃令高力士與壽王瑁送太子內人及服御等物，留錢軍糧馬棧上。令力士口宣曰：「汝好去，百姓歸望，慎勿違之，莫以我爲念！且西戎北狄，吾常厚之；今國盡艱難，必得其用，汝其勉之。」……七月辛酉，上至廣武……（裴）冕等凡六上牋（勸進），辭情激切，上不獲已乃從。是月甲子，上卽皇帝位於靈武（時年四十六）……改元至德……八月壬午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，范陽節度使李光弼破賊於常山郡之嘉山。」新齊祿山傳「肅宗治兵靈武，天下日跂首待。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，人聞輒東走，闕里至空。郡畿豪傑，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，賊斬刈懲之，不能止。又賊將類鬪勇無謀，日縱酒嚼碎色財利，車駕危，得入蜀，終無進逼之患……至德二載正月朔夜，嚴莊、慶緒持兵扈門，猶兒入帳下，以大刀砍其腹，祿山……卽死，年五十餘……嬌稱祿山傳位慶緒，乃僞尊太上皇，旣襲僞位，改載初元年。」

（三）唐室中興舊唐書肅宗紀：「（至德）二載九月丁亥，廣平王（淑）卽代宗統朔方、安西、迴紇、南蠻、大食之衆二十萬，東向討賊，壬寅，與賊將安守忠、李歸仁等……戰於香積寺西北（灑水之東長安城西），賊軍大敗，斬首六萬級，賊帥通鑑築京城東走。癸卯廣平王收西京……十月癸丑，賊將伊子奇陷睢陽，害陽暉、姚間、許遠（浙齊舊傳「他賊之四出者，東南扼子奇巡許遠，死守睢陽，蔽渡江淮，阻賊勢，使不得搏食東

西。」魯德傳「賊欲亂江湖，頌德拒其奇，南夏以完。」賊自香楚之敗，悉求保陝郡。廣平王統郭子儀進攻，與賊戰於陝西之新店，賊衆大敗，斬首十萬級。橫屍三十里。庚申，安慶緒與其黨奔河北。壬戌，廣平王入東京（廿二史劄記十六，考證祿山變時僭號皆在東京，未曾至長安，說甚是。）……癸亥，上自鳳翔還京……丁卯入宮安……是日，上皇發蜀郡……十月丙午，上皇至自蜀。『新書祿山傳：『乾元元年（七五八）秋九月，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，凡二十萬，討慶緒，攻衛州……慶緒走……明年三月，營安陽，慶緒急，乃遣（安）太清奉皇帝璽綬（史）思明……思明素曰：兵利不利，亦何事！而爲人子，殺父求位，非大逆邪？吾乃爲太上皇討賊，願左右牽出斬之……祿山父子僭位，凡二年而滅。』新書史明傳：『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正月朔，築壇稱大唐周王，建元應天……殺慶緒並其衆……四月夏國號燕，建元順天，自稱應天皇帝……號范陽爲燕京，洛陽周京，并安秦京，更以州爲郡，鑄順天得一錢。欲郊及藉田，聘儒生，講制度……思明乘勝鼓行，西陷洛陽，被汝、鄆、滑三州，圍李光弼河陽……上元二年（七六一）二月，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，王師棄河陽懷州，京師震，恐益兵屯陝州。思明遂西，使朝義爲先鋒。』舊書思明傳：『朝義將隋悅……等言：主上欲害王，悅與王死無日矣……舉大專可乎……朝義然之……悅遂令心腹擒思明。赴柳泉驛……縊殺之。朝義桓僭僞位。』新書謂：『乾元顯……』朝義，思明孽子也……寶應元年（七六一）十月，遣元帥雍王（憲宗）領河東朔方諸節度迴紇兵馬起陝，僕固懷恩與迴紇左殺爲先鋒，魚朝恩郭英義爲後殿，自經池入；李抱玉自河陽入，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，雍王留陝州。二十九日與朝義戰於邙山之下，逆賊敗績……（朝義）投幽州。二年正月，賊僞范陽節度李懷仙於冀州生擒之，逆款來降，梟首級還闕下。又僞官以城降者，恆州刺史成德，軍節度使張志忠爲禮部尙書，餘如故。趙州刺史盧淑，定州程元勝，徐州劉知倫，相州節度薛岳，幽州李懷仙，鄭州田承嗣並加封爵領舊職。思明乾元二年僭號，至朝義寶應元年滅，凡四年。其朔自祿山構亂（天寶十四載）至朝義之平（七五五——七六二），首尾凡八載，與肅宗一代相終始。其用兵之得失，由安史言之：（一）初起時，若納何千年策，『金高秀岩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，誘諸蕃，取靈。』

夏、鄆、坊，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鹽中，取太原。圍弩五千入蒲關，以勸關中。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，取洛陽，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，收淄青，以搖江淮。」（新書祿山傳）則天下事未可知也。（二）祿山據東郡，若不即僭位，而急取關中，則唐室覆矣。（三）慶緒如乘玄宗南幸，肅宗靈武之師未集，唐方瓦解之際，入都長安，以重兵守三輔，以餘師扼河洛，徐蕩東方之義旅，則唐之爲唐亦難言也。賊黨中謀夫猛將夥頤，據有爲之勢，得有爲之機，而專卒不濟者，以豎羯褊愚，昧於大計故也。由唐室言之：（一）亂之初作，若卽行內禪，則天下開風興起，三河當益堅守，勤王之師必早集，則幽燕之鋒，指顧可摧。（二）玄宗若始終守京關，使肅宗趨討，哥舒、高、常固守潼關，以禦李牧東京，則亂亦不至燎原。（三）肅宗自靈武至鳳翔，河、隴、陝西、西域之兵皆會，江淮庸調亦至詳川汗中。李泌以胡兵畏暑耐寒，請莫擣其腹心，而「並塞東北，自歸檀南取范陽……則賊無所歸，根本永絕矣。」肅宗「切於晨昏之戀，不能待此。」（通鑑）致安史稽誅，且詒河北數世之禍。在此八年戰亂中，北方生民之苦痛，達於極點。如：「時洛陽四面數百里，人相食，州縣爲墟。」（舊唐史思明傳）「慶緒自十月被圍，至二月城中人相食，米斗錢七萬餘，鼠一頭值數千。」（舊唐書祿山傳）至回紇入援，名雖仗義，實利剽掠。史稱「回紇可汗繼進於河陽列營，而止數月，去營百餘里，人被剽劫逼辱，不勝其弊……初回紇至東京，以賊平恣行殘忍，士女擢之，皆登聖善寺及白馬寺二閣以避之。回紇縱火焚二閣，傷死者萬計，累旬火然不止。」（舊唐回紇傳）人民所受之塗炭，可謂甚矣。「至肅宗大難略平，君臣皆幸安，故瓜分河北地，授授領將，護養孽萌，以成禍根。」（舊唐書鎮傳序）而肅宗以宦者監軍，更釀成宦官之禍。

## 七、方鎮之禍

天寶之亂，不僅斷喪國本，詭禍最烈者，尤在方鎮。

（一）方鎮之起源（1）創制之不善：唐初唐與蕃者，其始察與善惡者，有都督。後以其權重，改置十

道按察使。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，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。其武臣掌兵，有事出征，則設大總管，無領鎮守邊要者，曰大都督，自高宗永徽以後，都督帶使持節者曰「節度使」，然猶未以名官。」（廿二史劄記二十）「睿宗開元元年（七一〇）十月丁酉，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。」（此事唐書按察使與納傳及新舊方鎮表皆不載。惟通鑑如此書者異十二謂係唐太宗皇帝舊故從之）節度之名，自此始。明年一賀拔延嗣降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（會要七十八），其號益確立矣。」（然猶第總兵，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，司其殿最，至開元中，朔方（會要繫於開元元年，新舊方鎮表繫於開元九年）隴右（會要稱開元元年置）河東（會要稱開元十八年置）河西諸鎮，皆置節度使，每以數州爲一鎮，節度使即統此數州。」刺史蓋所屬，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支度使者。既有其土地，又有其人民，又有其甲兵，又有其財賦，於是方鎮之勢日強。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。」（廿二史劄記）故趙翼謂：「唐之官制，莫不幸於節度使也。若究其胡爲而設此官，則府兵之壞，實乃主要原因。觀德宗久藩鎮所苦，李泌議復府兵，泌因爲上歷敘府兵……及李林甫爲相，奏請軍皆募人爲，聽使府兵之法，常存不廢，安有如此下陵上之患哉！陛下思復府兵，此乃社稷之福，太平有日矣。」（通鑑唐紀）可以證之，德宗君臣雖同圖萬民，而府兵迄未克復者亦積重難反故也。

（2）肅代之幸安 「肅宗乾元元年（七五八）冬十二月，平盧節度使 王玄志，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，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，授以旌節，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，殺玄志之子，推懷玉爲平盧軍使，希逸之母懷玉姑也。故懷玉立之，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，節度使由軍士廢立，自此始。」（通鑑）命將立帥，國之大事，權柄操之於上，軍士本不得專，肅宗始一時之安，味不遠之患，委一介之使，循舊伍之情，無問實不肖，誰所欲則立之。自此軍使廢置權操於下，惡例一開，誰復共命？肅宗又急於收京，不納李泌先取范陽之策，致安史雖弱，而其餘孽尙據河朔，坐使僕同受難，遂自重。

代宗初「薛嵩、張忠志、李懷先、田承嗣（皆安氏餘黨）見懷恩當頭顛効刀行伍。懷恩自見功高，且疑

平朔勢不強固，乃參請襲河北，分大鎮以授之，潛結其心以爲助，諸等卒遂以爲患。」（新書二二四上）  
（舊唐書）是謂降將方以貨死，幸，何敢存榜地奢望，微德恩爲請，則謂至它所分徵其刀量，亦易易也。

二、諸鎮之割據 吾國封建制度，肇於商，備於周，推於秦，西漢則榮午封建制，東漢諸侯王之國，封建之義已熄矣。而諸方鎮之性質，實爲新封建焉。史稱肅宗「瓜分河北地，付授叛將，謫養孽萌，以成禍根。亂人乘之，遂擅畧吏，以賦稅自私，不朝獻於廷。效戰國肢體相依，以土與傳子孫，脅百姓，加錫其類，利祿逆汗，遂使其人自視猶狄荒然。一寇死，一賊生，訖唐亡百餘年，卒不爲王土……闕視大言自樹一家，破制削法，角爲尊者，天子不問，有司不呵。王侯通僭越祿受之，覲聘不來，几杖扶之，逆息虜亂，皇子嬪之。地益廣，兵益強，僭擬益甚，侈心益昌，十田名器，分對大盡，而賊夫貪心，未及畔岸，淫名越驕，走兵四略以飽其志」（新書卷四）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，怒則以力而相併，及其甚則起而弱王室。」（新書方鎮表序）諸鎮「大者連州數十，小者猶兼三四，所屬文武官，悉置，未嘗請命於朝。」諸方鎮各擅土地賦稅，足以養軍。乃朝廷用之討叛，則一出本境，即須朝廷給以衣糧，此國力所以困於用兵也。」（廿二史劄記）「朝廷或完一城，增一兵輒有怨言，以爲猜貳，常爲之罷役，而自於境內，築壘繕兵無虛日，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，而實爲蠻貊異域焉。」（通鑑代紀）是唐之方鎮，不但私其土地人民財賦甲兵爲己世有，與古封建無殊；而其構逆煽禍，更烈於古之封建。故杜牧抒其憤於罪言，歐宋致其筆誅於新書，馬端臨更本新書方鎮傳作封建攷（通考二二六），彼諸鎮傳授之次第，以繼唐室諸王之後，下接五代之十國，良有以也。其證據之蹟，舊唐書地理志載至德後之巨鎮雄藩，自「東部畿汝防禦觀察使」，至「安南都護節度使」，凡四十有四（節後三十二，觀察七，防禦三，經略二），並志其殆所及管州甚詳，「蓋據太和（文宗八二七——八三五）中方鎮言之」也（錢辛楣廿二史考異五八說）。唐要七八卷節度使條，備志各鎮節使設置之年月，而履以每使管內之軍名，憲宗元和二年（八〇七）李吉甫撰通鑑計簿云：「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……其……易定，魏博鎮冀，范陽，滄景，淮

西、淄清等十五道，七十一州，不甲戶口外，每歲賦稅倚辦，止于浙江東西、宣歙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福建、湖南八道四十九州。」文宗開成元年（八三六）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：「至德乾元之後迄於貞元元和之際，天下有觀察十，節度二十有九，防禦者四，經略者三。」自肅宗至宣宗百餘年間，天下方鎮增減之數，大略如是。至僖宗「乾符之後（八九四——九〇七）天下亂離，禮樂征伐，不自朝廷，禹跡九州，瓜分縹割，或併或析，不可備書。」（舊唐地理志語）歐宋新書，則取重要方鎮，為藩鎮傳（卷二——二一四）以著事蹟及世傳。又列一代方鎮六事為方鎮表，以挈其要。明張大齡唐藩鎮指掌，清蔣斯同之唐鎮十道節度使年表，及唐邊鎮年表，黃大華之唐藩鎮年表，近人鄧之誠之中唐以後兩河藩鎮簡表與唐末節鎮簡表，並清晰簡賅。茲將新書（二一〇）藩鎮傳序所列之八鎮，箋之如下：

（1）魏博（田承嗣）傳五世（歷傳緒悅季安），至田弘正入朝。十年復亂，更四姓（實則為史憲成、何進滔、韓君雄、樂彥禎、羅弘信五姓），傳十世，有州七，（魏〔河北清豐〕博、相、衛、磁、洛、貝）。

（2）成德（張忠志賜姓名李寶臣）更二姓，（李惟岳、王武俊、王真），至王承宗入朝。明年（敬宗長慶元年）王庭湊反，傳六世（元逵、紹鼎、紹懿、景崇、景崇鎔），有州四（恆〔河北正定〕趙、深、冀）。

（3）盧龍（李懷仙），更三姓（李及、朱希彩、泚、滔、劉怱）傳五世，至劉總入朝，六月（長慶元年）朱克融反，更五姓（李載義、楊志誠、史元忠、陳行泰、張仲武）傳十二世，有州九，（幽〔大興〕、薊、檀、易、恆、定、滄、莫）。

（4）淄青（李懷玉，賜名正己）傳五世而滅。有州十二（青〔益都〕、淄、濟、海、登、萊、沂、密、曹、濮、徐、亮、鄆）。

（5）滄景（程日華）傳三世（懷直），至承權入朝。（元和十三年）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，至其子同捷而滅，有州四（滄〔滄縣〕、景、德、棣）。

（6）宣武（劉玄佐），傳四世而滅，有州四（汴、宋、亳、潁、陳）。



(7) 彰義 (吳少誠)，傳三世而滅，有州三 (蔡、申、光)。

(8) 澤潞 (劉悟)，傳三世而滅，有州五 (潞、澤、邢、洛、滋)。

方鎮既世襲，遂互相表裏，連衡叛國。其拔扈，有過於六朝擁兵之悍帥，而諸鎮之間，復縱橫排摯，離合非常，聘陰謀，任詐術，與戎連兵，互相吞噬，雖戰國之力爭，亦不及遠甚。斷弛之士，弗擇順逆，多爲之用。游士刺客，紛紛活動，亦戰國之縮影，其僚屬之有府主，而不知有朝廷。(葉昌熾語石九，謂：「藩鎮頌德碑，於國號朝廷詔旨等字，或僅僅空格，而於某公某官，則巍然提寫。」)民衆受其荼毒，雖極願擁護中樞，然爲所劫持，終亦無可如何。

(二) 方鎮之連兵。其始爲朝廷患者，祇河朔三鎮。其後潘、青、淮、蔡無不據地倔強，甚至同、護逼沂京邑，而周智光以之反。澤潞亦連譏旬，而盧從史、劉稹等以之叛。迨至末年，天下盡分裂於方鎮，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。(廿二史劄記二十)茲舉其著者。

(一) 魏博汴宋之亂。代宗大曆八年(七七三)相衛薛嵩卒，弟曜代之，朝廷因授以旌節，九年魏博田承嗣誘昭讓將吏使作亂，明年，襲取相衛等州，薛曜詣闕待罪，上釋不問。詔貶承嗣爲永州刺史，命淮西李忠臣(卽嶽山降將董秦)、平盧李正己(卽李懷玉)、成德李寶臣(卽張忠志)、盧龍朱滔等進兵討之。承嗣素輕正己，而又與寶臣交惡，繼見諸道兵合，部將多叛，乃大懼。「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，承嗣囚之。至是禮而遣之。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，以與之曰：『承嗣今年八十有六(實則七十一)，溢死無日，諸子不肖，悅亦孱弱，凡今日所有，爲公守耳！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！』立使者於廷，南向拜而授書。又圖正己之像，焚香事之。正己悅，遂按兵不進，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。承嗣既無南顧之虞，得專意北方，上嘉李寶臣之功(降魏博將裴志清，又破走承嗣)，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，寶臣詣其館，遺之百緡，承倩詭言，擲出道中，寶臣慚，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：「今公在軍中新立功，豈子尙爾，況寇平之後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，一匹夫耳，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。」寶臣遂有玩寇之志，承嗣知范陽爲寶臣鄉里，心常欲之，因刻石作

識云：「帝同功，高金，將田等何人端識。」密令寤寶臣境得，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，寶臣攝而得之。寤余條說之曰：「公與史涇共取滄州，得之，則地歸國，非公所有。公能捨承嗣之罪，請以滄州歸公，仍願從公取滄陽以自効。公以精騎前驅，承嗣以步卒繼之，莫不克矣。」寶臣喜，謂舉合符讖，遂與承嗣通謀，密囑范陽，承嗣亦陳兵境上。寶臣謂涇使者曰：「聞朱公儀貌如神，願得親視之。」涇與之，寶臣置於射堂，命諸將共觀之曰：「真神人也！」涇軍於瓦橋，寶臣選精騎二千，通夜馳三百里，襲之，戒曰：「取親如射堂者。」時兩軍方盛，涇不虞有變，狼狽出戰而敗，會衣他服得免。寶臣欲乘勝取范陽，知有備，不敢進。承嗣聞幽恆交兵，即引兵南還。使謂寶臣曰：「河內有警，不暇從公。石上讖文，吾戲爲之耳！」寶臣慚怒而退。」（漢鑑代宗紀）承嗣請入朝，正己亦屢爲之請，大曆十一年承嗣復表請，乃下詔赦其罪。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，都廣使李靈曜據郡叛。八月詔淮西李忠臣，永平李勉，河陽馬燧，淮南陳少遊，淄青李正己，進兵討之，十月，寶臣燧大破靈曜，承嗣遣田悅救之，亦潰。李勉械靈曜至京師，斬之。十二年三月，田承嗣竟不入朝，又曾助李靈曜，上復命討之，承嗣乃上表謝罪，上亦無如之何，乃悉復其官爵，仍令不必入朝。綜代宗一朝，對藩鎮極姑息之能事，咸嚴掃地矣。

(3) 四鎮之亂 憲宗即位之初，欲革前弊，不許節度使世襲，四鎮乃連合拒命。「初李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、梁崇義相結，期以土地傳之子孫。故承嗣之死，寶臣力爲之請於朝，使以節授田悅，代宗從之。至是（建中二年正月）悅屢爲恆岳（成德寶臣子）請繼襲，上欲革前弊，不許，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推岳潛謀勸兵拒命。」六月，上遣使徵山南東道（今湖北）節度使梁崇義入朝，崇義拒命。「時平盧李正己已薨，子納蘇之，擅領軍務，奏請襲父位，上不許。」（通鑑）至是四鎮並反，乃認河東節度馬燧，昭義節度李抱真，魏策都知兵馬使李晟等討悅，范陽節度使宋滔討惟岳，淮南節度使李希烈討崇義，宣武節度使劉洽，神策都知兵馬使隨環，滑州兼中李澄，朔方大將唐朝臣等計納、燧、晟，抱真屢敗悅，希烈平崇義，惟岳先爲滔所破，旋被希烈所殺，王武俊所殺，洽、環、澄、朝臣等大破納蘇之聯軍於徐州，納蘇等遠，指日可滅，而滔與武俊復

叛，兩河之亂益熾。

(3) 諸鎮之僭號

「時河北略定……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，以張敬忠爲易、定、滄三州節度使，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使，察使，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使，以德棣二州隸朱滔，令還鎮，滔固請深州，不許，由是怨望，留屯深州，王武俊素輕張孝忠，自以手刃李惟岳，功在康日知上。而忠孝爲節度使，已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，又失趙定二州，亦不悅。」(通鑑二二七)因悅聞之，乃遣使詣深說滔與武俊。遂叛不助悅，引兵南救魏州，德宗詔朔方節度李懷光東討悅，且拒滔等，竟爲滔、武俊所敗。「於是滔、武俊官屬，共議古有列國運衡，共抗秦，今公等在此，李納大夫在郕。請如七國並建號，用天子正朔，且師在外，其動無名，豈長爲叛臣。士何所歸，宜擇日定約順人心，不如盟者共伐之。滔等從之。滔以冀所部，因號冀，武俊號趙，悅號魏，納號齊，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，魏祀天，各僭爲王，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，滔爲盟主，魏、齊、悅及納稱寡人。」(新唐二二朱滔傳)是爲藩鎮中之四王。時河朔之亂未平，而河南之警又起，淮西李希烈亦密與滔、納交通，建中三年十二月叛，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，四年陷汝、鄭，東都大擾。盧杞說帝遣重臣往宣諭，帝乃命顏真卿往，留二年不屈被害。興元元年正月帝下敕令，武俊、悅、納等已不平於滔皆密歸款，至是遂皆去王號，上表謝罪，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，遂謀稱帝。遣人問儀於真卿，真卿曰：「老夫嘗爲禮官，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！」希烈遂即皇帝位，國號大楚，建元武成，置百官。朱泚已先一年稱大秦皇帝，是爲藩鎮中之二帝。貞元二年嗣曹王臯，與張建封、曲環、李澄等四略其他，希烈勞日盛，爲親將陳仙奇所毒死，函首獻闕下，淮亂暫平。

(4) 奉天之圍

希烈反時，河南諸州多陷，命哥舒曜討之，被圍於襄城甚急。諸道兵救之。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。初白志貞爲神策都知兵馬使，禁軍死亡不以聞，但受其富兒賄而補之，名列軍籍，而身居市廛。至是招禁兵爲賊，竟無一人至者，德宗倉卒出奔奉天(乾縣)，翰林學士姜公輔以朱泚爲涇師，廢處京帥，常快快請詔使從行，帝不聽，亂兵遂奉泚爲主，據長安，段秀實、劉潼、何明禮、岐靈岳等謀誅泚，

不克而死，訶遂僭即偽位，自稱大秦王帝，號應天元年。率其黨圍奉天，賴陳、韓游瓌等力戰却之。十一月朔方節度李懷光率師勤王，癸巳次醴泉。訶夜解圍去還保長安。神策軍使李晟自定州率兵赴難至。懷光既解奉天之圍，欲入朝而刻盧杞之姦，杞聞之懼，言於帝，認懷光逼取長安，不聽其入朝。懷光意快快頓兵不進，上表舉杞之罪，衆論喧騰，乃貶杞及白志貞等，與元元年（七八四）正月，帝在奉天，納陸贄策，下詔罪已，山東之驍將悍卒，聞之莫不咸泣。武俊、說、納皆去王號，上表謝罪，惟懷光自以與朝廷隙深，陰有異志，欲併李晟軍未果。二月懷光殺黃兵馬使石領芬舉兵反咸陽，調併李建徽楊惠元兵，帝奔梁州（南鄭）。懷光初與訶往復通好甚密，訶與書事之如兄，約平關中，當割藍山河永為鄰國。泊懷光既叛，訶乃下偽詔，待以臣禮，且徵其兵馬。侯延夏題唐書詩：「中原不可生強盜，強盜才生不易除。一盜未平羣盜起，功臣都是盜根株。」（訶部本退燕開錄）懷光既憤為訶所賣，又見部衆不用命，多日故歸國，乃率衆遁歸河中。六月李晟收復京師，朱泚西走，李將韓晏斬之以降，帝還長安，關中之亂斯定。是年三月，田悅為其弟緒所殺，朱滔先娶回紇女，聞訶死，乃引回紇兵攻朔州。王武俊既一國，昭義（邢、磁、臨、洛等州）節度李抱真（安興貴之裔）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，令衆舉朱滔，武俊許之。（通鑑）三月戊辰武俊軍於南宮東南，抱真自臨引兵會之，與武俊營相距十里。時兩軍尚相疑，抱真乃以數騎潛入武俊營。其將去也，賓客皆止之，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勸軍，部分曰：「僕今日此去，冀天下安危。僕死不還，領軍事以聽命朝廷，亦惟子！奮勵士馬，東向雪僕之恥，亦唯子！」言訖而去。武俊設備甚嚴，抱真曰：「朱泚希烈僭竊大位，朱滔圍攻貝州，此輩皆欲陵駕吾屬。足下既不能自振救國之上，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席乎？乃者望上奉天下罪己之詔，可謂禹湯之主也。」因言及播越，持武俊哭，涕泗交下，武俊亦哭，感動左右。因退臥武俊帳中，酣寢久之。武俊厥其不疑，待之益恭，指心仰天曰：「此身已許公死敵矣。」遂相與結為兄弟而別。（通鑑）武俊稱抱真為十（見）約明日合戰。（舊唐書）三三抱真傳）王與武俊交款，遂與武俊而通，五月丙子且，抱真、武俊大破朱滔，滔遁歸范陽。貞元五年（七八五），馬、朱滔亦病死，其將劉、范歸國，夢如亂絲之

關東，雖已大定，而德宗則「深自懲艾，遂行姑息之政，由是朝廷益弱，而方鎮愈強。」（新舊德紀）

(5) 淮西之平 憲宗即位，志裁強藩，元和元年（八〇六）正月，西川節度副使劉潼作亂，遣高崇文討平之。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，詔河東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討平之。二年四月，鎮海（治潤州鎮蘇、常、湖、杭、鹽等州）節度李錡反，兵馬使張之良討平之。國威大振。七年八月，博節度田季安卒，軍亂，推田悅留後，與請命於朝。帝用宰相李絳議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。十一月，裴度往宣諭，軍士受賜，歡聲如雷，諸鎮使者見之，相顧失色。與遂納土歸國，賜名弘正。五十年反側之地，至是復沾王化。時成德王承宗、平盧李師道、淮西吳元濟，皆不奉朝命。淮西最强，乃先討之。承宗師道皆請赦元濟，不許。元和十年（八一五）五月，以軍事委武元衡，六月，師道遣刺客殺元衡（唐翰林致事條刺客名裴晏）擊裴度首。帝怒討賊愈急，以度為同平章事，委以軍事。十二年七月，度遣將李愬雪夜入蔡州執元濟。送京師斬之，淮西既平，諸鎮皆懼王承宗，因田弘正介，歸命於朝，幽州節度劉總亦納土，李師道仍拒命。十四年二月田弘正、李愬擊敗之，劉悟斬師道，率將車歸國。兩河叛亂六十餘年，至是復為王土，故元之朝史稱中興。

憲宗崩後未幾，河朔復亂。鍾鑑稷宗紀稱：「上之初即位也，兩河略定，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，漸宜消兵，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，每募百入之中，限八人逃死（新唐書一〇一浼傳），上方荒宴，不以國事為意，遂可其奏，軍士落籍者衆，皆聚山澤為盜。及朱克融（滔孫，據盧龍叛），王承渼（武俊養子，據成德叛）作亂，一呼而亡命皆集……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，裴度元臣宿望，烏羅李光顏皆當時名將，討幽鎮萬餘之衆，屯守逾年，竟無成功，財竭力盡。崔植杜元穎為相，皆庸材無遠略。史憲（鎮博將）既逼殺田布（弘正子）朝廷不能計，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。由是再失河朔，迄於唐亡，不能收復。」敬宗時節度李全歸死，其一同捷，擅領留後。文宗太和三年始討平之，武宗時昭義節度劉從諱（悟子）死，其侄從諱不從喪，自為留後。李德裕力主討伐。遂詔王元逵何徽弘等平之（宣昌四年）。然從此後，唐益就衰，僖昭之世，則無地不藩，無藩不叛。及唐已亡，而藩鎮為中國禍，則迄未已也。

## 八 宦官之禍

宦官之制惟中國有之，其禍亦史不絕書。如東漢，如有明，中官皆曾盜竊權柄，荼毒家國。東漢自和帝以後，皇統屢絕，權歸女主，外立者四帝，臨朝者六后，故宦官擅權肆虐天下。及袁紹入北宮，無賴者殆盡，而澹社已屋矣。明代若王振、劉瑾用事，陷君北狩，濁亂朝政，其禍已烈，而魏忠賢之奸亂，更促成明室之覆亡。然未有如唐代之甚者。

(一) 致禍之由 貞觀定制懲前代之弊，對宦寺限制極嚴，置有兵額，官階高者，不過四品，僅趨侍內庭而已。武后以女主臨朝，差增員位，然衣朱紫者尙寡；玄宗奢侈，宮嬪四萬餘人，品官隨增，衣朱紫者千餘，黃衣以上者三千，已逾太宗之制矣。高力士居中宿衛，拜標騎大將軍楊思勗數將兵平蠻有功，拜輔國大將軍；宦官之禍，萌於此矣。(以上據唐會要六五內侍省)「後李輔國從幸靈武，程元振振翼衛代宗，怙寵邀君，乃至守三公，封王爵。干預國政。亦未全握兵權。代宗時，子儀北伐，親王東討，遂特立親軍容宣慰使，命魚朝恩爲之，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。德宗避京師之難，幸山南，內宦竇文場、霍仙鳴擁從，賊平之後，不欲武臣典重兵，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，欲委宦者主之，乃置護軍中尉兩員，中護軍兩員，分掌禁兵，以文場、仙鳴爲兩中尉，自是神策親軍之權，全歸於宦者矣。」(舊唐書一八四宦官傳序)是唐宦者之禍，肇於玄宗，茁於肅代，成於德宗，根株深固，遂不可拔矣。

(二) 宦官之逆虐 德宗時，宦禍既成。順宗卽位，王叔文執政，欲削宦者兵權，以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，韓泰爲司馬。邊將各以狀辭中尉，宦者始悟兵權被奪，大怒，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：「無以兵屬人。」俱文珍等復請太子監國，叔文等遂敗。後憲宗爲陳弘志所弑，敬宗爲劉克明所弑。文宗初立，宦官益橫，權出人主之右，人無敢言者。太和二年，帝親策舉人，劉蕡對策(策載舊書一九〇下蕡傳)，極言宦官專恣之禍，考官馮宿等皆歎服，畏宦者，不敢取。裴休、李邵、杜牧、馬植、崔瑛、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，物議

雖然稱屈，諫官御史欲論奏，執政抑之。李淑曰：「劉賁下策，我輩登科，能無厚顏！」上書以爲贖所書策。漢魏以來，無與爲比，乞回所授官，以旌陵直，不報。太和四年七月，文宗與宰臣宋申錫密謀誅宦官，王守澄知之，申錫以直死。九年十一月壬戌，李訓鄭注及宰相舒元興等約奏左金吾總事後，石榴有甘露，欲給諸宦往觀，因而誅之。仇士良等覺有變，遂勒神策兵出戰，殺吏卒二千餘人，執宰相王涯、賈餗、舒元興，京兆尹羅立言金吾韓約，御史李孝本及訓注，王璠鄆行餘等而殺之，皆夷其族，世謂「甘露之變」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，上不豫知。爾後國事皆決於中尉，宰相奉行文書而已，文宗惟隱忍抑鬱獨坐歎息。嘗題宮中云：「葦路生秋草，上林花滿枝，憑高何限意？無復傳臣知！」又語宰相曰：「朕每諱書，恥爲凡主。然與卿等，論天下事，勢不得行者，退但欲飲醇酒求醉耳。」晚年語直學士周焜曰：「魏獻受制於強諸侯，今朕受制於家奴，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！」因泣下霑襟。受制宦豎，可謂甚矣。武宗雖爲仇士良所立，內實忌之，士良致仕，其黨送歸私第，士良致之曰：「天子不可令閑，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無暇更及他事，然後吾輩可以得志。慎勿使之讀書，親近儒生，彼見前代興亡，心知憂懼，則吾輩疏斥矣。」其黨拜謝而去。武宗本一勇決有爲之英主，其抑削跋扈之強藩，變除極盛之佛教，夷滅南蠻之回鶻諸舉，皆踴躍風發，不貫澈意志不止，惟於宦官，不見有何裁制。史傳中除新書仇士良傳有：「武宗明斷，士良雖有援立之功，內實嫌之，陽示尊寵」數語外，更不見有任何抑制之記事；讀唐史者，於此不能無疑，求域外所記，果可窺其消息，借借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，會昌五年四月條：

左右神策軍者，天子護軍也。每軍有十萬軍，自古君王頗有臣叛君之難，仍置此軍以來，無人敢奪國位，勅賜印，每中尉初上時，准勅出兵馬迎印。別行公事，不屬南關，今年（會昌五年）四月初，有勅案兩軍印，中尉不肯納印，有勅再三案。勅意案護軍印，付中書門下令掌，相管軍事，一切祕令取相處分也，左軍中尉即許納印，而右軍中尉不肯納印。遂奏云：「迎印之日，出兵馬迎之，納印之日，亦須勅兵馬納之。」中尉意勅答許，即因此便勅兵馬起異事也。便仰所司，暗排比兵馬，入君怕，且縱不

案。

按武宗時，李德裕在相位，元年收復幽燕（陳行泰）三年平回鶻，定昭義（劉愼），靖河東（楊弁），虜威重振，會昌五年時仇士良死已二年，中官勢方微，正裁抑之良機，特鑑「甘露之變」，不敢掉以輕心，乃先謀削其兵柄，左軍中尉楊欽義，本慝，會昌三年五月，相崔鉞時，樞密使劉行深揚言皆不之知，老宦者皆尤之曰：「楊劉怯懦，墮敗為風，使我輩不得預聞朝政。」即欲奉詔納印，而右軍中尉魚弘志，則殊陸梁，竟以出兵相挾持；武宗計劃，塗歸泡影。因所籌未實現，故此亦湮沒不傳。此後宦者氣焰益高。劉季述鎬昭宗於少陽院，以杖毒地黃帝曰：「某日某事，爾不從我，罪一也……敕止數十不止。楊復恭至謂帝為「負心門生天子」，其侮虐可想見矣。宣宗多善政，有「小太宗」之目，但亦無奈宦者何。樞密問韋澳曰：「近日內侍權勢如何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威斷，非前朝比」。帝附目搖手曰：「全未！全未！尙畏之在。」昭宗受制內侍，事為尤甚。阮閱詩話總龜（前集四二）載陝郊有唐昭宗詩云：「屹於山頭凍殺雀，不如飛去生出藥！」讀之可憫。又載其苦海蠻詞云：「登樓近望秦宮殿，茫茫不見雙飛燕。渭水一條流，千山與萬丘。野煙生碧樹，陌上行人去。何處有英雄，迎歸大內中。」被凌至此極真所謂「不幸而生帝王家」也。崔胤憤極，乃召朱全忠，盡誅宦者，哀號之聲聞於路，諸道監軍，亦即所在賜死，冤痛雖汗，然而邦國殄瘁矣。

總之：「自元和之末，宦官益橫，建置天子，在其掌握，威權出人主之右。」（通鑑唐紀）故新舊唐紀贊云：「自穆宗以來八世，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（陳弘志立穆，王守澄立文，仇士良立武，馬元贇立宣，王宗實立懿，劉行深立僖，楊復恭立昭）。」立辟由彼，功負定策，宜其禍起蕭牆，好生帷幄也。劉資痛論宦者監軍之害云：「軍容合中宦之政，戎律附內臣之職，首一戴武弁，疾文吏如仇讎，足一蹈軍門，視農夫如草芥，謀不足以剪除凶逆，而詐足以抑揚威福；勇不足以鎮衛社稷，而暴足以侵軼臣閭。縞緇藩臣，於陵幸輔，慙裂王度，汨亂朝經。張武夫之威，上以制君父，假天子之命，下以御英豪，有藏奸觀望之心，無伏節死難之義，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！」（舊唐書傳）前史論慎元後，宦者之恣睢云：「蘭歸河臣，率皆子畜；藩方戎帥，皆



此附成；萬之與奪任情，九重之廢立由己。元和之季，毒被乘輿，長慶續隆，徒鬱枕戈之憤……朱袍紫綬之榮，無非巷伯。是時高品自身之數，四千六百七十八人，內則參乘戎權，外則監臨藩獄，文宗包祖宗之恥，痛肘腋之讎，思剪腐階，去其太甚，宋申錫言未出口，尋以破家，李仲言（訓）謀之不臧，幾乎敗國。何夔之徒轉感，讓珪之勢尤狂。五十餘年，禍胎愈煽，昭宗之季，所不忍聞。」（舊書宦官傳序）「是以威柄下遷，政在宦人，舉手伸縮，便有輕重。至懷士奇材，則養以爲子；巨鎮強藩，則爭出我門；小人之情，狠險無顧藉，又日夕傳天子，狎則無威，習而不疑，故昏君蔽於所昵，英主禍生所忽。玄宗以邊崩，憲敬以獄殞，文以憂憤，至昭而天下亡矣。」（新書宦官傳序）

## 九 唐之亂亡

有唐盛時，中央集權，世有英辟，代多賢輔，故內則政治休明，四海乂安。閭閻富庶，適遠方者不持尺兵，行千里者不裹糧，昇平繁華，臻於極點。外則聲威廣被，邊土遐舉，絕域首渠，莫不獻琛歸命，遠裔大長，罔弗稽角來庭，捍邊保塞，率循藩職。天寶亂後，王室凌夷，巨郡雄州，盡毀於強藩，財賦甲兵，咸擅於悍鎮；地方割據盛，中央之權替，欲舉全國之兵力財力以事外，已爲時勢所不許，於是藩屬俱叛，帝國解組矣。而朋黨交閥樞府，寺人汨亂朝經，國本斷喪，中興道銷，於是變亂四起，海內鼎沸矣。外患內難，荐臻迭乘，唐遂不得亡。

（一）藩屬之喪失與交侵 唐初東夷北狄西域南蠻，皆請吏奉貢，遂裂其地四州府之。及唐中衰，四裔咸獨立，或更僭凌中國，譬亦不可勝言。在東方者，新羅百濟高麗百濟故地，唐乃放棄朝鮮半島統治權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，朝鮮半島遂爲新羅所統一，不復受晉之羈縻矣（見舊書一九九上，新書二二〇東夷傳）。在東北方者渤海自大祚榮始建國（七一四），至其孫欽茂疆土大闢，肅宗寶應元年（七六二）進封渤海國王，唐之東北領土又喪失矣。起六世至高宗王仁秀益強大，爲海東盛國。至哀王時——九二七——始滅於契丹（見舊書一

九九下，新晉二一九北狄傳及金簡誠先生渤海國志長編。在松嶺者，契丹自中唐即強大，今內蒙東部地皆為所并，晚唐時頗幽州抗命，後更入寇中原（見唐書北狄傳及契丹國志）。在西北方者，吐蕃乘安史之亂，陷河隴，殘安西四鎮。唐之損失，不僅在西北領土，且與西方交通亦被阻梗。宣宗大五年（八五一）張議潮雖乘吐蕃之衰，恢復瓜沙等十一州，然西域終為回鶻所據，開元西北之盛況，不得復見矣（見南唐書西域傳）。在西方者，唐初，吐蕃乘宗弄贊奪位，吸收中國文化，國勢漸強。代宗廣德元年（七六三）吐蕃吞併吐谷渾，張氏光二十餘萬衆入寇，陷長安，帝奔陝州留十五日，聞郭子儀軍且至，始退，尋復轉輸南下，陷劍南西川諸州，川陝之患無寧歲，德宗時，來請會盟，更親盟於平涼，唐將卒多死。後用李泌策，聯大食、南蠻，回紇以制吐蕃，蕃患雖略紓，而唐已垂亡矣（見南唐書吐蕃傳及新舊唐書本末，二九吐蕃前和，三二吐蕃入寇三三吐蕃叛盟各條）。在西南方者，開元末，蒙舍詔及邏巒，求合六詔（蠻語謂王曰詔）為一，詔許之，冊為雲南王，南詔始大。天寶九年及劍南節度鮮于仲通討之，敗於西洱河（葉榆河在大理東），其後楊國忠討之，亦無功，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。尋乘安史之亂，陷巒州（四川越嶲縣）及會同軍（四川會理縣），據清溪關（四川溪源南），於是四川西南境盡入於南詔。德宗咸通中，以安南七蠻之句引，陷交趾，後高駢為安南節度，屢破之，安南之詔患始平。僖宗乾符中，南詔復寇西川，後以高駢鎮西川，雖來求和而盜邊不息，中國為虛耗（見新唐書二二三南蠻傳，通鑑紀事本末二四蠻南詔入寇）。

（二）流寇之紛起 宣宗末裘甫亂浙東，懿宗咸通元年，以安南都護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之，式以回紇吐蕃配江淮者募軍中，大破賊，執甫送京師斬之。未幾徐亂又起。初南詔之陷，播（貴州遵義）邕（廣西南寧）交趾也。僖宗遣兵襲退之，遂留徐泗兵八百戍桂州。初約三年瓜代，逾六年不代。咸通九年戊辛作亂，推繼判判官龐勛為主，劫廣兵北還，所遇剽掠，州縣莫能禦。破徐泗等州，陷潯和潯州，連圍泷州，唐以康承訓大舉討之，承訓以沙陀酋長索瑋亦心為前鋒，明年破之，勛走死，徐州平。唐以赤心為大同軍節度，賜姓名李國昌，索瑋亦心據山西之始（見通鑑紀事本末二四徐南詔之亂條）。裘甫之卒，不過為亂唐之序幕，其最

烈者，如黃巢、秦宗權之亂。僖宗即位，關東水旱，州縣不以資聞，百姓留難無告，所在相聚為盜。乾符元年（八七四）潞州人王仙芝作亂，明年陷懷州、宛句（荷澤西南）人，黃巢聚衆應之。連陷河南、山南、淮南、江南諸州。五年招討副使曾光裕大破之於申州（信陽），斬仙芝於黃梅。尚讓卒，仙芝餘黨歸黃巢於蒙州，惟巢爲衝天大將軍，掠宋、汴，南渡江，陷江南西道諸州（江西），復東南入浙東陷福州。六年（八七九）鎮海節度高駢擊巢大破之，巢越廣南，陷廣州，求爲節度，不許，復引兵北上，屠潭州，山南東道節度劉巨容、江西招討使曹全，合兵拒戰於荆門，大破之。或勸巨容窮追，巨容曰：「國家喜負人，有急則撫存將士，事寧則棄之，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。」巢遂收餘衆東走，陷鄂（武昌）宣（宣城）辛州。時高駢方鎮揚州，亦玩寇不顧賊平，坐視巢渡淮，破河南諸州，進陷東都，鼓行而西，齊克讓以飢卒萬人，拒戰於潼關敗績，巢遂進陷長安。田令孜，奉僖宗走興元（南鄭），巢大殺唐宗室，自稱齊帝。韋莊、秦歸吟「內庫燒殘錦綉灰，天街踏盡公卿骨」，卽詠此時事也，鳳翔節度鄭畋起兵討賊，中和元年（八八一）帝幸成都，尚讓寇鳳翔，畋遣唐弘夫破之。弘夫乘勝與程宗楚進薄長安，巢棄城東走，至塢上聞官軍不整，復還興元，弘夫宗楚戰死，長安復陷。明年四月荆南節度王鐸引諸道聯軍逼長安。時關中大飢，秦歸吟云：「尚讓厨中食木皮，黃巢機上割人肉，東南斷絕無糧道，溝壑漸平人漸少。六軍門外倚殘屍，七架營中填餓卒。長安寂寂今何有？廢市荒街麥秀苗。採樵欲盡杏花園，修塞斬斷御溝柳。」蓋紀實也。王鐸遣使徵李克用來勤王，克用引沙陀兵至河中（永濟），屢破賊。三年收復長安，巢焚宮室東走陷蔡州，關、陳、中、和四年（八八四）克用引兵由陝、濟河而東大破之，巢東走宛句，克用窮蹙，計蹙乃自刎，時溥獻其首於行在，詔以首獻於廟。巢亂首尾凡十一年，唐室元氣大傷，明年（光啓元年）三月帝至長安，荆、棘、滿、城，狐、兔、縱、橫，上凄然不樂。時朝廷對令所在，淮、河、西、山、南、劍、南、嶺、南數十州而已。（見兩唐書、僖宗紀及黃巢傳、通鑑、紀、事、本、末、三、十、七、黃、巢、之、亂）『巢死秦、張、其、將、嘯、衆、速、殘，有吞噬四海意……寇荆、南……攻襄、州……破東……寇淮、肥……略江、南……亂岳、賊、巢、率、襄、陰，所至屠老弱焚屋廬，城府輒爲剽掠，自關、中、薄、濟、齊、南、嶺、荆、鄂皆屬賊雉伏，至子、皇、無、舍、旅、權、通、保、陳、力、秦、全、忠』



保汴，僅自完而已，然無霸王計，惟亂是恃，兵出未始轉糧，指鄉聚曰：「啖其人，可飽吾衆。」官軍追躡，獲鹽戶數十車。傳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……宗權悉軍逼汴，全忠懼，求救於襄鄆，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……合擊大敗之……宗權退守中州……爲愛將中叢所囚，折一足以待命……宗權至汴，全忠以禮迎勞，且曰：「公昔陷許，能戰兵賜盟，戮力勤王，烏有今日乎？」宗權曰：「英雄不兩立，天亡僕，以資公也。」蒼然無懼色；全忠以檻車送京師……宗權以中和三年叛，居六年而誅。」（新書二二五下秦宗權傳）

(三) 唐祚之終 (1) 僖宗再喪庶：「僖本非撥亂之主，宰相杜讓能策，詔重榮克用討政，政將王行瑜斬之以降，遂以平，而唐難未已。光啓元年帝還京，田令孜忌河中節度王重榮，使邠寧節度朱玫，鳳翔節度李昌符等攻河中，李克用救之，進逼京師，令孜劫帝奔興元，長安復爲亂兵所掠，政等恥爲令孜所用，乃與重榮合表誅令孜。明年，政還長安，奉肅宗玄孫襄王煊監國。帝用宰相杜讓能策，詔重榮克用討政，政將王行瑜斬之以降，遂以行瑜爲邠寧節度。爾後威令不振，盜賊蜂起，諸鎮割據，互相吞噬，唐室益不可收拾。」

(2) 昭宗受制邠岐 昭宗卽位，以朝廷日卑，慨然有振作之志。張濬爲相，勸帝強兵以威天下，募兵京師至十萬人。會克用攻雲州（大同）防禦使赫連鐸訴於朝，全忠、濬與克用有隙，請討之。詔以濬爲招討使。大舉擊克用，覆師走還。克用上書自訟，詔復官爵，而濬濬於遠州，朝廷遂益陝夷。大順二年（八九一）宦者楊復恭與其侄山南西道節度楊守亮反於興元，詔鳳翔節度李茂貞討之，景福元年（八九二）茂貞克興元，遂據之。二年（八九三），茂貞與王行瑜連兵拒命，帝欲討茂貞，杜讓能諫曰：「萬一不克，悔無及矣。」上曰：「王室日卑，號令不出國門，此乃志士痛憤之秋，卿位居元輔，與朕同休戚，無宜避事；讓能泣曰……但恐他日臣受懲錯之誅，而不能弭七國之禍也……。」軍潰……讓能言於上曰：「臣先已言之矣，請以臣爲解，上涕下不自禁曰：『與卿訣矣！』……賜自盡。」（通鑑昭紀）自是朝廷動息，皆奉命於岐（茂貞）邠（行瑜）南北司往往附二鎮以邀位。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茂貞行瑜與鎮國（治華州）節度韓建連兵犯關，殺宰相李勣、韋昭度，謀廢帝立吉王保，李克用聞警率師勤王，克邠州，誅行瑜，將移兵討茂貞，貴近恐克用勢

盛，不利於朝，乃罷其兵，克用還晉陽。明年茂貞復反，帝奔華州依韓建。茂貞陷長安，宮闈市肆，燔燒俱盡。時克用方與朱溫構兵，無暇入援。建專國政，宰相崔胤，陰教朱溫營東宮室，表迎車駕，建、茂貞懼，先化元年（八九八），奉帝還長安，胤日與上謀去宦官，南北司益相憎疾。三年（九〇〇）中尉劉季述勒兵幽上於少陽院，迎太子裕立之。胤使神策使孫德昭討季述，誅之，上復位，黜裕爲德王。

(3) 崔胤招外兵 時茂貞全忠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，胤附全忠，而中尉韓全誨結茂貞，相仇益甚，天復元年（九〇一）茂貞入朝，解胤鹽鐵使，胤知謀洩事急，遣全忠書，令以兵迎駕，時全忠已被克用併吞兩河諸鎮，取河中晉絳等州，勢甚張，得胤書即大舉西上。全誨見事急，劫帝如鳳翔依茂貞，胤勸全忠西迎車駕，全忠從之，進圍鳳翔，詔克用入援，克用奉詔攻晉絳，以分全忠兵勢，全忠還兵破之。二年（九〇二）全忠旋師西上，大破茂貞兵進圍鳳翔，城中食盡，凍餓死者不可勝計，西川節度王建以勤王爲名，假道與元，取之，自是山南劍南皆爲建有。三年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和，奉帝還長安，崔胤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，不剪其根，禍終未已，請悉罷宮內諸司使。其事務盡歸之省寺，諸道監軍俱召闕下，帝從之。全忠遂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，盡殺之。其出使外方者，詔所在誅之。只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。天子每宣傳詔命，卽令宦人出入。自開元以來，宦官擅威福者，垂二百年，至是始除，而國亦隨亡。新唐書謂猶「灼木攻蠹，蠹盡木焚」，（宦官傳序）信然。

(4) 朱全忠篡唐 宦官既誅，以全忠守太尉，充諸道兵馬副元帥，崔胤爲司徒兼侍中。判六軍十二衛事。全忠威震朝右，有篡詐意，胤懼，密募兵以備之。天祐元年（九〇四）全忠密令其黨殺胤，遷帝於洛陽，促百官東行，驅徙士民，號泣滿路。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廡舍，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，長安遂墟。帝之發長安也，遣間使以密詔告於四方，及至洛陽，李茂貞、楊崇本、李克用、劉仁恭、楊行密、王建等移檄往來，皆以興復爲辭。全忠以帝有英氣，恐變生於中，天復元年八月壬寅，遣朱友恭（李彥威）、蔣玄暉弑帝。帝英邁能文，踐祚之初，志復前烈，尊禮大臣。夢想賢豪，中外欣然望治。然內制於宦寺，外控於強藩，終不能有爲。

在位十六載，顛沛以死。全忠惡德王裕壯，以瑋王祥勳沖，立之，是爲哀帝。明年，全忠殺昭宗子裕等九人及宰相裴，獨孤等數十人，弒太后何氏。全忠急於受禪，朝儀先加九錫，全忠怒不受。天佑四年（卽哀帝三年，公元九〇七）四月甲子，全忠卽皇帝位，國號梁，建元開平，廢哀帝於濟陰。以滑州爲開封府，命曰東都，以故東都爲西都，廢故西京。明年二月癸亥，就殺濟陰王於曹州，歷代罕比之大唐，於茲亡矣。唐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哀帝三年（六〇八——九〇七），凡傳二十世，歷年二百九十。

## 第五章 五代紀事

### 一 梁唐之爭

初唐恃強，以與國，中唐召回紇以平亂，晚唐則仗沙陀平黃巢，蓋唐最惠服竊外民族，故亦食其報，所謂「食我桑，懷我好音」者是也。而沙陀李國昌克用父子效忠王室（唐書二一八沙陀傳），志在存唐，而朱溫滅之，故二者交關。昭宗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朱溫攻滄州，其節度劉仁恭求救於晉王，晉乃攻潞州，以解滄州之危，厥後梁晉兵事，集於潞州。梁於潞州城下，更築重城，內以防奔突，外以拒援兵，謂之夾寨。梁開平（九〇七）元年（溫始即位），克用病死，子存勗乘霧進兵，破夾寨，晉梁與亡，遂於於是役。開平四年（九一〇）梁襲鎮州，州將王鐸（廷湊後）求救於唐，明年（乾化元）梁唐大戰於柏鄉（今河北縣），梁兵大敗，精銳殆盡。乾化二年，晉攻幽州，劉守光求救於梁，溫自將往救，晉敗之於中途，棄資械甚衆。明年晉克幽州，執守光父子戮於晉陽，溫以爭燕不得鬱鬱受害。末帝貞明三年，唐復敗梁兵於莘城（山東莘縣），下貝州，奄有河北一帶。明年唐復敗梁兵於胡柳陂（山東濮縣西南），隆德二年（九二二），晉取鄆州，梁來救大敗，擒王彥章，乘勝下曹州，趨大梁，梁遂亡。

### 二 晉引契丹

（一）契丹入塞之導因 唐末拓跋思恭雖統銀、夏、綏、宥、靜五州地，然僅孕育西夏，五代之際，尙無力爭衝中原。惟契丹族與沙陀族之爭，頗值一述。晚唐契丹部落漸強，而河北三鎮（魏博、魏、清平）博、相、衛、磁、洛、貝），成德（恆、正定）冀、空、易、趙、深、滄），盧龍（幽、北平）薊、瀛、易、恆、定、

滑、莫」)，猶足以控禦之。洎五代時，魏博牙兵（田承嗣所置）兩次誅戮（羅紹威引梁兵誅牙兵七千餘人，唐明宗時魏兵亂，悉被誅，並殺其家屬三千餘家，詳廿二史劄記二二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條），騎兵盡而北方鎗鎗撤矣。劉仁恭據幽州本能禦契丹，而其子守光暴虐，幽涿之人，多亡入契丹，而民散矣。阿保機適統一契丹八部，又得幽人韓延徽為謀主，門勢漸強，五代史七二四四夷附錄梁將慕容唐，李克用使人聘於契丹，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靈州東城，置酒，酒酣，握手約為兄弟……（後屢寇邊，梁太祖開平元年，即公元九〇七年，唐哀宗天祐四年，為阿保機之元年。）梁末帝貞明二年（九一六）阿保機稱帝，建元神冊，唐莊宗同光四年（九二六）七月，阿保機卒，次子德光立，即契丹太宗。舊史（一三四）李暉傳「又遣使私賂契丹，俾為中國之患，自固偷安之計。」馬令南唐書「契丹遣二使來告曰：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削，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，將册立君為中原主，圖主辭之。」是南唐勾結契丹，為牽掣中原之計以遂其割據之私，故契丹後乃屢侵華北。唐明宗天成三年（九二八）四月（舊史作二年），義成節度王都據定州叛，借兵契丹，德光遣托諾（漸史作禿飯）率騎千餘來援，繼遣特哩袞（漸史作惕隱）率勇騎五千（漸作七千）至，唐將王晏球敗之於滿城，斬獲千餘騎，俘特哩袞已下酋長七百餘人，其餘衆奔投村落，村落之人，以鋤鑿白梃，所在擊殺之，王都與托諾據城守，明年二月晏球卒定之（漸史四七，舊史六四王晏球傳）。

（二）契丹入汴 借契丹兵，以殘中原，王都既開例於前，石敬瑭乃步趨於後。五代史四夷附錄「石敬瑭反（九三六五月），唐遣張敬達等討之，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……九月，契丹出雁門，車騎連亙數十里，將至太原……敬瑭大敗，敬瑭夜出北門，見德光約為父子……德光謂敬瑭曰：『吾之千里赴義，義當徹頭，』乃築壇晉城南，立敬瑭為皇帝，自解衣冠被之。冊曰：『咨爾子晉王，子視爾猶子，爾視子猶父。』……臨謁，執手歡歡，脫白貂裘以衣高祖……子子孫孫無相忘……契丹當莊宗明宗時已攻陷營平二州，及已立晉，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，合一十六州（幽北平）薊（二縣）瀛（河間）莫（肅寧）涿（密雲）順（順義）新（涿鹿）媯（懷來）儒（延慶）武（宣化）蔚（靈）大（同）應（朔縣東）朔），乃以幽州為燕京，改天顯十一年



爲會同元年，更其號曰大遼（遼史太宗紀，改元及晉使趙臺獻十六州事，並在天顯十三年——九三八——十一月），置百官，皆依中國，參用中國之人。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，稱臣，歲輸絹三十萬匹，其餘寶玉珍異，下至中國飲食諸物，使者相屬於道，無虛日。德光約高祖不稱臣，更表爲書，稱兒皇帝，如家人禮……終其世，奉之甚謹。高祖崩，出帝卽位，德光怒其不先以告，而又不奉表，不稱臣，而稱孫，數遣使者責晉，晉大臣皆恐，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，語獨不遜，五代史二九延廣傳（舊八八朝廷遣使告哀契丹，無表致書，去稱臣），「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（榮）曰：先皇帝（則）北朝所立，今天子（則）中國自册，可以爲孫而不可以爲臣，（爲降爲孫則可，無臣之理。）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，翁若（要）戰則（早）來，他日不禁孫子，取笑天下（必成後悔矣）。」德光益怒（開運元二年契丹傾國南寇，互有勝負。三年九月復南下，十二月丙寅杜重威、李守貞、張彥澤等率所部二十萬來降），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，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，自陳過咎，德光遣蕭里（御史大夫）以手詔賜出帝曰：孫兒但無憂！管取一吃飯處……四年（九四七）正月丁亥朔旦……德光入封丘門……封出帝貞義侯，遷於黃龍府……二月丁丑朔……大赦，改晉國爲大遼國。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，德光嘗許趙延壽（德鈞養子，本劉劖子）滅晉，而立以爲帝。故契丹擊晉，延壽常爲先鋒……德光已滅晉，遣其部族倉豪及其運專，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，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，胡兵人馬，不給糧草，日遣數千騎，分出四野，劫掠人民，號爲打草穀，東西二三千裡之間，民被其毒，遠近怨嗟。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，多殺契丹，守將歸漢，德光大懼；又時已熟，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……留翰守汴乃北歸，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……德光至臨洛，見其井邑荒殘，笑謂晉人曰：致中國至此皆燕王（趙延壽）爲罪首。又顧張曠曰：「爾亦有力焉」。

### 三 周世宗之恢復

遼太宗歸至殺狐林（疑城縣西北）崩，蕭翰以知越將至，欲北歸，恐中國無主，必大亂，已不得從容行，

乃立後唐許王從益於洛陽，留兵千人爲衛而去，知遠入洛殺從益，尋入汴。後周時，北漢劉崇有憾於周，引遼南伐，世宗親自禦之始退。世宗以攘外須先靖內，乃命王朴平遼東，親征南唐，取壽濠泗三州，李景去帝號稱臣，又遣師伐蜀，取秦、階、成三州。遂自將伐遼。舊五代史一一九世宗紀「顯德六年（九五九）遼穆，應曆九年（三月）甲戌，車駕發京師。夏四月辛卯，車駕次滄州……是日帝率諸軍北征，壬辰，至乾寧軍，僞寧州刺史王洪以城降。丁酉，駕御龍舟，率舟師順流而北，首尾數十里，辛丑，至益津關（通鑑，契丹守將修延輝以城降）……癸卯，今上先至瓦橋關，僞守將姚內斌以城降。甲辰，莫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。五月乙巳朔，帝駐蹕於瓦橋關，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。瀛州刺史高彥輝以本城歸順，關南平，凡得州三，縣十七，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。是役也，王師數萬，不亡一矢。邊界城邑，皆望風而下。丙午，帝與諸將議攻幽州，諸將皆以爲不可，帝不聽，是夜，帝不豫，乃止。」葉隆禮契丹國志五，穆宗記「應曆九年四月，周帝自將攻遼，五月周將韓通領兵大至，遼失憑、莫、易、涿、雄、霸、六州。」周世宗之勝蜀，服南唐，伐契丹，收功皆爲朴所料。卽宋之「平定四方，惟并徇後服，皆如朴言。」（新史朴傳）

#### 四 漢遼之同化

五代之際，沙陀族之唐、晉、漢三氏，皆完全華化，自視亦中國人。其以前朝之鎮帥據地稱尊，亦與朱溫、郭威無殊，惟漢遼之同化，頗值一述。漢民之自動歸化於遼者，許元宗奉使行程錄，幽民苦劉守光暴虐，逃入契丹，契丹建灤州而處之。亦有被俘者。新史（七二）四夷附錄一：「是時劉守光暴虐，幽涿之人，多亡入契丹。阿保機人（？）間入塞，攻陷城邑，俘其人民，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。」金史地理志：「遼以所俘望都民置海山縣，以所俘安喜民置遼安縣，以所俘定州之民置昌黎縣，」漢民遷徙既久，浸染遼風，祖國山川，棄之如遺，馴至儉息苟生，右遼下漢，宋人儒林公議云：「始石晉時，關南山後，初藪蕪。民既不樂附，又爲虜所侵奪日久，念思中國，常若儉息苟生。周世宗止平關南，功不就，歲月既久，漢民宿藪盡逝，新少者

漸便習不怪，居營右傍下漢，其間士人及有識者，亦常憤然，無可奈何。一遼隆慶契丹國志一：「太祖既，延始教契丹建牙開府，築城郭，立市里，以處漢人，使各有配偶，墾藝荒田，由是漢人各安生業，逃亡者益少，契丹威服諸國，於延徽有方焉。」胡昭略北記稱遼「上京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，有綾錦詣工作，宦者、翰林技術、教坊、角觚、秀才、僧尼、道士等，皆中國人，而并汾、幽、薊之人尤多。」可見漢化於遼之一斑矣。而契丹亦力圖漢化。新史（七二）四夷附錄「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，而多用漢人，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，作文字數千，以代刻木之約。又制婚嫁，設官號，乃僭稱皇帝，自號天皇帝。以其所居橫地名為姓，曰世里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。名年曰天贊，以其所居為上京（臨潢）起樓其間，號西樓，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，北三百里起北樓，南木葉山起南樓，往東射獵四樓之間……而諸部希述律（太祖后）意，共立德光。突欲（長子）不得立，長興元年（九三〇），天顯五年，自扶餘泛海奔於唐。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，而更其名曰慕華。以其來自遼東，乃以瑞州為懷化軍，拜慕華懷化軍節度，瑞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，其部曲五人，皆賜姓名……二年更賜突欲姓李，更其名曰贊華……」（附條二）「突欲喜賓客，好飲酒，工畫，頗知書，其自契丹歸中國，載書千卷，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，皆中國所無者……兀欲（贊華子即遼世宗），為人俊偉亦工畫，能飲酒，好禮士。德光常賜以絹數千匹，散之一日而盡。」契丹國志四，世宗（兀欲）紀，帝慕中華風俗，多用晉臣，而荒於酒色，侮諸宰執，由是國人不服，諸部數叛，與兵追討，故數年不暇南征，遼人對中國文物，亦極注意。遼史太宗紀「大同元年二月壬寅，晉諸史僚吏、嬪御、宣寺、方伎、百工、鬻藉、尸象、石經、銅人、明堂刻漏、太常樂譜、諸宮懸、鹵簿、法物及鎧仗，悉送上京。所歸順凡七十六處，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。」漢化於遼，遼化於漢，血液文教，互相混合，而不可分，故旋即入主中國，遼史所載之文物制度，泰半襲自漢族，與元魏之同化於夏，情形愈同，故元人逕目遼人為漢人也。

## 五 十國大事

「唐之盛時，制天下爲十道，之以都督，而遐荒四達，合爲一家。中世多故，始立方鎮，大者連城十數，小者猶兼三四，雖秉壽命，而其勢以分。傳昭之世，則又甚焉！盜會強卒，相與爲亂，而一旦破城殺帥者，卽以其鎮子之。於是下竊土地，上要封冊，終以亡唐。而大者稱帝，小者稱王……大抵僭服興亡，不在於強梗庸懦，而在乎世之治亂。世苟治矣，偏據之國，雖大必亡；逮德下衰，一夫倡亂，遂爲敵國。」（馬令南唐書三〇）

○建國譜）唐之所以裂爲十國，十國之所以併於有宋，其關鍵胥在於此。

（一）吳 吳楊行密，廬州合肥人，少爲羣盜，後據廬州，唐卽拜爲刺史。光啓三年（八八七）淮南節度高駢被戕，行密入據揚州自稱留後。昭宗景福元年（八九二）六月，行密斬秦宗權之黨孫儒，建軍府於揚州，唐以爲淮南節度使，全有淮南。後又下濠、泗、蘇、杭諸州。乾寧四年（八九七）兗州朱瑄爲梁所攻，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救之，瑄敗，因與俱奔行密，行密兵皆江淮人，素輕弱，得瑄勁騎而兵益振。梁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，行密擊敗之。天復二年（九〇二）昭宗封行密爲吳王，令討朱溫，將士聽承制遷補，然後表聞。行密勢益盛，得地益廣。天祐二年（九〇五）卒，年五十四，長子渥嗣位，張顛徐溫弑之（九〇九）。隆演（行密第三子）嗣立，建吳國，置百官。時雖盡有江西之地，而徐溫及子知誥專政，隆演快快以疾卒（九二〇）。溥（行密第四子）立，徙都金陵，稱帝。晉天福二年（九三七）禪位於南唐（路振九國志一及新五代史六一），蓋「楊氏建國未久，政在徐溫，而知誥、知誥、景通、景遷、景遂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，隆演與溥，位號空存而已。」（馬令南唐書三〇世裔譜）

（二）南唐 南唐李昇，徐州人，少孤寒，楊行密得之於濠州，養爲子，而楊氏諸子不能容，乃賜徐溫，遂冒姓徐氏，名知誥，繼溫專吳政，晉天福二年（九三七）篡吳，自稱爲唐憲宗子建王裕之後，因復姓李氏，國號唐。其先五世之名諱，皆有司所撰。昇在位七年卒，臨終（九四三），「囑元宗指，見血曰：北方有事，不可忽也。」（陳彭年江南別錄）元宗璟，初名景通。嗣位後，以閩王氏兄弟連兵累年，乃出兵攻之，克福建、泉、汀等州，執王延政以歸。泊製丹滅晉，遣使告唐，「欲與唐繼先世之好，將冊會唐爲中原主。」（歐陽

曰：「國役德矣！其能抗衝中夏乎！」（馬令南唐書三）歐史六二亦稱：「契丹陷京師，中國無主，而景方以（陳）覺等疲兵東南，不暇北顧。」後以「漢隱帝少，中國衰弱，淮北羣盜，多送款於景。」尋以楚亂，乃遣嚴或湖南，克潭州，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。既亡閩滅楚，志乃益驕，「北通契丹，欲賴之以復中原。」（馬令南唐書三）並約北漢以禦周。周世宗乃頻南征，環乃去帝號稱臣，獻江北諸州，世宗許之。並使人謂環曰：「吾與江南，大義已定。然慮後世不能容汝，可及吾世修城隍，給要害，爲子孫計。」環因營繕諸城，升洪州爲南昌，徙都之。環卒（九六一），子煜嗣位。雖「快快以國憂爲憂，日與臣下酣宴，愁思悲歌不已。而性驕侈，好聲色，又喜浮圖，爲高談，不恤政事。」（歐史六二）其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：「有家國陰險如日將暮之辭。」（馬令南唐書衍傳）被取自殺。宋太祖開寶八年（九七五）遣曹彬南伐，金陵破，煜降國亡。「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，好求古迹，宮中圖籍萬卷，鍾王墨跡尤多。城將陷，謂所幸寶儀黃氏曰：此吾寶惜，城若不守，爾可焚之！無使散逸。及城陷，黃氏皆焚。」（陳彭年江南別錄）李煜舉族北遷，渡江望石頭城泣下，自賦詩云：「江南江北舊家鄉，三十年來夢一場。吳苑宮闈今冷落，廣陵台殿已荒涼。雲籠遠岫愁千片，雨打歸舟淚萬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閑坐細思量。」煜妙於音律，舊曲有念家山，煜親演爲念家山，其聲焦殺，而名不詳，乃敗徵也。（馬令南唐書三）

（8）前蜀 王建，許州舞陽人。少無賴，以屠牛盜贖販私鹽爲事，里人謂之「賊王八」。後爲忠武軍監軍，楊復光都將，已而西奔於蜀，僖宗得之大喜，以屬十軍觀軍容使，田令孜以建爲養子。僖宗還長安，使建將神策軍宿衛。光啓元年，王重榮犯京師，僖宗幸鳳翔，明年幸興元，建負玉璽，控僖宗馬，冒煙燄中，過宿坂下，僖宗枕建膝寢，建助頗著。自攻取閬州（閬中），稱防禦使。西川節度陳敬瑄患之，以問監軍田令孜，令孜曰：「王八吾兒也，以一介召之，可置麾下。」乃使人召建，建帥精騎，行至鹿頭關，敬瑄海而止之。建恐破鹿頭關取漢州，連破敬瑄兵於彭州新繁，橫屍四十里。唐乃以宰相韋昭度代敬瑄，敬瑄不受代，昭宗即命昭度討之。久之不克，建乃以計脅昭度東歸，以兵扼劍門，西川由是阻絕。大順二年（八九一）建入成都，

唐卽以爲成都尹，西川節度副大使。乾寧四年（八九一）十月，建攻破梓州，節度顏彥朗自殺，建遂并有西川之地。天復二年，李茂貞却選車駕，建以勤王爲名，取茂貞山南西道諸州，茂貞之勢忽替。時荆南成汭死，隴又攻下夔、施、忠、萬四州。天復六年，又取歸州，并有三峽。明年（九〇七）朱溫代唐，建乃稱帝，國號蜀。建善待士，唐名臣世族，多往依之，建皆禮而用之。晚年多內寵，賢妃徐氏，與妹淑妃皆用事，交結宦者唐文辰等，干與外政，梁貞明四年（九一八）建卒，年七十二。子衍嗣位，年少荒淫，蜀政日替，唐莊宗使李嗣入蜀覲之，還言：「衍荒淫失政，可一鼓而下。」（宋張唐英蜀檮杌）同光三年（九二五）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，衍出降國亡。

（4）後蜀 後蜀孟知祥，邢州龍岡人。弱冠，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，李克用以其弟克讓之女妻之。莊宗卽位，除太原尹。同光三年破蜀，十二月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。自洛南行凡十七日，明年正月戊辰至蜀。時崇韜已死，繼岌引軍東明宗入立，知祥乃訓練甲兵，陰有王蜀之志。長興三年破董璋，并東川爲蜀明宗不能討，罷廢之而已。明年（九三四）正月二十八日，知祥卽帝位，國號蜀。七月卒，年六十一。子昶嗣王位，頗勤政愛民，『廢政（諱年號）四年（九四一）五月，昶著官箴，頒於郡縣曰：「朕念赤子，肝食宵衣。托之令長，撫綏安養。政在三異，道在七縣，驅鷄爲理，留犢□□。寬猛得所，風俗可移。無令侵削，毋使瑯瑤！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！賦輿是切，軍國是資。朕之爵賞，固不踰時，爾宜爲戒，體朕深恩。」昶好學，爲文皆本於理常。』（宋張唐英蜀檮杌）昶是時（九四六）契丹滅晉，漢高祖起於太原，中國多故，雄武軍節度使何建，以秦、成、階、三州附於蜀。昶遣孫漢韶攻下鳳州，於是悉有王衍故地。……周世宗伐蜀（九五五）……於是秦、成、階、鳳、復入於周，昶懼，分遣使者，聘於南唐，東漢以張形勢……宋興，已下荆潭，昶益懼，遣大程官孫遇，以蠟丸書間行東漢，約出兵以搗中國，遇漢邊吏所得，太祖皇帝遂詔伐蜀，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，劉光義曹彬等出歸州……蜀兵所在奔潰，將帥多被擒獲，昶……乃命李昊率表以降，時乾德三年（九六五）正月也。自昶帥至昶降，凡六十六日。

(5)南漢 南漢劉隱，南海人。父謙，唐末爲封州（廣東封川縣）刺史，謙卒，隱代之，天祐元年（九〇四）爲廣州留後，明年授節度使。梁開平三年（九〇九）封南平王。隱父子起封州，遭世多故，數有功於嶺南，遂有南海。隱復好賢士，是天下已亂，中朝士人，以嶺外最遠，可以避地，多遊焉。唐世名臣諫死南方者，往往有子孫，或當時仕宦，遭亂不得還者皆寄嶺表；王定保（容管巡官）倪曙（唐太學博士）、劉溶（崇寧子）、李衡（德裕孫）、周傑（唐司農少卿）、楊洞潛（邕管巡官）、趙光胤之徒，隱皆招禮之。乾化元年（九一一）遣封隱南海王，是歲卒，年三十八。弟翼立。貞明三年（九一七）翼卽皇帝位，國號天越。二年……改國號漢……大有（翼年號）十五年，翼卒，年五十四……子玢立……玢立二年（爲下所殺）年二十四……弟晟立……馬希慶新立，希慶起兵武陵，湖南大亂……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……攻桂州及連、宜、贛、梧、蒙五州，皆克之。掠全州……遂取彬州……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……乾和（晟年號）十六年（九五八）秋卒，年三十九……子鑑立。（歐史六五）宋眞，詔李煜作書諭鑑稱臣，不從，乃遣潘美伐之，開寶四年（九七一）鑑降，國亡。

(6)楚 楚馬殷，許州鄆陵人（周羽冲三楚新義作「上蔡人」）。唐中和中，爲孫儒（秦宗義黨）裨將。乾寧元年入湖南，三年（八九六）九月，唐拜殷澧州刺史，攻連、邵、衡、道、永六州，皆下之。四年拜，殷武安軍節度使。「楊行密據有淮南，聞其建國，遣舟師數萬伐之。比至城下，殷登樓指麾，一鼓破之，伏屍流血，湘水爲赤。自是四方懼伏，無敢侵之。……殷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，未數月，拔桂管十八城，劉襲懼而乞盟。」（三楚新錄）梁開平元年（九〇七）封楚王。後唐天成二年（九二七）封楚國王。「殷初兵力尙寡，與楊行密、成納、劉襲等爲敵國。殷患之，問策於其將高郁。郁曰：成納地狹兵寡，不足爲吾患。而劉襲志在五管而已，楊行密孫儒之仇，雖以萬金交之，不能得其懼心。然魯王仗順，霸者之業也。今宜內奉朝廷，以求封爵，而外誇隣敵，然後退修兵農，畜力而有待耳！於是殷始修貢京師，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！」（歐史六六）長興元年（九三〇）卒年七十九。次子希聲嗣立，三年卒。希範（殷第四子）立。洎契

丹滅晉，中國大亂，希範牙將丁思觀廷諫希範曰：「先王起卒伍，以攻戰而得此州，倚朝廷以制隣國，傳國三世，有地數千里，兵六十萬人，天子因辱，中國無主，真霸者立功之時！誠能悉國之兵，出荆襄以趨京師，倡義於天下，此桓文之業也……希範謝之，思觀……乃扼喉而死。開運四年，希範卒，年四十九。」（歐史六六）弟希廣立，與兄希芾有隙。漢乾祐三年十一月，希芾陷長沙，害希廣而自立，臣於李景。明年（九五二）希芾為弟希崇幽於衡山。國人不服希崇，復立希芾為衡山王。希崇求援於南唐，南唐遣邊鎬入長沙，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，楚亡。

(7) 吳越 吳越錢鏐，杭州臨安人。及壯，鍾嶺，不喜事生業，以販鹽為盜。僖宗乾符二年（八七五）王郢亂浙西，董昌表鏐為偏將，擊郢破之。（范炯林馮吳越備史一：「時王年二十四矣」）黃巢掠浙東，鏐破之，遂不敢犯臨安。光啓三年（八八七），拜鏐杭州刺史。乾寧二年（八九五）董昌反，鏐受詔討平之。拜鎮海鎮東軍節度使，始兼有兩浙之地。天復二年（九〇二）封鏐越王。天祐元年（九〇四），封鏐吳王。朱溫即位，封鏐吳越王。朱友珪立，册尊鏐「尚父」。貞明三年，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。唐莊宗時，賜以玉册（非天子不得用）金印，鏐自稱「吳越國王」。「遣使册新羅渤海王，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。」（歐史六七）吳越備史一稱：前蜀、吳、南漢、閩皆竊大號，以龍衣玉册及書勸鏐「皆却之而不納，而諸國之主，無不咸以父兄事之。」長興三年（九三二）卒，年八十一。子元璿立，善撫將士，好儒學，善為詩，置「擇能院」，選吳中文士錄用之。然性奢侈，好治宮室。天福六年（九四一）卒，年五十五。子佐立，時年十三，能振紀綱，並出師攻閩，斬戴萬計，取福州而還，諸將皆服。開運四年（九四七）卒。弟侁立，為部將胡進思所幽，乾祐元年（九四八）正月，傳位於弟俶。宋興，僭偽諸國，相次歸命，俶勢益孤，始傾國為獻。太祖曰：「此吾帑中物，爾何用獻為！」太平興國三年（九七八），始納土歸國。

(8) 閩 閩王潮，光州固始人。為縣佐史，唐末盜起，壽州屠者二緒聚衆，畧潮兄弟為軍校，轉掠入閩。光啓二年衆殺緒推潮為主。景福元年（八九二），唐以潮為福建觀察使，畧有泉漳五州之地。乾寧四年（八九



七)卒，(九國志卷十謂：潮景福四年卒，非也。茲從新五代史六八卷之說)弟審知代立，唐以福州爲威武軍，拜審知爲節度使，封琅邪王，梁開平三年(九〇九)，封爲閩王，升福州爲大都督府。「審知雖起盜賊，而爲人儉約，好禮下士……唐時知名進士，皆依審知仕宦。又建學四門，以教閩士之秀者。詔來海中蠻夷商賈。」同光三年(九二五)卒，年六十四。子延翰立，同光元年(九二六)稱大閩國王。是年十二月，延翰爲弟延鈞所殺，唐即封延鈞爲閩王，長興四年(九三三)稱帝，國號閩。錢易南部新書癸卷，謂其「稱僞號，一旦大(宴)設，爲伶官作戲辭云：只聞有泗州和尚，不見有五縣天子。」蓋譏其土狹僭尊也。後爲子繼鵬所弑(九三五)。天福四年(九三九)，審知少子延義殺繼鵬而自立，與弟延政不協。延政乃自立於建州(九四三)國號殷，改元天德。明年朱文進連重遇等弑延義(九四四)，閩中大亂。朱文進自立，尋爲連重遇所殺。李仁達乃立雪峰寺僧卓儼明，旋殺之而自立，送款於南唐。開運二年(九四五)，南唐兵入建州，遷延政族於金陵，閩亡。李仁達後以福州降吳越，留從劾逐唐守軍，據泉漳二州，而仍臣於唐。

(9)南平 南平高季興，「陝州硤石人也，東魏司徒昂之後。」少專梁，開平元年(九〇七)，拜荆南節度使。「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，又嘗天下多事，有割據之志。乃大興力役，重築城壘，執卷者十數萬人，皆將校賓友，負土築焉。」(三楚新錄)同光三年(九二五)，唐封季興爲南平王。後與唐有隙，遂以荆、歸、峽三州臣於吳，吳册爲秦王。天成三年(九二八)卒，年七十一。子從誨嗣立，進贖罪銀三千兩於唐，是興元年，唐拜從誨節度，後復封之爲南平王。荆南地狹兵弱，介於吳楚爲小國。而南漢、閩、楚皆奉梁正朔，歲時假道荆南入貢，季興從誨常邀留其貢物，諸道責請或加討，即復還之而無愧。洎吳、南漢、閩、蜀皆稱帝，從誨所繫樞臣，刊其賜予，故諸國皆目爲「高賴子」。乾祐元年(九四八)從誨卒，年五十八。子保融立，顯德初，仍封爲南平王。宋建隆元年(九六〇)卒，年四十一。弟保勗立，建隆三年卒，年三十九。保融子勗冲嗣位。會湖南周行逢卒，子保權立，其將張文表作亂，保權求救於宋，宋遣慕容延釗討之，道出荆南。冲、孫光憲之勸，不設備，延釗前鋒進入其城，勗冲遂降，時乾德元年(九六三)也。

(10)北漢 北漢劉昺，知遠母弟也。初名崇，嘗諱爲卒。知遠卽位，以爲太原尹，北京留守。周太祖弒隱帝，並降昺之子寶爲涇陰公，養尋殺。昺乃於廣順元年（九五—）卽帝位於太原，稱姪於契丹，屢求兵以攻周。「昺常謂張元徽等曰：吾以高祖之業，贊之寃，養不爲郭公屈爾！期與公等勉力，以復家國之仇，至於稱帝一方，豈獲已也！願我是何天！爾亦是何節度使！」故其僭號，不改元。周世宗大敗昺於高平，圍太原三閱月而去。昺以憂得疾，顯德二年（九五五）卒，年六十。子承鈞嗣位，好學工書，禮重儒者。嘗遣譏者告宋曰：「河東土地兵甲，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，然承鈞家世非叛者，區區守此，蓋懼漢長之不血食也！」太祖哀其言，故終其世不加兵。乾德五年（九六七）卒（九國志謂年四十三），其養子繼恩（薛劍之子，母卽昺之女）。嗣位六十餘日，爲郭無爲所弒，同母弟繼元立（本姓何，亦承鈞養子），太平與國四年（九七九），宋復伐之，乃降。

綜五代十國之際，宇內瓜分，率土變遷，生民之苦極也。馬令云：「大熙（晉武帝）年號之後，述史者幾乎罵矣！唐季五代，大盜割據，各亦有史，而太祖之風往往有之。」（南唐書序）王夫之亦謂：「稱五代者，宋人之辭也。夫何足以稱代哉！代者，相承而相易之謂，統相承，道相繼，創制顯，庸相易。……朱溫盜也，李存勗、石敬瑭、劉知遠，則沙陀犬羊之長也。溫可代唐，則侯景可代梁，李全可代宋也。沙陀三族，可代中華之主，則劉聰、石虎可代晉也。且此五人者，何嘗得有天下哉。……其他楊行密、徐知誥、王建、孟知祥、錢鏐、馬殷、劉隱、王潮、高季興，先後並峙，帝制自爲，分土而守，或用其正朔，究未嘗奉冠帶，祠奏款，一日奔走於汴洛也。……而君臣抵掌促膝，密謀不報者，曾有一念及於生民之利害、立國之規模否也？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，唯相撓相噬，毒民爭地，以逞其志欲……而淫虐狠賤，不復有生人之理，迫脅臣民，止供其無厭之求，制度設施，因唐末之裨政，而益以藩鎮之狂爲……初無君天下之志，天下無君之心，燎原之火，旋起旋灰，代也云乎哉！」（歐通鑑論二八）

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

( \* 97012 \* 熟 )

大部用書定

隋唐五代史 上編

盜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叁元捌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作 者 藍 文 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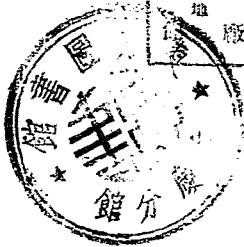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河南路

發行 人 宣 鼎

印刷 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 所 商務印書館

版 翻  
所 印  
有 必  
究 究



# 954  
2402

6

Handwritten text,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, which is very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.



(97002)

定價  
紙

